

且非一布  
總譜  
今集

# 經世社叢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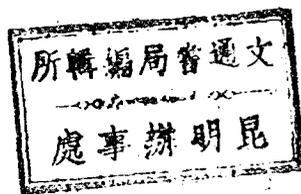
經世之名始見莊子。齊物論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歷來注釋家均謂春秋爲時代，經世爲經緯世事之典謨，先王紀錄時代以爲典謨，非孔子所作之春秋。此說甚盛，姑不具論，但春秋之作，實有如孟子所謂孔子竊取之義，即公羊家之所謂微言大義也。顧亭林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故曰較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爲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故漢儒以通經致用爲先務，李二曲所謂：「其義實本諸此。是經世者，乃儒家學說之真諦，揆言之，即吾國文化之所在也。古者政教合一，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本讎定食語）。孟子謂春秋爲天子之事，孔子述王道，以戒後世，俾上之人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太史公所謂春秋明是非，長於治人，乃禮義之大宗，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是春秋經世之義甚顯。顧二千年來，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義，而歸名存實亡矣。（本李二曲語）。清初諸儒，若顧，若黃，若王，若孫，若顏，若李，無一不以經世爲宗，而亭林尤爲不祧之祖。其言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所著日知錄，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濟斯世於治古之隆，實即春秋撥亂反正之意。曾蔣生述唐鏡海之言，以經世之學歸入義理、姚姬傳戴東原則

合以詞章考據而爲三捨。然如一文周孔孟之學，左莊馬班之才，不可以一方體論者，曾氏固以修己治人條條萬彙之禮以歸之（見聖哲畫象記）。豈非經世學之微意乎？故曰：『古語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見易論序）朱九江以與義理考據詞章對舉而分爲四目，而亦淺見者耳。

劉叔子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又曰：『經世之務，莫備於史』是以經世爲綜合之學，義理考據詞章乃分科之用，舍經世而談義理，則不免爲空虛之學，舍經世而事考據，則不免貽餒餒之譏，舍經世而考詞章，則不免爲雕蟲之技，論近代之經世學者，曾氏固不失爲一承啓之人，其義理詞章，固無論矣，而考究歷代典章，不泥於繁縟補苴，古所謂內聖外王，有體有用者，殊足以遠紹鄒魯，近接崑山矣。

惟曾氏學者，不能窺見壺奧，但以事功之偉，涵養之深稱之，則其學亦名存實亡矣。嗚呼，近世言經世學者衆矣，孰知經世學之真義哉？蓋經世之務，雖備於史，而不限於史，若以曾氏之言釋之，則修己者，理學之薪傳，治人者，春秋之大法，經緯萬變者，則極史學博約之能事，而其中又有一貫之道在。溯前代之因革，而衷之以仁義，雖百世可知也，其目標則爲明道救世；其精神則爲守先待後，舍我其誰？（曾蔭生推崇顧亭林語）。是以知經世之學之難，初非淺聞浮慕之士所能勞勩於一二也。愚初學爲政，繼專治史，頗欲引古以籌今，乃倡爲文史政治台用之說，

創立學院，援顏李習行之精神，修孔孟治平之實學，效果未著，風氣未興。自後同志漸多，組織學社，發行期刊，既六年矣，積累至數百萬言，願隨時刊佈，事過境遷，未必能長久留於天壤。而同志精心結撰之作，乃有聯合印行，垂諸永久之必要，因顏曰：經世社叢書。其中門類雖廣，一以經世爲依歸，發古人之義蘊，求事理之根據，而以新民族哲學以貫之。儻能喚起民族精神，促進教育改革，則對於目前抗建之大業，或不無小補云爾。三十一年三月蕭一山序於經世社。



1  
2  
3  
4  
5  
6

7

# 菲希德講演全集

臧瀚鯨譯

## 目錄

辭序

譯者序

——讀菲氏演講前應有之認識

第一講 緒論和一般的考察

第二講 新教育一般的本質

第三講 新教育的說明

第四講 德國人和其他條頓民族的主要差異

第五講 由前講所論的差異導來的結果

第六講 顯在歷史上的德意志的種質

第七講 民族的原初性和德意志種質的更深刻的研究

第八講 國民和祖國愛的意義

菲希德講演全集 目錄

一

16437

第九講 德國人新國民教育的出發點.....	一四四
第十講 德意志國民教育的更詳細的定義.....	一六〇
第十一講 這個教育方案應由何人去實行.....	一七七
第十二講 達到吾人目的應取的手段.....	一九五
第十三講 前講之續.....	二一二
第十四講 結論.....	二三五

# 非希德講演全集序

一九三五年德國名將魯屯道夫著全民族戰爭論 *Der Total Krieg Von General Ludendorff*，其  
舉戰爭各要素，曰精神團結，曰財政，曰經濟，曰軍事教育，曰敵火，曰戰術與戰器，而我尤認  
爲要圖者，則爲精神力，氏謂民族之一致團結，將永爲全體性戰爭之基礎，其所以得之者，莫過  
於將民族遺產與宗教信仰合而爲一，同時須注意於生物學心理學之公例，與夫種族之特質。因分  
析德國在七次歐戰中能支持四載之原因，曰種族自覺，戰爭之後期，則曰民族精神漸衰退。嗚呼  
，此言豈非施諸萬世而皆準哉！願其所謂民族團結一致者，初非指政府統一之形式而言，實具有  
民族哲學文化之基礎，倘使一國民族無奮發淬勵之朝氣，自忘其繁封之遺產，惟灌灌私利是圖，  
則雖有一形式統一之政府，抑豈能摧毀強敵，建設新國？余於是不禁重有慨焉。夫我國自甲午庚  
子二役而後，國人已喪失其民族之信心，含棄遺產，數典忘祖，醉心歐美，媚外取容，及大難既  
臨，則惺然似有所覺悟，然一察其實際，形式固已合四分五裂而爲一，精神則仍錯綜紛亂而不寧  
；賣身投靠，甘作奴隸者有之；好官自爲，笑罵由人者有之；黨同伐異，妬才忌能者有之；設上  
欺下，因循頹預者有之；假公舞弊，圖飽私囊者有之；置身革命陣營，而心懷敗戰之論者亦有之  
；至若囤積走私，操縱居奇，以致財政日涸，民生日困者，則又比比皆是。物價百倍於戰前，奢

靡不減於平日，言利與舍之中，投機政海之上，舉國滔滔，狂瀾莫挽，以此抗戰，雖賴天賦之靈，人力之厚，倭寇馬足於河峽，待多行不義之自斃，然以此建國，則過乎遠矣！於是政府知精神重於物質也。因有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之頒佈，三年以來，其效安在？其故何歟？是蓋未能如魯氏所謂將民族遺產與信仰合一，又未能注意生物學心理學之公例與夫種族之特質。以施對症之藥者也。魯氏之說，係根據其夫人所著「民族精神與其所形成之力」「上帝之認識」及「歷史哲學」等書，試一考德意志之復興史，則尤知民族哲學之重要性。當一八〇六年拿破崙破魯德之役，大敗德軍於耶那，德與訂城下之盟，其國運不絕如線。是時德國民氣消沉，傀儡充斥，懦弱自私，廢敗因循，乃有大哲學家菲希德 Johan Gottlieb Fichte 者出，不畏勞力，於法軍監視之下，作十四次之大公開講演，凡三閱月，而德國民氣，爲之一振。自後日耳曼民族主義之形成，菲氏提倡之力居多。史家謂爲復興之導師，誠不爲過。至今德人仍視菲氏之講演，與聖經有同等價值。菲氏講演之內容，大概不外兩點：一曰民族自信心之提高，一曰民族過失之檢點。蓋前者乃民族遺毒之光大，後者則係內心自覺之改革，復興途軌，不外乎此，改革之方，有賴教育。故菲氏所提倡之新教育新生活，乃與過去方式完全不同者也。今我國於強敵鐵蹄之下，有能爲菲氏之講演者否？一紙宣傳之小冊，半紀模仿之教育，輒欲收民族哲學之奇效，得固有文化之碩果，豈不憂憂乎難哉？願書端居私念，怒焉心愛，爲新民族哲學之提倡，擬舊教育制度之改革，乃憊之者衆，而

應之者寡，因思及菲氏所謂原初民族（Primitive）者。豈吾民族有老大頹廢之嫌，而終無自己改造之能力耶？然菲氏所謂原初民族者，特有活語言活文字以精神文化支配生活耳。吾國之語言文字，淺人或謂之死，余則以爲有同文共軌之盛，今統一既二千年，方與互千萬里，國語徧行於胡越，韻書通用於智愚，生活雖散漫陳腐，而其受精神文化之支配則甚顯，只以精神衰退文化變質而已。倘能恢復遺產之蘊力，發教育之功能，則吾民族以累代支脈血統混合，未始無原初活潑之象，是在內心自覺之程度爲何如耳。然欲內心之自覺，仍須他山之借鑒，則魯氏之論，菲氏之集，豈非目前最切當之資料乎？二者既皆由張君勳先生譯爲中文，得國人之傳誦矣；願菲集僅係倭伊鏗氏之摘要而非其全文，讀之者猶以未窺全豹爲憾。臧湧鯨先生早研生物之學，繼專教育之科。於民族哲學頗有深見，去歲來滬，抵掌傾談，唏噓忼慨，乃青年有爲之士，因出其所譯菲希德講演全集以示，且求爲序，余翻閱既竟，悉其逆筆之信，用力之勤，因德憑付梓，以饗我全國同胞，俾欲救亡圖存者，知所以復興之道，而非菲氏之言，不啻爲一切衰危民族痛下鍼砭也。是爲序。

蕭一山 三十一年三月  
於三台非宇館。

菲·希·德·講·演·全·集·序

# 譯者序

## 讀菲氏演講前應有的認識

### 一 今日之祖國

中國國難之來，並非始自今日，吾人如緜閱近百年來之中國歷史，當知其幾爲一部國難史。鴉片戰後，繼之以英法聯軍，甲午戰後，繼之以八國聯軍，喪師割地，賠款受辱，舉國人民相見吁嗟，而苦無挽救之方，愛國志士，懼國亡之無日，遂有推翻滿清之壯舉，然民國以來之國民，復沉淪於麻木不仁狀態之中，不知奮發自強。於是各種國恥，仍復相繼而來，如廿一條之要求，青島之強佔等，並不因時代轉入民國而稍減，甚且有變本加厲之勢。我們雖一再蒙受外人打擊，然率多日久痛忘，安之若素，雖年年有國恥紀念日以賢警惕，然仍不免爲一時之風潮，事過境遷，又返則其以前之愚昧狀態，誠如外人所訕笑，「睡獅之中國，已變爲睡豬之中國」。回觀內政，文人樹黨營私，武官據地稱雄，即自命爲主人翁之青年，亦不努力於自身道德學問之探討，而卒以叫囂指摘遊談劇說爲館事，在學校則自命清高，一入社會，則與之同流合污，忘其昔日之抱負，將來之責任，均向「陞官發財」一路鑽進。爲陞官不惜趨炎附勢，爲發財不惜貪贓枉法，舉凡殊巖

鮮恥之行爲，層見叠出。於是，固有道德既然喪失，而新文化亦徒具皮毛，對於真正挽救國難之策，完全若風馬牛不相及。敵人看破吾人之弱點，始敢有九一八侵畧之發動。當時人民恆於國際均勢之心理，雖於倉皇失措之餘，仍希有外來之援助。或諳於過去外族侵畧歷史，以爲寇雖凶悍，終必爲我同化，而仍不能由大夢中猛醒，尋求復土救國之方。所以東北淪陷以來，雖政府知國難之已深，一部分人士懼危亡之將至，而紛紛爲國防之準備與輿論之喚起，然整個國民，仍不能與政府步趨一致，甚至尙有目淪陷區域之同胞，譏爲亡國之奴，若秦人之視越人肥瘠，休戚無關。從政者尤復不能體貼當局之苦衷，仍互爲地盤權勢之爭，人民亦愚昧不靈，不能大澈大悟，於是遂又有盧溝橋事件之發生，更擴及於全國，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國難。此固由於敵人之懼我對國防計劃完成，彼則無法達到其大陸政策之迷夢所致，但敵人看清中國非真正統一，人民非真正覺悟，自私自利，只要脅以威力，飽以金錢，任何不利於祖國之事，均能樂爲等弱點，想一戰而亡中國。

全國同胞，請細思之！吾人果有此劣根性否？現在國土已失近半，淪於敵區同胞所受之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吾人對此真有拯救之決心否？喪失之國土，有誓必奪回之信念否？

考中國之被外族蹂躪，近則有元之侵宋，清之滅明，然而元清兩族，在當時雖具有雄偉之武力，但文化均較我爲低，故一旦佔領中國，便被中國文化薰染同化，而忘掉昔日之強悍氣質，故吾人仍有復國之希望。然而今之日寇，則完全與元清不同。日人古代文化雖求自我國。但近百年

來，由於彼全國上下之力圖自強，其科學實較我爲優，人民之知識亦較我爲高。持其高度文明，挾其優越武器，吾人如一旦被其完全佔領，恐將置身於萬劫不復之地，而永無復國之一日。所以目前之國難，其嚴重性爲歷來所無，吾人不應以此次國難與宋明時之國難相比。吾人一生之榮辱，豈可不計，然爲吾人將來之子孫計，吾人能忍心令其成爲亡國之奴乎？嘗聞某朝鮮人言：「現在朝鮮兒童，有向其父母責問爲何使我生出？使我爲亡國奴？」的慘痛語。吾人如不振奮自強，恐將來吾人之子孫，亦必以此語來責問吾人！

## 二 昔日的普魯士

中國歷史，既無此嚴重國難之先例，然世界史上不知有無此種先例？譯者數年以來便努力於此先例之追尋，結果發見了一八〇六年之普法戰爭。蓋想藉知其挽救國難的方法，而資於吾人之借鏡。且當時德國情形，亦與目前我國相仿，如內政之不統一，輿論之不一致，人民之額外等皆是。現在我願簡述德國當時情形，和我國現情相比，藉使國人更能明確的找出救國復興之參考資料。

法國與德國之交惡，始於法人佔領德之阿色斯和斯土拉斯堡。斯土拉斯堡爲德法之交界，所以法人將其佔領以作侵德的根據地。此正如日人之佔我東北圖作侵畧整個中國之毒計相同。一七八

九年法國起了大革命，拿破崙被選爲總統執政，聲勢浩大，所向無敵。一八〇四年即皇帝位，拿破崙完成其野心計，遂於一八〇六年率兵侵德，結果十月德軍大敗於耶那，今日之柏林，亦爲當時法軍所佔，德政府復遷都至干尼司堡，以謀抵抗。此亦和我國被日寇所侵，不得已放棄南京，遷都於重慶以謀長期抗戰相同。拿破崙復挾其威力，強迫解散羅馬帝國，並將佔領下之萊茵河十六小邦，組爲萊茵河同盟，名雖自治，實即法軍之傀儡，此又如敵人在我國內屢試之技術相同。然終因德國內部意見紛歧，不能一致對外，故不得不與法軍訂城下之盟。其媾和條文中最苦者有下列二點：

- 一、法國軍隊，在賠款未清前，有在德國各要塞駐兵之權。
- 二、德國全國兵額，不得超過四萬二千人。

吾人一讀此文，以之與南京陷後外報所傳之倭寇和解條件相比，當又可知目前我們敵人之爲如何兇狠矣！按當時德國所失之土地人民，已佔全國人民土地之半。

當時德國愛國志士，均紛紛作復與民族之努力。如軍事家夏倫霍特 (Scharnhorst) 等之普魯徵兵制，政治家斯塔因 (Stein) 等之改良內政，均爲後日德國復興上不可少的因素。然而最令德人敬仰，影響最深效果最大者，則爲哲學家菲希德 (Johan Gottlieb Fichte) 之「告德意志國民書」(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當然，中國過去歷史內，每當民族國家危急之秋，恆有愛國愛民之士，出而作種種挽救危亡

之企圖，如祖述，宗澤，岳飛，文天祥，謝枋得，史可法，鄭成功等人，均爲吾民族景仰矜式，稱之曰民族英雄。然其事迹，雖屬可考，而直接影響於民族復興者則不大。菲氏之演講，距今不過百年，其事蹟不但確<sup>確</sup>可考，即影響之大亦從來未有，現在德國人尙視其講演集和器<sup>器</sup>一樣。且當時德國的外患，也和目前的中國相似，所以，我不揣冒昧特將菲氏演講的全文譯出，以作國人之參考與借鏡！

### 三 大愛國哲學家菲希德

菲氏眼看祖國之危急，民族之頹唐失望，深知欲由萬劫不復之地，將德意志民族挽救起來，非復興德意志精神和道德不爲功。所以他在「一八〇七年冬季，從十二月十三日起到翌年三月二十日止，在法軍監視下之柏林學院內，舉行了前後十四次的大公朗演講。據言當時菲氏的演講，曾被法軍之大鼓音響遮斷過。當時正值某書店主人印行了一本「奇辱中之德國」。因爲拒絕了法軍交出原著人姓名之命令，而被處了死刑。他在這種情形之下，竟敢前後舉行了十四回演講，可見其決心爲何如了！菲氏在自己之日記中有言：「我所求者，乃國民之奮發有爲，個人之安危豈不足慮。若使我因演講而被法軍處死，則我之家族我之兒子，可得一殉國之父，此真無上之光榮。」……」他這種凜然不屈的精神，正證明了他對於自身哲學的自信，德意志民族，終於由他

的激烈演講，重又得到了已經喪失的自信心和勇氣，同時又發見了德意志民族復興的途徑。

他在第一講內曾說：

「在某國中，因為國民將利己心增高到了極點，喪失了自己和自己之獨立，沉淪於自行幻滅之境；」

這幾句話，正是說破了目前漢奸的心理與將來之遭遇。漢奸爲自身榮利計，不惜出賣國家民族，然其結果，非死於敵人暗算之下，即死於酒肉徵逐之中。蓋此種人，精神早已喪失，每日只在肉慾中沉淪，結果只有自速其死亡而已。此爲利己心達到最高點之模型。豈只漢奸如此，即全國之人民，如每人仍不忘懷於自己一人一家之私利，而不於尙能報效國家之時報效國家，恐國家滅亡之後，其自身亦必不免爲人之奴隸牛馬而趨於滅亡。非氏全講，與我國目前情形相關者甚多，此不過他的一例，深望讀者能一一讀此書，仔細玩味，而將其中值得參考的方法和理論移用於我國，以做復興的資料。

#### 四 演講的要點

然在此有必需先向讀者一言者：即菲氏演講之主要目的，在改善從來的墮落教育，代之以新教育，實行與過去方法完全不同的新全民教育。其教育法中最值得吾人效法者，爲自信心之提高

，過去過失之檢點，菲氏深信德國之復興，一點在喚起民族精神。他的方法，即爲發揮光大德意志民族過去之偉大成績，以提高人民之自信心與勇氣，並使其確知德意志民族之有復興可能性。一點在指出民族復興之途徑，曰內心之大改革，自己過去之大檢點。其改革內心之方法，則同在提倡與過去方式完全不同之新教育新生活。

中國誠有五千年燦爛歷史，然近百年來，由於外交之失敗，外力之侵入，人民一變過去之卑外心理而成爲媚外懼外心理。此種心理於抗戰，最爲障礙。所以吾人欲洗掉此種心理，一方必需將中國過去之偉大成績，重再提出，使其洞悉自己先天的優越性，同時他方並將敵人之劣點舉出，以證明其不如我，而提高其蔑敵心自尊心。

其次曰內心改造。菲氏認管時之德國，爲「十全罪惡時代」「極端利己主義時代」。非獨政治腐敗，政府懦弱，文官愛財，武官惜死，知識份子徒唱高調，實業家眩於私利，即當時之人民，亦缺乏國家思想，一味媚外，腐木不仁。所以菲氏說德國之亡，非「二人之責，乃全國上下自私自利之結果，非法軍之罪，乃德人自招之禍。正所謂『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國必自伐也，而後人伐之』。中國目下所受之遭遇，果均日人之罪否？蓋國人內心過壞，自求其禍而已。吾人試一捫心自問，吾民族之各種劣點，是否足致亡國？

目下已至生死關頭，吾人不應忌疾諱醫，勇敢的承認自己過去過失，才能徹底的挽救將來。

所以，我們有能實行如菲氏所言之內心大改造，內心大掃除，並將我中華民族之傳統，與目前國  
軍英勇浴血拚鬥百折不撓之精神，發揚光大起來，則最後勝利之達到，即在目前。

## 五 菲氏哲學的解釋

菲氏演講中，吾人乍讀令人難解者，一為精神眼之訓練，二為原初民族之闡明，三為自我精神之轉變。現分別畧加說明，或有便於讀者之閱讀。吾人肉眼，無見點滴沙粒，雖與自身痛苦無關，然心中仍不能滿意，人類之精神眼亦然，凡具有此眼者，每見自身與國家有秩序不齊紛爭雜亂現象發生，便能為之坐立不安，若芒刺在背，勢必除淨而後已。中國國恥，與年俱增，設國人迨有此種精神眼，必能有誓雪國恥不達目的不止之決心發生，所以，精神眼實有訓練之必要。

菲氏言原初民族(Urvolk)，有自己改造自己之能力，而德國人則為原初民族。原初民族，持有活語言語及文字，精神文化可以支配生活。持有活語言語之人，始能表現出生氣勃然之時。持有活語言語之國民，雖帶居外國，仍能與祖國相感應，中國是否為原初民族，現無證明之必要。設中國非原初民族，無活的言語文字，中國早已四分五裂任人宰割了。生氣勃然之中國詩歌，要推屈原之離騷。外人認離騷為中國愛國詩賦之最高精品。據余所見者：有英譯本，法譯本，德譯本，其價值可知。祖先之寶藏，外人代為保存發揮而不自知，豈非吾人之恥？由此點觀之，目下一部分

人士所提倡之拉丁化新文字，不管其暫時優點何如，但為民族將來永遠計，的確有慎密斟酌之必要。

菲氏又嘗自我精神之養成。菲氏所言之自我，乃指無形之自我而言，非現今一般所謂之有形自我。乃思想之我。自我思想為菲氏哲學之出發點，菲氏主張由小自我而普及於大自我即國家。自我思想如發之於外，則成為自我之行爲，故由菲氏觀之，萬事萬物皆為自我所支配，而居於自我之中，正如孟子之「萬物皆備於我矣」之我相同。有自我之感覺，始能辨別榮辱，有自我之行動，始能克盡厥職，而生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精神。

## 六 菲氏演講的影響

現今距菲氏演講之日，已百餘年，然菲氏演講對於德國人之影響，至今未衰。德國在世界大戰之後，雖有凡爾賽條約之束縛，然不數年仍有第二次復興，此為其國人仍具有菲氏精神之證。希特勒執政後，對於菲氏演講，更極神聖視之，其價值直與教會之聖經而彷彿。希特勒之六耳曼主義，亦未始不胎於菲氏演講之內。

然菲氏之演講，吾人實不應視為專對德人而發，應視為對於凡與德國人俱有同等程度危險之國家而發。英譯本譯者序中有言：（“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translated by R. F. Jones,

and G. H. Turn Bull, 1922. Pxxii)

「一八〇八年菲氏演講之價值，正與今日相等，且其適用範圍，非僅德國一國，舉凡世界任何民族國家，均能適用……」

倭教育部亦將菲氏演講譯編於「關於時局之資料」中，免費頒送全國文化機關，以作振興國民精神之資料，敵人且如此，被侵略之我國，又應何如？

所以菲氏之演講，雖為百年前之德人而發，但吾人今日借用之而曰「告中國國民書」，亦無不可。

## 七 我人應取的態度

當日德國之處境，實較目下我國為劣，蓋當時德國政府過於懦弱，人民亦派別紛歧，正如菲氏所言，國民非親甲國派，即親乙國派，欲找一純粹為德國努力之國民而不可得。且菲氏之講演，係於戰後簽定條約之後所舉行，當時情形，已非菲氏所可挽回，然而德人卒能克服國難，復歸民族。今日我國情形，實優於德國多倍，我有決心抗戰到底之政府，團結一致之人民，故國人苟能及時猛省，痛下決心，運用我們所有的力量，與敵拚命，則勝利定屬於我。否則，仍復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等閒僅有的一切力量喪失之後始想起救國，已悔之晚矣！而且既成由於日人之內

潰，或外力之援助，吾人或能早日俾勝，然而戰後之國人，如仍內心不改，相信必有第二次困難之來，國人閉目思之！當知予言之非謬矣！建國在抗戰的時候，政府所以昭示吾人者，實有深重意義。惟有恢復自信力實行內心之大洗刷，纔能抗戰到底，惟有恢復自信力改造內心，纔能在抗戰中建設新中國。希望全國同胞，善體其言，認清環境之刻不容緩，認清自己之責任重大，每人都要負此建國抗戰的起碼工作。

「新世界之曙光，已在開始，各山的尖頂，已爲黃金色所籠罩，在準備着勢將必來的黎明。

……」(第一講)

勝利已在不遠的彼岸，願我同胞努力自勉！

已淪於戰區之同胞，他們除如菲氏一樣，跑到自國主權之懷抱外，已無一讀此書的機會了。所以當茲國勢日蹙，同胞漸到奴隸的關頭，我以最大熱誠，希望凡有一讀此書機會之人，都要忠誠的體會此書的意義，再三玩味，將其當做精神上之食糧，充分的與以利用！如能如此，即懷疑最後勝利之人，可藉此得到已失的自信心，對於相信最後勝利之人，更有了確切深重的哲學的根據與前例了！

目前時間空閒，已不許我們對這本書再做推諉卸責的行動。譯者之不願一切將其全講譯出，亦完全由於一種偉大力量——民族意識促動所致。故雖因原文生澀費解，使譯者一再計劃放棄！

但終於得到與國人相見的機會，這真是譯者感覺最愉快的事情。因為感到好像爲國畧盡了一點個人所能盡而必須盡的責任——學教育哲學的人所應盡的責任。危機臨頭了，全國同胞趕緊猛醒罷！

本書每節的數字，係依照英譯本而來，如有英譯本的人，可以和本書對讀，因爲譯者以爲國內研究德文的較少，研究英文的人較多，所以總採取英譯本的節目，內容則完全以原本爲準，尙希讀者善利用之！

## 再版序

本書譯稿完成於廿六年春天，翌年春曾暫代恒交與航委會政治部付印，以期有助於國民精神的振奮，抗戰建國的完成。後以武漢緊急，本書未待校正倉卒即行裝訂燬桂，武漢退却後桂林的轟炸，遂與航委會政治部公文同歸於盡，即此殘缺之本，亦不獲貢獻於那人君子之前，失望萬分！

頃本書又將出版，而抗戰已踏上了第六個年代，中華民族的孤軍奮鬥，燃起了太平洋的滿天烽火，加緊敵人早日的崩潰，回首過去，這六年時光，都是中華民族血淚艱苦的歷程，這證明了領袖的先知先覺，和中華民族精神的強韌貞固！

菲希德以一大哲學家而復興了德意志，我們的領袖抗戰以來也曾屢次發表了言言珠玉字字血淚的對民族同胞的訓示，更具體的積極的執行了國民精神總動員，對國人指示了共同目標和國人道義，更告誡我們如何精神改造。其見解其論旨，非倡與菲氏精神相同，其筋脈扼要具體，甚或過之。菲氏只是一個紙上談兵的哲學家，德意志的復興，須有待於軍事家夏恩霍斯特，政治家斯塔因的協力，而我們的領袖，則兼具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大哲學家的重任於一身，以一人兼備了當時德國三大英傑的精神，如非聖哲，曷能臻此！中華民族的前途，非但有了絕對的保障，而哲

學之非空洞玄奧，也得了事實的證明。

中國需要適時代的哲學——民族哲學的創造，而這創造仍待于戎馬倥傯中的 領袖分帥！際此國族生死關頭，需要如非希德般的大哲學家的登高一呼，而這任務又得累 領袖肩負，這固然證明了 領袖的超絕，也證明了 領袖的過分辛勞。我們身為哲學學徒的人，而不能替 領袖分勞，替民族盡力，真是慚愧之至！

本着這種意思，最近由於幾位朋友的鞭策，寫了一本通俗的「中華民族的今日與明日」。的小稿，以期有助於 領袖在這方面的辛勞，畧盡國民的責任。

勝利的曙光已籠罩了中興大地，正義的呼聲充溢了全球，中華民族的偉大，已被友人所承認，五年的苦辛，終於得到報酬，我願在勝利到來的同時，貢獻一點關於中華民族今日與明日的幾點意見，尙希讀者進而教之！

本書譯本，曾蒙趙明高先生與英譯本對閱一過，段首的數字也是先生仿英譯本而列入的，蕭一山先生於百忙中爲了本書的再版和校閱，費了很寶貴的精神，這是譯者要謹向二位先生致謝的。

中華民國卅一年六月十五日於西安香米園

## 菲氏小傳

• 約翰·哥特里·菲希德，是在一七六二年五月生於德國的一個小村裏。幼時家甚貧，後來因得某富人的資助，就學於耶拿和萊布尼次大學，研究神學，富人死後，學費又感困難，遂不得已而做家庭教師，並向雜誌投稿，來維持他的生活。

他的哲學，最初崇拜萊布尼次氏，後來又因偶讀康德著作，發生共鳴，故又師事康德。一七九二年菲氏著「天啓之批導」一書，請求康德批評，康德遂把牠登在某雜誌上發表，但不署名。大受一般人歡迎，都以為是出自康德之手，後來康德將菲氏名字發表之後，於是菲氏遂備受世人的稱譽，一躍而為哲學界裏知名之士了。

一七九四年耶拿大學聘菲氏為知識學教授，頗受當時學生歡迎，後來因為菲氏主張無神論，而為社會輿論所不容，不得已離開耶拿大學，在曠四年。後來還在萊朗根和哥尼古斯堡大學担任短期的教授，設立柏林大學之議起來之後，菲氏又為柏林大學的創立奔走，最初為教授，後來又被選為第一任校長。

一八〇七年冬季，菲氏在法軍監視之下，舉行了前後十四次的大講演。挽回了當時的德意志。

民族精神。一八一三年德國自由戰爭起，菲氏請為政府軍的隨軍講演員，類似今日的政工人員。政府不許，菲氏遂即離開學校而參加國民軍的訓練和教育，他的夫人，也參加軍隊的救護工作，後來受了他夫人由傷兵傳染到的傷寒病菌的侵襲，不幸在一八一四年一月長逝了。享年僅五十三歲，所以，我們可知菲氏雖然未能戰死沙場，然而他的死去其價值也就和為國捐軀相等了。

菲氏是對於自己哲學自信最深的人，他的哲學處處都是以「自我」為出發點，遺著除上述兩種外，尚有下列各書：「現代之特質」「人類的職責」「知識學基礎」「知識學綱要」「道德學大系」等。

# 菲希德講演全集

## 第一講 緒論和一般的考察

一、在此所開始的講演，乃係本諸先前的聲明——三年前的冬季，我恰也在這個講壇上講過，其後題爲『現代的特質』而出版的那個演講的度續。我在前年講演的時節，曾將人類全體的發達途徑，分爲五期，現代適爲第三期，一切活動，只是將官能的自私當作衝動的時期。並且還曾說過：這個現代是個惟在上述的利己的衝動能够驅使的場合，纔能將自己完全發揮的現代。同時更說過：現代是明瞭自己這種本性。頑強的站在這個堅強的本性基礎之上的時代。然而，我們的時代，其時勢轉變之急，乃空前未有，我對於時代加以說明以來，僅僅不過三年，但是在這短時間中，在某國（德意志），這種時代已完全成爲過去的了。在某國中因爲國民們的自私自利心增高到了極點，而喪失了自己和獨立，而淪於自行幻滅之境。自私自利之心乃係不承認自己以外的任何目的，但是因此反而被他種權力所制限，勢不得不追隨和自己無關的他種目的了。我既然開始了一次這個時代的說明，那麼，我感到在事情全變了的今天，更有從新說明這個時代的義務。換言之，在此時代已經不成爲現代之今天，對於曾將這個時代當做現代而說明過的聽衆，有申述他已

早成爲過去的義務。

二、失掉了獨立的國家，同時也是喪失了影響世界的能力。假若這個國家如不改善這種狀態，這個時代以及這個國家本身的運命將必爲外國所箝制，爲外國所吞併的。因爲這種國家，早已喪失了自己的獨立的存在，而不得不以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事件爲標準，來數自己的年代了。到了這種狀態，他對於以前的世界已不能自動的發揮他的威力，他所剩下的有聽只從他人命令的名譽而已。要想從這種時代再爭蹶起，則只有開闢一個新的世界，造成一個新的那個國家的自己的時代，發達之，充實之，此外則別無他途。不過，這個國家既經屈服於外力之下，則這種新的世界，必須不致爲征服者所注目，並必須決不致刺激了他的猜忌心那樣地去創造才成。並且使征服者反而因此感到與自己有利，對於被征服者的新建設使其不致加以若何妨害始可。曾經喪失了以前的自己和自己的從前的時代和世界的民族，如果把這當做創造自己的新手段造成這種新世界爲可能的話，則當說明這種世界，對於想由現在未來來說明時代的人，恐怕是切要的事情。

因此，我的見解，相信這種世界是可以造成的。而且本講演的目的，是在對諸位指示以這種世界的本質以及這世界的主權者，將這種新世界的活圖形展現於諸位眼前，而敘述創造這種世界的手段。在這種意義上，本講演乃係以前關於當時的現狀所講演的繼續。換言之，乃係以自私心爲中心動機的國家被外國勢力破壞之後，直接應該起來。並且必須起來的新時代的說明。

三、他在開始這說明以前，我不得不切望諸位，將下列諸點當作前提而勿忘，並且關於下列諸點凡係有必要的，更切願與我同情。

A. 我乃德意志人對於德意志人民而講演，對於過去數百年來幾多的災厄，在本來屬於同一國民的吾人之中，所造成的一切乖離的差別，我們應對此與以否認輕視和唾棄，只以德意志人而論德意志人。可敬的諸位聽衆，諸位雖只看着我以德意志國民可愛的特徵，同時形成了我這次講演的火種所由來的焦點，但我的心眼感到全德意志有教育的人都由他們的住處集到我的周圍，來考察我們一切共通的地位與境遇。相信能够感動諸位的這種講演的力量的一部分成了無言的印刷品，到了不得不甘於誦讀此種印刷品的民衆眼前時，更希望他發現出來這種力量對與燃起德意志人的情緒而促其決心與實行的。我曾說過：關於全體的德意志人對於全體的德意志人而言。「德意志」(Deutsch)以外的統一名稱以及國民的結合，並非真的統一以及有意義的結合，即令是真的統一，這種結合的要素，將被我們的現狀所破壞剝奪而決不會恢復舊觀的。關於此點，我想以後在適當時期加以證明。我們國民雖然和外國結合而仍可免於滅亡，安處在自己特做之上，無論在某種形態上都能重新獨立不屈服於他人的，就是由於我們共通的特徵德意志魂而來。我們如能明瞭了這一點，則這種主張和其他義務以及視為神聖的吾人的事件究竟有否矛盾？這種大多數現代人的杞憂，恐將完全消失了。

我既就德意志人全體而論，則與來此的諸位雖然暫時無關的事情，也許仍認做有關，並且暫時和諸位有關的事情，也許當做和一切的德意志人都有關係而講的。在此講演的源泉即我心中，我認爲有一個綜合的統一體，在此統一體之中，無論任何一員，對於他人的運命都能以爲與自己有關，並且這個統一體，乃爲預防我人的滅亡當然應成立，而必須統一起來。我感到這個統一體早已完成，而儼然存在着。

且我把下面各事當作前提。諸位聽衆相信既不是精神完全被由於德意志人自己所蒙受的損害而生出來的苦痛之情所奪，又恐不是在此苦痛之中生出自暴自棄之心而滿足於這種可憐的狀態，也不是想藉着這種感情而忘掉要求勇敢的去實行那樣人。反之，你們是從這個正確痛苦中進而明瞭的加以熟思和觀察，或者最少限度相信是會有希望如此的那種能力的人。我知道你們的苦楚，我所感到苦痛與任何人所感到的同樣的多。我敬重這種苦楚。如果辱而受食，並且肉體上不受痛苦便以爲滿足，而以爲名譽獨立自由，均不過是個空虛名稱那樣想的人，沒有感到這種痛苦的資格。這種苦痛實爲刺激振發我們熟思與實行而存在的。如果我們不能被這種痛苦所刺激，則我們的熟思以及僅有的一切力量將被這種痛苦所掠奪，終而使我們的運命不幸達於極點。其是如此，是我們麻木與懦怯的結果，我們的這種不幸，只有根據是當然的運命這件事，可以明明白白的證明出來的。我不想用將必有外來的援助一類的慰藉，或者指摘這個時代所必誘來的各種事件和變化，

來使你們超絕這種痛苦的。因爲，這種見解，母甯是彷彿於動搖無常的可能世界，因而必然的基  
不想救濟自身者。換言之，如其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救助自己，母甯想依賴盲目的偶然，即關於此  
點，其自身已顯示着不可想的輕率心和最深重的自卑心。即令不是如此，像這一切的愚藉和指插  
，在我們的地位上，是完全走不通的。我應嚴正的去加以證明，並想在適當的時機做去，不過，  
無論任何人，任何神，以及屬於偶然範圍的一切事件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救助我們的。反此，若  
想救助我們，則我們必須獨自賴於我們自身的能力。我想若想起脫這種痛苦，母甯想求助於明瞭  
的熟悉我們的地位，尙存着的我們的力量，救助我們的實際手段等事。所以，我要求某種程度的  
熱思和活動以及若干的犧牲，因此也希望諸位能應付我這種要求。況且這種要求的條件並非難隨  
，也並不需要特大的力量。這種程度的力量我相信在我們現代是可以期待的。如有人問爲滿足這  
種條件究竟有否危險？在此可說是絕無什麼危險存在的。

C. 我想使德意志人本身明瞭的洞察自己現在所處的地位，所以希望諸位有種進而用自己的眼  
力去觀察這種事物的傾向。而且，外國的眼鏡是故意爲引起幻境而做。即令不如此，由於本來立  
場之不同以及明察程度之薄弱，絕不會適合德意志人的眼度。我決對想不到，諸位有一面用着這  
種眼鏡而甘於用他去觀察這種問題的事情，更進一步我希望諸位當用自己的眼睛觀察時，應將存  
在的一切真實的去觀察，映於自己的眼簾的一切，真實的去承認的勇氣。並且還希望戰勝一般通

有的傾向，換言之，克服自欺自己，而想苟全於描寫比實際易於忍受的形象的傾向，最少限度我希望有戰勝他的能力。這種傾向最懦怯的，為逃避自己思想的尊嚴，也即說是不足取的雅氣。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不看自己的災難，或者最少限度也不確實明白說是看着，並且以為這樣不幸實際上好像失掉那樣相像的孩子見解。反之，確實的去目觀災難，認準這種災難進而加以抵抗，用冷靜自由的態度，加以透察，並將他分解為各種要素，這真是男子漢的偉大事業。我們如不根據這種明瞭的透察，是不能克服災難的。而且我們應從各部分中去通觀全部，時刻牢記着自己的地位，並根據過去の明瞭概念去確實自己的主張，如此纔能和這災禍相肉搏而腳根能穩固的立下去。反之，缺乏確切的認識和堅實的信念者，是不得不盲目的徬徨於夢幻之中的。

我們沒有規避這種明瞭的認識的理由，對於災害放任下去也不是自然會減少的，認識了他也不會增大的。其實，不認識他就不能剷除他。不過我並不想加倍的去責備這件過失。我們應該由嚴嚴厲的非難，切齒的怒罵，鞭撻的侮辱，去制止麻木不仁與自私心的。

而且刺激這些心情，即令不至於翻然改悔，最少限度對於刺激者本人能引起憎惡與憤慨之念的。如果任它去吧，其災難達於極點乃是必然的結果，恐至於已由藉改善去救助與緩和之餘地了。這種災難一旦達到極點，連續這種缺點的能力都被奪去了以後，好像是去譴責叱咤已竟失掉犯罪能力的人一樣，是毫無效果的。也不過只使人感到殘忍而已。因此這種場合，問題已由倫

理的範圍移到歷史的範圍，並且這種範圍，是把一切的事變當做該事件以前諸事件的必然結果。那種自由已經喪失了的範圍。在此演講裏所說的現代觀察中，所餘者只是這個歷史的觀察而已。然而我們絕不採取其他的見解。我的前提，是以諸位當做德意志人，不做痛苦的奴隸而有尋覓真理的企圖，並且有正視真理之勇氣的那種自覺的德國人爲前提。因而，在我開始我自己一切所想的講演時，預想同樣的見解你們的腦中也會存在着。在這個講壇上，如果有和我見解不同的人，或許不免感到不滿，不過，這是他自身的罪過。關於這點，在此只講一遍，以後絕不再談。由此我想進而講述我的講演的根本內容的概要。

四、我在本講演開始時說過了：某處由於自私心之極度發達而自招滅亡，同時喪失了自我，並且還喪失了獨立的去決定自己目的底能力了。像這樣自私心之趨於自滅，是我曾講過的時代以後的趨勢，並且是該時代中的一件最新事件，所以我在此感到有繼續前年的講演的必要。換言之，這種亡國現象乃我們的現實狀況，我所主張的一個新世界內我們的新生活，必須和實際現狀結合起來始可。所以這種滅亡狀態，也的確可以算做是這回講演的出發點。而且我開始必須先將自私心如何的，爲何的，發達到極點，以致必須墜於這般破滅之中的理由講一講。

自私心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曾圍襲了國民的全體，後更蔓延至統治階級，終於成了他們生活的唯一衝動，而發達至最高度。像這種政府，第一，他在對外關係上馬虎了聯邦自國安甯和他國

安甯的一切聯鎖，爲了貪圖自國安逸而忘掉自己是國際團體的一員，以致墜於只要自己國境無人侵犯便算太平安甯那種可憐的自私的自欺。第二，在對內關係上，是把握政治的繩索之過於薄弱，這點外國語上雖呼之爲人道主義，自由主義，但在正確德語上是不得不稱爲弛緩缺乏威嚴的舉動。

我曾說過：假定自私自心連治者階級都侵蝕進去時，那麼國民全體雖然墮落下去，而爲一切墮落之根源即自私自心所支配，但是只要政府不陷於這種墮落，其國民不獨尚能存在，外觀上還有時能做出光榮的事業，即令政府對外失掉信義，並有忘掉義務和名譽的行爲，但對內如仍將政治的繩索握於有力的手中，而使民衆對於自己的恐怖，愈爲加大時，則該國的前途仍可維持的。但是如果政府與民衆都一齊墮落下去的話，只要外界一來大的攻擊，這個國家馬上便會滅亡。政府曾爲國際團體的一員反而叛離了他的全體，同樣的，現今國內，人民對於政府失去了恐怖心情，同時對於外國的政府反而抱有很大的恐怖心，而叛離了本國政府各自跑向已所欲爲的地步。像這樣七分八裂的人民，由於過分恐懼外力，因而向祖國政府所給與的東西，既不願給與，並且給與的數量極小，勢成爲對敵人給與的多，並且有裝着充分的喜悅而給的狀態。這樣由各方面都被遺棄倒戈了的政府，遂陷於由於屈服外國的佈置僅討自己存續的那種悲境。終至爲祖國戰爭而拋棄武器投降的人，反而站在外國旗下倒戈而襲其祖國的悲慘可恥的狀態。自私自心由於極度發展而招

滅亡，並且除掉自己以外不喜追求其他目的的人們，藉着外力反而爲外人的目的所奴隸者，實是因此而來的。

五、像這般陷於附庸狀態的國民，想辦常用手段，絕不能脫離這種悲境。連他們還持着一切的力量時，他們的抵抗都屬無用，那麼，當他們力量的大部分已竟失掉之後，其抵抗又如何會收效呢！他們的政府，過去當政治的羈索握得堅牢的時節，按理講尚可以採用的手段。到了這個羈索只存於虛名的手中而這個手已竟被他人之手所箝制所駕駛之今日，早已無所施術了。這般國民早已不能依賴自己了。雖然如此，但他們又很少能仰賴他們的征服者。因爲，如果該征服者也堅牢的把持着贏得的利益，想種種方法忘掉追求這種利益時，誰敢保他不陷於以前被征服者所陷入那樣的任意，懼怯，絕望的狀態？恐怕該征服者也不免陷入和我們同樣的滅亡。然而，這種滅亡非我之禍。因爲他又成爲新征服者的犧牲品，故我們自身當然的成爲他們的附加物，將被算入於該犧牲品之中的。沈淪到這般的國民如果尚有自救之路時，則只有藉着過去從未用過的新手段，造成事務的最新組織，纔能復興。那麼，令我們先觀察觀察，何爲從來事務秩序的根底？爲何這樣秩序終於必然的不得不破滅？我們如果知此，我們可以根據同滅亡原因完全相反的舉實造成一個新的要素，將他屢入於時代之中，並且藉此必會重新激起沉淪的國民，而將其落至一個新生活的。

六、我人如果探究國亡的原因，可知一切從來的組織和全體的利害是相結合的。而且這種連鎖是由於恐怖或希望個人的利害而來，並且這利害是來自現在以及將來生活上全體的運命。我們可以發見這種連鎖在某個地方完全被所切斷，顧慮全體利害的人，已經不在了的事實。像這樣專門官能的物慾的自私的結果，而放棄了結合將來生活和現在生活的宗教，並將彌補該宗教的缺點，或將代理宗教的道德，換言之即名譽心國家的體面等當做空虛的幻像的基礎了。當政府能力微弱時，賞罰不明，政務不修，因而由於個人對於全體的態度如何，而喪失了對於必食其果的恐怖心，同時又不願個人對於全體的責任如何重大，只根據毫無道理的規則和動機，而滿足個人的希望。像這種事情次數愈多，則個人之對於政府的希望，便愈消滅。如此的和全體連結的要素，在某地方完全被切斷，而國民的團結亦由是自然崩壞了。

雖然如此，但征服者必將孜孜於重新結繫重新加強對於現在生活的恐怖和希望的線索的，惟有這點，征服者當然必去做。然而這只是爲他自己，並非爲我們。因爲他對自己的利益明瞭的很正確，所以這種連鎖的線索上只結繫自己的事件，至於我們的事件，成爲保護他們目的地手段，對於這般被遺棄了的國民，將來不但無恐怖之心並且也無希望心了。誘起恐怖和希望的能力已離開了他們的手中。而且假令他們必須自己恐怖和希望，但誰也不恐怖自己，誰也不期待能在自身之上有所獲得的。所以他們除掉去發見一個嶄新而超越恐怖和希望的連鎖，將他們全體的事件

和他們個人的利害自然的連結起來以外，別無他途。

七、超越恐怖希望等類的官能的動機，是一種叫做道德的去辨別是非的精神的動機，並且是對於我們及其他人的狀態感覺快與不快的高尚情緒。看慣了清潔和整齊的肉眼，對於點滴污痕即令不致直接波及身體以痛苦，並且對於目擊醜陋猥褻的物件，即令不感到痛苦和不安，這種肉眼，還能將他當做直接的痛苦而感受的。反此看慣了污穢雜亂的肉眼，雖然身在其中仍是靦顏而不自知。與此相同，人類的精神眼（Der Geistsäuge）在自己或同胞上發見了一個混亂紛糾寡廉鮮恥之物時，由官能的快感觀之，雖不致有何恐怖和希望，但其心可以因此而悲，並且這種痛苦，不管其官能的恐怖或希望如何，這種可厭狀態，得藉而除掉，甚至能直服到非至自己滿意則為芒刺在背坐臥不安的那種銳敏狀態的。在有這種心眼的人自身，由於辨別是非善惡的一種動機感情，可使圍繞他的一切事件和他自身事件結合到不可分離。被擴張起來的他自身，只感到自己是全體的一部分，惟獨由於見此愉快的全體，才可得到滿足。像這樣的自己去修養心眼，便是對於自己的獨立，以及對於一般因恐怖和希望喪失了自己的精力的國民，從這個被滅之境再進至獨立存在中，引起從自己滅亡以來，神人所共棄的自己的國民的大事，為重再確實的將他得到手裏的那種高尚感情，所必需的惟一無二的手段。所以，我所豫告的這個挽救亡國民族的手段，乃在養成最新而且恐怕從來惟有例外時才存在的，以前絕不將他認為是整個國民的那樣新人物的養成。

換言之，即教育變態的國民。即教育從來的生命已早消失成爲他種生命的附加物的國民，更其得着一種皆新的生命，而使這個生命完全成爲皆國民特有之物。

而且假令這個生命有被他國民所瓜分之事，但無論如何無限的去分割，可以常做仍然是整個的存在，而使其內容不致絕滅的。一言以蔽之，惟有完全改變從來的教育法，這才是維持我們獨意志國民生存的唯一手段。

八、關乎對於兒童應施以善良教育一事，我們的時代內也時常有人說過，並且這種老生常談有時令人感到不耐煩，所以我們在此處再來重複同類的點，恐無價值可言。毋寧像我們這般相信和從來不同的事業也可以做的人們，實有明確研究從來的教育究有如何缺點，以及法律的紀述新教育之對於人類養成，應如何的附加上完全嶄新的要素的義務。如此研究之後，我人對於前教育所必需贊許的，就是從前的教育，並未缺過在學生的眼前供獻宗教的道德以及法律的思想，和種種秩序以及善良風俗的圖形。並且從前的教育，也到處的善誘學生而注意他們使其能行使可以成爲這些圖形映影的生活了。然而極少的例外人物——這些例外的人物不是由教育做成的。如果由教育而如此，對於凡受這種教育的人他們是沒有形成例外的道理。他們是由於種種原因造成的。——除掉了這樣少數的例外，受過舊教育的子弟，是不服從這個教育的道德的觀念和訓誨的。反而他們不受他們自身的衝動及教育方法的任何援助，完全是根據他們本身自然而然而所生出來的。

利己心的衝動。這種事實，舊教育雖然能用幾個單字和醫語來充實飽懣力，用幾個不透明而退色的圖形來補充冷淡漠無關心的想像力。但他缺乏將道德世界法理的圖形活潑激的高調起來，激動起學生對於他的熱情愛戀和渴望的能力，以及缺乏促發實際生活的實現，依據着熱烈情緒，激動自私心的能力，因而，這種教育，他缺乏滲到真正生活活動的根源，而滋養其根源的能力，這是難以否認的證明。換言之。這種根源，多半不被重視，盲目的偶然的散漫各地，只有少數受神惠的人們結得善果，至於大多數人是在逐漸結着惡果了。這種教育之如此失敗，如再追求與指摘下去，恐有不當。這種教育樹的果實，已熱爛的落在地上，栽培者的無效，在全世界人的眼前，暴露得極易明瞭，所以現在已無特地鑽進內部去分解他的液汁和脈絡的必要。根據以上的觀察，真正的說法，過去的教育決不是人類養成的途徑。尤其是教育家自身，也未曾宣言過是人類養成，反而將學生生來已為天才或必須為天才之要求，認為教育成功的條件，由此曾先後表現過教育之如何無力了。所以，先有發明人類養成法的必要。他的發明，恐怕便是教育的主要任務。從前的教育，缺乏滲到生活活動根源的能力。補加這種能力才係新教育的任務。從前的教育只是對於人類深淵的作給某種物品，而新教育是在造成整個人類。並且這種教育並不如過去的那樣把他當做學生所有物的一種，反而必須將他當做形成學生本身的要素。

九、同時，從來受這不完全教育的也只限於極少數人，因而這少數人遂被稱為教育階級，至

於國家本來根基的大多數一般民衆，已被忘於教育之外，而任其盲目的自然趨勢了。我想在新教育上，站在整個的德意志人之立場上，使其一切的部員，都根據同一天地的事件，去鼓勵刺激他們。我人如能這次也將發新發達過的道德的辯是辯非的動機所刺激過所謂教育社會，與所謂文盲社會加以分別時，則可知推動他們的唯一手段的希望和恐怖，將不復爲吾人所有，反而漸爲我們的妨害物，因而這文盲社會遂叛離了我們。所以凡屬於德意志的事件，全部都應以這種新教育，並且這種教育乃德意志國民整個的教育，其中並無一人之爲例外。像這樣使對於正事能衷心感到快樂的教育，在種種發達方面上除抑將仍有再起之虞的階級差別，完全排除消失以外，別無良途。換言之，如此者並非我們人類常所謂平民教育，反此，除去發設起真正意義上的德意志教育以外，別無他途。

十、我們想對諸位相告：吾人所渴望的這種教育法，事實上已早發而處行着，所以我們將貢獻給我們的東西接受下來便算完事。至於接受一層，前面提議救亡手段時，已經說過，無疑的在我們的時代內，用吾們當然得以預期到的力量便可足用。我當說這件事情時，還曾附加的說過下列一事：即當實行我們的提議時，並無絲毫危險存於其間。他的理由：因爲我們的征服者知道我們的行爲與他有利，惟有獎勵我們，不會來妨害我們的緣故。我以爲在這第一回講演上，把這點說明白了才對。

固然，無論古代或近代，誘惑被征服國民道德上使其墮落是他們支配被征服者的一種常用而成功的手段。換言之，征服者或根據虛言與捏造，或故意粉飾言語的概念，使被征服國的國君譏謔其國民，同時又使其國民譏謔其君主，而想如此的來安全當做所離開的君主和國民的太上皇了。征服者又奸險的刺激助長他們的腐榮心與利己心的一切衝動，如此的使被征服者的道德墮落下去，而想用一種陰險之心去蹂躪被征服的人。然而，若想應用這種方法於德意志人，這是犯了『自招滅亡』的錯誤。恐怖和希望的連鎖等事在此暫可不提，不過我們國民現在所接觸的外國人的結合要素，是基於渴求名譽和國民的名聲的動機。但德意志人的明晰頭腦，可以成爲牢不可動的確信，凡此諸類之不過爲一種空虛的幻影，國民各自的傷痕以及殘廢不具，不是由國民全體的名譽可以挽救等等，是特別早已洞悟了的。而且我人如不能得着『更高尚』的人生觀時，也許成爲一種最易領受而同時伴有多量刺激的危險思想的宣傳者也未可知。因而，我人雖不致再行墮落，就是在這種自然狀態上，由征服者說來，也是件易爲有害無益的收穫。所以征服者們如想到自己利益時，即將爲此自己的利益所促動，也當願使我們受這新意義的教育，而不把我們放在原來狀態之下的。

一一、却說，我的講演，是用這種意見特別向德意志知識階級而言。因爲我以為知識階級，早已理解我這講演的真義的緣故。而且我這講演之對於這些知識階級的要求，是希望成爲這種新

事業的指導者，而使他們將來的存在爲可能的。過去人類進步的事業，在德國都是由平民而起，巨大的國民事件常委於平民之手，由於平民們擁護而助長成的。關於此點，在這回的講演中進行中間，想逐漸的加以說明。因而委諸國民根本教育於知識階級之手，此是第一次。如果知識階級真誠的能實行這種任務，那此次也是第一次。知識階級究竟何時能繼續的保有此種事件的指導者的權力，是個疑問。這種事件之應委於平民之手的準備已熟，平民之中也有已經蓄有此種能力的。不久之後他們或有不借我們的能力而自己講求方策的。到了此時，則從前知識階級以及他們的子孫必將降爲平民，從前的平民必面目一新，成爲高一層的知識階級而無疑。

一二、總括言之，我這講演的主要目的，是想向打得粉碎的人類之中吹進去以勇氣和希望，在深痛悲哀之中宣傳之以喜悅，而使能將艱難的危機得以安然的渡過。現今的時代恰如死人。好像是被百病的軍隊從身體中放逐出來，一面在佇立着愁歎着絕望着而不忍遽然離開他現在所珍重的亡骸，同時又像是空想尋找重歸到這疫病源泉的手診的亡魂。負有吹進他界生命的責任的風，已將他接受過來而用暖 and 愛撫的氣息，把他包着。新世界他們同胞的喊聲，來迎着他。在他心目中，想發達比前世姿態更美麗的姿態的各種衝動，正開始蠢動着，雖然如此，他對於這種空氣仍是茫然無動於中，對於這種聲音，仍是充耳不聞的。即令他努力想去感覺他，他以爲一切感覺試關於損失骸骨的苦痛所溶消，他同此骸骨好像喪失了整個自己似的。這種僵屍似的時代，換言之

即現代，空應如何處置下去？新世界的曙光已在開始了，各山的尖頂已披黃金色的籠罩，在尋覓着勢將必來的黎明。我盡力將此曙光的光線束歸一起，使其濃厚起來成爲一面鏡子，使其引鏡窺形而映出忘了自己的那個悲痛時代的姿態，由此而使他相信自己尙未滅亡仍然存在的。同時想在鏡中映出他的核心能力，使其自己去認識這種能力，並使這種能力的開展與形象變爲豫言的幻影，而經過他們眼前。如一見此，助他們從前的生活姿態將必沈消在他們眼前，亡魂的他們，將錯極大的悲聲而得移動應去的安靜場所了。

## 第二講 新教育一般的本質

一三、我想將我所提議的關於挽救整個德意志國民的方策，在以後的講演內，最先領導諸君，然後領導整個德意志國民與以明瞭的洞察。這種手段固然是由於本時代的特性以及德意志國民的特性必然而產生，但可反而向時代與國民特性的教養上加以努力。所以爲欲完全明瞭的去理解這種手段起見，必須將此特性和方策結合起來去想，使兩者完全互相照合的去設想。如此做法，需要相當時間，所以澈底明瞭不問題，等到整個講演完了之後，纔能達到，不過，他的說明是必類由某一部說起，所以他的第一次開始，我們應先拋開該方策自身的時間空閒的關係，只去觀察方策自身的本質，乃爲適當的順序，今天的講演以及下次的講演，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在第一講內所介紹的手段，我曾說過：是最新並且是任何國民間未曾有的國民教育。這種新教育，先在第一講內，爲和普通教育區別起見，曾如此說過：關於從來教育之對於善良秩序以及道德一層，僅不過是給一種訓誨而已。不過，實際生活是由於一種特別的，而且由於這類教育絕不可得而究明的理由所形成，所以這種訓誨也未能獲得結果。反之，新教育是根據法理去確實的創設學生的實際生活，並且必須能左右這種活動的教育。

一四、如果對於這件事，過去從事教育任務的人實際上幾乎全部，有如下列意見時，即：一

教育是在授與學生以正確事物，並戒其務須忠實做去。至於聽從這種訓戒與否，乃係學生自身之事，故如果學生不聽，乃係學生自身之罪，他們有自由意志，任何教育都不能使他們將此點去掉，安能要求教育做更進一步的工作？」的話，那麼，我爲了更鋒銳的來說明我自己的教育見解起見，對此想作如下的答覆：

舉凡這樣的承認學生的自由意志，而加以豫定的，乃係過去教育第一個錯誤，過去教育之無關無力的明證，便在此處。因爲從前教育無論如何盡心竭力，一方面却承認意志的自由，即承認善惡之間無定規而動搖徬徨的意志。如此，則等於自己承認自己缺乏意志以及缺乏以此意爲本來的根底而造成人類的惰力。反此，新教育便在其勢力能够達到的領域內，徹底的毀棄意志的自由將一切的決心求之於嚴密的必然，並導其意志於知反對方面之不可能，並必須將特點的確切的希望與信仰，置於這類意志之上始可。

一切修養，並非在堅實不動的實在即生成的途中，乃係自始便即存在，並努力達到基本形態之保存與不變的底於成就。修養如果不向這類實在努力，則不成爲修養，僅不過一種無益的遊戲，並且修養如果不能達到這種實在，那稱修養便算未完成。自勉爲善，或有受訓戒必要的人。他是缺乏不動的，確實的完整的欲望意志的人，僅不過遇必要時臨時整頓這種欲望而已。然而據有確定欲望的人，希望自己所冀求之物永久無變，並且這種人無論在任何機會，他不能希望他平常

欲望以外的東西。在這個人，意志自由，被破壞而變為必然了。由此觀之，過去的教育沒有教人爲人的正確概念，並且也沒有這種概念的能力，只想用訓戒教誨去改善人類，見着這種教誨無效，便去怒罵憤慨。此乃當然之事。像這類說法究能獲有什麼效果？人間的意志，他在受訓戒以前已經有和訓誨完全無關的確定方向，如果這種方向和教育者的訓戒一致時，訓誨便成廢物，因爲該人必會不受訓戒就能做教育家所訓戒的同樣的事。如果這個方向和訓誨發生抵觸，這種訓誨之得把握住人心只不過剎那之博而已。機會如一到來，他連自己以及教育者的訓戒都全忘掉而服從他的自然傾向。如果教育家想對他給以更進一層的影響，則必須更進一層的去訓戒不可。他必須賴教育去形成，必須做成一個你所期待的他，並做成一個他自然不得不欲作的他。使無翼者去高飛，係無效果的。不管你如何的訓誨他，他連飛開地上兩步也都不能。所希望的，是先要使他生出精神之翼，練習之，強壯之。如能如此，恐怕他雖想不受你的訓誨也必一心想着飛翔，並且恐怕他不得不喜悅飛翔的。

一五、新教育應根據確實並含有普遍奏效的法則，養成這樣堅真強固的意志。新教育創作自身所企圖的必然，必須自己採用自然的法理。在從前的教育成爲善良的人，是自然的善良素質戰勝了惡劣環境的影響而善良的，決不是教育的力量。因爲，如果是教育的力量，那麼，凡羣窺教育門牆者均應成爲善良份子。墮落的也不是因爲教育而墮落，因爲，如果是由教育而墮落，那麼

，凡習窺門牆的都應該一齊墮落下去的。他們是由於自己原來的素質而墮落的。由是觀之，從前的教育直等虛設毫無所事，甚至連使人墮落的力量都缺乏的。造人的要素，惟有精神的素質。我們必須從此黑暗怪奇的力量手中。奪回形成人類的使命，而移置於有熟思的技術支配之下，這種技術必須能將委託自己的一切人們確實的達到目的，或即令遠不到目的，最少也必須能自覺自己尚未達到，換言之，必須能自己認識那種教育尚未達到完成之域的技術始可。造成人類內心極切無謬的善良意志的這種確實周到的技術，纔是我所提倡的教育法，他的第一特徵，也就在這。

一六、人類惟獨能去做自己所愛的事情。他的愛，是他的意志以及他一切生活活動的唯一而無錯的動機。從前政治之教育社會人類，是以無論何人都愛好自己的官能快樂為前提，並把他認做是確切普遍的法理。同時用恐怖希望的力量，將國家所要求的善良意志（即公共心），用人力使其和自然的愛糾繫起來的。不過，像這種教育法，乍見好像是無害或有用的公民，但他們心中仍然不免是個粗劣的人類，因為人類的粗劣，是起源於只愛感官的愉快，只顧現在與將來的生活，所以只能被恐怖希望所推動所左右的緣故。然而，這種缺點雖暫可不論，但這種手段對於我們已早不能適用了。前面已經說過，恐怖和希望已早不能使吾人希求利益，反而使吾人之利益向反對方向推動，並且以官的『自我愛』，對於我人決不能做出有利的發展。所以吾人也可說不得不希望內心裏根本上造成善良國民。現在的德意志人，惟有成為善良人類始可繼續生存，因為，如果成

了低劣的國民，必然不免為外國所同化的。所以我們必須拿着直接而善的，只為善而動的高尚之愛，來換那與我們毫無利益的『自我愛』，並且必須以此高尚之愛，刻印於我們國民的任何人心中，而培養他。為善本身，並不是為吾人利益的愛，前面已經說過，是對於善的快感，進而言之，即形成激起欲表現實際生活之心的那樣切實的快感。所以，這個切實的快感，纔是新教育必須把牠當做學生恆久不變的本質而造成的。如果如斯，這種快感，相信必會自然的導來學生的堅貞的善良意志。

一七、使人浮起一種想在實際世界上造出實際不存在的某種狀態的這種快感，如不先描出這種狀態的圖形，是不會起來的。這個圖形，在這種狀態實現前必須先浮於心眼，而換起實現這種快感的努力，所以想喚起這種快感的人，必須具有和實際事實無關，並非描寫實際事情母體是計畫成為該原圖的圖形的能力不可。我不得不先就這種能力說一說。所以，我在觀察這件事情之際，有希望諸君寸刻不忘的幾件事：第一，由於這種能力所造成的圖形，乃係單純的圖形，在其中，雖能給我們感覺自己的創造力的圖形的快感，但還不能看做是現實的原圖，並且其快感成分也並不如刺激現實活動那樣的強而有力。第二，像這樣強而有力的圖形，他的完全另一物件，纔生出我們本來的目的——關於此點以後必當另講——至於那微弱的畫圖，僅不過是含有到達最後目的的一種前提條件罷了。

一八、並非現實世界的描寫，毋甯獨力作成保有原圖資格的圖形的能力，將必為新教育的國民修養的第一出發點。我曾說過是獨力造做。就是說學生為自己而用自己的能力去製作的意思，並不是說他藉着教育變動的領受了所給與的圖形，充分的理解了以後，有了將他照原形一樣恰如研究這種圖形的存在那樣反復的能力便可的意思。要求製作這種圖形的能力的理由，是因為如不當做條件去做，則所作出來的圖形，便不能引起學生的活動快感。活動快感和甘受某種事物以及對此不加以任何反抗之意，完全不同。像這種受動的甘受，只要有一種受動的熱心從必便會起來，對於某事感有快感，這種快感更變為創造快感，而刺激吾人一切的能力行使其創造工作時，與此更不相同。受動式的快感在從前的教育內也是隨處皆是，吾人並不是指此而言，反之想就此最後的創造的快感一言。這種快感，同時激勵學生的獨力行動，對於一定的問題他自覺了那種力量，不單這種問題自身，同時即在發揮他的精神力的問題的意義上如果不適其意，是不會引起起來的。所謂發揮自己的精神能力一事，是直接的，必然的，會給以無任何例外的快感。

一九、應使學生發達的這種精神氣造的活動，無疑的是根據法理（即法規之意）的活動，這種法理可由活動着的學生們的直接經驗表示出來，而使其覺悟了活動唯有根據法理始為可能。換言之，這個活動，使其認識一般而普遍的適用着的法理的存在，就是在此出發點所開始的自由創造之上，一切違反法理的行為也都不可能。如不遵守法理，則任何事業將無起由，所以，無論這

種自由創造開始是由於盲目的試練出發與否，歸根是不得不達到法理這種廣闊的認識的。因此，這種教育的最後結果，是在於知識能力的養成。而且不是關於既在事物的狀態的歷史上的知識，乃係更高一層的，哲學的知識，換言之，是必然的尊來事物這種既存狀態的法理的知識。學生是學習的。

我附帶說一句，學生是好學樂學的。而且他們是盡能力緊張之所及，除掉求學以外，不想再多做任何事物。因為學生一面求學一面在做獨立活動，而且這是因為他自己直接感到最高快樂的緣故。我們遂發見了外部一部份直接映在吾人的眼裏，一部份歸宿的理解在我人內心的真教育的特徵了。這件事，就是不必顧慮天然素質的差別，不承認任何的例外。使一切小學生都受這種教育，完全為學問自身，換言之，不承認有任何其他理由，使其用快樂和愛戀而去求學的意思。我們已經發見了燃起愛好這種純潔學問的手段，那就是刺激學生直接去獨立活動，使其成為一切知識的基礎，所謂學習就是一切都使其本着獨立活動去學的意思。

惟有將學生這種自我活動，先在我們所熟知的任何點上加以刺激，才係這個教授法的第一綱領。這件事如果做到，嗣後只以此點為中心，對於這個被刺激的活動，不斷的賦以生氣便可。這件事惟有由於有規律的前進始為可能，且由於豫料的成功的教育上的一切失策馬上暴露的時節，始為可能。所以我們又發見了將所企圖的成功和他的教育的實際方法結繫得不可分離的那種連鎖

這種連鎖，便是所謂人類直接想努力得到精神活動的一種人類精神性質的永遠普遍的原理。

二〇、如果有人爲我們日常的經驗所欺，甚至對此原理的存在都發生懷疑時，我將爲這個人打算苦口婆心的與以下述的解釋：人類只被直接的困難和現在的感官的欲求所迫時，當然只屬於官能的自私的。無論任何精神上的要求或任何謙遜，必都不能妨害他那官能欲望的滿足。但他一旦經過了這種要求之後，不但願意將這種要求的沈痛圖形浮在自己眼裏以及時常現在心裏，反而他們藉着奔放的心，去觀察刺激官能注意的那種事物方面，自動的轉變見解。甚至，他不辭想往理想世界內試作詩人的飛躍，他本來潛伏着一種輕視現世的心，因此，他對於永遠的心裏會過多少撥達的餘地。這件事情，可以根據一切古代民族的歷史，以及根據古人傳於我們的種種觀察及發見，得而證明的。這件事情，既在今日，由於尙存着的野蠻人種內，對於氣候並未受大苦楚的觀察，以及根據吾人自身對於兒童的觀察，得而證明，並不只此，即根據我們熱心的反理想主義者率直的的述白，也得而證明的。換言之，他們之學習名稱與年代，嘆爲比飛舞於他們所謂空虛的理想之野更令人不耐煩的事業，因而如果主義上能許可的話——這是他們自己如此說的——世間認爲做這看不如做那個好的。然而到了我們的現代，這種自然悠暢的心情，已經喪失，接而生出苦勞的心情，甚至連吃飯的人，都恐懼他日將有失食之虞而揣摩一切鬼魅世界，時時憂慮如刺針砭下面惴惴不安，至其原因，則是由於人工所養成。兒童的那樣自然而暢恣的心情被禮俗所拘

東，成人因想努力營做賢人而被抑蔽。蓋世俗士以爲賢人的榮譽只有一瞬也不離開這種杞憂的人才得到的緣故。因此，這決不是我們所應信賴的自然狀態，毋寧是牽強曲解自然狀態的一種覆落，如不將此外力除去，而想重回到自然狀態是不可能的。

二一、我方纔曾說過：知識是先由於直接刺激學生精神活動的直接教育而成，而且此時如把新教育和從前的教育一比，我們可以得着更深刻的去知曉新教育的機會，換言之，新教育之企圖，只在刺激直接有規律的發達人類本性的精神活動。所謂知識者，恰如前述，他的產生當然並非和這教育無關，但要而言之，僅不過是他的副產物而已。負有刺激將來學生實際生活之責的圖形，如不想據這種知識，是難以把捉到的。因而，知識實爲我人企圖達成修養的重要部份，但新教育之所直接之所直接企圖者，決非知識的本身，反而，知識僅不過附帶生出來的罷了。從前的教育則與此不同，是以知識自身做目標，而且企圖想獲得一部分的知識材料。

此外，隨着新教育而生出來的知識和從前教育所企圖的知識之間，有一個大的區別。現在假定有一個學生由於他自己的自由想像，想用直線做一圓形。這是該學生最初所起的精神活動。在這類試作內，如果發見了比三隻直線再少則任何圓形都不可能時，這是第二個完全不同的活動。換而言之，即知識爲限制最初的自由想像的能力而隨着最初之精神活動發生的。如果根據這種教育，那麼起初已早生出真正超越一切經驗的超感覺的，完全必然而一般的知識，並能豫先包括將

來應做的一切經驗。反之，以前的教學，普通只注意事物現狀，不洞悉這種現狀的由來，只不過如此的加以相信，因而只止於教人用記憶能力來把握事物，至於使其能豫先想起成爲獨立的根本的事物原則之心靈，則幾乎完全不可能的。對於這種非難，如有人採用近世教育學最反對機械的暗記，和舉出認蘇哥拉底氏問答法之應用爲得意的拿手好戲等件，便以爲不費事的將此論難反駁過來那樣想時，那是大誤特誤。因爲這個蘇哥拉底氏的辯論法，只能限於機械的暗記，而且是一種吊着學生本末運用腦筋反而恰如給學生以活動腦筋那樣外觀的暗記法，其危險反而更大。並且當這種場合，近代教育如只採用爲學生自己思索力之發達而供給的材料時，那無論如何是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以外的。所以如果真想使思索能力發達，就必須採用和此完全不同的材料，此點先前已特別證明過。如由從前的這種教學狀態觀去由於學生的既不好學而進步又遲的理由，以及由於他們對於學問缺乏興趣而不得不被他種衝動所壓倒的理由，以及從前的教育法上善良學生稀少等理由，就明白了。記憶對於任何的情緒活動不能有何貢獻，如果單單要求記憶，這與其說是情緒的活動無窮反而成爲情緒的苦惱，學生們之嫌忌這種苦惱，不問自明。並且將學生完全不知因而完全不感到任何興味的事物，即令教給學生，當然是不足抵抵這種苦惱。於是從前的教育法，爲制止學生之怠課起見，是不得不說明某種知識將來怎樣有用，和如不依賴這種知識將來必有衣食不足名譽掃地之虞，甚至直接是不得不當場即用寶賚的。像這種知識，開始便被看做是感官快感的

附屬品。而且這種教育的內容，是沒有發達上述那樣道德的能力的、僅不過和學生的心外發生關係，所以有時連道德的墮落都不與以灌輸與助長的。並且教育的興味和墮落的要素也不得不將其唧齶起來的。至於生來的天才，在使用從前教育法的學校內，他自己能自動好學，且由於充溢在中心高尚的愛，一面戰勝了周圍道德上的墮落，而一面仍保持着他那純潔的心，以及由於他的自然傾向而感對於學科的實際興趣，同時更受了他那善良本能的吸引，不用機械方法去捉提事務，反而對於事務自己創造出來真正知識，諸如此類而成爲鶴立雞羣之人物者的理由，便明白了。此外在教授科目中，如開這種舊教育法有無例外博得大成功的科目，充其量只有使學生能活潑的去練習希臘語拉丁語等類的程度。這類語學，書寫，會話，都會練習過，所以幾乎全部的學生都顯有相當的進步。反此，不注重語學的書寫，會話，只學習表面上不切實的語學時，如年稍老，便即忘掉的。所以恰如在從前教育上明白可以看出一樣，喚起對於自身知識的興趣，因而開展道德的修養心者，惟有發達精神活動爲主的教育才能如此。反此，受動的學習，他的本來目的好像根本上去墮落道德必，藉此使知識能力癡瘴下去滅絕下去似的。

二二、如再就新教育的學生一談，則這方面的學生是被愛所感動而努力用功，並且他們對於一切事情都是和全體關聯起來去觀察，且其觀察研究的對象，更用直接行爲去練習，所以他爲永久不忘起見而去正心求學，乃係當然的事情。然而新教育的主眼，並不在此。較比更有價值的，

是根據這種愛去提高學生的「我」，而將其導入從來只有少數天才能偶然達到的境地。換言之，則藉着有思慮的手，一方在援助他，一方面根據着一定的法理，而將其導入於事物全新的秩序之中。他們為不全圖任何官能享樂的愛所操縱，官能享樂之類已不是他們行動的原動力，操縱他們的愛乃是為活動自身而希望活動，為法理自身而尋求法理的愛。道德心之所向，不獨只是這類精神活動，他還有一個特別方面，我在此不得不附帶加以說明的。不過，道德上之意志之一切性質和形式，便是他的精神活動的「愛」，因此根據這種方法去修養精神，乃係達到道德的修養的直接階梯。並且這個愛因其決不以感官的享樂行為的動機，故能和不道德根源完全隔絕。然而，因為從前誤信以為雖不能改造學生也可多少對於學生發生影響，所以，教育家第一件事，是在先刺激助長官能的動機。而且好久以來雖然有意設法使道德的動機發達下去，但為時已晚，學生的心靈已被他種的愛所佔據，而呈阻塞狀態了。新教育必須顛到這種程序，以養成純粹意志為第一事業。如此，到了後來雖內心覺醒了利己心，心外感得了刺激。但時期已晚，他的心已被純潔的愛所佔領，而對利己心不與以可入的隙地。

三、使學生能自始不間斷的受這種教育的影響，完全離開外界而防止其與外界接觸者，乃係他的第一目的及下面述說的第二目的要點。人類為維持自己生活和快感起見，所以才從事生活活動，這類事情，決不應說給學生聽。並且決不要將為生活及快感而求學之事，以及學習即為援

助生活及快感等事說給學生聽的。根據上述的方法去發達精神，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學生應時刻的根據此點去活動，決不應用和此相反的官能的動機去教育纔是當然的。

二四、却說，這種精神的發達，雖具有抑壓自私心的能力和一種道德的意志形式，但並非是道德的意志的本身，所以成們所倡導的這種教育，如果至此停止，那末，這種教育恐怕僅能養成優秀的科學研究者罷了。這種研究者從前也會有過，不過無大用處。而且我們對於從前由人意見地國民見地所施行的教育，是不能獲得比前人更好的功績。像這類人，他時刻對人使用訓誨，因而有時雖被人敬仰，但有時却被人忌避，這是他的缺點。可是，所謂精神的自由活動一物，却是由於希望使學生能根據他自由去描寫實際生活上的道德的秩序的圖形，並便將此圖形用前面同樣發達他的愛來擁護起來，因而被這種愛所感動而將他的圖形實現於實際生活之內的那樣去養成他，前面關於這點已經說明了。至於這種新教育之對於學生，究竟如何能知道是否達到這種究竟的目的與否，却成問題。

二五、先就他種事物去練習學生的精神活動，然後更加以刺激，而促其能做成關於人類社會的理想圖形，這是第一件要事。教育家們，如果自已具有這種正確的圖形，則學生所製作的圖形是否正確，便能客易判斷出來。這種畫形，是根據學生自身的自動精神而成，決無被動之處。同時是不是並非學校裏面學習物的描寫？這種圖形，究竟有沒有適當的明瞭和生命？關於這一層，

根據以前這種意思去判斷他種問題時的同一方法，能够充分決定的。這些事情，整個都屬於一個知識問題，尤其是知識最容易的部分。與此完全不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學生對於事物的這類秩序，究竟是否懷抱着火一般的愛？以及他離開教師的指導雖至獨自一人是否仍能希求這樣秩序？和爲了這個秩序的進步，而達到必須傾注全力去工作不可的一件問題。像這樣問題，當然是不能根據言語所施行的考試來決定，只有實地去觀察問題而去決定才行。

二六、在這種意義上，吾人必須解決的問題，可作如下的解決：即受了這個新教育的學生，假令他日他的生活被某個社會所隔離，但仍能成爲一種團體生活，即形成一種隔離了的獨立團體。這個團體，必須有規定得嚴密的，基於自然的情形或理性，而充分的整理過的規律始可。學生的精神，最好將製作社交秩序的圖形上最重要的材料，當做他們正在生活着的這個團體的圖形。如此的，他們衷心便有所促動，而想同此圖形所映照的一點一畫絲毫不增那樣地去製作秩序。這樣秩序，必會根本上理解了他的任何部分都是完全必要而不可缺的部分。不過，這還是知識的工作，然而，在這般社會的秩序之中，凡個人現實生活上，在獨自一人的場合，甚可不必躊躇便能做到的情形，有不得不爲全體而停止活動的，這恐怕是常有的事情。關於此點的適當安排，經常制定規則之際，和說明行將施行的規則之際，最好使學生明白根據理想的，及秩序的愛而來的規則究爲何物？並應使其明瞭，像這樣理想的事物，雖然實際上每人皆無，但事實上一切人類均

必須保有，如此而量力的將這規約嚴密的組織起來，並在可能範圍內，多附帶些禁止條件始可。這種規則，當然應當看做是顯明的公理，社會存續亦基於此。所以不得已時即利用當面責罰的嚴怖心而加以強迫，亦無不可。並且如果真勵行這種責罰的話則應完全離開人情和例外。這樣利用恐怖心來做學生行動的動機，對於學生的道德心，並無若何害處，因為，此處並非強人為善，此處只要求只要不犯此規則內所認為不善的事情便可。況且當說明這種規則之際，對於忘了刑罰的痛苦便不停止為惡人的，直接不受處罰便不能充分明瞭為善的觀念的人們，應該十分徹底使他們知道，這是修養不到的人。不過當學生善守規則之時，則吾人又很難分別清楚他是由對於秩序之愛而出呢？抑或對於處罰的恐怖心而起呢？所以，於此學生既有善良的意志，也不能赤裸裸的表露出來，教師們當然也難測明他們的意志。

不過，這種意志測定，也不是全不可能。蓋所謂規約，並非各人為全體而停止各種事件的消極方面，且其複製，更應注意於為全體而活動的積極的貢獻。學生團體，除了用學習努力使其精神發達外，還有身體的練習。如耕種，種種手工等類，普通雖然是機械的，但在此處，却施有着理想化的勞働。所以我所希求的規章原則，含有下列數事：

第一、對於這些事情，增長任何一方面的學生，應就其所長，去輔佐教師指導學生，而使其有負種種監督的任務和責任。

第二、凡畧有進境，或對於教師之課業，較別人都先明瞭的學生，使其完全獨立前進。

第三、學生當然應做的普通課業和勞作，都不應免去。

第四、任何學生，都能不受強迫來自動的滿足這種要求，如有不喜好者，雖然拒絕這要求，亦無妨礙。

第五、學生雖得到這種要求的滿足，亦不應期待任何報酬，即在此規程上，對於一切學生的勤勞享樂，也應公平處理。

第六、甚至也不應該豫先期待嘉獎。在團體內這種要求的滿足，僅不過是做完了自己當然的目的，其中有為全體活動的喜悅。如果這個工作成功時，則以能感得成功的喜悅為滿足的見解便支配着。如此有為的學生，他的技能便日益增加，而且愈益勤勞，則其新的困難與勤勞必愈相繼而生，所以往往有其他學生睡眠而我獨醒，其他學生遊戲而我獨自思索的事情。

二七、知道這些辛苦，而仍繼續着前進的學生，換言之，對於最初的勞苦，和後來相繼而生的許多辛苦，能欣然受之，自覺着自己的力量和活動，而發揮他的優點，且分明的他的優點愈為增加的學生，學校不妨放心的把他們送到社會。並且對於這樣學生，教育才能達到目的。像這樣學生，也能燃起他們的愛，其火燭、燃燒，能達到他們活潑的活動根幹之中。同時，這些火燭，今後能整個地保持不動，對於他的生活活動範圍的一切。因而，這些學生，他們既全馬上新參

加到大的團體生活，即現實社會之中，他們必能將他們以前在小團體內，常確實顯示着的堅實性，把持着而無失的。

如此相信學生會將世界對於他們所課與的，最初而普遍的要求，得以滿足，換言之，教育為現世所要求的事物，已早使其學得了。然而，這種學生，由他們內面觀去，還是未完成的。學生對於教育所應要求的一切，尙未達到目的。這種要求，和以前的要求，如能達到目的，在此，他們才能在某種特別場合，滿足一較高的世界的要求，而這個較高世界，乃是以現在世界的名義，而對他們提出要求的。

### 第三講 新教育的說明

二八、我所提倡的新教育的本質，在第二講講過的，是指養成學生純粹的道德心時所需要的有慎思熟慮的一種確實技術而言。我曾說過：新教育的本質，即是純一的道德心。新教育可企圖的道德，是最重要而獨立之物，是完全為道德而存在，決不像從來屢次所計劃的規則那樣，當欲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將其縛於非道德的拘助之下的。我曾說過：新教育是持有這種道德教育的熱慮與確性的技術。新教育並非無計劃的只追隨偶然而走，反之，是根據一種確牢可靠的規則而前進，可以確信自己的成功的。新教育的學生，在適當的時機內，根據這種教育法作出一種恆久不變的精巧器械，根據這種教育，可使一旦接到的趨助樣式，不生軌外行動，並可不借外來的援助，完全按照自己本身的法理而繼續運轉的。

當然，這種教育也在訓練學生精神，而且這種精神的訓練，便是這種教育事業的第一步。然而，這個精神的發達，並非教育上最重要的獨立不倚的目的，反之，只是把道德的修養給與學生時所必需的手段。不過，精神訓練雖能如此的當作副產物而得到，但他是學生生命中永久存在的寶貝，並且是他的永遠燃燒着的道德愛的燈火。由這種教育所得到的知識的總數，不管怎樣的大或怎樣小，但由這種教育裏，學生確實可以得到一種使生活一切真理的知識為可能的能力。這種

知識，對於學生很爲重要，也可以由外人教授而得到，並且備有時刻不停的去省察自己的能力。關於新教育一項，我在第二講內已將上述各事說過了。但我在第二講的終結，曾聲明過：僅此幾點，教育尙未完成，更有解決和現在所講另個不同的問題的必要。現在想對這個問題加以研究。

二九、受這種教育的學生，當然不是只在此地上所享受的那樣短期間的人類社會的一份子而終的。決不是如此，他無疑的是屬於持有更高尚的一種社會的秩序的一種靈的生活，而形成該永遠連鎖之一環的。教育應使他們認識此點。企圖包括學生全人格的教育，無疑的必會使學生能洞察這類高尚的組織。

教育，恰如藉着學生的自動精神，使他們描寫出來變化無窮的道德的世界法理的圖形一樣，同樣的更根據着學生的自動精神，必須將永久不變而常在的那種超感覺的世勢秩序的圖形，描寫於他們心中，而使他默念了悟那種必然性。如果指導得宜，學生不久將此圖形描寫之後，恐怕終會發見除去生活尤其是靈的生活以外，並無若何存在，並且這種生活就便存於思想之中，同時更恐怕會將其餘的一切，假令看去好像是實在而實際上並不存在，並且連將看去好似實在那樣的理由，也大概會發見的。學生更進而會明白他的唯一的實在，換言之他的靈的生活，雖然是形態實出，但並不是偶然，乃係支持於天神自身所定的律則之下，究極言之，乃和神之生活成爲一體，並且神的生活，惟在這種生動着的思想之中，才存在才顯示的。他將來還會把自己的生活認做神

的生活顯現的一環，並將其餘一切的靈的生活，也認做是這樣的一環，而神聖視之。同時，學生惟獨由於神人的直接接觸，以及將自己的生活認做神的生活的直接發源時，才感到榮光，如稍一離開神的生活，馬上便感到死滅黑暗愁苦的。一言以蔽之，這種教育，相信會使學生去做宗教的修養。而且，我們必須將想於神中發見自己生活的這種宗教心，也在此新時代中旺盛起來，因充份用心去加以助長。反此，從前的宗教，是以爲靈的生活必須的離開神的生活，如不使其離開神的生活，則對於靈的生活，便不能與以絕對的存在。換言之，這種宗教心，是將利己心一直輸入後世子孫的，像這樣的宗教心，分明是自私的奴隸的，當然必須同舊時代一同葬埋下去。因爲，在新世界內，宗教心並非永遠在前世才開始，他是馬上就跑入現世的正中間，同時必須剝奪自私心的權利和職責，及其有關係的一切而席捲逃的緣故。

養成真正教精神，乃係新宗教的最後工作。爲這種目的而去製作超感覺的世界的圖畫，但學生究能自行做成與否？並且學生所作成的圖畫，無論其任何部分，究能正確充分的明瞭的去理解與否？和知識的另一問題相同，相信在教育者看來是容易加以判斷的！因爲這也是屬於知識的範圍。

三〇、其次更重要的，爲教育能如何的推測和保證這種宗教的知識，並非呈着無生命的冷靜狀態，而發露於學生實際生活中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還帶有另外一個先決問題。就是宗教心畢

竟如何顯在我們生活之中的問題。

在普通生活及有秩序的社會內，直接生活毫不需要宗教心。此處只有真正的道德心，即是顯用。在此意義中，宗教不是實用的，並且決不能成爲實用的，而且亦以不許其成爲實用的。不錯，宗教只是知識。宗教僅不過使人類完全明瞭的理解自己，答覆人類所提出的最高疑問，解決人類最後的矛盾，並找出完全的一致，而在人類悟性之中，置以有教養的明晰的觀念而已。宗教的任務，在使人類完全解脫外界的一切束縛，而救贖人類。所以宗教對於人類是絕對的，並與其他任何目的在內，只爲宗教而實施教育的使命。反此，宗教如果實際上持有類人的動力作用的時節，即其範圍，只有限於極其非道德而墮落的社會，否則，即只限於人類的活動範圍，並不在社會組織的內部，而在社會之外，母甯在必須時刻改造維持他的社會組織的場合內。例如在統治者的場合，便即如此。統治者當行使職權時，在許多地方如不藉宗教的力量，便難收得好果。在這種場合，宗教是伸方便手段，不能說他的目的是在教育一切國民。然而，在頭一個意義上，人類雖在自己的時代上，充分的理解和洞察着自己並無若何缺點，但在他一方面，仍不斷的努力想使自己改善進步，但有人對於不知恩義的人由給他以幸福，怒罵自己之人也與以援助與以財寶而加以祝福，甚至對此仍不知感激反而加以怒罵的人，他對之仍能甘心忍受，並且還有雖然經過幾百年的失敗，而仍舊不離其信仰和愛的人，像這種人的行爲的原動力，可知並非只是道德心——

因爲道德心是把持着一個目的——反此，他是委身於更高一層隱而不見的法理之中，同時對神的謙讓，謹守沈默，對於分顯於我們身中的神的生活，生出愛念，這些都是宗教心。假令在凡眼之人看來並不見有若何救贖的必要的場合，但在對神之分身的我們生活看來，是必需救贖的。

三一、如此的，受了新教育的學生所獲得的宗教心，在他們少年的社會裏，決不能成爲實用而且不應成爲實用的。學生們團體的秩序頗齊，在這團體所計劃的，如果方法得宜，必然的可以成功。並且由此是少年時代的人們，必須使其保持作對於人類的天真和謙恭的信仰。至於認識人類的缺陷一事，應委於成熟而堅實的大人的自己經驗，不應教於少年的。

因之，當學生已經達到成年，必須離開學校，萬事得靠自己的判斷去決定，而到了比實際生活上社會關係愈趨複雜時，於此學生才要求實際生活的原動力的宗教。那麼，關於此點，平日對於學生而不加以注意，如何的能確證他日在學生感到有宗教必要的場合，不致把宗教的動機弄錯，而奏效呢？我的答覆，是如此的：其教育方法應使學生所有的知識，實際上不致成爲死的冰冷之物，並使順應着必要，而保持着馬上能在實際生活上活動的能力，如此的教育學生即可。我想對此主張做更進一步的說明，藉此將這次講演以及第上次講演內所講的全體概念講明，並加上一個更大的全體的知識，而根據這種概念，向此大的全體，與以新的光輝及更大的明瞭，所以最初有將方纔所講過的那種教育的本質，加以通盤說明必要。

三二、却說，這種教育，和今日講演開始時所想像的不同，他不只是單單養成學生之純粹的道德心的方法，反此，母當是造成學生的全人格，將學生造成爲真正的人類的方法。由於這種關係，有兩件要緊事情。第一關於形式一層，吾人應造成達到生命根髓的真正生氣勃然的人類，決不應造成人類的幻影。其次關於內容一層，凡人類所應具有而不可缺的，均應無例外平等的去造成他。這種不可缺的要素，便是悟性與意志。教育是必須企圖將前者使其明晰，後者使其純潔。關於明瞭悟性，必須發出二個重要的疑問。第一是純粹意志本來所要求的是什麼？以及所要求之物根據何種手段可以達到？應該給學生的這種以外的知識應根據如何的要領去處置等事。第二是達到宗教的知識的這種純潔的意志，在其根本和本質上，究係何物一事。新教育專門要求在能推動實際生活以前的知識，因而對於任何學生都做這種要求絕未想到有折扣的。因爲無論任何人，必須成爲完全人類的原故。至於後來學生之爲何物，以及所謂一般人類如何的映在學生的心中，而取如何的姿態等事，乃與一般教育無關，是在教育範圍以外的。

三三、我只講到此點，此後想履行關於本題的更根本的說明的諾言。這種論題，就是凡受過新教育的學生心中，必須把一切的認識弄成有生命的意思。嘗說明此點並使我的主張有個系統起見，我做如下的講述：

據上所述，由教育上看去，人類可分爲完全不同而相反的兩類，當然，只以人類看夫一切觀

是相同的。因而這兩類，在他們生活的種種表現的根本上，關於無論遇到任何變化，都照舊的去固執他，而潛伏着不變自己本性的一個衝動之點，是完全相同的。不過，這種衝動是在自己理解自己，而這種衝動被解視成概念時世界始能成立。同時，除掉如此的毫不自由造成於必然之思想之中的世界以外，並無任何世界存在。這種衝動，常被解釋成爲意識，這雖係同種類的入類共通之點，但這種衝動是被變成根本不同的兩種意識的某一種，惟其自己理解與解釋之方法却因人而異的。意識多半隨着時間而開展，這是第一種人的特徵。此時的意識似成爲漠然的感情而出現，爲此感情，有兩個根本衝動，一般最普通的是呈着對於自己的愛的形態。誠然，這個漠然的感情，感覺到自己在希求生活和幸福，於此官能的自私心遂因之而起，而成爲推進彼此衝動之解釋所誤的生活的能力與真的原動力，人類仍如此的去解釋自己，則人類是不得不做自私的行動，除此以外別無他法。而且這種自私心，是在人類生活無變化之中固執着自己的本質時刻不變暫時不存在的唯一無二的東西。這種漠然的感情，有時例外的超越個人，而成爲希求一種漠然被所感得的新的秩序的動機。像這類場合，吾人遂起一種上面已經講過那樣的生活，換言之，即人們超脫了自私心，雖然不免曖昧但仍爲理想所左右的場合，以及當理性成爲本能而有支配能力場合時所見着的那樣生活。原動力一般只呈着漠然的感情的狀態而表現的，爲第一種人類的特徵，換言之，是不藉教育的力量只憑自然的生育而出來的人類的特徵。這種人類，尚可分爲兩小類，這種

分法，是基於人類的技術所不得發見的某一特種不可解的理由。

第二種意識的特徵，是明瞭的認識。普通這種明瞭認識是不能獨自發達，惟有藉着社會的關心周到的刻苦才發達的。假定人類的根本衝動採取這種明瞭的認識形態時，則成了和第一種人完全不同的第二種人。成爲這種衝動的明瞭的認識而表現的，決不像在他種認識上常見着的那樣冷淡不開心的現象，反此，這種認識，其尊護自己對象之盛，比任何物都爲熱烈。因爲，這種對象，不外爲出自吾人本來的愛的原故。第二類認識，含有與自己無緣的一切。無緣者乃係沒有姻緣，因而不能發生愛意。在兩種人類之中成爲他們衝動的，乃係只現於不同形態上的根本的愛，其外形如何姑且不論，甲第一種人是爲漠然的感情所支配，第二種人是根據明瞭的認識而活動。欲使這類明瞭的認識，在人類的生活內成爲直接的原動力起見，並爲確實的能行使起見，上面已經說過，下列幾個條件是必要的：

一、這個認識所解釋的愛的乃係實際的真正的愛，二、這種愛是人類直接明瞭的知道是如此如此的愛，由於認識的解釋，因而他的愛的感情馬上便起於心中，並且他自身也自覺着此點，三、因而認識起時，同時愛亦必須隨之而起，因爲在其反面人類是不得不成爲無情冷淡之物。並且愛之起時，認識亦必須隨之而起。因爲在其反面，恐有一種漠然的感情成爲他的行爲的原動力的原故。四、因是之故，教育必須造成一種集中決不散漫的人類，教育家像這樣的人類看做是一

個整個的全人終而去加以處理時，相信人將來仍變成爲全人的人物，而一切的認識就必然的成爲他的生活的原動力的。

三四、如此的代替漠然的感情而起的明瞭的認識，遂成爲生活最初而真實的基礎以及出發點時，利己心即完全被所征服，且其發達亦被所剝奪的。因爲，使人類是有希求自身的享樂與忌避自身痛苦之主體之觀者，只有這漠然的感情才如此的。至於明瞭的概念，則決不使人呈爲這種狀態，反而他他是告人這是道德的組織的一部的。並且，隨着這種明瞭概念的發達，對於遺積道德的組織的愛煩，遂被所點火被所發展。新教育和利己心是毫無關係的。因爲利己心的根源的漠然的感情，能被教育所投出的明光消滅的緣故。新教育雖然不使利己心發達，但對自利心並不想加以抑制。實言之，並未將自私心放在眼中。到了後來雖然這種自私心有時仍有起來之事，但受了教育的人的心中，已經充滿了更高的愛，對於利己心相信已不與一可入之隙地了。

三五、人類的這種原動力，如用明瞭的認識來解釋他時，那已經早已不和原有的現在世界發生關係了。如果他和現存的世界有關，那麼，實際上將原有的一切，按照原形不加絲毫變更的，被動的去接受，故促動創造根本的活動的愛，在此是不能發見出來他的活動境地的。所以，進向這種明瞭認識的原動力，是和正在生存着的世界有關，和先驗(a priori)的世界即未來的世界，永遠未來的世界有關。橫於一切現象之根底的神的生活，決非既定的以及原有的實在，反而是正

在成長着的實在，而進入這種世界的。而正在成長着的東西當他已經成長完了時，他又變成更須成長的東西，永遠的如此循環下去。因此，那種神的生活，決非現處於固定的無生命的實在之中，反而是保持着流動生活的形狀。神之直接的顯現爲愛。這種愛如一旦以人之認識力來解釋時，於此才生出一種實在。那是一種永遠走着成長之路的實在。如果人類世界有真理存在時，這個實在的世界實係唯一的真理。反此第二個原有的既存的世界，完全是幻是影，如果神的愛不用認識力來解釋時，在此是不能生出確切鮮明的實在。如此生出來的世界，便成爲吾人根據此點間接的去欣賞神的世界的手段，和條件而這神的世界本來我們是不能看見的。然而，甚至在這神的世界內，神也不直接出現，在此也只是藉着一種純潔不變的無形的愛而出現的。究竟說去，神只是在愛的形態上才直接出現。在此愛內加上欣賞的認識，這種認識，更由於自己的努力，而做成一個圓形，同時將這個圓形當做一件衣服，而給本來不得看見的那種愛的對象穿上。不過，愛對於此點，常有異議，因而常有新圓形的形成，同時常有新的異議循環着。因此，並且只是因此，本來是純一的愛。但其流動性永遠性無限性的能力，遂完全被所奪盡了。如此遂和欣賞相互銜結起來而成爲永遠無限之物，也終于成爲有限之物了。由方纔所說過的認識自身所做出的畫圓，——這種認識只受限于認識本身，並且只要和明瞭的被認識過的愛無關時——是個原有的固定世界即自然。在這種自然之中，神的本質，也許由於某種方法直接的，換言之，即不藉力於上述的那種媒介而

出現也未可知的一種妄想，實由於心靈的昏蔽和意志的污濁而來。

三六、想要完全避免漠然的感情成爲解釋愛的手段，而換以明瞭的知識來代替他，恰如上面所述，此事除靠依賴人類教育的一種周到的技術外，別無他途。並且此點，從來並未實行。如照此類方法看去，吾人終於必會像方纔所觀察的那樣，造成一種和從前人類完全不同的人類，並且這種人類成爲世界普通的人類的。所以，這種教育的結果，當然會開始一種嶄新的秩序和特新的創造。而且這種教育，是在將現在的人教育成爲將來的人，所以，人類會自己採取方纔所說過那樣新的形態。關於此事，是將人類特有的知識，當做授受自由獨一無二的共有物，當做可以統一種種精神世界的光明，以及這個世界的空氣，而使用的。從前的人類，是隨着自然的法則不加任何外力的。然而到了今日，已不能像這樣隨着自然的趨勢放任下去了，因爲，在人類發達得最好的國家，他的人类成爲最沒有價值的人類之故。如果人類不欲永久停於這種無價值的狀態之下，今後必須向自己所希望的地方用自己力量去努力不可。我在這次講演裏曾說過：人類自己去努力使自己成爲本源的根柢者，乃是人類在此世界的真正使命。像這樣的去創造自己，並且一般的均參以熟慮根據一種法理去創造自己，必須將來在某處開始的。要想人類的那種有自由熟慮深思的發達，能將從前不自由的發達取而代之，必當先在某個處所某個時間內開始他的起端不可。如就時間而言，他的時機便是今日。我以爲好像人類在這地球上面的生活的正當中，恰如站在兩大

時代的正中間。如就空間而言，吾相信對於德意志人爲將來的人類計，要求他們應該當做先驅者和模範者而開始這個新時代，這是最適當的。

三七、這種完全嶄新的創造，並非和從前的一切毫無關係能發生出來的。這實在是從前時代的真正自然的繼續和結果。特別在德意志人是如此的。我們時代的一切活動和努力，是在驅逐開漠然的感情，他的目的顯然的是在給明瞭和認識以主權，並且相信世界的一般人，也曾如此承認。這種努力，他的奏效程度，能使從前無價值的狀態全然暴露，並能使冀求明瞭的衝動不至有所消滅，甘心處於懦弱的漠然的狀態重又得勢的。反之，應使冀求明瞭的衝動愈爲發達，而導之於更高一層的境地，不但只以暴露他那無價值的狀態便即滿足，更必須使某種事物，即肯定而完全屬於創造的真理，分明的顯現出來始可。由漠然的感情所生出的世界，不應使其仍和先前的死亡狀態一樣。然而，吾人要求根本的明晰能由認識而生，永遠生自心靈中的實在世界，並且能猛烈的放射出光明，而啓示着充分的光輝。

三八、在今日這種時代之下，來豫言一種新的生活，看去恐怕有些唐突。並且今日這種時代，恐怕也沒有相信這種預言的勇氣。像現在的時代，恐怕在關於方纔說過的對象的輿論認爲新時代的原則而述說的輿論之中，只有驚疑其間所存在之懸隔之大的。在從前的教育內，有把他當做一種特殊的特權，普通只限於上流階級，而且關於超越感覺的世界，則完全保守着沈默態度，有只

專門努力想對於關於感官世界的事業方面，與以若干技術的。這個階級的教育，分明是低劣的。但我並不想談他。反之，我只想觀摩觀察國民教育，或者是在非常限制下去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國家教育，以及關於超感覺的世界。不只限於只守沈默的教育。這種教育的教訓為何？吾人以為新教育的前提，是認定人類的根底上，存有對於為善的一種純潔的快感，而且這種快感，其發達之程度，能使人類認為善的不去做，只偽惡事之為絕對的不可能。但從前的教育，他不但以教給學生說人類潛伏着對於神命的一種生來的嫌惡之心，並冒然的假定說人類是不能服從神命的。如果學生信了這種教育，則各個學生，將必以為自己的性質是絕不可變的東西，而在其自然趨勢，並且對於過去教訓他自己說是不可能的事情，也並不想自動的去進行，而只有生出不冀求較比自己以及一切他人的自然狀態更好的結果外，恐無好的結果了。對了，不但如是，學生也只有甘於自己的低劣根性，而承認自己的罪惡和墮落的。換言之，他將這種低卑狀態，認做是他的本性，並以其當做對於神的唯一的辯解，而希圖馬虎過去的。同時他對於我們的主張，恐怕也只有當做馬耳東風那樣罷了。因為，他把這種主張，非但不真並且反而確有反對方面乃係真事，認得確確實實清清楚楚的緣故。不錯，一切除落到這種結果外，再無好的結果了。如果我們從一定的實在裏邊，承認有完全獨立的認識存在，也可以說是承認左右這個實在本身的認識的存在，開始便使一切人類溶化在這裏面，並努力使其永久保持在這範圍的當中，對於只以歷史的方法去學習

事物的狀態一事，認做是缺少價值而當然必須起來的事情時，到了這種場合，則從前的教育，將成爲熟好了的果實而爲我們所有，並且能使我們想起來，並無任何先天的認識，以及一般不根據經驗而想認識事物的方法的一種事實。從前的教育，是對於在超感覺的先驗的世界，不待不顯現的場所，仍將他包藏起來，並且對於自動的精神活動，持有認識神的可能性，或爲阻其達到神之本質使其只停止於不自主的盲從狀態之下起見，而將神的實在，當做一種歷史的事實，並且將這種事實之真確可靠以及可借諸實驗的陳述而得以證明等事，竟敢大膽的教給學生了。

從前的教育，大概如此。不過，吾人不要因此失望。因爲，這件事實以及一切類乎此類的其他現象，並非是絕對的獨立之物，僅不過是在舊時代的莖根上生長的花朶和果實罷了。因而如果不斃廢的馬上將其移到新的高尚的強有力的根的時代上時，則舊根枯死，同時由此根上已經不能不取得養料的花朶和果實，便會自然萎謝，而自然的墮於地上。現在一般人還不能信我們的話。而且相信必以爲我們所說的話，好像是一件事。我們也不想強迫使他有這類信仰，我們只希望創造和行爲，能得到表演場所，相信後來的世人，自有目睹此情的一目。到那時，恐怕便要疑惑過去自己的眼睛之不確實了。

三九、無論是誰，凡熟悉從前時代種種事件的人，聽了我的主張，恐怕以爲這不過是將近代德意志哲學，重敘一下而已。從前的哲學，只是說法，這種說法之被世人空空的聽過，而不發最

任何感應乃係最明確的事實，同時其被空自總過去的理則，也是明顯的。能促動有生命的，只有生命的機能辦到，然而從前的實際生活，對於這種哲學，是無任何關係的。換言之，這種哲學，對於未發達到能領受這種哲學的人們，並且對於尚未發達到能理解這種哲學的耳朵，去說法，那正如對牛彈琴。這種哲學，在這種時代，還不能發達，傳成爲時代的先覺，同時又成爲將來有光明前途人類的潛在勢力。這種哲學，對於現代人類，是不能再有作爲的。但我們不應空自束手放棄不管，袖手旁觀，應該暫時去實踐爲自己而教育自己時代的人類的任務，這種工作，如能明瞭，則和素來不合意的人們，也能平和論交。從前我們所說的教育，也就是爲這種哲學而教育的。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教育的教師，必須先努力把這種哲學能理解能領受不可。於是，這種哲學，才能使人相信必會有被理解被歡迎的時代的到來。所以我們對於目前的狀態，極需灰心。

四〇、雪巴爾 (Chabar) 河畔的俘虜，並且是被拉到外國去的俘虜們的慰安者的預言家，曾說過如下的，關於絕不比現在的慘狀這劣的夢囈語：「於此，耶和華之手臨於我身，耶和華使我成靈而出竅，將我帶到山谷之中。被處充滿屍骨。蒙他牽着我手迴繞，山谷之外骸骨甚多，枯得更甚。他對我說：『人的孩子！你知道這些枯骨能否重生？』我說：『耶和華！你知道能！』他對我說：『對於這些枯骨加以預言而言道：枯骨！請聽耶和華之言，蒙主耶和華對於這些枯骨如此

的說道：『請看！我向你們中間吹進氣息，將使汝等復生。我向你們身上做成關節，使他成長筋肉，同時再用皮包上你們，往你們之中透進氣息，而使你們重生。你大約會知道我是耶和華』。按照他的命令那樣預言下去，我預言時，是有影響。枯骨動蕩，骨和骨相聯。我看見關節長在骨上，生出筋肉又從皮上把他包藏，但無氣息。又蒙他對我說：『人的孩子們！請向氣息加以預言，去預言他，並對氣息說出！』主耶和華如斯說了：『氣息！你應由四方來此，對此被殺死的人們上面，吹進氣息；使其再生！』我照他的命令預言下去，因此氣息遂入其中，全體均活，其是站立，遂成了很多的羣衆』。

像這個預言者所預言的死人一樣，我們高尚精神的生活要素，雖然已經竭枯，因而我們國民統一的紐線，雖被切斷，而且雖然支離滅裂雜然的散在，都不足爲慮。在狂風之下，大雨之中，以及日烈之內，雖經過幾百年間的雨洗風吹，亦無足慮。轉死復生的風，相信尚在吹着。這種風，相信對於我們國民的死骨之上，也能吹過來，使其膠接，並且重能茁榮的站在新而強韌的生命之中。

## 第四講 德國人和其他條頓民族的主要差異

四一、這次演講所講的教育新人類的手段，應先假設德意志人，並且應先對德意志人去試驗的。而且這件事業，我曾說過，是一件最適於我們國民的事業。這個主張，也需要證明一下。我們在此，也像以前一樣，免從最高最普通的方面開始說明。換言之，就是想不管德國人現在所遭遇的運命如何，先對於他自身根本上是個什麼東西，並且開初是個什麼東西，加以啓示，然後想把在這個德國人特徵之中的這般教育能力和感受性之存在，是優於一切其他歐洲國民的情形，加以說明。

四二、德國意志人是廣義的條頓民族的一部，關於條頓民族只採下列幾種說明，便算够用。這兩個民族，他是結合了古代歐羅巴時所造成的社會組織和古代亞細亞所保守的真正宗教，而且根據這類結合，造成一個新的時代，而且又是發達自滅亡過的古代民族。並且關於德國人，如將此點和並立的其他條頓民族一對照便明白了，其全新興的歐羅巴國民，例如法蘭西民族等，他的發達遠未到可以給一個特別名字的程度，這是歐洲各國都承認的。並且其他新興國民，例如斯干地拿維亞人等，乃從日耳曼民族而出，和此處所談的德意志人，並無大的差異，毋庸也可以認做是德意志人，因此，在我們上述的差別觀念裏面，他是不在其內的。

四三、爲準備試做以下觀察起見，第一，須先將下述諸事提出。我在此提出一件事情來當做本來在同一民族之間而起區別的原因。這是事實上明瞭的映在任何人眼中而難以否認的。其次我或許說生出這樣區別的間接現象。這也可以當做單純一件事實而使任何人都能明瞭的。但是，說明事件的原因和現象結果的關係，以及由其原因如何生出這樣結果，是不能假事件自身的說明一樣，與充分的明瞭和使一切人確信的能力的。本來，我關於此點，也決不講新奇的或者前人未曾說過的事情。反之，在我們之中，有充分領受這些意見的素養的人，或已經懷有這些意見的人，也不在少數。然而，多數人中關於我們所想說的問題，持有和我們完全不同的概念。對這概念加以訂正，或對於一切均係如此毫不練習去觀察事物全體的人，只以每個人自己的意見當做標準而對我提出抗議的人，加以反駁，時間是絕難許可，並且也是我們本來計劃以外的事。關於此點，我也只有把我們全體思想中，綜合的研究得最根本的言論，未給這些反對意見的人，當做今後熟考深察的資料而已。當然，關於此事，是不能絲毫不加顧慮。因爲，不單爲全體的說明有講述他的必要，並且爲了以下的講演內我們不來的計劃，含有重要關係的結果都是胚胎於此，所以，也是不得不加以顧慮的。

四四、在德國人和其他條頓民族間上存在的區別中，最初而且直接進到吾人觀察的，有兩件事。第一，是德國人不變更他們本來的住處，而其他國民則變更他的住處。第二，德國人持有原

初的國語而能使其發達，其他國民則採用外國語言而根據自家的流俗逐漸改進下去。必須先產生初的差異加以說明，然後再論及後來生出來的種種區別。例如在德國本國，根據着條頓的古代習慣，其國家組織，是維持着擁有不專制之君的聯邦制度。至於外國，則母帝是遵循着羅馬風的君主專制的政體，這些事情都必需說明，並且這種說明的前後程序是不可顛倒的。

四五、上述變化中；居住的變化，這還不算如何重要。人類是容易生慣於任何地帶的。民族的特徵，由於住居而受了顯著的變化等事非但全無，反之，是支配着居住而使其適應自己的。同時，所謂自然界的影響之不同等等，在條頓民族所分布的地帶內，並不是那樣的大。並且在被侵略過的諸國中，條頓民族終於被從前民族所混合的事情，也不是特別了不得的。因為，征服者治者以及混合民族的新形成者，他們都是條頓人的緣故。並且像這種混合，既在本國之內也曾同樣的行過。恰如在國外條頓人與哥里亞人堪大布利爾人們混合一樣，在國內，斯拉夫人的混合，其範圍也是相當廣汎的。因而，無論任何條頓民族，想和今日他種民族相比，而誇耀其民族的純潔，恐非易事。

四六、較比上述更為重要，而且恐怕成爲德意志人和其他條頓人之根本的對照的，我相信是第二變化，即國語的變化。不過，我不得不預爲聲明的，便是這個問題，並不是因爲民族固有國語的特質爲善，抑或因爲遷移過來的民族採用的外國語的性質爲惡的問題。是只單以前者是維持着固有國語，而後者採用外國言語的事實自身的不同，認爲問題的。並且並非以繼續使用固有

國語的國民出於何民族開闢的，問題是在於該國語發源開闢的該國國民所常用的一點上。蓋音語之創造人類，較諸人類之創造言語，適為衆多的緣故。

四七、為將民族形式上所現出的這樣區別的結果，和由此而異必然而來的國民特徵，在此力量的並且凡有必要的使之開闢起見，我想對於一般言語的本質自身，觀察觀察。

一般言語，特別在發音器官之發聲上說出對象一事，絕不是由於隨意的決議和語言而來。反而開始是有個原則，任何概念都根據這原則。在人類的發音器官上必成為一定的音聲，決不能成為他種音聲的。恰如對象之在個人之感覺器官，顯有各自一定的形式一樣，在人類社交工具言語上，那也是用各自一定的音聲來表示的。老實說來，並不是人在說話，乃是人類本質說話的。因此，持有同一本質之他人中間，也都能彼此通曉的。所以，言語相信是可以說是唯一而絕對的必然之物。

言語第二性質是：言語在任何時代，任何場所，決不採取共通於整個人種的形態，反之，他是到處由於地帶——屢次或偶然的由於習慣——之波及於發音器官的影響，以及對象之排列波及於言語的影響，是時常變化而發達的。雖然如此，但也不只是由於偶然或任意，在此也有嚴格的法理存在着。而且在根據前述等類的條件影響得如此的發音器官上，必然的是並不能生出一種純潔人類的語言，是生用多少變化了的語言，而且只生用這樣一定變化的語言的。

如將站在對於發音器官同一外部影響之下的共同生活，時刻的一面交換思想一面或自己的。

四八、在上述事情引起的言語變化之中，始終存有同一共通的法理。詳言之，在始終交換着思想的人們中間，各個人用某種的新語，而這種新語達到共同的聽官時，常有同一法理存在着的。數千年之後，或在此數千年之間，這個國民的國語，外形受了一切變化之後，而仍然存在着的，其原因是由於同一的本來便必須如此表示的生氣勃然的自然的言語能力。這種能力，時刻的貫穿着一切條件，發揮着在任何言語內都必須如此的能力，終而使成了今日的那種言語，並且將來也恐怕把言語導往必須如此的狀態之上。純一的言語之靈，先合於民族發音的器官，其結果，這個民族的最初音聲纒繞起來。彼此相合，以及再加上這個最初音聲在上述的種種事情之下，必須領受的一切文化的結果，於此遂生出這個民族現在的國語。因此，國語的本性，是永久的，同一的，不變的。幾百年之後，這個民族的子孫，也許失掉了對於他們祖先的言語的連絡，而到了完全不能理解的程度，也說不定。不過在這種國語之中，起初便有一種繼續的遷變，無論任何場合，是決無凌躡之可言的。遷變是按時不受任何人的注意而施行的。不過，惟獨因為新的遷變疊加起來，其遷變總成爲引人注意的那種大的程度，因而看去也許好像是越過階級似的。至所謂同時代的人們，喪失了彼此理解的瞬間，至今尙無一次。這是因為他們有對於一切說話的共通的自然力，而成爲他們互相永久的媒介者解釋者的原故。顯示有直接由感官認識對象的手段的話語，便是

這類東西。而且像這樣東西，是最初人類的言語。民族更進一步到了能捕捉得超感覺的一切時，爲隨意的反復這個超感覺的一切，同時爲避免和感覺的一切混合，而傳於他人，且爲得以便利的教與他人，而將此捕捉到手。則第一除開表明他是一個超感覺的世界的工具，和感覺的世界的同名的工具加以區別的去想以外，別無他法。例如所謂「頭」和「心」，便是該名詞和肉體的同名部分對立起來的實物。再者，這個超感覺世界的種種對象，是只表現於這感覺的器官之內，爲這些器官而存在的。所以，在言語上，這個超感覺的對象之對於器官的關係，恰於某種特別感覺的對象之對於感覺器官相類似，並且在這種關係上，使某種特別超感覺的東西，和某種特別感覺的東西一致，由於這種一致，而暗示他那在超感覺的器官內的位置，此外恐無他法。言語所能做到的。只是如此。言語不過是將感覺的東西用一種感覺的圖形來表示他，而且不過只加一句說是這圖形的「注意」而已。欲想捕捉「物的自身」，必須根據圖形所示與的法則，而使他自身的精神機關動作始可。——就一般而言，用感覺的超形來表現超感覺的東西，時常的按照該民族的感覺而認識能力的發達程度而進行的。因此，在種種不同言語之內的這類感覺圖形，其表現的起初和其進步的經路，是由於用該言語的民族底感覺的以及精神的修養之間已經起造的，並且時常正在起來的顯露的不同而異的。

四九、這本來是顯明的事情，不過，現在再用實例使其更明顯一下。並不是在第三講當說明

生活衝動時所說過的那樣漠然的感情，他是最初便由明瞭的認識而生出的某種東西——這當然是  
一種超感覺的對象，在希臘語中當然在德語也是常用的——叫做「理念」(Idee)。這句話和德語的  
「顯」和「幻」(Erscheinung)表有同樣感覺的圖形，路德在他翻譯的聖書裏「汝將見」給吉西特「(Ge-  
sicht)；汝等將見」夢」是象徵相同的，理念或幻，在感覺的意義上，只能根據視覺才能捕捉住，  
由於觸覺聽覺等其他任何感覺，都是不能捕捉得到的。例如虹，或在夢中通過我們眼前的諸種幻  
影，便即如此。這種同樣的言語，在超感覺的意義上，由於用言語的環境的不同，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是非肉體的，單只依據靈魂而捕捉的。第二和第一種不同，並非根據魂的漠然感情，專  
們依據靈眼以及明瞭的認識而捕捉的。希臘人當作製這種官覺的圖形時成其動機者，如果假定是  
虹，或類乎此類的現象的話，那末，我們可以推定希臘人感覺的認識，他在此以前老早已經在事  
物之間，能分別出來某一部分呈現於一切的感覺，某一部分只現於二三感官，某一部分只現於視  
覺那種進步的程度。並且如果希臘人持有更明瞭的概念時，那末，也滿可以推測到他們必定不像  
上述那樣用他種方法去表現的此點。同時對於感覺的與超感覺的之區別，並不是明瞭的自覺狀態  
而來的感覺的圖形而得以表現出來的。並且和逃向夢的世界而想將此恰如別個天地那樣表示的他  
種民族比較，希臘人在認識明瞭之點顯有優勢，同時，這種差異，並非基於兩個民族的超感覺的  
理解程度之強弱，他們只是表現着根據想表示超感覺的當時他們所感覺的明瞭程度如何罷了。

五〇、因此，超感覺的一切表現，是以表現這超感覺的人的感覺的認識的廣狹以及明暗為標準的。感覺的圖形，能將對於這個人明瞭而可以理解的東西和精神機關的關係，十分顯明的表示出來。這種新生物來的新的表現，增加上新的明瞭度數，因而根據這種新例，遂使從前感覺的認識成為更明瞭的東西而附於該民族之言語之內。而且，在將來應該到來的超感覺的認識，遂能根據對於含蓄於該民族言語中之一切超感覺的，以及感覺的認識他自身的關係而表現出來，如此的，其進步遂無止境。因此，感覺的圖形之直接的明瞭度，和得以理解的性質，絕無中途斷絕之虞，是形成着一個連續的流索。——同時，因為言語的媒介也有法理，並且還是直接的自然力，而用自悟性的生命之中的。所以，無間斷的根據這種原則而進行的言語，同時還有直接催動生活刺激生活的能力。恰如現在事物之直接感動人，後這樣的言語的各個字眼，也是不得不感動理解他的人。因為，言語亦係物的一種，絕不是隨便任意造出來的東西。

感覺方面的第一特徵便是這樣。而且，在超感覺方面，也決不是一樣的。因為，關於超感覺東西其自然觀察的連續不斷的經路，雖然被自由感想以及思想所斷，同時雖然有不可象徵的靈魂滲於其中，但語言的表現，馬上便能將非象徵的東西，使其象徵化起來，即將其拉回到對於象徵的東西之不斷的連索之內。因此，雖然在超感覺方面，前而稱為自然力的那樣言語的恆久連續，也不能被其所斷，在表現的流波中，無間斷的運動是決不自參入的。所以，設在超感覺方面

言語之超感覺的部分上，只要是活動自己精神橋關的人，那無疑的是會波及刺激生活的力量的。如此的，言語的各個字眼，無論在其任何部分，都是生活，並且是在造作生活。關於對於超感覺的一切言語的發達，吾人是拿着說這種語言的民族能不斷的保持着思想的交流，同時一個人的思考與談話，馬上便達到他民族的一切人爲前提。所以，我所以採用一般情形所講過的一切，是會適用於使用這種語言的任何一人。想去思想的一切人，對於審於這種語言裏面的感覺的盡形，是明瞭的。對於實際去思想的一切人。這個圖形，會更活潑潑的刺激生活。

五一、一個民族從他最初發出聲音之後，從這個民族的實際而共同生活之中，陸續的發達出來，凡和此民族的實際上所體現的觀察，以及此民族所持有的他種一切觀察，無論在任何方面如非有關聯的觀察，則不以其爲自己的要素而採用的言語，一切都是如此的。在這種國語本來的所有者之民族上，既令加上其他民族。以及多數的其他國語的個個字眼，但假定這些言語，拿他們自己的觀察範圍而不能成爲該國語將來發達的基礎時，那麼，在他們能進入這種國語本來所有者的民族的觀察範圍以前，在此國語之中，是不得不保守沈默的。對此國語是不能波及任何影響的。換言之，並非他們個個的字眼來作國語，國語是在做成他們。

五二、然而，假若一個民族，棄掉他們自己的國語，採用其他民族已經能進步做到超感覺的表現程度的國語，而且在自己未能進到這種外國語的觀察範圍以前，不出於服從這種外國語的勢

力與保守沉默的態度，反而將自己的觀察範圍，強制於這種外國語，使這種外國語，不得不重新從該國民現在的立脚地出發，而移向這個國民的觀察範圍之中的話，那麼，前段所述的就要生出完全相反的結果。不過，只限於國語的超感覺部分，像這種事情，也無諸大影響。無論任何民族，兒童之學習國語的超感覺部分，是好像把言語當做固定之物，而嚼誦之，不得不照個體發生那樣順序去反復該國語之系統發生似的。然而，在這個一切感覺環境的言語之內，可以直接看見言語所表現的物體，或由於用手觸摸而得，使其明瞭，故無大礙。就是在半途變更自己國語的民族，這方面也儘不過是成人不得不回到少年時代，至於到了他們子孫時代，這種不便，會完全去掉的。反之，關於超感覺的部分，國語的變更會惹起重大的結果。超感覺的部分，對於該國語最初的所有者的民族，雖然也是採取從前說過的關係，但對於由半途移到這種國語的民族，則對於凡包在這種國語的超感覺的畫形中的象徵，是不能明瞭的理解下去的。像這樣譬喻的方法，這個民族也許是個不用超感覺的意義去解釋就將他拋掉了也未可知。或者也許尚未會想到，或者將來也不會想到也未可知。在比時節，該民族所能採取的最高手段，當然是只有要求說明該譬喻和譬喻的超感覺的意義，但由此所能得到的，僅止於知悉他民族的文化之平庸而無生命的歷史，絕不能用來來描寫自己的文化，同時也不能直接的感覺到明瞭刺激生活的那樣圖形。因而他是不得不將這些超感覺的部分，和感覺的部分同樣認做是固定之物的。換言之，由於單一的歷史出而為言語發

師的結果，該言語在象徵方面，完全失掉生命，也不能繼續的進步，既令在此方面以外，根據着民族的特有方法，並且拿着這樣的出發點，同時在可能範圍之內，去企圖這種言語之再度生氣勃然的發達，但他那超感覺的部分，無論何時，都成了障礙，所以生活中所送出來的一種自然力的言語，和言語之歸於生活之中，無例外的受到一種屈折。這樣的言語，假令表面上被生命的風吹着，因而着去似乎好像有生命，但在他的根抵上面，却抱有死的要素，由於新觀察範圍的侵入，和舊觀察範圍的破壞，終於將生命之根的連絡切斷了。

五三、爲明瞭上面所述各事起見，現在舉一個例。在說明這實例之先，順便不得不一言的，就是像這樣在根抵上失掉生命的不明瞭的言語，時常有爲修飾人類的墮落的目的所濫用。至於未失掉生命的言語，則決無這種現象。現在，我先舉以下三種常用語：即 [Kumantat] [Populalit at] [Liberalitat] 來做實例。這三句話，假設令一點也未學過的德國人聽去，則完全是毫無意義的聲響，只用其音，是不能使其已經知道的任何物有所回憶，並且由他的直觀以及所有一切直觀的範圍，將他完全驅逐出來。這個不懂的語句，如果用外國風的高尚的音聲而來刺激他的注意，並且以爲響得像這樣高尚的語言，必會有某種高尚的意義那樣想時，他必以爲這句話的意義是最新的句子，而乞求說明的。不過，他們對於這種說明，只有盲信罷了。因此，他把如在虛心平氣時節本來可以認爲毫不足取的東西，也把他當做有價值的實在那樣想的習慣，便不費力的養成了。

。各種拉丁民族。誤解外國國語爲自己的國語而自鳴得意，關於這些消息，和方才講過的關係，是無大差異的。換言之，他們如果不用學者的態度，去說明古代和現代的言語，則這種言語的根抵，是不能比方才引例過的德國人更能明瞭理解他的。假定德國人不用「*Humanität*」一語，而令其聽到直譯的「人輩」(*Menschlichkeit*)一語時，這就能不用歷史的說明，大約馬上便了解他的意義的。然而他必馬上要喊叫說：「人類 (*mensch*) 之爲人類。並非野獸一事，是不值得特別褒獎的。」換言之，這則德意志人，說了古時羅馬人所想不到的事情。如問這是什麼緣故？這就是因爲「人道」這句話，在德語上不過是個感覺的概念，絕不像羅馬人那樣把他當做表現一種超感覺的象質的緣故。因爲，我們的祖先，從早晚對每個德行加以每個名詞，而用象徵方法把他表於言語，而這些德行和獸行一比，決不致包擁着一個概念的緣故。並且這件事情，並不能成爲我們祖先比羅馬人爲劣的理由。然而道理雖然是如此，但是想在德國語中，用人工方法誇進來外國和羅馬的象徵的人，勢必把他弄得好像卓越馬鞍的東西，如此的也許把德國人道德的思想分開的降低起來了。而且在希臘馬語內也許是一件超卓堪嘉的東西也未可知，然而如據德意志國族的想像力的特徵來看，則認爲這件事當然是任何人都不應失落，並且是無需證明的事情。如果再詳細研究下去，我相信因爲不適當爲外國語的象徵而將從來的道德思想波低一事，已經是凡採用拉丁語的條頓民族早就預出的事情，不過，在此並不敢將此事看得非常重大。

更進一步，如果對於德意志人不用「Populistic」和「Liberalist」而按照字義將其譯成「撫慰多數民衆的志向」以及「敬重奴隸性」二義講給他聽的話，恐怕德意志人在最初決不能想起古羅馬人由世所得到的那樣明瞭活潑的感覺的圖形。因為古羅馬人每天都看着野心勃勃的選舉候補者們，對着一切人們所表示的親切懇動的態度和奴隸根性的暴露，所以這兩句話，在羅馬人是能使他活的回憶到這些事情的。但是後代的羅馬人，由於政體的變化和基督教輸入，這樣情形已不能看到了。一般後代的羅馬人，特別因為基督教羅馬人對於基督教，既不能排斥他亦不能同化他——甚至在各國之內亦將自己國語的生命的大部分開始喪失了。像這樣已經在本國都陷於半死狀態的言語，又如何能活潑的傳與其他民族呢？像這樣言語，又加如何能活潑的傳於今日的我們德意志人？如關於在於這兩句話中的超感覺的意味之象徵言之，則在「Populistic」下面開始就有一種預意。然而，因為國民及憲法的墮落，在國民口中，反被鑄成是一種德性了。只要把他譯成德意志語時，則德國人決早已不認識這種不正的意思了。同時，將「Liberalist」如果譯爲「猶奴隸根性」或譯爲「未持有像現今所謂之個人根性」時，則德國人也恐怕要回答說：「這也是毫無意義的」。

然而，這些語言，甚至連其純粹形態，也均成立在羅馬人之低層道德階級之上，或分明是表示一種惡劣的象徵之語，但隨着新拉丁語的發達，不知何時，却加上了對於社會的事情缺乏同情

的意義，自暴自棄之實義，果然失卻的意義，並且將現今那樣下等的內容也許是我仍德國人高看起見，却將古老和外國貨幣做招牌，而將其暗中加入德語之內，至於這句話的意義如何？也沒有人注意到，混淆外國語的目的和成功，本來是如此的。詳言之，則本國語本來是自己直接易於理解而明瞭的真酒，反而故意他把包直在曖昧和昏蔽之中，接而加此的引起聽者的盲目的信仰，而將其成爲說明語句上必要而不可缺的條件，在其說明上，將罪惡和德行特音弄得愈爲混淆難辨，並用兩者無法區別。假若把這三句話的真正意義——假如有意義的話——譯爲「友愛」(Teuer-scherfreudlichkeit)「禮讓」(Leutseligkeit)和「崇高」(Ergeln)而告知德國人時，他們大概馬上就會理解他的真意的罷。至於上述的惡意部分，恐怕也不許混在這句話裏面了的。由德國人的話術上看來，把困難以解釋而曖昧的衣服將語言包着一串，認做其說註人的不周到或惡意。動點必須避免。而且由於將外國語譯爲正確真實的德語而避免這種不適當的極好手段。我們是有的。然而在新拉丁語上，像這種不容易理解的現象，則成了自然，成了本性。並且無論你拿了任何手段，也莫不能避免的。因爲他們沒有嚴密意義的國語，他們的言語自身就是死語，因此別的死語的善惡，他們是無法分別的。

五四、由這斷片的實例所講的各事，使其吻合於國語的公證，是外易事，而且和此類似的場合，也到處可以發見到。所以從這實例所講的真意，到現在相信在此可能範圍內，已經明瞭的結論

講了。這自然是指關於國語之超感覺的部分而言，至關於感覺的部分，爲表示他是不固定反照是由國民從來的整個生活中必然而出來的概念起見，當是象徵的。並且國民的感覺的以及精勵的生活，是將降臨在國語之中的一切，逐漸保持於安全的統一狀態。在常保持着生動生命的國語上，這種關係，皆係如此，凡有銳利眼光之人，看見這種國語所作出之概念的表現，均可以溯追其國民本體的文化史的。在死語上——這種死語卒尚有生命時，其超感覺的部分亦如前述——由於喪失言語下的生命，他這部分完全成爲固定的以及已經完全不能說明的印號，和同樣固定的概念之支離破裂的集團。因而在此類言語上，其概念以及概念之表現，只有依類暗誦去學習。

五五、由上所述。我們把發現在德意志人和其他條頓民族之區別上的特徵，當而開——解決了。詳言之，兩者之差，係前此於條頓民族最初分裂之際，其要點，乃在德意志人始終設若加自然力流出來的汪濱潑的國語，而他民族只示以表面運動，在其根抵上，是說着死語的關係上。惟在此死與生之狀態上，吾人始曾以區別。我人絕非深入德語其他內容的價值之內，而立論的。生與死之間，不起任何的比較，而且前者（生）較後者（死）是有無限之價值的，因此，直接去比較德語和拉丁語，乃係完全無價值的舉動，僅不過不得不將本來不足道的東西，特別提說提說而已。如以爲德語有論其內容的價值之必要的話，那麼最少應和他同級的言語，即和德語同樣屬於根本的言語，例如希臘語之類，始可與德意志互爭短長的。不過，吾人當面的目的，並不是斤斤

於比類問題的比較。

五六、言語的性質，對於一民族之人文的發達上，究能波及如何不可測的影響？言語管各人發動思惟以及意欲之際，連其情緒之所秘的深處，都參於於內，或加以制限，或助以臂力，將說此言語的具體，都置於自己領域之內，根據唯一共同的理解，而結合之。同時更成爲感覺世界和靈界的真正交點，他此兩世界的先與密切的結合起來。至其某一部分屬於某一部分雖令人難以談及，但甲乙兩語之關係，如係生與死之關係的結合，則其影響之如何的大，是能容易想得的，德國人藉着談自己的不動的言語，和他的發達已經停止其至於在其負債之作法，也和德語大相異趣的羅馬語相比，愈能把自已國語，研究下去。反此，當理解羅馬語時，他此種新拉丁語的民族即拘囚於同一言語範圍之人們，決得不到那樣的明瞭的理解，並且德國人在學習羅馬語時還難學習其中所含有的若干的新拉丁語，因此對於這些拉丁，較比正用着新拉丁語的新拉丁人，更能根本的加以理解，並且更能確切的成爲已有。同時藉此，德國人只要能利用這些一句自己的優點，便愈能洞觀他們外國人，而將他們完全的甚至較他們自身更能理解他們，同時還能解釋他們語言的全體。然而，在其反面，外國人雖費盡力量來學德語，也恐怕決不能理解真正的德國人也決不能解釋真正的德語。以上所說各事，第一是主要存在吾人腦裏的。在這新拉丁語上，吾人由說新拉丁語的民族可以學得的，大部分也只不過是再以其以多其意而起於其新法行的學習方法的

程度。而且學這樣說法時，我們是很謙遜的。普通吾人毋寧應該教訓他們爲他們的國語和其變化的法則一致起見，應該如此的如此去發奮，並且對於這種新流行，是毫無存疑而且固守的舊風良俗發生衝突，也應使其注意。

五七、言語所波及的影響的結果的豐富。特別如前段所說的結果，前面已經說過，他完全是來自自然的。

吾人之議論目標，是在藉統一的綱本，將這些結果認爲全體而提提之，根究之，並藉此德國人和條頓民族之對照，根本的與以敘述。暫且先將上述結果，簡單的總括之於下：

第一，在持有生動的言語之民族身上，其精神文化，馬上便向生活推動，在反對場合，精神文化與生活，互爲交流。

第二，根據這理由，在第一種類國民內，認爲精神文化乃極根本極重大的事情。而此類民族。冀求文化發達。能和生活發生影響。反之，在第二種類民族內，精神文化祇留是一種天才的遊戲。他們對此種無特別希求之處。第二種民族；是有智的。第一種民族在智以外，還有情。

第三，其結果，第一種民族在一切的事物上表示出忠實勤勉和嚴肅，且常努力。反之，第二種民族，任着自身幸福的自然性質，只是隨着趨勢前進。

第四。如將上述諸事加以總括可得下文：即在屬於第一種國民內，一般人民優良而富有創造

性。而且這類國民的形成，是將自己所發見的，先在人民身上去試行，並且想給人民以影響。反此，屬於第二種的國民，教育階級和一般人民是分離的，對於一般人民，充其量只將他們稱為「已計劃上盲目的工具」。此處所講的特徵之更詳細的說明：現在保留到下面講演時再談。

## 第五講 由前講所論之差異導來的結果

五八、我們爲了敘述德國人性格的特徵起見，曾舉出德國人和其他條頓民族的根本差異。並曾說過前者係住在由一個實際生活中發達出來的自己國語的繼續發展之中，后者係採用外國語，並且他在自己影響之下這種外國語是被抵消了的。

我，在第四講的終尾也曾舉過由於這種種民族的根性之異，當然必須起來的其他現象。於是，將這些現象更與以發展，然後站在他們共通地盤之上，確切地將其組織起來，這是今天演講的目的。

研究能徹底而根本，才是預防種種論爭和嫉妬心的所以。研究方法，恰如前講所述，在繼續上次演講的今天的演講之內，也想着同樣的態度前進。接言之，我們會將已往所摘過的根本差異所必生出來的結果，一步一步的加以演繹，並努力使這演繹永遠不失正鵠。却說，由此演繹必須生出來的種種現象，在實際經驗上，究竟起來差異與否？即吾人之推論與實際的事實是否一致，這點，我想任憑諸君以及一切的觀察者們自己去判斷。當然我想在適當的場所特別關於德國人，實際上他們正表示着和我的推論結果一致的現象，提示出來。但是，關於其他條頓民族，則事實和我的推論雖有不同，並且他們的某個人，雖能解釋實際問題的真相，將他們國人，將來和德

國人相同的證明表諸實行，同時雖能脫却了反乎這德意志特徵的特徵，但我對此，決不想反對。一般的當我比較這種德國人和條頓民族的相反的特徵之際，決不是想只窺出他民族的短處，以及他們的極端之點而來美化德國人的。如果如此，使德國人得到勝利，雖然容易，但那不是德國人真正的名譽，我只不過想遵循必然的推論，並將其推論的結果，與其不致與真相不符，而分明的與以辨別而已。

五九、從上所說的根本區別內所出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具有生氣勃然的言語的民族，他們精神文化，馬上便推動生活，在其反對的的場合，精神文化和生活，是互為干涉的。和信先有詳細說明這問題之意義的必要。方才曾說過，生活和精神文化能影響生活此點，第一，應解為根本的生活和此生活，乃是一切精神生活的本源，即陸續的由體內流出的意思。第二，應解為人類做或擬似自己的原形，而不斷的在創造自己。第三，造成一個嶄新從來所未有的生活，決不是將人類的生活狀態，維持於現在狀態之上，而預防他的墮落的意思。尤其不應解為：是救濟比一般為發達的特殊個人的意思。其次尚有精神文化一語，這句話應該專門解做「Philosophie」在此我必須用「Philosophie」一語，因為對此的純德語，本來從前已早提出，而德意志偏不想用他的緣故。即專門解做哲學。因為用科學方法來捕捉一切精神生活的永遠的原始形者，就是哲學。這個哲學，以及基於哲學的一門科學，對於持有主動語言的民族，能流進該民族生活之內。

是：而所說的問題的意義。然而，同時我們的先輩們，也主張着一見好像有些兩相子所說的張。就是說：哲學科學藝術等，均持有他們自身的目的，不能為生活之目的而用。因而將這些東西，聽做有用於生活的目的，這件事不免貶低了他的價值。於是，在此應該更詳細的把這類去吸推敲。藉此來避免一切的誤解。這個主張，在下述的兩個意義中，特別在設限的意義中是真理。

第一，科學和藝術不應為低級生活所利用。例如為現世的感得的生活，或通俗的修養等事。第二，被由一個精神界的全體直接隔離的個人，他能在一般這種神的生活的特別部門。即在科學藝術之中，不借身外界的衝動，發現出來十分的進步和十分的滿意。不過，這種主張在嚴密的意義上，不是真的。因為恰如一個以上真正的絕對不能存在一樣，二個以上的自己目的，也是不能存在的。他是自己的唯一目的，除此以外，任何自己目的是不得有的。自己的唯一目的，就是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生活，是惟獨以其常做部分的，由他自身的源泉之內永久流世不止之物，換言之，惟有以其常做永遠的活動才顯示出來的、這種活動，他的原形是得自科學，至阿爾斯原形來形成自己的功能，即得自藝術。然而在這類活動的形式之上，生活本身決不是完成品。亦未結合於一個統一體之內，只是向着無限進行。要想使生活成爲一個整個的絕對全體而出現，則生活必須表顯在彼此相異的形式之上始可。這種形式便是在第三講內所說的給與宗教觀的那種純粹思想的形式。換言之，這種形式，用他常做整個的統一體時，他和行動永無繼續，完全不一致，並且

他在后者之中即行爲之中，決不會充分表現出來的形式。因此，思想和行爲，在現象方面，是相背不一致的形式，然而在現象界的彼岸上，兩者非但相同，並且是同一的絕對生活。所以不能主張說是思想爲行爲而存在，或行爲爲思想而常有，兩方是自然如此而成的。反之，應該主張：兩者都是爲其自身而存在，而且應該主張甚至在現象界內生活仍爲一個完全的全體、恰如必須和在現象界的彼岸時一樣始可。

六〇、在這範圍內，並且在這意義內，所謂科學之流入生活裏而諸類事情，是無大價值的。母密科學他自身即是生活。他自身便是獨立的生活。關於此點我想借一般人所知道的文章來說明他。我們常聽人說：一切智慧，如果不伴以實行，則無何價值、在這句話裏，智慧是被看做實行的手段，實行是被看爲本來的目的。或者他的反面，也許可以說。則如果不認識善，那麼善良的行爲又如何得以行得？在這些話裏，智慧被看做是實行的條件，這兩句話是偏於一面，換言之智慧和實行都是理性的生活所不可分割的要素，才是真理。

恰如我方才所講，欲使科學自身俱有獨立的生活起見，如果那但思想便是對於科學去思想的人真正的意志和見解，同時思想者雖不去特別努力，甚至對於這種思想雖不顯明的去意識他，如能將觀察或批評自己的見解的其他一切，根據他根本思想去觀察，批評，且如果會稱思想流入於行爲中的話，那麼，根據思想必然的須去行動一事，才是必要的條件。思想如果只把他當作他

人的思想而思想的語，則決不能成爲生活。像這樣思想，無論你如何明瞭而充分的向思想者推動，並且思想者將他人所思考的處所，無論如何明瞭的去思考，都不能成爲生活的。在後者的場合上，我人所思考的思維和我人實際思想之間，有偶然和自由的大分野。這種偶然和自由，我人是決不能充分把他弄清楚的。因而他所思考的思維，不過和吾人相離而立，並且是毀滅我的，無論何時都離開我人任意反覆的單是可能的思想而已。反此，在那個第一場台上，思想是直接由於自己的力量，向我人的『自我』推動，並將其同化。由於如此所生出的思想的現實性，我人的認識，遂認識了該思想的必然性。正如我方才所講，此事之所以如此，決不是爲強制了自由而來，是由於思想自然推動我們，同化我們而來。

六一、像這般生氣勃然的思想作用，由於用一種生動的言語去思想去表現，是極容易的，若其思想達到有相當之深度與強度時，此外更可成爲必然之物。活的言語，他自身直接是有生命的，有意覺的，甚而描寫自己自身的全生活，把捉自身的生活，和左右自己的生活。如果持有如許的言語的話，則心靈直接會和言語談話，他的向言語啓示自己，恰如人之對人啓示自己一樣。反此，死的言語，直接是不能刺激任何事物的。在這類言語內，吾人欲流入生活的生動的流動之中。則吾人必須先反觀以前由死的世界所學得的歷史的知識，而將自己移置於外國的見解之中不可。爲避免在這類長而廣闊的歷史領域之內，感覺疲勞困憊和甘心停止於這種境地起見，實感特別強

固自己思想的衝動。有生動的言語，而其思想反而不生動時，則吾人對於此類人等，不躊躇的抨擊他們，說他們的毫無思想，只不過是在睡鄉中做夢，亦非過言。對於採用死語的人，就是在這種場合，我們也是不能任意攻擊他們的。因為他們實際上也許根據仔細的導展方法把他們國語中所包含的概念，充分的思想過了也不可知緣故。在這類國語中，還能夠得到更明瞭的思想時，那可算是一個奇蹟了。

在此，不期然而然的把下級讀事弄明白了；就是持有死言語的民族，在他們言語在何方面尚未十分明瞭的初期，思想的衝動活動得很強，並且還會做過顯著的創造，但這種衝動由於這種國語之愈為階級愈有秩序，則愈被言語之縛紐所強縛，而不得不死滅的。於是，他的結果，像馬類民族哲學，恰如字典上的說明，或如反叛德國的人們只用噪鬧復高的外國語所表說的一樣，而不肯不甘心忍受只不過是做言語的高等批評的自覺了。而其究竟達到了這種民族教導喜劇所採取的發善那登凡庸的教訓詩料，也認為是最偉大的哲學書籍的程度了。

六二、如此的，精神文化，特別是原來的思想，他並非流入生活之中，他自身就是思想者的生活。不過這種生活，必然的會流入於自己以外的他、生活之中，因而流入現在一般生活之中而努力將其同化的。因為他的思想正是一種生活，每見他有活躍力改造力解放力時，應該思想的同化者，在感到真心喜悅的言說。而且在心中感到這種喜悅的人，無論是誰也都必然的想在這種幸福

給與個人的。因而後這樣人，是不覺不努力去將生出這種幸福的源泉擴大，而使其波及於前。但是至於單以他人的思想當作一個可能的思想，而浮配於心中之人，則完全與此不同。因為他們的內容，對他自身既不感到幸福，也不感到悲哀，僅不過是度着醉生夢死的歲月所以他能與人以喜悅和悲哀那我是不能相信的。因此，對於別人用什麼來練習慧心，或依賴什麼來消愁解悶等事，他是漠不關心的。

六三、將已經開始於個個生活之中的思想，導向於一般生活之中，而最卓越的為詩。換言之，詩為一個民族精神文化的第二大部門，思想家將其思想表於言語——這只能用譬喻來表顯，前面已經說過了——而且超越了譬喻的範圍，重新創造時，他便成為詩人，他如果不是詩人，那麼當最初開始思想之際，言語已經消失，至做第二種思想之際，思想本身也消失了。如將這位思想家所開始的言語之譬喻範圍的擴張和補強，使其普行於全譬喻範圍因而任何人在各自的場所，都分担提高這種新精神的責任，並使現在生活甚至其最微細之感覺的根底上，都浴得新的光輝與喜悅，更使其藉着自覺起來的幻覺，提高自己，這便是詩的真正工作。如果沒有這種生氣活潑的國語，是不會得到這類的詩。因為，惟於在這種言語上，譬喻的範圍，才隨著創造的思想而擴大。惟在此類的言語上，已經創造起來的東西，始得開拓一條這樣生氣活潑的生活流入之路。像這種言語，含有無限而永遠的使人更新返老還童的詩的能力。因為在這種言語上，一切生動的思

想之且百發動，會將詩人的感興之新的脈管開舒的原故。如此的詩，才能成爲將新得的精神文化，滲入一般的生活之中之最卓越的手段。死的國語，決不能持有這種高尚意義的詩。因爲上述各種詩的條件，在這種言語中是不存在的。雖然如此，但這種言語一時也有用詩的代替品的。母語中的諺所流出之物，引起人的注意。當然，換了國語的民族在其新的軌道之上，是不能繼續思索的。因爲這軌道，對他的生活是無緣的。不過，他對於他自身的生活以及該生活的新的範圍，能將其導入於他們祖先曾經說過自身生活的譬喻的範圍之內。如此的，例如將祖先時代的武士，包之以英雄之衣，或將英雄包之以武士之衣，這樣的，能將舊有的偶像和新偶像，互相交換他們衣服。惟有根據這樣的把普通的東西穿上外層的衣裳，普通的東西，才能得到彼一種理想所化了的似的那樣的靈誘，而作出真實給與快感的姿態。然而國語的譬喻的詩的範圍，以及新的生活情態，都是有限之物，故兩者之相互交流，一至某點便不可能。達到了這種不可能點時，該民族雖然歌誦他的黃金時代，但他的詩的源泉，於此便涸竭了。固定的言語之適合於固定的概念。固定的譬喻之適合於固定的生活狀態的最高點，必然會在某處存在的。達到了此點之后，該民族除早已經把他最成功的傑作，使其改變形態去反覆下去，換言之，即將已經熟悉的舊貨，使其看去好像是新的那樣去做，或者他們更想得到完全新的東西時，則將笨拙之物，認爲一時的敷衍而使用他，把他的詩弄得美醜差參，陷於漫畫一類的滑稽和幽默而不以爲奇更好像他們在散文上，要

署微表示新的事情時，便將善惡相互參雜，因而弄得概念愈形混亂那樣去做以外，是沒有辦法的。

六四、如此的；在一民族之中，由於精神文化和生活的互無關係，其自然的結果，遂到了沒有機會加入這個民族的精神文化的階級，甚至沒有機會參加他那生氣勃勃的民族精神所有的精神文化化的結果的階級，便成了比教育階級更低的階級，他的精神力自不消提，既在其門閥上，也把他們看做和教育階級好像完全是別一種人。因而教育階級對於他們毫無真正的同情，並且不感到根本去救助他們的衝動，只以為他們開始便是異族，是無救濟之道的，同時以為他們係為教育階級的利用而存在，如不去利用他們，毋寧左一件損失。言語因為失掉了生命，而生出了這種結果，在該民族的初期，由於一種博愛的宗教，或由於上流階級自身見解的程度尚淺，因而把上流階級果緩和了不過時變境遷，對於上流階級的一般平民的輕視，便逐漸露骨而殘酷起來了。這固然是教育階級的自命不凡自尊自大的一般的原因，此外還有一種特別原因。此種原因，對於德國人的影響亦甚廣博，所以，在此不得不加以論究的。換言之，他們羅馬人起初很天真的學着希臘人的口吻，而自稱自己是野蠻人，也曾稱過自己的國語為野蠻語，但到了後來，他們把從前自稱的這種名稱，又移加於別的國民了。即條頓人把從前羅馬人對於希臘人所表示的同樣的瞻仰崇拜，供獻給羅馬人了，他們以為條頓人除掉成為羅馬人外，別無脫離野蠻境界的方法。所以，凡以前移

住於羅馬領地的僱傭人，極力的化成了羅馬人，他們的想像力，漸至認為野蠻一語含有下等，賤民，粗暴等副概念，因而羅馬的一語，在其反面，遂到了被解為和尊貴意義相同的程度了。在他們言語的一般方面以及特殊方面，這種思想，都是到處流漫着，因此，在他們計劃改良為周密的有意識的言語時，他們馬上便忘掉了條頓的語根，而用拉丁的語根來做的言語，遂至將羅馬化的言語變為宮廷用語，教育階級的用語了！特別當含有深奧義的兩種言語時，幾乎無例外的將條頓語用在不高尚而卑劣的意義之上，拉丁語則用在高尚意義上面。

六五、這恰如全條日民族頭疾一樣，就是德國人如果不用嚴肅精神當做甲冑武裝起來，也僅為他所侵犯的。甚至德人耳中，對於拉丁語容易聽得是高尚的。甚至德國人的眼中，有着羅馬的風俗是高尚的，至於德國竟為反而看做是下賤的。而且因為吾人未有直接享受這些羅馬之物的幸福，所以由媒介人之手將他接過來，即經由「讀者新拉丁人之手把他接過來，並且還認為滿意——關於此點，菲氏後來又加上下文的註解——（譯者）

一個國語，其音聲快感度之多寡，即據吾人所見，是不應根據直接印像決定的。因為，直接印象等類，易為種種偶然事件所左右。所以，由於這類判斷，應根據確切的原則去做。在此意義上來論語言之優劣，則其所長，無疑的應求之於下列二點：

第一、這種語言，係用諸人類發音器官的能力，總括的將其表現的。第二、這種語言，是將

發音器官的每個音聲，結合於自然的巧妙的交流狀態。只從這一點觀去，已經將發音器的發達，弄得不完實而僵硬，並在某種單音或復音的發音困難等類口實之下，而避免之，只以為如非聽慣之音或易發之音，則無快感可言。如此想的國民，分明是起初沒有爭辯這種言語優劣之資格的。

用這種高尚的原則當做前提，來研究關於德語之快感的批評，究應採取何種形式，現在不加以決定。拉丁語的母語本身，係從一切新興歐洲國民，根據他們國民本身的口調而發音出來的，因而，他的真正發音不易容復舊。所以，在剩下的問題，只有一個。即德語應和新拉丁等國語一比，究竟是否變得那樣卑劣？生硬？粗野？在根本決定這個問題以前，暫且少要說明外國人和德國人本身，甚至在他們毫無惡意與偏見以及憎惡的場合，為把何德語看得那樣壞呢？持有非常生動的想像力而無教育的民族，因為持有小兒般的天真，和未被國民的虛榮心所拘束的民族——條頓人相信完全是這樣——對於遠隔的外國，會感到興趣的。而且他們向遠隔的各國去求他們喜歡的對象，求他們想像中的美麗。如此的，在他們心中便起了一種浪漫之心。這浪漫心一句話，很顯然是最恰當沒有的句子，這些遠隔着的外國的音響，就恰巧有這種浪漫心情而刺激我們那整個的傳奇世界。如此他們便得到了一種喜悅。移居國外的我們同胞，能那樣的隨便拋掉母語而用外國語，直到現在，他們的音響對於他們遠隔的親戚的我們，能如此不思議的反而好像使我們感到喜悅者，大概都是這種原因。

當我們是德國人時，則我們和我們的鄰人，看去是同樣的人，如果我們說一半或一半以上的非德國語，追求新奇的風俗，穿起看着好像從很遠地方來到的那樣新奇的衣服時，那時節我們以為可以成爲高尚的人那樣想着。然而，如問我們得意的最高峯如何？那便是把我們看做不是德國人，看做是西班牙人或英國人——無論那一方面，當時都是最神氣的外國人——的時候。比點也非毫無道理。德國方面有自然性，而外國方面只有放肆性和人工性，這是兩者的根本不同之點。吾人欲若保持第一特徵而不放棄，則吾人和一般人民毫無區別。一般人民理解我們，而將我們認爲是他們的同類。惟當我們逃向外國的特徵之內而向外國的特徵膜拜時，則我們遂不爲一般人民所理解，一般人民，遂至認做我們爲外國人了！像這種反於自然的狀態，在外國是自然流入生活之中的。因爲，外國在其真意和主眼點上，是和自然不相連繫的。吾人就与此不同，在我們看來，所謂反乎自然的狀態，如不故意求之是得不到的。而且我們是不得不自然的養成本來不認爲是美麗，適合，便利的事物，却強信爲美麗適合，便利的習慣，德國人之漸至成爲這樣，是由於始終以爲凡是羅馬派的外國文物，都比本國的一切更好，和自己以爲就是羅馬人，而把外國自然面成的上流階級與一般階級之間的深溝，也想用人工在德國做成的二點上。上面曾將德國人中的崇拜外國的根源指出，在此只講到此點，至於這個崇拜外國的影響如何廣闊，以及滅亡我們的一切禍患，凡其起源均係在於外國，並且這些外國的缺點，被聯合於德國人的真摯心情以及實際影響

於生活的特徵之上，反而成了滅亡德國人的因素等事，將來再爲說明。

六六、精神文化是否左右生活？教育階級和一般人民之間，是否存有一種隔障？除掉從這樣根本差別所生出這兩種現象之外，我還舉過另一個現象。即凡持有生氣勃然的言語的民族，是勤勉嚴肅，並且對於一切的事物，是不惜勞苦的。反之，持有死語的民族，他們認爲精神工作毋甯一種天才的遊戲，而至將自己放任於自己的幸福之自然的趨勢之下。這種狀態，從此處說過的事內，自然會起來的。持有生氣勃然的言語的民族，他們對於研究，是由於根據研究可以得着滿足的一種生活要求而出，因而含有生活自身所包含的一切強的衝動，在持有死語的民族上，他們對於研究，因爲只持有藉便把時間痛快而美妙的鬼混過去的欲望，所以，只要此點達到則目的就算完全達到了。在外國人身上這是必然的結果，但在德國人身上，如果早有這種現象，而敬天才，幸福，自然的門時，這是不適於德國人性格的外國崇拜熱和一切外國崇拜熱相同，是由於喜好虛榮的通病而來。當然，無論任何民族，如果沒有人類心內的原初的衝動和超感覺的要素，若用外國語來說，如果沒有所謂天才時，則任何卓越事物，恐怕也難出現。不過，這種衝動的本身，只能刺激想像力，並且在這想像力裏面，他的基礎上雖然浮動着，但決做不出完全決定的形態。這種形態到了達到真正生活的基礎以後才能完成。且在其處，爲使在持久性到手以前能够確實起見，是勤勉而有熟慮，並且需要隨着一定的法則而活動的思想。天才的因素，能給勤勉以工作上

應缺的材料，勸勉即不本諸天才的要緊，則他僅不過是向已經改形的東西觸一觸手，否則便不能持有任何重修的材料。不過，勸勉是將空虛的遊戲導於生活之中、即與以生活的力量，因此，天才的筋力和勸勉，二者結合起來，始能做出美滿事業，如果放任不顧，則兩者均無所成。而且，在持有已經死了言語的民族身上，真正創造的天才能力，決不能發展的。因為這些民族，缺乏表現能力。這類民族，僅不過是把已經開始的工作，重新改形，而本諸從前已經存在着的表現，將他表示罷了。

六七、有活言語的民族，應負大的辛勞，這是當然的。生氣勃然的言語，能比他積言語站住高層修養階級，但不能達到死言語所容易達到那樣完成之域的。死言語的語義是有一定的。而且，把他巧妙的錯合排列之可能，也逐漸的消盡了。因之，凡欲使這類言語有生氣的人，則不得不照已經完成了的語句去說。而且，他一旦將此學會之後，則言語便借他的口，來替他說話，代他思想並且代他作詩，反此，活言語則在其言語之中，只要是實際在生活着，則其語彙，必愈增多，且其意義，亦常變化。換言之，新的錯合排列，亦由此而可能。永久在進步途中的言語，是不能代替人類說話的。反此，想用這種言語的人，本着自己的方法，且為虛造的去滿足自己的需要起見，不得不用此言語說話的。要想如此，則比說死語，無疑的更需要較多的勤勞與練習。同樣的，如上面說起的一樣，用活言語的民族所企圖的研究，是能溯到由精神的自然內流出的各種概

念的根源。反此，史語的民族，只想努力研究他人的概念而理解之，在實際上前者是其正哲學的，而後者只是歷史的。訓話的。像這種研究較比哲學的研究其應更早更容易的得以完結，是顯明的。

要而言之，外國的天才，是在古代天才的行軍的大道上，種了花朵，甚至有時帶以廢世之道常伴哲學，並織成美麗的衣服給他穿的。反此，德國人是必需掘成新的地道，將日光導入於地道的深處，切開了思想的岩石，藉此，使未來的人們，得以築設住宅。

外國的天才，好像在地上自然萌出來的花草之上，用他輕浮的羽翼環舞。注意不損該花草那樣的，吸著新鮮空氣之可愛的蝶兒一般。或又好像從此草花之中，孳孳的採集密露，將他整齊的貯藏於做得井然有序的窩中那樣蜜蜂一般。但是德國精神，却像由於強大的力量，搖起他那頑壯的軀體，用他那強而純熟的羽翼，騰舞於高空之中，心意被太陽的光輝所引吸，而向此高空騰昇的大鸞一樣。

六八、總括上述要點，大約如下：如就歷史上分為古代近代之人類發達的歷史而言。對於德意志人和其他條頓民族的這種近代的根本的發達關係，大體是如上所述。新條頓民族中，被外國所同化的部分，由於採用外國的古代語，對於古代，也許得到較本國民更大的類緣關係。對於他們，關於捉着這個最初而不變的處所，放在自己以前的發達成果之中，並且只要能耐住他們新作

成的生活，則新鮮的生活，也加入了這個發達的成果之內。這件事情，在起初時，也許比本國人藩爲容易。總而言之，爲新的歐羅巴而研究古典時代，是他們開始的。他們看了古典時代之研究，尙未解決，因而感興奮起，從事於問題的解決。不過，這決不是出自生活的欲求，只是由於知識然而來。所以他們處理得輕率，並不是拿着全身的情緒，只單拿着想像力而捕捉他，所以儼不過做成瓦斯體那樣東西了。古典時代，遺留這豐富的材料，他們根據這種方法，研究得很容易。因此，他們對於近代歐羅巴的界限，遂輸進了這般的多種曖昧模糊的影像。像這樣已經被做成新形態的古典影像，必會維持條頓民族本身的國語，因而指導根本發達的流波中的部份，換言之，必會仍惹起德國人的注意，而刺激其自動精神的。如果這些影像，仍然不改舊態時，相信德國人必茫然無視而空自走過的。但是，德國人既能將這些影像實際的去捕捉，又決不是那種單是隨便由此傳彼的國民，所以他們由其本來的性質觀之對於這樣形象不只認爲是外國的知識，並且還能造成自己生活的要素。換言之，德國人不單把這些影像，從新世界的生活中接過來，同時必更將這曖昧模糊的影像，做成堅實耐於實際生活要素的形象，將他逆送入新拉丁民族之間的。

像這樣加工的東西，外國人雖然決不會給德國人，但現在外國人反而由德國人受到這樣加工的東西，而且惟有根據這樣的加工，始能使人類發達到古代大道之上，古代與近代的結合，以及人類發達之整齊波流之繼續，才爲可能的。在這種新組織之中，德國人未曾有所發明。相信德國

人無論大小，關於這點，是不得不自認。換言之，他都是先由外國的暗示，而受到刺激的。外國人（即新拉丁民族）又由古代受到刺激。然而德國人和外國人不同，德國人把外國人僅是表面上胡亂組織的東西，不單真摯的去解釋，並且將其取到生活之內。把這種關係，藉着切切深刻的實例，將其闡明一下，上面已稟說過，並非本演講的目的。因此，吾人想把他暫時保留。

六九、一個民族，雖分為德國人和被外國化了的德國人二種，但他們的目的原來是同一的。而且維有由於他們他的分離和統一，他們始得成爲印古代文化的樹莖同樣的接枝。如非如此，恐怕古代的文化，將爲新時代所折去，人題不得溯乎本源，而重演自己發達的。這個民族的兩部分，由於出發點雖異，而其目的却互相一致的使命，故大約不得不準據此點而各自認清對自己和對手，來互相利用的。尤其各自如不努力維持對手，而不使其特徵有所擾亂時，則互乎人類全體的完全發達，恐怕也不能強盛起來。認識這種關係，便成了不依賴深澈到底的德國人是辦不到的關係。然而被外國化了的德國人，對於這些事情如果是盲目的，內心只眩於淺薄的假像，持有剝奪他們祖國的獨立亡其祖國歸爲已有的企圖的話，並且如果這種企圖得而成功的話，恐怕他們苟延殘喘尙可把自己和自然與生活結合過的最後的脈管，因此也被切斷，而陷於精神之全然死滅的。這個精神的死滅，便成他們時代的特徵，而一天一天的逐漸明瞭起來。同時從來仍舊不斷繼續着的人類發展的流波，在上記等類的企圖如果成功的場合，事實上便已早涸竭終止，而野蠻狀態會

重又開始，欲救無由。終於我們人類，好像全部住在洞窟中的猛獸一般，而像猛獸一樣相互共同工作。實際上是如此的，並且必然的必須如此，此事惟有德國人始能洞悉。不錯，惟獨德國人始能洞悉此點。因為外國人不知別國的文化，同時為贊美自己的文化起見，持有無限的餘地的，所以既令聽了這樣的預言，恐怕只當做不近情理的愚蠢者說出的胡言亂語而已。

被外國同化了德國以外的民族的國家，是地。由此地中發放出芬芳的溼氣，其間為雲，其成爲將被放逐於黃泉的古代各神，仍與人類結繫着的帶子。至於德國，是包舉此大地的天。籠罩此處的清空霞烟，凝而為雲的並由於來自別個世界的雷神也先而受孕，降為濕潤的田，而將天地相結，二者合而為一。使天界，麥子的也在地界萌芽，新的蒂丹(Titanen)(係地界)其間忽覺天界的東西，這和再侵吞天界嗎？但天界不許他們進去，因為他們是下界之子，恐他們必有得以瞥見天界光景和力量。而且，他們不過開始感到下界是暗沉寂無聲的棲所而已。維也的詩曾如下說過：「據有提和既切(Ergo)或猛烈的密馬斯(Mimas)或抖身欲臥的法爾師林(Phallos)以及列迦斯(Leigis)或大柯那樣保潔的冉采拉坦斯(Brautler)等類，但追到巴拉切(Pallus)的盾壁起來時，究有何法應付？」吾人知明獻投身於此神不擁之下的法子，則此同一的盾，必曾保護吾人而無疑。

## 第六講 顯在歷史上的德意志的特質

七〇、我在前講內曾說過：「由自己本來的團體中發達的民族，和採用他國國語的民族之間，有個主要的差異。」彼時吾人約定過凡是關於外國，對於吾人所推論的那種現象實際上究竟是「否也現於其處的判斷照一任於諸君的批判，同時凡是關於德國人自身，吾人所推論那樣的現象實際上却顯現着的事情也提出指摘一下，也會約定過。今天我想從此實行這種諾言。而且我想最初先將德國國民的身後而做大的、並且在其種意義上係完全完成的事業即他們的宗教改革，未做證明材料而加以說明的。

七一、基督教發源於亞細亞，後來墮落下去，愈趨於亞細亞化，並且在教人時，只講說沉默的虔敬和盲目的信仰，甚至連羅馬人對之也都不能同感而視之為異族之物了。羅馬人之追慕基督教，而以其常做自國的宗教的事情一回也沒有過。基督教把羅馬人心分成兩個相反的部分。而且在他某一個部分內之附有外國的要素，是由於羅馬人本來的強度迷信的媒介而來。移住於外國的條頓人們，都成這個宗教的信徒了。他們當移向此新宗教時，悟性尚未發達到妨害這種運動的程度，同時也沒受過迷信要素的幫助，僅不過只將基督教視為屬於自己所私的羅馬人的一種宗教，不管這種宗教之是否被羅馬人自身重視，而信奉着的了。傳佈基督教的這些條頓人，係具有古

代羅馬文化及其文化的公器之言語的傳教士，他們不過是能將和基督教的要素內自己思想一致的部分，傳給新教徒。此點，却又存有甚至羅馬人自己國內的拉丁語類廢枯死的一個原因。到了後來，古代羅馬文化的整個的真正結果，歸到這些新民族的手中，藉此在他們心中，起了自力思想自力理解的衝動時，這個衝動，是新穎而奇特的，並且因為他們對於多神教的諸神，本來就沒有恐怖心同時又沒有牽肘這個衝動。所以，他們對於盲目信仰和從來長期成爲盲目信仰的對象的奇奇怪怪的事物之間，存在的矛盾所發生的驚異決非羅馬人最初受基督教時的驚異可比擬。當他們發覺了在他們從來會忠實信仰過的事物之中有完全矛盾時，實感有一種忍不住的訕笑。

在從前看透這種秘密奧妙的人，他們早已在譏笑而諷罵了。捉住這種秘密的僧侶們，也曾訕笑過。他們譏笑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相信解決秘密之謎的古典文化人，恐怕是不多有的，因而敢起心來而竊笑了。此點，大部分係就當時持有大部分新羅馬文化的意大利人而言。至於其他新拉丁民族，無論在某一點上，都較意大利人更落後了。

他們搔着欺瞞的裏面而笑，因為他們雖然看了欺瞞，但其態度，仍然未至真實憤奮之故。他們由於廣大知識的獨占，愈法確實的保全了他們高貴身份和教育階級的位置。而且，對於大多數的民衆，並無任何同情，所以看見了這些人們仍舊接受這種欺瞞，更從順的適於他們的目的時，大概一定認爲是最方便的了，換言之，惟有由於欺瞞人民，知識階級始能利用這種欺瞞而繼續發

的。而且，如果在近代除開了新拉丁人以外，任何民族都不存在時，相信這類事情，恐怕會繼續到天淵地陷的。

以前我曾說過藉着新的文化，古代文化才能繼續下去，和新拉丁人如何的參加這種事情，諸位大概會在此發見一種證據。這個新而明晰的認識，發於古代民族，開始便和新羅馬文化的中心點相合。然而在此，只不過是造成一種理智的洞悟，並未賦以生命和加以改造。

七二、然而，這種認識之光，一旦進到持有性情真正真摯，並且俱有徹頭徹尾生氣勃然的宗教情緒的人們心中時，則從來事情，已早不能照舊的存在了。而且更由持有這樣情緒的人們，進而形成一個民族，這個民族，從這個情緒之內，亦能容易得到同樣的真摯。並且這個民族，當發見了重視這種大改革之必要的領袖，則從前事情，已早不能長久存在了。無論基督教墜落得如何地卑，其中仍含有真理，並且存有足以刺激真正獨立生活的一種根本要素。這要素便是我們所問的那個，欲得救贖，究應如何的心情，救贖究可能這種問題；附諸不問的地方，或縱令認爲可能，但在自己想得着救贖的確切明瞭的意志，尙未完全涸竭過的地面上；落下這個問題時，宗教在此便不能馬上就深深的感動生活和意志，僅不過是好像逐漸退了色的影幻一般，而繼附於配億力和想像力之中罷了。因而，關於從來的宗教概念的更進一步的說明，對於一切生活，也不能波及任何影響的。反之，在關於所謂救贖持有真摯的信仰，並且持有欲得救贖的鞏固的意志，

同時認真信仰從來的宗教，並且利用之爲這種目的的手段，那樣生氣活潑的地面之上，落下這種問題的場合——此處人爲真正信仰事物起見，所接受看被欺瞞手段的光輝，雖較他處爲遲，但這種光輝反而起來了——對於靈魂救贖的那種自欺欺人的驚異，是不得不採取霹靂驚愕的形態的。而且絕不應把這種救贖以及其他看去好像逐漸落於永遠幻滅之中的東西，用其他新的方法而救贖的欲求所驅使的不安，當做兒戲的。同時，第一次明瞭這種事件的人，不能只以救出自己的靈魂爲滿足，對於一切其他人類靈魂的幸福，不能漫無關心。因爲，如據深奧的宗教心來看，如此辦法，是連他自己個人，也不能救贖的。所以，他不得不牽着和爲自己自身的靈魂同樣強度的不安，逼問一切人的眼去，並努力說破從來宗教上的可厭欺瞞之點。

七三、如此的，德國人的心靈之內，便生出來從前已經有不少的外國人，恐怕用更大的理解力才得到的洞悟了。這個德國人固是路德。關於古典的希臘的教養學識，以及其他特長，不單是外國人，即德國人裏，也有不少優於路德的。但是在路德心中，却持有較比任何人都強烈的憂慮，喪失救贖的衝動。而且，這種衝動便成了他的生活，不斷的使其全身爲事業而犧牲，並給與路德以爲世人所嘆賞不知自止的力量與才能。當宗教改革時，也許有不少人抱着現實的目的。而且這件事業的功，是由於有唯有藉着永遠的力量而感激的，一個指導者來指導他們的緣故。像這樣指導者他是一刻一瞬也不能忘掉一切靈魂救贖之關於危險，始終保持着嚴肅的心境，對於地獄的一

切惡處，他能毫不感到恐懼而與之挑戰，這係當然的毫不足奇的。這便是德國人的嚴肅，以及德國人的情緒的一個最好的證明。

路德之提出這純粹人類的，以及惟有由各人自心始可達到的要求，想向一切的人類，尤其向德國的全民衆加以推動一事，前面已經說過，是毫不足怪的。那麼德意志國民會如何的歡迎了這種要求？德意志國民，由於懦弱姑息而平安生活中的種種身家衣食等俗務，是否仍舊縛在這塊地上，而繼續走着從來走慣的途途？或者和日常普通現象大相興趣的這種強力的感激，是古往博得他們的闕然一笑就算完事？決非如此。他們德意志人，由於火一般永遠力，爲對於和這種靈魂的救贖同一的憂慮所襲，這種憂慮，在剎那之間，展開了他們的眼睛，遂至使其能明瞭的去看清事物的真相、換言之，他們將路德所提給他們的一切，毫不躊躇的都接受了。

這感激，不過只是想像力的一時的興奮，對於實際生活。以及對於生活上嚴肅的戰爭和危險，是不能忍耐住嗎？決非如此。德國人，忍耐一切的缺乏，一切的痛苦，並且還敢開始了血腥腥而無把握的戰爭。這只是因爲不再受討厭的羅馬教皇的暴力所統治，或因爲想使真正的基督福音之光能照臨於自身以及子孫而來。而且，他們到了後來，親目得以經驗了基督教最初啓示給他們信徒的同樣的一切奇蹟。諸君在此，可以看見一個德國國民特長的最好證明。德國國民，是一個藉着感激容基達到一切感激，和一切明瞭認識的國民。而且，終身繼續保持着這個感激，來改進

他們的生活。

七四、宗教改革以前的德國，以及其他各國，宗教改革家們之感激民衆，集合民衆成爲團體的勢力，未始無之。不過，這些團體，從未鞏固，並且也未曾在從前的國家組織上，持着根深蒂固的勢力。這是因爲民衆的領袖和君主，不援助他們的緣故。就是路德氏的宗教改革，在其開始，也並未預料得比斯更好的運命。改革事業開始時的君主，是很賢明的。但是這種賢明，如其說是德國風到不如說是外國意思的。這位君主，以爲宗教改革的根本問題，僅不過認識是兩個僧侶團體中所非的一種鬥爭，並未想特別重視，充其量他對於新建立的大學的聲譽，有點憂慮罷了。不過他們的後繼者們，比他更聰明，更進一步關於盛行於他們國民間的靈魂問題，即對於宗教改革的欲求，和國民持有同樣的感激，並且同時根據一個同一的心理，遂與國民之生死勝敗相共了。

關於上述的德國人特性，以及他們自然做出來的情緒，在此顯示一個證明。大的國家事件或世界事件，在從前都是由特別感激的人們口裏傳播而普及於國民的。國君們存最初由於外國崇拜和使國民像外國君主般的尊貴自己而光輝之的慾望，特別在國民和自己之間，加上懷疑，對於國民曾經視過或背叛過，但是到了後來，由於同一的心理而努力於和國民一致，爲國民而大酒其懣懣之情了。宗教改革的吻合，便即如此。君主們之跑向惡的傾向了，關於此點後來遂就其他事實

加以說明——從前已數見不鮮。我們熱烈的希求宗教改革時那樣善良傾向能繼續起來的。

一七五、在關於救解靈魂那種時代的憂慮中，存有一種暗蔽和不明朗，是不能否認的。換而言之，當時他未把本來的目的，弄得十分澈底。非單將神人之間的有形的媒介者加以更換便可，反而是將這類媒介者，絕對的加以剷除，而在心中求神人的直接聯絡，才是本來的目的。不過，再當時人類宗教教育的程度來說，仍得走過一次這樣半途自廢的狀態，大概是在所難免。路德自身起初的思想，也未必如此的澈底，只是依着他那真正熱心的力量，而得達到他那樣以上的成功，達到了他所懷抱着以上的教義。他自己去開始大膽的叛離時的信仰，也會經過很大的煩惱和苦鬥。至於在他的一切言語中，得到神子的自由，關於靈魂救贖一事，已早不用在意外和來世去求，而得感到直接求之於自己心中的胜利的吶喊，是好久以後的事情。他在此點，一面成了他以後的一切及一切盛代的模範，並為我們的一切而完成了這種模範在此，諸君也許會見到德國精神的一特點。德國人只要一求，他常發見他所要求以上的東西。因為，他投身於流而不止共同進退之生活的生活流渡中的緣故。

一七六、羅馬教看見了他的教義被德國宗教改革者解釋得很忠實，反而認為是曲解了他們的教義，這是當然。蓋羅馬教的語句，大部分都是從現用的語彙中順便而不選擇的擷取而來，因而誇張得像亞細亞深一樣，使語句力量的加強，並且把語句當然得受聽衆的相當折扣一事，加在預算

以內，決未想本着字句的意義確切的加以考慮過。德國的宗教改革者，本着德國派的誠懇的心情，完全將這些言語按照字義加以解釋了。他們之按照字義去解釋，至爲當然。不過，他們以爲這個語句本來就是按着字義加以解釋的，並且他們忘去非難羅馬人們本來的輕薄和唐突，那是對的。說起來，德國人依照他們忠實心情來和外國人——無論在國內或國外——衝突，都是由於這樣關係。即外國人們對於德國人對於普籍的言語本來不關緊要的語句，反而大驚小怪，是不勝其驚異的，如果德國人依照外國人的口吻反覆的來說，而實飾外國人時，則外國人必主張原來說的意思並非如此，並對於德國人之按照字義去忠實解釋他們的語句，對於外國人依照德國人而在思想的正道畧左或畧右，只是漠然影之具的言語，德國人則好像解釋以爲是思想的正道一件事，用外國人的話來說，則稱曰：「Konsequenzmachelei」，「盲語批國者」而嘆息的。德國人如果承認無論何種言語，均應按照使用者本來的意思去解釋，如超出這個意思外，去求解釋或翻譯是不常的，這種外國人的要求的話，這便是在他們心的深處，尙潛伏着外國式的壞習世的證據。

七七、德國人忠實的按照字義解釋舊教義，遂至使奮教的人們，較比從來更真摯而重新的去校園這個教義而加以改著或使其正確，並使一般對於將來能充分的注意到教義和生活了。這件事實以及下述的事實，會給諸君一種德國如何的常給其他歐羅巴諸國反動的一種證明。由此關係，遂至一般信以爲舊教義將來雖仍存在但至少是不會波及惡影響的了。遂至使舊教義，特別對於他的辯護

者和獎勵者，得以促其較比從前更進一步的根本而合理的反省。德國對於拉丁諸國，也能使其教義的改良得以普及，普遍的喚起了比從前更強的感激心，乃係一種暫時的現象，對此在此不特別提敘的。所奇怪的就是德國新教，他在本來的新拉丁國任何一國內，都未能成爲他們國家承認的一種勢力。蓋當使新教和國家主權得以調和，在治者方面，應有德國式的周到的準備，在國民方面，如無德國式的情緒，是不可能的。

七八、然而在另一種意味上，並且不是關於一般民衆而是關於教育階級，德國人由於他的宗教改革波及外國以一般而長續的影響，由於這種影響把外國當做自己的先驅者，並認定了是自己的新創造的刺戟者。自由而獨立的思想換言之即哲學，就是在過去數世紀內的舊教支配之下，屢次受到了刺戟而被加強了的。不過，這決不是爲自己發見真理，只是爲研究舊教義的正位以及如何去表明這種正確而來的。甚至在德國新教徒之內，也有將關於新教和此同一的任務，委於哲學的，這種哲學之對於新教，恰如斯克拉哲學之對於舊教，而至於取得從屬的關係了。在沒有新教和對新教未拿着純德意志式的敬虔和深幽的情緒來接受的外國，爲赫赫的勝利所刺戟的自由思想，儘可不借神的信仰更容易更高深起來了。同時他們不能離開對於發達得自然而無教養悟性之stand)之信仰的官能的束縛的。而他且們以及在理性(Vernunft)中發見絕對真理的泉源，爲不期然的成爲側耳於粗雜的悟性，所以由他們看來，這種粗雜悟性的言語，遂成爲教會之對於斯克拉

哲學者，新教最初的神學者之對於福音書的關係。關於複雜的悟性之言語，究竟真確與否一層，他們並不懷疑，他們認為成爲問題的，只是如何的把這個真理，可以對反對的人去辯護去主張罷了。然而這個思想，如果走進了理性的範圍時，總會與大反對論者一面抬頭的機會，但因為絲毫未曾達到理性的範圍，所以除掉存在歷史上的宗教以外，並未有反對他的人。不過，這種反對，是容易防得的。換言之他是以常識的健全爲前提，將宗教照合於其標準之中，而泰然的主張宗教是不合於常識之標準的。如此的，當成功於擊退了這類宗教的反對時，在外國，馬上便將哲學者和無宗教者及無神論者認爲是同一意識之下，而同樣的成爲名譽的名字了。

七九、德國人內，對於外國的這種舉動，想完全脫離開從外國崇拜的嘗試，當然能重新旺盛起來的。這種嘗試，是先由宗教改革開始的。固然，在德國人中持有平凡通俗頭腦的人們，對於這樣的外國教義——而且因爲是外國的，所以他以爲較比容易得增的本國的教訓爲高尚——也有服從的。而且這些人們并想量力的確信外國教義是可貴的了。不過，在獨立的德國式的思想活動着的地方，像這樣常識的官覺的東西，是不會得到滿足。於此才想於理性之中求得被外國外觀之美所限制拘囚的超感覺界，而生出創造真正哲學的計劃。創作這種計劃的德國人，是以不受拘束自由的思想，當做絕對真理的源泉。來布尼次氏爲達此目的計，一面和外國哲學家論辯，一面却在此方面努力，而且終於爲近代德國哲學真正創造人康德達到了這種境界。本來，康德雖然承

認是受過外國哲學的刺戟，但他對於外國哲學的解釋，反比後來所想到的意思更深。從此以來，我們的積案遂有了解答，哲學亦因而成立。然而能够理解這種哲學時代的到臨，只有期待將來了。由此觀去，新拉丁國的古代研究，在此也是刺戟了德國，而使他做出空前的新東西。

八〇、恰如人所周知，外國將課於新世界的理性及哲學的另一問題，即創立完善的國家問題，拿得很容易并且火一般的毅力把他握住了。但是以後不久他把這種問題也都認爲一種罪惡而擯斥之，并且在可能範圍內弄到了不得不百方努力於把這些曾經努力的畢竟從歷史的紀錄裏抹殺下去的狀態了。弄成這類結果的理由，是顯明的。理性的國家並不是由於把現成材料，用小刀細工組織起來而成的。國民自身如不先受教育或先受陶冶，則理性的國家是不可能的。如非實際的把教育全人類的問題解決了的國民，則解決完美國家的問題：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後所舉出來的這個教育問題，從宗派改革以外，也屢次的受到外國的大刺激——這當然是本着外國哲學的流風。而且這種刺激，在我們國內第一先做出了附和雷同者，誇大論者。然而今日關於德國人照例的利用外國的刺激，把這個教育問題，究能解決到何種程度的問題，想到了後面再詳細講他。

八一、由於上述，我以爲會使諸君得到近代文化發達的歷史和新世界之對於古代的關係的當是一定不變的這種概觀了。採取基督教的形式而出現的真正宗教，是新世界的萌芽。而且新世界

全體的任务，是在將此宗教流入於古代傳來的文化之中，依此而靈化醇化這種文化，在這個宗教形式的外觀，爲避免爭執思維的自由起見，將此由這個宗教內切開而向此宗教內導入以古代歐洲本來自由的思想，這是走向此路的第一步。對此第一步與以刺激者是外國，但他的實行者，却是德國。吾人所作成的第二步，實是第一步的繼續完成，換言之，即是將此宗教以及同此的一切知識，求之於吾人自身之中。這也是外國準備了他，而德國人完成了他的，而且在此貫通古今的永遠時間之中，人類必須做的日程表上，現代是應將國民完全教育成人類爲已認的時代。如果無此教育，則費了苦心得到的哲學，也決不會普遍受人理解。況且在實際生活上決不能一般的適用下去。反此，如無哲學，則教育亦決不能得到充分的明瞭和澈底。所以兩者若互相爲用，缺一不可但不完全，并且是不適於用。德國人已經完成了從來文化的一切步驟，並且好像是爲使新世觀文化完成起見，特地的被遺留下國民。只由此點說去，教育問題之解決，是也德國人的當然任務，而且這個問題，如果一旦解決，則遺留給人類其他問題，恐會容易解決的。

八二、新時代德國人對於人親發展的關係，從來實是如此。關於這個國民之所採用的自然經過，換言之，在德國關於一切文化，來自一般民衆一事，雖已喚起諸君兩次的注意，但在此必須更進一步將此事明瞭的說明不可。宗教改革事業，第一先給到一般民衆手裏，一般民衆又將認爲自己的任務，因此這個事業始告完成一節，吾人已經說過了。但吾人必須更進一步對各位將這

一個場合之并非例外，在德國毋甯是當然一事，加以說明。

八三、留在德國內的德國人們，皆保持着存在他們國內的一切德性，即忠誠，正直，名譽，樸素。然而關於更高一層以及對於精神生活的教養，他們對散在各地的人們，并未受過較優於基督教以及他們教師所能得到的東西。那是些許的東西。因此他們如和移住於國外的同族者一比，是落後的，假令他們是有勇氣而正直，然而一半也是未開化人。不過在他們中間，成立了由民衆設立起來的各個都市，在該處發達着有文化生活的一切枝葉，而開着美麗的花朵。這些都市，既令他們打算是小處做起，但無論如何，是成立有優秀的市民憲法和設施，對於秩序的影像和愛，由此才轉向該國的其他部分，擴充起來的。都市所擴大起來的商業，有助於世界的發見。王侯等是恐懼都市聯盟的。他們建築術的紀念物，至今仍在，反抗着數世紀的破壞，後世人一面在賞嘆他，而一面站在他的面前自訴自身的無力。

八四、我不想將這些中世德國帝國都市的市民和他們同時代的其他階級人民來比較，也不想追問在其間貴族和王侯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不過，如和其他條頓國民一比，則這些德國市民是受過教育的，其餘是未開化的野蠻人，但意大利內二三個地方是例外的。在這些個地帶的背後，德國人對於技術的成績，不單不見稍劣，至於實行技術方面，乃是他們的教師。——德國，德國的威力，德國的企圖，發明，紀念物以及精神的歷史，在這個時期僅不過是這些都市的歷史而已。而

且其餘各事，都是些土地抵償權的創訂以及他的解除等類事情，所以不值得一說。同時，這個時期，是德國民在德國歷史持有光輝赫赫聲譽卓越的士著民當然應有的品級的唯一無二的時代。當他的花朵被王侯們的所有慾以及支配慾所摧殘，自由被蹂躪時，則全體馬上便沈淪得愈深，而走向了現今的狀態之中。然而恰如德國墮落一樣，其他歐洲各國如不只看他的外面，而一顧慮到他的本質時，也同樣逐漸下沉的趨勢。

在德國帝國憲法的發達上，教會的改善上，以及曾記載德國國民發自德國國民而波及外國的一切之上的這個事實上支配着的階級，他的牢不可破的影響，到處可以看得明白。並且可以指出，甚至現今在德國人中凡值為尊敬的，也是成立於他們的階級中的。

八五、而且這個德國市民階級，曾用了什麼精神產出了這個花朵時代而享受了呢？他的精神是敬虔，端正，謙遜，常識。他們為自己自身所希望的事情本來不多，但為公共的企圖，却曾做了難以測度的支出了。而且選出某一個人的名字而著名的事情，是不多見的。何則？因為一切的人都是同心，並且為共同事情而共同犧牲的緣故。在和德國同樣的外部事情之下，意大利也成立了自由都市，我們可以比較這兩個的歷史便知。一方是有不斷的不安，內部的不和，實際上有着戰爭，憲法和支配者的不斷的交替，他方德國則有和平安靜和統一等事。此點，希望諸位加以留意。固然，兩國國民的心情中，當然有的他們的內面的不同，但如何能比此更明白的去說明呢？德

國國民才是歐洲國民中，根據着數世紀以來的實行，由於他們的市民階級的實例而忍受住共和憲法的獨一無二的國民。

八六、在意志精神必須使其重新向上的個個特別的手段之中，其中最有力的手段，恐怕是寫這這樣時代的德國人的感激歷史罷！像這樣史書，到了將來，吾人更能舉起更值得特書大事的事業時，恐會成爲聖經或讚美歌一般的國民必讀索賅戶誦之書，以及國民讀本。不過，像這樣的史書，是不應只將事實和事件按照年代加以幾數便可。此書必須能以靈妙的力量感動人，使我們不必加以勉強或幾乎無意識的想加入他個時代的生活之最當中的精神，因而必須使吾人有直接和該時代的人們共同前進。佇立，評議以及討論等類之感激的。而且，恰如在希臘史小說一樣，必須寫出來天真爛漫的，並非爲適合讀者心理，而根據捏造的事實，必須原班密述的真實記載之。而且從這般生活描述之中，各種事業和事件，必須成爲生活的實證材料而交與出來那樣始可。做這這史書，固然得有廣泛的智識，以及恐怕由於尚未會舉行過的大規模的研究的結果，才爲可能。不過，若書不應該把這些研究的結果和知識空空陳列於讀者的眼前，給與任何德國人，希冀例外的能够理解那樣簡明平易的寫下去不可。同時，像這種著作，除掉了歷史的知識以外，得有高尙的哲學精神。不過，此點也不應現得太露骨。其次最要緊的，是要靠着忠實和愛的情緒來寫。

八七、他的時代，是我們德國人在狹窄的領域之內，將未來的事業，戰爭，勝利等描寫於胸中的少年般的夢的時代。同時又是預言當將來充分得力量到量的場合他們應為何物的時代。然而在他們長大了的時候，誘惑性的社會或虛榮心，引誘他們走入了本來不適於他們的領域。他們在這個境界內，雖然也想使自己做一番光榮事業，但反而被屈辱所隱蔽，甚至連其存續，都逐漸有些危險了。但是他們究竟實際上老衰無力了嗎？從他們之內迨至今日，不是也不斷的逐漸流着其他任何國民所不得見的本源門生命的泉源嗎？他們那個少年時代的豫言，由於其他各民族的性情，以及人類的文化的計劃書，是逐漸證實了。然而這個豫言，究竟是否獨在德國永不實現而終呢？決非如此。唯一的方法，便是使他們從他們走錯了的路途，先退回去！并給他們以少年時代的夢鏡，而使其引鏡窺形，看出他們的真使命！由於這個觀察，應給他們充分的完成這個使命的力量！我希望我這種要求的呼聲，多少成爲助力，在不久的將來，有能適合於這種使命的偉大的德國人出世，而解決這當面問題的。

## 第七講 民族的原初性和德意志質資的更深刻的研究

八八、持有真正民族資格的德國人——即和從德國人分離開的其他民族相反，有稱自己為真正國民之權利的德國人——的特長，已在前講裏說過，並且已為歷史所證明。德意志(Deutsche)這句話，在其未來的意義上，正是我所說的意思的話。我想對此問題，更繼續的加以說明，而對於「如果這樣東西乃係德意志特長，那麼，在現在德國——像吾人自身亦難諱言一樣——這種德意志的特點，不是早已幾乎蕩然無餘了嗎？」對於這種當然必起的抗議，與以答覆是當然的。這個抗議內所指摘的現象，吾人非但不能否認，毋甯打算加以接受，並將其個個部分與以逆盛的考察。因此，吾人打算先將此點的說明，來做今日演講的開始。

八九、新世界之原初民族，對於這個世界文化的進步關係，大體上是這個純真民族先被固定。雖不完全而膚淺的各種外國努力所刺激，因而造成了由他們自身深處發出的新創造，純真民族，因為從他受到刺激以迄創造止，無疑的需要相當時間，所以，上述各種關係，因為該純真民族和外國完全交流着，因而顯明的帶有看和外國一樣的時期的到來。

何則？在像這種時期內的純真民族，僅還在受刺激的狀態之下，並且，由這種狀態所企圖的創造，尙未表顯出來的原故。德國如就其多數國民言之，現在恰像到了這類時期。因此，外國情

然，才貫流於大多數國民內部生活與實質之內。自由而同時又不被信仰外國心理所拘束的思想，換言之，即哲學從外國傳來而正在刺激德國一事，前講已經說過了。然而，從這類刺激尚不能出新創造（既今創造完成，但只為少數人所知，大多數人仍最尚未傳到）的處所，在一方面，前述的哲學已經發達為種種形態，同時在另一方面，這種哲學却支配着最接近向他種哲學，並且由自己獨立脚踏來觀察科學。而且德國人由於他的觀態度以及決不停止直接而生活活動，所以，這和哲學對於德國人社會生活方法以及生活原則之上，會直接波及影響的。我現在一再加以說明。

九〇、第一是人類不能隨便的形成他的科學見解。其形成是基於他的生活。本來在他的生活之中，已表顯出他所不知曉的根源。人類只有真的內在顯在眼前，此外再禁種種觀察方法。人類如果想實行種種觀察，則人類自身必須是個和從前不同的東西不見。對於外國的特點，或非原初的實質的信仰，是對於某個最終之物，固定之物，永不停變之物即一種界線的信仰。在此界線的此方，流動着自由生活，然而人類是不能衝破了這個界線，流動的將自己溢入該界線之中的，所以難以攻破的界線，必然的會在某一部分遮了他的眼睛。而且人類除此類類的界線之存在為前提外，是不能做別個打算的。否則，只有他自己完全變了自己的木質，而將自己內心從肉體中拔出來才行。所以人類信仰這類界線的結果，必然的便到了確信死為原初之物，最終之物，

因此又信一切的事物都是生活的根源。

九一、吾人於此有必須先申述這種外國的信仰如何表顯於現在德國人間的必要。

這個信仰，第一先從本國固有的哲學裏看出來，當時德國各派哲學之中，凡在此有特舉之價值的，都努力想得到澈底和科學的形式。不過，有時却做不到。此點外國不乏先例，但總是尋求統一的。而且『實在和本質』，不但想研究現象，並想究明顯於這個現象中的基礎。並且在這些點上，都是合理的，同時更遂為超越了當時外國流行的各派哲學。即在外國式的特點一點，較諸外國哲學亦遙為根本的理論的。外國哲學，今後他的志趣，雖然也許有如何變化，但仍然是將某個固定的實在。原原本本的縛結於自己本質之上，單當做現象之根柢而設立的。因而，本然性的疎離與死，換言之，滲入於外國哲學者的『自我』中者，會正極的顯在他們的眼前。他們仗着自己力量來飛翔，如果不能生活本身，則為自由翱翔起見，需要外來援助將自己能擔架起來。因此，他們常思想則描寫生活時，也不能凌越了這個援助者。凡不能分為最小之某物（*Atom*）的，他們必然的得認做是『無』（*Nichts*）。因為在他們自身所縛束的『有』（*Sein*）和『無』之間，他們的生活是一無所持，所以他們的眼睛也於該處一無所視之故。他們只仗感情，而認為這是正確無偽的。如果有人不承認這種援助者時，他們不能推測以為該人只滿足於自身生活，反之只信是由於該人之不聰明，自己分明是被人擔架着，但自己却認不出那個担架者，同時並看做這個

人是缺乏可以進步到像他們那樣高向的見解的能力。

九二、反之，真正靠着自已力量，並且超越了現象而實際貫透了該現象核心的哲學，是由於一種純真的神一般的生活，永久繼續永久無變的真正生活出發而來，並非是由於相互間之曖昧生活出發而來，這種哲學，又像在單純意象一樣，承認這個生活是無限的在開闢着自己，同時更認定，根據這種原則，『有』以及其他各物方會成立的。換言之，以為外國哲學的『有』，是已經成立，但是真正哲學，相信是正在成立的途上。所以這個哲學完全是德國的，即本然的。反之，凡為真正德國人，他是不能不懷這個哲學即樣去思索的。

九三、這種思想體系，雖然支配着多數德國第二流的思想家，但實際上並非真正德國思想體系。然而，不管這個體系現在有意義的被認成哲學的學說，或無意義的成為其他種種思想基礎。像這樣的思想體系，只能對於種種科學的見解，發生影響。因為只將科學的材料恰如我們祖先所做的那樣單純的提擱於記憶之中，我們是不滿足的。因而想自己去加思索，想用哲學方法來處理，這是我人被外國思想所刺激的時代中的重要努力之一。關於這種努力，在現代當然是很相當。不過，現代人當開始這個哲學思索之際，如要向確信『死』為真的那樣外國哲學上求其出發點時，那便不妥當了。於此；吾人只想一看和我們整個對勘最密切關係的科學，並想一章普遍在這種科學內的外國概念和見解。

九四、國家的建設以及政治，被看做是各自持有一定規則的一種獨立技術，關於此點，無疑的外國成了我們的先驅者。而且外國是由古代的教範中學得來的。却說，在其思想意志之特點的言論內，站在一個固定的，封固的，死的土基之上的外國，以及其他在此點上模仿他的一切東西，他能將這個政治技術，遠往如何方向？無疑是同樣會發見固定而死的事物秩序，從此死物之中，起了社會的生動活動，而且他們希求那種活動是不遠已意的。他們將一切社會生活，組成一個大人工的印刷機器齒輪構造，而在此機構之中，個人生活勢必常為全體而服務。他們在各自欲求各自幸福前提之下，並且各人也反乎自己的意志在為一般的安甯幸福而活動的目的之下，恰如依照前定的既知數而解釋方程式那樣的活動。外國會屢次的主張這個原則，同時又將他們社會的齒輪裝置，供給我們了。我們祖國採用了這個主義，並為構成社會的機械裝置起見，拿着更進一步的形態，把他應用了。關於此點，也和從前一樣，遂為凌駕了一定的樣本，而其行動則更總括，更深厚，更真實，這般且政治技師，當着社會從前的步調案時候，他們只該是損壞了機器齒輪的一部。而且他們除將將壞在齒輪取出來，換以新的齒輪外，不知再有救濟的手段。把社會看得這機械化愈為澈底，將機器一部分是力的使其割一而擅長於使其機械化為簡單，並且將一切當做同一的材料處理得愈為巧妙的人，則其人便被認為現代的大政治家。這件事表面上頗搭道理。因為，如果統治方面仍是躊躇無定毫無任何確切主見和決心時，則一切事勢當然更糟的原故。

九五、這個政治技術，由於他那鐵一般的論理性，和乍一看去的崇高外觀，很可以發生威力。同時，實際上這個政治技術，當一切都喜好君主制度時，或當渴望愈為徹底的君主專制時，特別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顯出大的功效。

可是一旦到了這種程度，這個技術未做到的，馬上便惹人特別注意起來。既令這種機器裝置，是技師所豫料的那樣完全，並且縱令該機器的最小部分，都由於必須強制而正在強制着這底下級機器部分的下級機部分，無例外的抵抗的能強制下去，同時更假定以至最主要部分都按非虛假的如此成程從屬關係，但重最終部分，即強制該全體機器的部分，由何處供其強制力即原動力呢？技師除掉了材料和機器的數條的摩擦而生出的一切抵抗，並給這個發條一地點，由於該機器的機制亦屬可能，加上能壓倒其他一切力量的力量，如此的，也許能造成最強大的君主組織的機器。但是，如何能使發條自身發動呢？同時，止發條無例外的只走着正確路徑，如何能從小所欲的那樣得以強制呢？設計和配裝既令合理，但對於靜止着的這個齒輪裝置，如何能給他以永遠動力呢？好像技師們常沒辦法時常說的一樣，應使機器全體去發動最根源的發條，由此而活動機器全體嗎？此舉只有兩個可能的場合。即不從對於發條的刺激自身發生，只有依賴起於發條沒有關係的全體中的一種力量，第三個場合是不會的。試觀第一舉合，吾人於此不覺不感到一思想一種機器，其完全不能。因為全體機器之得以推動發條，只限有了由發條所得以推動發條的動

力的場合。換言之，即限於發條自身間接推動自己本身的場合。假如發條自身不想推動自己，則任你如何努力，也都不會引起何等運動。其次，再看第二個場合，這個機器的一種運動根源，不得不認爲由於毫未加入這個機器之設計和配裝中的力量，毫末和這個機器相結合的力量，即技師毫無所曉的力量，根據他們自身的法理而動的一種力量而出來的。無論在任何場合，技師是死機器的製作者，並且是不得不自認無能而徒自大嘆的。

九六、世人也很總注意此點。而且就是在只認一般人民可以強制而度外視之的這個政治技術上，也認定君主是一種社會運動所發的發條，而到了至少想用種種善良教訓和指導而教育君主的人。可是，對於獲得有教育君主能力的人物，如何能相信他呢？或既今幸而有了這種人物，但如何能確信君主不致受任何強制而孜孜於教育呢？要而言之，這類政治技術，既令國外國內都在施行，但也不免有外國式的缺點，不過，在此有爲德國人血液和情緒的名譽計，不得不一言者，即德國人在這類強制的政治理論之上，雖然看着是個很巧的技師。但如論到實行，則無意識的由於「那豈不是不合道理？」的直覺，其行動是極受妨礙的。換言之，在實行上比外國遠爲低劣。吾人雖站在不得不接受外國親切的勸導我們的政治形式和原則的進退兩難之境，但吾人對這實際上未進步表現於立法形態一事，無需認爲是由於我們的才氣不足比外國爲劣而特別慚愧的。吾人每一提筆，便認爲關於立法一點，是不劣於任何國家。所以，吾人認爲未發表之立法形式者，也許

是因為如其直接覺到他們不正確，換言之，如其因為舊流行的不好而用同樣不好的新流行來替換，母甯在好的未完全到手以前，將舊東西原班不動乃為適當的緣故。

九七、真正的德國政策，則完全與此不同。德國政策也是希望堅貞確固以及能脫却盲目的自然，此點和外國完全一致。所異者只是德國政策和外國流之以堅固確的事物為第一特點，至於精神則認為第二特點，由第一特點總能使第二特點確實者不同，他起初便欲似堅固確切的精神做為第一唯一的特點。像這種精神，如由德國政策觀之，是個尚自然得着活力而未遺活動的社會生活，與以秩序加以強動的發條。這種國家政策，在已經受過煎磨的成人，無論你如何的叱咤他，也是不能把他喚醒的。惟有由於教育未曾墮落的青年，始能喚醒，這是德國政策的覺醒。而且，德國政策，並不是把這樣教育普及外國那樣國的頂點即君主之上，乃是想波及於廣闊的底邊即國民之上，並且無疑的認為君主是國民的一部分。只要國家生活是學校和家庭教育的完成，則將茶公民的少年教育，便必須在準備國家生活的意義上做去，才是德國政策的方針。由此，這個德國式的最新政策，反而又成為最古的政策。因為最古的政策，在希臘也是將民眾基礎置於教育之上，而得以做成的那樣後來再見不到的善良民眾。形式上雖和舊的政策相同，但內容則避其僵死的領國精神而代之以一般的世界市民精神，這的確是德國人的特徵。

九八、外國精神支配著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因而又支配著人類全體的生活，以及該生活所喚

寫的歷史的大部分。持有站在閉鎖而死寂基礎上的言語的國民，恰如吾人其他演講所述，無論在  
任何藝術上，其進步都不能超過這類基礎所允許的程度以上。而且如到達這種程度，這類國民則  
經驗一種黃金時代。像這樣國家，當然不以爲人類全體是比自己知道自己那樣更偉大的。換而言  
之，他們以爲人類比實際上是低賤的，不過這並不是由於他們謙遜自制而來，實因爲他們根本只  
有如此想着而已。因而他們不得不預料到，人類全體的發達，是有最後最高永遠的限線。據他們  
說來，木獅和蜜蜂，現在仍然做着數千年來同樣巢窠，在這長期間內，他的技術並未顯有若何進  
步。同此一理，人類這種動物，在其一切發達方面，恰恰顯有同樣的關係。他看透了這些發達的  
方面，人類本能和能力是個有限之物，至其每個部分，已經明瞭得以目觀，各種最高發達；是不  
能由人類之輩將其盡盡的。如果如此，則人類便較木獅蜜蜂還劣。因爲這些動物雖然未有新的學  
習增加，但其技術並未退步。然而人類一旦達到發達絕巔，便要重虛擲回來的；同時對於數百年  
數千年的努力，不得不再重新操作，而向其目的的山巔攀登的。如據一般國民的見解觀去，認爲  
人類已經到過一次這樣發的達分水嶺，黃金時代。於是，探求這種時代而以這個時代當做標準，  
來批判人類的一切努力，使人類再回到這種境地，也許是他們的努力。如果照這樣看去，則歷史  
已經完結，並且已經完結過數次。他們同時仍以爲今昔無變，世界總是反復着同樣事情。做這種  
思想，是由於不認識太陽上下一切進展的生命的源泉，只認識常反覆着死而來的。

九九、歷史哲學，現今在外國早已絕跡，幾乎完全成爲德國特有之物。不過最初還是來自外國，此爲周知的事實。德國的歷史哲學，以此種歷史哲學思想，雖早已無人說及，但在實行上，比以前更進一步的反覆實行這種思想，而造成了黃金時代。所以充分的去理解各種外國的努力，推測外國的前途，推測他們應走的路徑，並嘆賞他們的進步，而稱爲具有德國式的見解是決對不可能者，第一是因爲這種深遠的因緣。真正德國人是不會達到黃金時代，並且也沒有達到的道理。所謂黃金時代云云，由任何意義觀之，只有看做是開在枯死狀態上的有限之花罷了。黃金在無生命的地下，也許是最貴重之物。但是有生命的精神材料，是在太陽彼方，一切太陽的極方。而且他就是太陽的泉源。德國人是如此想。如從德國人眼中觀之，歷史同時也是人類，不是根據着隱蔽着的不思議的輪轉原則而旋轉的。反之，真正人類，不是徒自循環過去，乃係一面推動時代做成全新之物，即做成歷史。真正德國人是這樣想。縱令有一言一句毫不變更的反覆寫在舊書裏的事情，但至少限度，他們對於這類事物是不請引起欣賞之心的。

一〇〇、哲學以外的各種科學，在德國人不知不覺之中，也是嚴重的擴展着外國精神。他的實例，前面已經舉過，在此無重敘之必要，但他第一個原因，是因爲吾人目前正是把從前由外國得來的刺激，根據吾人特有方法，而實行新的創造之過渡期之故。這是一件重要問題，所以在我前議會舉道例子。第二原因，是將他當解除方才所講的原則和以前所講的原則之間似有矛盾存在

着那樣想的一般人親會的資料。理解外國人所提倡的原理，或將這種原理儘能實到外國人一樣，我們是辦不到。吾人對於這類原則，此外國人知道的更詳細。而且吾人如具有充裕時間，吾人把這種原則，根據他的本性而使其朝向前後兩方旋轉，也許辦得到。對於這種原則及由此原則所生的結果，我們開始就是輕視他的。在吾人因襲的思想之中，早已爲有這類思想，而且這類思想之多，連皮毛的觀察家都不能容易的想像到。

外國精神，不獨滲入我們的科學，同時也滲入了我們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的規則之內。要想把這點弄明白並使以前的說各種事情更爲明白瞭起見，第一先要用更深刻的觀察眼來觀察本然的生潛或自由的本質。

一〇一、如將「自由」二字解爲存於許多同樣可能之間的躊躇不決的意思時，則其自身便不爲成爲生活。僅不過是眞生活的前庭和入口。此種猶豫不決難而成爲決心和行動時，生活才在該處開始。

一切意志的決定直接的並且乍一看去，相信都是最重要的，決不是次要的。換言之，並不是最重要之物所生的結果，只是由於自己的力量而存在，並經歷着自然生活。吾人想斷定自由二字所得以理解的必然的意義，就是這個意思。可是，關於這樣的決定意志，在其內容的實質上，有兩個可能的場合。第一是在意志決定之中，只有有離開本體的現象出現，本體自身無論如何如

何，都不顯現，其次爲本體自身顯於意志決定的現象之中。而且在此馬上必須附帶說明的，就是本體雖然只能現象的顯於意志決定之中，而不顯於其他任何之內，反之當決定意志一時，本體完全不顯只是現象明顯，這件事也是可能的。

一〇二、單純的現象，自於和本體的隔離，和本體的對照，和本體的獨立顯現，而將獨立的顯示自己的能力決定得永久不變。因此，他見必然是任其自然存在和自然生長的。所以，恰如吾人的前提一樣，如果有只緣單純現象當做內容而任意設定意志決定的話，那麼，在這同意思上，這件事意志決定實際並非是自由的，最重要的，本源的，乃是必然的，次要的，換而言之，這不是從一個高尚重要之物，一般是從現象走向法則的自然狀態而生出來的次要之物，吾人也常說過：人類的思想，是將其個人的自然形態毫無改變的顯於眼前的意思。其內心的一個忠實的映寫和鏡子。所以方才所說的意志決定，一看好像是自由的，（特別由意志決定一點觀之），但一反覆深加思索下去，則決不是自由的，不但完全是必然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必然的。由意志尚未成爲單純現象的人看來，把這即意志是自由的一事，認爲不過是由於輕率皮毛的觀察產生的妄想。惟有到顯顯着嚴格而必然的束縛的思想中，纔有他們所求的真理。

一〇三、現象的原則和原理，在其他場合已經充分的說過，所以在此不加重敘，不過這個原則，認爲現象能分爲許多種形態，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一個無限的全體，後一個場合其中部分，

無與其他一切份子所規定，反之，其他一切份子又被此個份子所規定。因此，如果在個意志決定上，在能表現出來的能由其表現出來的可以看到的，實際上就是「無」的假設條件之外，如果沒有任何份子參入現象之的際中，像這樣的意志決定的內容，是由這個意志決定和一切的對個意志決定所通有的有限的全體所規定，因而當除掉一切其他意志決定之後，在還剩下的意志以外，是一無所餘同時也是一無可含的。換而言之，這樣的意志決定，實際上決不含有獨立的、原初的，固有的任何份子在內，單是個次要的，僅不過是全體現象由一切的個個部分的。這現象的一般聯絡所生出的的一個結果而已。就是發展程度相同，但是得根本思索過的人們，已經認識了這件事，並將認識的結果，用我們方才所證過的言語來表現的。而且這歸根到底，都是因為本體並未顯現只以現象為現象而表現出來之故。

一〇四、反之，當本體自身直接的，並且自己自身不依賴他人而現於意志決定的現象之中時，誠然，上述有限全體的现象中所生的結果，雖然一切都包含在內，但除掉這種單純現象外，尚存有種種複雜的要素，即由現象的始終不能說明的，伸言之即排除一切可說明的部分之後，尚存某種要素殘存着。那種不顯本體只顯現象的意志決定的要素，我曾說過此處也有，不過這種要素是眼睛能看見要素。這種要素，由於眼可以看的他自身的性質，絲毫不藉全體的媒介，而根據顯現性的法則和顯現性的想定的，可是，此處除了由這樣法則所生出來的，即除隱必然的次要的

東西之外，尚有其他東西在內。這些東西各自是真正獨立的。真正最重要的，原初的，自由的，只有如此，此點就是思索最明確的人們，也不能否認。照現性的最高原則，前面已經說過，是對象之無限的分裂。那個某物，他是較出現在好容易的從現象的全體統一中現出而無限分裂下去的某物更以上的用現出來的。換言之，這個某物，不依賴他的原則即已經成爲無限之物而顯現的。然而這個某物，任何時期都可以看得到，想得到，發現得到。詳言之，雖有根據從全體統一之中第一項無限分裂下去之差異，以及惟有由於較此更上的某物，始能達到至已的無限性，這件外事，真如太陽般的明確。對於此的去承認某物，必需先有思想他的必要，同時除開這必要外，他是根據顯現性的法則，而成爲比第一次一面去無限分裂而一面去表現自己的更上一層的某物，並不具開始而在純粹的單一和不變的狀態之中而無限去增減的。而且惟有他那種無限分裂之物更上一層的二重性，（其他方面不能成最高的純潔性所表現），才構成無限的某物以及看上好像一切都表現於其中的某物。而且縱使此某物當做真實可以看得的某物而表現出來起見，所能依賴的只有想要表現的意志，不過在這類表現處所，本體自身可以成爲唯一無二之物。換言之，藉看自己力量創造自己的那樣神一般的本體，達到現象之中而直接表示自己。雖因如此，在這場合惟有真正的本源性和自由，以及才有使人這種本源性和自由的力量。

一〇五、那麼，人種是否真正自抑？關於這種普遍的疑問，此處是沒有普遍的答案。因為人

類原來都是自由。由低層意義來說，人類因為自由猶豫不定起身，所以能夠自由，但同時又不能自由，如帶嚴密的意義說去，對於這樣疑問的答覆方法如何，馬上便成爲顯示其真正內在木質的明瞭鏡子。人類實際上僅不過是現象連鎖的一環，一時也許誤信自己是自由的。不過如更嚴密的加以思索，便暴露出來他的錯誤。而且也許將自己想的事情，普遍化起來而向人類全體應用。反之，凡是他的生活真正生活，直捷發自神境的生活的人，是真正自由的，他不單相信自己是自由，同時並承認他人也是自由。

一（六）凡是相信固定的死滅的實在的人，都是因爲自己本身會死滅所以才信。而且當他陷於死境之後，他如果一旦明瞭了自己，他馬上便不得不如此相信的。他自己以及一切人類，以爲自問始以迄終了，是由最首要的某物內生出的必然的結果。即次重要的。這種假定，並非空想，是現實思想過的思想。而且如此的對於人類的一切，人類的思想和批判的泉源，可於他的過去即歷史以及他的未來和現在及他本身和他人的實際生活中求得到。吾人將這類死的信仰和原初的生氣勃然的民族的信仰加以區別，而稱前者爲外國式的思想，這個外國式的思想，如一旦侵及德國人時，他們實際生活之中也都現出這種思想，而成爲把自己的實在看做是一般的必然的價值及信心的心情，同時使他放棄了依賴自由來改善自己和改善他人，因而又使他起了原舊狀態上去利用自己和他人的善道和在那態之上，盡力的收攬自己利益的必情。要而言之，相信一切人類共濟而一

較的顯要的性情，在一切生活活動之中不斷的顯目的。關於這的信仰，在我類的著作內已經詳細說明了。所以其內關於現在的部分，諸君看一洵也好。這樣根柢和行為的方法，一旦把內部枯死狀態明瞭之後，馬上便會開始的，反之，如果不知曉這種狀態，則增加自由的熱情因而而起。信仰自由是對的，但認為只適於人類這種狀態就不對了。總而言之，內容如果存有惡性，即明瞭的認識此點便不合宜了。在演習惡性未弄明白以前，人類由於對於自己的要求而感到不安，並對自己所刺激和推動，更對於改良的與以計劃目標。但是到了明白了自己的惡性時節，人類如著於自身之內而極化起來。並且終其喜於那種狀態而安心，而自棄，甚至對於自己亦感到一種滿足。像這樣人，實際已無改善餘地，即成爲完全不絕望之人，今後也只感到有轉對於惡性的毫無惋惜的殘惡性情和強固的維持隨從轉的意志的。情的必要而已。像這類人是毫無用處的。

一〇七、如此，吾人在從前的說明內所說明用的德國人是一類甚麼人該意思，相信完全明白了。真正的區別是如此的：即人類是相信人類裏面有絕對的最重要之物；原始的即人類的自由，無限的改善，永遠的進步呢？抑或對於上述各項並不相信，反而相信上述各項正相反的方面的兩點上。自己未敢創設精神，不斷的在製作新軍的物而生活着的人，或雖然不能創設新事物，但至少毫不拋棄價值的一切，而兢兢於想在某處握獲原初的生命的泉流的人或雖然未必如此達到目的，但至少他是希望自由，而且不惜讓自由愛自由的人，凡是這樣的人，都是原初的人類。吾

人如將他們與以民族的資格而加以觀察時則他們是一個最重要的民族，純真民族，語言之即德蘭人。自認爲次要的未洗的民族而失望的一切人，明瞭的而確信自己是這類民族而相信的人，不但實際上是次要的，同時爲這種信仰起見，無論何時不能成爲較此次要地位更高的人類。他們不過是在他們前代和現代上，由於自己衝動而正推動着生活的脚本。或不過是個一旦響完了的聲音，隱在巖石上發起回聲的餘韻。如由民族觀點觀之，他們是純真民族以外的民族，質言之，對於純真民族是不和識的人和外國人。直到今日，被稱爲純真民族即德國人的國民，在新世界上，直到今日，最少曾顯示過原初性並且還表現過創造新事物的力量。而且現下由於這個國民的明瞭的哲學，已竟得到了一個鑰子。他們應該拿着明瞭的概念，對於他們從前沒有明瞭的意識時的自然狀態是甚麼樣？自然曾經給了他們的何使命？來用這個鑰子加以認識的。本着這樣明瞭的認識，拿着周密而自由的手段，充分的並且完全的使自已吻合於自己本性之上，巋新其連鎖，保全其環境，才是他們今後的任務。實行這些事情的原則，已擺在他們眼前。信仰精神性和精神性的自由，並想根據自理使此精神性永遠進步發達的人，不管其原藉以及國語如何，同樣是我們的民族。他屬於吾人團體之內。而且應該加入吾人之內。信仰停滯退步循環的人，或信仰死的自然擺着支配世界權力的人，無論他生有何處說某種言語，都不是德國人，由我們看去，他們都是外國人。像這類人，務求他們趕快完全離開我們！

一〇八、所以，當此機會，我會從前關於自由所講的事情爲根據，想把下面各事充分的弄清楚。有耳朵的人要聽着！即凡有呼爲德國哲學之資格的哲學，他真正所希求的是什麼？並且對於信仰一切死的外國哲學，這個德國哲學會在某點上表示過嚴正激烈的反對？弄清這個疑問，並不是爲的把精神上的死者去理解。那是不可能的。吾人想使這些精神上的死者今後不致於再有翻弄信仰死的哲學學說，而他們大體上也裝着希望或昌考和德國哲學同樣的事情。這個德國哲學是現實的，係由於思想的活動而起的。決不是本沒有實現的力量，而徒自拿着『必須如此』(Das ist so sein müsse)等漠然的預想空喊一類的東西。反之，這種哲學，是進而到達了一切恆久的『變諸無限下的要素』(Mehr denn alle Uendlichkeit)，惟有在這樣要素之中纔能發見真正的『有』。這個哲學，是把時間，永遠無限，惟有從在目所不見和耳所不能見的狀態上，才與正省抽作到的『基物』的顯現中展開下去的樣子親眼去看見的哲學。如果根據這種哲學，無限自身也是個『無』，決沒有真正的實在性，如由這種哲學看去，無限不過是個惟一肉眼所不能見的『有』得以見得的階段，不過早用影像法來形成『有』的影和像的材料罷了。在此影像界內的無限中陸續現出的來一切，無論任何一種都是無中之無，影中之影，僅不過能使無限和時間的第一個『無』能看眼裏的手段，把達到非形像的眼所看不到的『有』那個羽翼送給思想的手段罷了。

在這種無限的必然的影像之中，他的睛眼所不與見的，惟有以其當做『看』的，由而原初的生

活，或以其當做理性的意志決定，才表現出來的，除此以外當做甚麼也不能發現，而精神生活觀之凡是表現出來空固定之物，只是由於「看」而形成由於「看」而被媒介種種種種空虛的影子而已。反之，由於認識種種媒介所表現的「無」，於是「看」的自身便認識了自身之「無」，而且只應將是眼所不能見的，當做惟一的「真」而加以承認的。

一〇九，那些信仰死的存在的哲學，是黏膠於這個影響所生出來的影之內的。他們也許更進一步成為自然哲學。這是一切哲學中之最枯死的哲學，他對於自己所做用的東西，非但恐懼而且崇拜。

這樣的固定，便是這些哲學家的真正生活和意的表現。真正無說的表現。不過，他們更進一步將「真有」的前提和絕對，主眼說是一件東西時，則無論他們怎樣來辯白和更如何的來立誓，我們是不容相信他們。他們是不曉得這些事情。他們懂不過是模倣着自己不能模倣着他等哲學的口吻，無責任的這樣說罷了。假如他們真正知道這些事情，那麼他們一定能夠避免了對於一面否認二元而一面肯定二元，換言之，認為二元為無釋的事實而當做議論的出發點那樣怪現象的。而且一定能夠先從一元出發導之於二元，從二元更及於多種多樣的現象。不過，要想如此做去，徹底而明晰的考察和思惟，遂不可缺的了。可是，他們又沒有思惟能力，所有者僅是熱情。同時有些工人渴慕惡思惟而不想去嘗試。因為他如一思想，則他們所愛的思想，便被甚麼用來了，所以他們

怕去思想。

四

以上是我們德國哲學和外國哲學主要不同之點，吾人想趁着這個機會，儘量明瞭的與以解說和證明。

## 第八講 國民和祖國愛的真義

一一〇，前四回的演講，是對於德國人和倭頓人的差異爲何的答覆。藉此，如再加上國民是甚麼的另個疑問和解答時，則吾人所研究的整個問題，便算成功了。在此問題之外，現在還有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實根是一件事，並且還可同時與以答覆，但其內容，在從前却是樣色粉奇毫無統一的。這個疑問就是：「祖國愛是甚麼？」或再正確的說去，就是：「個人對於自己國民所擁抱的愛爲何？」的疑問。

如果認爲在從前整個的研究上，我們所說的一切都正當的話，那我們馬上便可以明說：德國人即惟有原初的不爲任意信條所拘囿而不固定的人類，才可以望她成爲真正的國民，惟有德國人才能持有對於自己國民的真正的理性的愛。

吾人在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想先就和從來的問題，看去好像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少少加以說明。

一一一、恰如吾人在第三講上已經說過的一樣，宗教是完全超越了一切時間和現實官能生活，而且是無害於法律，道德，以及被法律道德所支配的生活神聖的。吾人雖一方面確信人類一切活動不能在地上留有任何痕跡，有若何成績，更進而確信神性有被虛性和反道德墮落的工具所利

用之虞，但吾人却仍確信在現世上能繼續吾人的工作。這都是因為希望能有慎重的維持吾人之中所分身出現的神的生活，以及作成未來世界上更高的事物秩序，凡出自神的一切，決不致有毀滅等類事情存在的原故。所以，神使以及第一流的基督教徒，藉着他們對於天國的信仰，他們以為生前便離開了現世，現在的種種事件，國家，祖國，國民等，全未收在他們眼中；而以為毫無注意的。假定現世真毫無祖國，現世的運命是有一種被放逐者被人拘繫了自由的奴隸，而這種路命認為就是神的穩固意志的點，那麼人便不得不衷心快活的來追隨他，輕視上面那樣的現世不但不可能，從信仰上看也許容易。不過，像這些事情，並不是這個世界進展的自然狀態及法則，是一個稀有的例外。並且開始就毫不關心於人類現狀社會的現狀而離開人民和國家的生活，並且認為這是真正宗教的思想而加以獎勵等事，實係宗教的過度濫用，特別是基督教屢次犯過的錯誤。假定這類隱遁狀態是真正實有，並不是單由宗教的熱狂所激起的話，那麼現是的生活，將因此而失去他的獨立性，僅不過成為真正生活的前提，而吾人遂不得不從順的屈安於神祕意志，這是一件令人難堪的嘗試。如果如此，便成了他在現世不生不死的靈魂，把自己肉體之辦當做牢獄，而將自己靈魂推進這牢獄之中的情形，這是一般人主張的。但是如果從事物的規則和正確的秩序言之，現實生活本身，就必須是真正生活的。而且吾人雖然欣慶我們一生，並且一面還在希望着更高尚的生活，但仍然必須帶着感謝心情來嘗試現世生活的，宗教僅成了受了非注壓迫的奴隸的悲

拜聞。惟有以人類的資格，來反抗這種如蟻的境遇，使宗教勿自甘於成爲奴隸者消極的累積，才是真正宗教的行爲。對人只說須歸依宗教，對於現世不加以任何主張，只說來世的天國而安慰人，對於專制君王，也許是种方便事情，吾人不應馬馬虎虎的接受了這類沒有反抗力的人所樂用的宗教。同時，在可能範圍內，必須更進一步，對於使人認贖人世便即地獄，並使人對於天國的仰慕心情益形廣大的那種計劃，加以防範不可。

一二、惟有迫於真正必要而起的人類的自然衝動，才在現中看出了天國，往現世的事業中推進以求遠，一時的生命栽種了永遠的生命，並加以培養。而且他不是藉着不可思議的方法，將肉眼看不出的間隙，設在中間來和永遠接近，他是想藉着肉眼也能看的方法，馬上便和永遠接觸的。

我想用通俗的實例如以說毋凡持有高尚見識的人，有不希望他的子孫，當他死後更美妙的循環着他自身的生命，並且能有不希望他自身的生命從現世進到更高尚更完美之域的嗎？像這種人，都抱着那種精神和思想以及道德來嘆息當時的腐敗，墮落，宣揚正義，激勸末俗，鼓舞自業，而想得到永遠生命。他希望這些東西，作爲子孫的繼承遺產，而遺存於他們子孫心中，至於他們子孫也同他一樣，更擴張之，美化之，將其遺贈於他們子孫心中，相信沒有不希望如此的。只要持有高尚人格，他沒有不希望藉着行爲思想，努力完成他一族的無限發展而播進種子，在自己的時代中投入從來未有的新奇，並且這種新奇之物便停在該處而成爲至新的創造泉源。吾人既然生在

此世，則使此吾人應佔的空間如蜂蟻般的時間之不空自虛過，使永遠連續之某物，留在人類結合之世，自己個人能名垂青史，既令不致如此希望——因為希望死后的名譽是一種可蔑的虛榮心——但在他自身的意識和信仰之中，對於自己也曾在在此世明確紀念碑，能有不希望不他留傳後世的嗎？凡有高尚思想之人，又孰有不如此希望！當然應該如此去想。所以，我們應該拿這些人做模範，拿我們的希望心做標準，來觀察這個世界組織這個世界。誠然，人類惟有爲了這些事情，才有世界。如此去想的人，才是世界的核心。不如此想的人，是此世界中微渺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將這種見解撤回，則只有供爲核心之人所驅使，並在撤回他的見解以前，不得不爲核心之人所利用的。

一一三、對於這些高尚人物，以及永遠不滅的要求和信仰，什麼東西能與以保證呢？其保證顯是在這些人的承諾永遠的存在，同時更承認有推進永遠之物的力量的事物秩序。像這個秩序，當然，藉着概念是不能領畧的。但，在實際存於人類環境的特別精神世界之上，則成爲高尚人物思想行爲和永遠信仰的源泉，即國民。由此國民之中，這樣高尚人類，成爲國民的一員，受了教育長大成人。他們當然要求他們的永遠，但是那個時節，他的事樂，並非僅是該國民精神的自然律的成功，並且望不應以此成功爲止，反之，如一比較，是個『更多的某物』，在這種意義上，這是由原初的神的生活之內流出來的。這件事情當然是真的，但是根據那種特別精神的自然律，當這個『更多的某物』一被形成爲眼睛可以看見的現象時，馬上便順着這種自然律而成爲一對廢

覺的表現，也一樣的真確。而且只要這個國民字續不亡，則此國民內的其他一切神的體理現也同樣的準據自然律而出現與形成的。並且由於他曾在這個世上存在過一次，同時又做了這類的工作，因而，這類自然律又被擴張起來，因而他們的活動，更成這種自然律的永久要素，到了後來，凡是陸續起來的，也都同樣的加入這自然律之內。因此大極他可以確信：他所達到的進步和發展，只要他的國家存在，使會殘留無失，而成爲永久規定今後進步和發展的根源。

一四、從精神方面所見到的高尚意義之上，國民云者，乃係指在社會上繼續着共同生活，將自身由自己去繼續着，而自然的和精神的創造出來的人類全體，站在一己之中的神性開展的一種特別進化律下的全體而言。這種特別進化律的普遍性，在永遠世界甚至在現世，將這些尺衆結合起來使其成爲一個自然體，而且藉着自身力量使其成爲充實的全體。這個進化律，由其內容觀之，應由全體始得將其捕到，換言之，由於吾人在一純真民族德國人之中，始得將他捉住，也能明白。由於考察和斟酌這類民族的各種現象，審察他們今後的使命，也能將這種進化律明白理會。不過，爲成爲這種國民而站在他未意識的影響之下的人，決不會明察這個概念的。可是，一般可以觀察出這類進化律的存在，這個定律是有形的多數人，並且他在現象上，是與原初的無形的多數人密切的融合着，所以這兩件事如一旦現於現象之上時，則或爲不可再分的事物。他的原初性和神性開展的定律，是徹底決定吾人所稱的民族國民性的準繩。由此最後一點觀之，恰

如吾人從來曾以外國思慮所講過的一樣，凡不信原初的以及永久的進展，只信假象的生命永遠的循環，因此終於實際上陷於這類境遇的人類，在高尚的意義上，決無被稱為國民的資格，由此可以明白，這類人們，因為實際上不存在而無國民性的理由了。

一一五、高尚的人類，他所以信賴在這在地面之上自己事業可以永遠繼續的原因，是因於他信賴上流潛在的定律，信賴他對於國民以及其特徵的繼續的期望，即令遭遇到外國不屬於這定義的全體，他也不曾發生自己的純潔被所沾污或導之於墮落等類之事，這個特徵，是指寄託他本身的永遠之物的永遠秩序而言。他是不由不希望這個特徵的永遠存貯。因為惟有這個特徵，才是救他的手段，惟有藉此，他能將這短促的一生，隨着現世同樣的延長於永遠生命的緣故。他那希望完成不朽事業的努力，使他認得本身生命既永遠的概念，這個努力的概念，能首先將他的國民，接着將由於該國民的媒介的全人類，密切的結合起來，同時將他們一切的欲求永遠的導入於他那被擴大起來的心中的線索。這個線索，就是他對於國民的愛，第一是崇敬國民喜悅國民與信賴國民，且以幸生於此國民中為榮的心情。在此國民中便現出來了神性，而且原初性，使此神性成為自己的形骸，以及直接出現的手段。因此，今後在這種國民之中，也會現出這種神性的。對於自己國民的愛，第二是為國民而活動，為國民而欲犧牲自己的心情，生命只單以其視為有命，以及視為有形循環之存在的繼續時，對於持有此類國民愛的人，並沒有什麼價值的。他只希望不朽的永久

生命。他是，只有國民的獨立的存續，才能把這樣永遠不朽的希望傳給他。爲了救助自己國民的獨立，他甚至有不由不希望犧牲自己的生命的事情。這種國民之能够獨立生存，並且他本身在這個國民之中，而得以保持他所理想的唯一無二的生命，這些事情，他是不能不這樣希望的。

一一六、理想是如此的。這個愛是真愛，並非單單一時的欲望。人類如果不承認自己是永遠的話，甚至連自己本像都不能愛的。同時甚至尊敬自己本身也都不可能。況且除自己以外，當然是更不愛別人了。像這類事情，他却不將事物移到自己的信仰，以及自己的情緒於永遠性之中，而將此和永遠性結合起來，是不可能的。凡是不把自己看做永遠的人，任何愛也都不能有。像這類人，甚至連他的祖國也都不能愛。所以，像這類人是沒有祖國的。世上常有一面在輕視自己眼中看得最清楚的生命；而同時在另一方面將眼睛看不見的自己生命，認做是永遠的人。像這類人，大約是在天來之內有着天國，而向這個未嘗的天國裏，去搜求自己的祖國。因而在現世他是沒祖國。蓋雖爲現世，但祖國惟有在永遠的姿態之中，而且惟有在可以看見感覺的永遠姿態之中，始能親自目睹。像這類人，他是不能愛其祖國。無祖國者，是個可憐人。有了祖國，然後在自己的心中，使天地，以及有形無形的一切，相互錯綜遊，而得做成一個真確堅實的天國者，始可謂之愛國。他爲了使這種可貴之寶具，毫無損毀的反傳於子孫起見，甚至能不惜灑其最後一滴之血，爲奮戰的。

從前也常是如此。所差，只是從前未如此普遍而明瞭的，像我這樣說明而已。羅馬人中的高尚人們的靈氣和思想，蘊藏於他們所遺留的紀念物中，雖至今日，仍然存在吾人中間而有生氣。但使他們能忘祖國善自刻苦，犧牲，困苦，忍耐者是什麼？什麼能這樣的感激了他們？這個答覆，他們自身會屢次明瞭的聲明過。即對於羅馬的永遠存續不會滅亡的他們堅確的信仰，以及在此永遠之中貫通着時間的流波而想自己也永遠的繼續生存下去的，他們確信不疑的希望都是。這個信仰是有根據的，並且，當他們自身明瞭的自覺了的時候，才鞏固了這個信仰。所以這個信仰，果然未欺騙了他們。在永遠的羅馬上，凡為永遠的，雖至今日，仍然還生存着。同時，相信更能繼續活到此世之終期永久不渝。

一七、國民和祖國，在担負及保證地上的永遠，換言之，在現世上得以求遠繼續下去的意義上，遂為凌駕普通意義的國家，同時更凌越憑藉單一明瞭的概念而獲到的，根據這種概念所形成所維持的社會程序。這個概念，冀求若干的權利和國內的平和，復希望各人皆能確實努力奮感勤勉，以保持他的感覺的實在而保全其壽命。如此情形，才是祖國愛真正的款求，換言之，世界的永遠的神性，對於進向愈為純潔完全。切適而無限繼續繁榮下去的一個手段，條件，以及基礎。所以，祖國愛第一當選擇國家最直接的目的維持國內和平手段時，必須盡力的先限制國家，將其當絕對的最高向的獨立機關，來支配國家始可。為此目的，個人的自然的自由，當然是必須新

種種方法來限制他。而且如果在此自由之外沒有何等願慮時，即只單就自然的自由言之，力量的加以限制，將其發動置於單一的規則之下，不斷的去監視他便可。假令就是沒有如此嚴苛去做的必要，但這樣嚴苛的去做，最少限度，爲這單純的目的計，是沒有任何妨害的。而且想緩和這類限制的人，除了對於人類以及民族的更高的見解，換言之，即除了認定人民以及民族爲至高無上之物的心意以外，其他皆無所有。自由甚至在外部的生命之發動上的自由，也是個高尚文化萌芽之所。眼中字有這種高尚文化的當局，假令單一的和平安寧被人滅損，或者政治稍有困難，但任可能範圍內會與吾人大的自由的。

一一八、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他。這是我們實際經驗的事實，有對某個國民，不客氣的宣告：『你們沒持有像其他國民那樣多的自由的必要』。這種宣告也許含着一種慰藉。換言之，就是說你們沒有担负那樣多自由的能力。也許是你們如不特別嚴重的加以取締，自由起來將會互相就纏鬥爭的意思，也未可知。然而，如果把這句話將按照字義解釋下去，那麼，這句話，是僅有在這樣的國民，完全欠缺原初的生活，以及甚至求這種原初生活的衝動力事實上都不存在的場合，纔能够如此解釋。假定實際有這類國民，並且這類國民中例外的高尚人物一個也沒有時，像這類國民，也許是毫無自由的必要。因爲，自由是爲超越國家的更高尚的目的而存在的原故。對於這類國民，他們各人私和平和的過活，而且國民全體以適於接受訓練統率而已。不過這個訓練統

率，是為達到他們自由意志以外的，外人的任意的目的所珍貴的材料。吾人沒有決定這類國民實際上是否存在之必要。但是，原初的國民之需要自由，這種自由才是他們國民的原初的存在的擔保，同時該國民惟有在其存中，對於大的自由，如能毫無危險的得以擔負之，是甚明顯的。這便是祖國愛，應該支配國家的理由中的根據。

一一九、祖國愛又根據下列理由，必需支配國家，祖國愛之與國家，除鞏固內秩序的維持，一切人民的財產，個人的自由，生命的保障，以及安甯等類普通的目的以外，更必須藉與一種高尚之目的。惟有對這高尚的目的，國家才整軍備武。這個國防問題起了之後，然後甚至賭上普通國家的一切，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生命以及安甯，甚至，連國家自身的存在都有賭上的必要。而且到了這目的究竟能否達到？屬於完全不明的場合，真正的原初的最重要生命，總是在國家這個船的擡，於此纔生出神一般的政決主權，為較高的生命而犧牲較低的生命，遂被所公認了。只是維持從前的制度法律以及國民治安等類的目的，真生命以及原初的決心，是生不出來的。這些東西，在種種的境遇以及事情之下，恐怕是已經死了的當局者做成的。後來的國民，只是恣意般的走着這個已踏過的途徑，實際上並非保持自己自身的公的生命，只是循環着以前的生命罷了。在這樣時代，所謂真正意義的政府，是不需要的。但是，當此動盪的一步驟漸於危險，關於空前大難，有給以決定之必要的時節，於此，根據自己自身的力量而生活着的真命，纔為必要。當

這類場合，據得國家柄權的人，本着自己的確信，毫無不安的躊躇，而有決心的人，且持有無論任何人，應着必要，不該該人的贊成與否，甚至命令犧牲該人的一切及其生命，而且在何反抗的那樣不可侵犯之權利的人，舉稱是什麼精神？這種精神並不是把制度法律等物，用靜肅的市民的愛，來保護人那樣精神。是高尚的祖國愛的火燄，一接燭勢不熄盡不止的祖國愛的火燄，如從此祖國愛眼中看去，國民云者即指這樣的容器而言，換言之，永遠的生命，有了叫國民的容器，纔能維持下去。高尚的人，爲此容器，衷心裏願犧牲自己，不高尚的人，也被人命令得必須犧牲自己的。因爲不高尚的人們，公認做是爲高尚的人的目的所利用而生存的緣故。那麼，這不是對限制等的單純的市民的愛。像這類愛，是脫不了常識的範圍。決不能涉爲上述那樣的原動力。因爲無論在任何事情之下，不得不有犧牲，所以也許無論任何場合，都有犧牲的。現在試假定這犧牲者是希望奴隸狀態的罷！奴隸的狀態，只在輕視和壓迫初民族的特徵的處所存在着。對了，奴隸者心中，並無民族的特徵，同時我們更假定爲政者們甘心希求奴隸的安甯幸福的状态，有時也可成爲政者的利益，所以如果爲政者有畧通算數的人物，那麼在其支配之下，雖然是奴隸的状态，但在物質方面也許是會給與滿足，也未可知。被治者在此數少也許得到生活和生活上的物資。那麼，被治者仍然甯肯戰爭而不得不採取的是什麼呢？關於前二者他們是滿足的，這二者他們以爲沒有彼此再尊貴的了。此二者的安全，如果有了戰爭反而只有受了阻害的。所以，他們也許講

究一切手段來使戰爭在可能範圍內。早日終止。他們也許不辭向敵人投降，並不辭服從敵人的命令，其不辭的理由，在那兒呢？因為他們最重視在可以忍耐的條件之下，得以繼續從來的因襲，至於對於生活，並未持有何等希望的緣故。不求天國於現世的彼岸，反而希望在現世求現世生活的永遠，唯有這種希望纔能給為祖國而犧牲的愛國志士以感激。

二〇、從前也是如此。真正被支配着的地方，能够忍受激烈戰爭的地方，對於強力的抵抗，博得了勝利的地方，在這些地方，必有對於這樣永遠生命的希望，爲這個希望支配着戰鬥着，並且得到勝利的。以前我所說過的德國的新教徒是藉此希望和信仰戰爭過了的。舊教也能支配民族，並能支持於相當的秩序之中，以及即會藉着舊教的信仰，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衣食住等事，難道新教徒不曉得的嗎？決非如此。那麼，爲何他們君主們甯敢訴之於干戈而反抗呢？爲何各個民族都拿着感激心而從事戰爭呢？他們大膽的自願去做那流血的慘事者，原來是爲天國，爲救贖而然。而且世界上何種的權力，終於善能侵入他們神聖的心窠之內，得以消滅了會起於這個心內，而成爲對於救贖的希望的基本信仰呢？所以他們之所鬥爭，不是只爲他們自身的救贖，他們自身的拯救已經被他們確實的得到了。他們所以從事戰爭者是爲他們將來子孫而戰爭的。他們曾認定他們的子孫，對於他們是個唯一可謝的教訓。他們希望生存於和此相同的教訓之中，並希望把他們自己的救贖，也能給予他們子孫的。而且他們被敵人弄得國危家覆者，也只是爲了這個希望的

緣故。爲了這個希望，換言之，爲了希望他們在自己死後，仍然在他們的墳墓之外永遠繁榮着的秩序，他們抱着這類的感激心而流血的。他們本身搜不出來明瞭的言語來闡明潛於他們心中最可寶貴的東西。換言之，他們的嘴不能正當的說明了他們的心，殆點我們是承認鑒。吾人也情願承認他們的信仰和自說，是在墳墓的彼方，參與上天賞賜的唯一而絕對的手段。雖然如此，但在墳墓的此方，有着更多的天國，在現世已經能勇敢的歡悅的仰見天國的。而且由於他們的犧牲，有着精神上更自由的活動，彌漫在後代的一切之中——他們敵人的子孫也同樣和他們子孫一樣——直至今日，仍嘗試着他們那幸勞的結果，這是伴永遠的真理。

一一一、懷抱着這類的信仰者，是我們最古而共通的祖先，新文化之源泉的民族，被羅馬人稱爲日爾曼人的德國人。他們對於羅馬人的世界支配的發展，曾實行過大膽的反抗，他們究竟對於締接自己的羅馬各州良用舊地，其中所有的各種優美的享樂，如完備的法律，司法官的椅子，刑罰的鞭笞，未曾充分的看到嗎？他們是未自觀過對於他們幾個君主，實際上所給的羅馬官局的寵遇嗎？這些個德國君主們，對於這樣人類保護者的戰爭，不是稱爲叛逆而解決了的嗎？羅馬官局對於服從自己的人，或送以王者的稱號，或給以羅馬軍隊的司令官的位置，或以羅馬的王冠而表彰之，同時當德國君主有被國人放逐了的場合，照着羅馬地方的方便與否，不是也給他以避難所而保障其生活之安全了嗎？古代的國人，是未曾理解羅馬文化的所長，例如羅馬軍隊優良的組

織嗎？甚至連啊爾米牛斯 (Arminius) 那樣代表的英雄，不是也會不以學習羅馬的戰術爲恥嗎？古代的德國人，對於這些事情，不能說是不知道或未曾注意的。他們子孫在不失自己自由範圍內，自己的待徵不致損失的範圍內，亦會力學羅馬的文化。那麼，究竟爲什麼他們變代不斷的，拿着新的力量，而反覆着血腥腥的戰爭呢？一位羅馬的著作家，在他們著作中的人物羅馬軍司令官的話裏，曾如次的把這般消息寫出來過：「日爾曼人們墮落於奴隸的境遇之先，主張自由，否則，只有希望死亡」。所謂自由，換言之，即無論任何處所都有保持德國人的面目，德國人的事情，得根據獨立而原初的精神來決定，本着這種精神使他們發達下去，同時更將此種獨立傳於子孫。所謂奴隸狀的態云者，如據他們的解釋，是由羅馬人給與他們的那種一切恩寵而來的狀態。這是因爲他們如果如此，則和本來的德國人便必須畧有不同的原故。何則？因爲他們不得不成爲半羅馬人的緣故。他們曾想過，每人這樣而變動每甯一死爲愈，同時凡是真正的德國人，惟有把他當做德國人才能活下去，他的子孫也應同樣的爲教育成德國人而求生存的。

他們現在還沒有都死淨，也未曾經過奴隸的境遇，同時他們曾給予子孫留下了自由。惟自由於他們那樣強力的忍耐傾向，新世界的全體才有了今日。如果羅馬人成功於將他們放首的他們羈絆之下，並且像在愚所做過一樣，把他們不認做是一個國民而消滅的話，那麼，人類全體的進歩，必完全和今日不同。並且不得不走着悲慘的方向。我們是他們地境最近的後繼者，今日仍可

德意志國人，而且正被運往將欲流於原初的獨立生命的流內，這件事情完全其由於他們的力量，言語，意氣而然，後來，我們以國民的資格直至現在所表現的，一切都是由於他們的力量。而且只要不滅亡，同時由他們傳來於吾人的脈管內的血液，最後一滴，只要尚不涸竭，即吾人可以表示將來的一切，也可謂由於他們的力量。今日已經成爲外國人的我們以外的日爾曼民族，如果追溯以往，則本是我們同胞，這些民族今日的生存，也是依賴於他們的。當他們征服了他們永遠的羅馬時，這些外國的日爾曼民族是絲毫未曾存在着。可是，在這個時候，這些個民族成立的可能，也是藉着他們力量而博得的。

一、二、這些人們，以及曾和這些人俱有同一精神的人，在世界歷史上，一切都得到勝利。那是因爲永遠之物能激發了他們的原故。對於持有這樣感激心的人，無論時，都能必然的博得勝利。既不是軍隊的雄師，也不是武器的精銳，惟獨情緒的力量，才是能够抗戰而博得最後勝利的力量。若在自己的犧牲心，加上一個限定的目標，超過某種程度以上，便不敢犧牲自身的人，等到始終是沒有勇氣果敢決斷的地點，遇着了危險時，他馬上速抵抗都能放棄了的。不置任何的限界，認定自己是現世上至高無上的一切，同時賭上自己生命的一切，決不停止抵抗的。而且如果敵人持有被限定了的目標，是一定能戰勝他的。一個國民，假令他不是全體，單是這由於他那最高的代表者和指揮者而來的國民，但如果當在眼裏映着靈界的幻像即獨立，同時更爲對於這個獨

立所生出來的愛支配着，同時吾人如果更能像最古的祖先一樣的話，那麼，對於像羅馬軍隊那樣甘爲外國人的工具，陸續充爲征服獨立民族工具的民族，確實能獲得勝利的。因爲，前者是不願犧牲一切而後者却想有所獲求的緣故。認定戰爭是一時的利益或一時的損失那樣勝敗觀察法，已經在此勝負開始以前，想將對此犧牲的金額給他加以決定的那樣觀察法，凡持有這樣見解的人，甚至他連一時的倔強性都不能戰勝。試看謨罕莫德怎樣？他不是歷史上實在的謨罕莫德。對於歷史上的謨罕莫德我不想下以任何批評。我想就某法國詩人所寫的謨罕莫德說一說。這位謨罕莫德，以爲自己帶有指導蒙昧輕浮之民的天職的一個非凡人物，根據這種前提，他自己的見解假令在實際上縱有不當之處，同時實際本來也有不當之處，但他確信一切無疑的俱有必然而偉大崇高的含有感謝意味的思想，因而將反叛他這個思想的一切人民，認做是蒙昧俗腐之民，他們自己的安甯幸福的敵人，並且是俱有惡意而可憎的人民。爲辯護他的良心說是這種自負是一種天職起見，並且因爲這個思想透徹於他們生命的所有部份，所以，認爲一切都應爲他犧牲，終於把一切未將他看得像他自己承認那樣大人物的人加以蹂躪，同時在他自身關於他的天職的信仰被世人所公認，他的反射光線尙去輝耀於其眼簾之前，他是不能偷閒苟安的。如果實際真有此事，並且充分體現過有意識的精神之人，如果出來和他一決輸贏時，那麼他究竟能否打勝仗此點雖然難說，但是對於那些以勝負爲目的的人，確實他能博得勝利而無疑的。何則，因爲他對於不喜犧牲一切的人，

能犧牲一切和他奮命的緣故。以勝負爲目的的人，是不能被任何精神所感動的。但是他本來既然來就是個熱狂份子，但是他被一種精神，即被他那始終強力的自負精神所左右的緣故。

二三、由此觀去，走着陳腐的平和路途，僅是在名義上支配着人類生活的國家，既不是嚴肅的神聖的國家，他本身也不是能獨立存在的國家，這種國家僅不過成爲使這個國民的純真人類的生活，得以永遠而均齊的發展下去的高尙目的的手段。同時不斷的甚至連在太平時代，關於國家行政持有行爲高層監督的使命，當國家的獨立瀕於危險的場合，獨自能够挽救危亡的，分明是持有這個永遠進展的靈和愛，德國人是能有這種純真民族的祖國愛的。同時在吾人所知道的範圍內，迄至今日，實際上也具有這愛。所以他民族最重大的事件，也可藉着這祖國愛期待國家的安全。這雖然只有在古代希臘人間，才可以求得這個實例，但是在德國人則認爲「國家」和「國民」，可以分開來思考分開來作虛的。國家是德意志王國和諸侯國，至於國民，他的有形方面是在聯邦之中，他的無形方面是在一切人心當做不文的法律而活動，結果又成了許多的習慣和制度而到處出現。凡是說德國的任何某處，凡是生在該處的人，都在兩種意思上被看做是公民。第一，是被認做自已生下直接受保護的王國和侯國之民。第二，是被認爲德國共通全體祖國之民。無論何人都許可他在奈德國的任何地方，受和自己最有關係的教育，並在全國各地求自己最適當的活動範圍，換言之，有才能的人并不是樹木那模樣的生長着，乃是許可他隨處可以搜求自己

獨立的場所，當無論何人由於自己所受教育以及修養的結果，和自己周圍發生了不和的場合，容易到別處而受人歡迎，失掉了友人而找出了新的友人，并能把自己的意見更詳細的與人說明。恐怕連對於不滿意的人，也能感動了他們的心而相互和好，如助的才發見了結合全體的時間和餘裕。德國的君主，他不敢把自己管轄的德國，限制於所支配的山河之中，把他們看做恰如縛在地面之上。當時的狀態，是在一個地方不敢發表的一個真理，在別的場所反被許可，在別處被禁止的事情，反而在以前的場所却被許可了。所以，一個一個國看起來雖會有些偏僻不當之處，但把這些個國結合起來的全德國，關於研究以及發被，曾持着任何國民未曾有的大的自由。德國之能比較的見着高尚文化之發達者，是到處的一切德國諸邦的公民們互相影響的結果，這個比較高的文化，又由於同一方法逐次的發展到一般人民之內，如此的，一般人民大體上也由自己的力量繼續教育自己了。這件事情，可以稱德國國民永遠不亡的實際上的擔保，恰如方才所說一樣，對於支配着德國的情緒並沒有甚麼害處。而且同時當着決定他最重要事件之際，在不合於高尚的德國的祖國愛的理想的事情，也不是沒實行過。但是雖然如此，最少反乎祖國愛的事情，則決沒有企圖過，把祖國愛從根據倒，或企圖換上一個反對的發，這件事一次也沒有過。

一二四、不過，假如他那高尚的文化和國民的能力——只許用於文化上，以及明於自己的存在的目的上的能力——的原初的指導，換言之即德國的遺產和德國的血液的用途，他不能照從德

心得心發出的命令，反而必須服從他種命令時，那麼其必然的結果，究竟如何？

這個地方就是我在第一講上曾經說過的，就是明想要明瞭的將自己的事情加以認識要求心，正視真理的勇氣真正不可缺的場合。據我所知，雖至今日，如果用德國話的話，是許可我們互相談論國事的。最少限度是不禁止對於國事的互相嘆息的，細想，我們任意的自己作成了這個禁，而尚善於狐狸躊躇的各自心中加以絕望的束縛，恐怕絕不是一件上策。

新近支配了我們的勢力（指法軍），現在我們假定他是對我們有很大好意罷！并且要假定他是神一般的親切罷！惟有關於神一般的理解力一層，恐怕是不能使他和新勢力一同去加以思想的。換言之，這種新勢力，雖然有時也能真摯的希望我們一切都為最高的太平舒適，但是他所思想的最高的太平舒適，究竟和德國人想的太平舒適能一致嗎？於此，我以為今天我對諸位所講的縮要，能充分理解了。同時，我並相信諸位的大多數已經思考過并且感到這件事。我僅不過將諸位已經懷在心內的事情，把他明瞭的說明白了而已。只有用言語把他說說而已。諸位以外的德國人他自己讀此講演筆記之人，我相信都和諸位一樣。若干的德國人，已經和我說着同樣的事，并且不單關於國家機械的設備以及計劃，就是在德國人從來常表示個的反對方面的努力上，雖然是無意識的，但這種思念却藏在他們心裏。我向凡通外國近代文學的一切人，有所要求。外國的哲人，詩人，法律家們，如來對於人類永恆的進步，認為是攝止境一事，和德國人一樣明瞭的去想

像，或至少去預想將人類一切的活動，只使和此進步關聯起來而記述的人，如果有一個人時，那樣請將他的名字舉出來！如果有敢大大膽來實行政治上的創造的場合，來求比平等。國內和平，海外僑胞的名譽，甚至於國家家庭的幸福等類更高尚的人物，假令只有一個人時，那麼，請將他的名字提出來！由此觀之，在此所舉的一切，看去好像是他們所求的最高之物，如果如此，則他們對於我們人生的冀求，推測也不過如此而已。所以，假若他們沒有自私心也沒有想凌駕我們的欲望，但他們一定認為只將上面所舉各物給我們，便算對得我們了，持着我們國民思想的人們，他的生活上唯一的目的，恐怕就如此的被逐自公共生活之外了。而且對於這些高遠思想的人們的指導，常表示着充分感受性的國民，同時因為有多數這類的人，即由全體觀之也表示着可以達到高層思想之希望的國民，因被那種低劣理想所支配，遂被從當然的階級推下來，品格降低了，被其他低級民族同化了，因而終於獨立的存在也被剝削了。

一二五、對於生活上高度的要求。對於神的正義的召感，能生氣勃勃而強有力的保持着的人，在這種支配之下，決不會感到滿足的。他們恰如當基督教初期聽過的：「然而我將對你們說，勿與惡人為敵。人如打了你的右臉，那麼你要將左臉轉過來給他打，對於告你而想取你裏的人，可將外衣令他脫去。」一般的教訓人們一樣，恐怕對於這種好意的壓迫，會感到深深的公平。但是，既求了上表面要連外衣也要添給他，這事本來是很有道理。因為在我們外交尚失掉的時候

，相信侵略者爲奪去外衣起見，大約會向吾人搖動的。當吾人完全赤手空拳身無一物之時，才能脫開他們的注意、而不致被他所煩擾的。吾人由於持有提高自己的高尚心情，反而因此發現到世就是地獄，并且恐怕不得不感得現是個可厭的世界。我們大概希望母甯不生存在現在，希望我們的眼睛早日閉上，希望不看這種狀態。澎湃的悲傷，恐怕一直到死會終日纏繞吾人生活的。對於自己寵愛的人，我們也許希望他們能保持着呆然無欲的心生下來，對於這種痛苦也不十分感到，并且希望他們對於來生生活，雖不常常希望憧憬也可混過才好呢。

吾人在將來能發現的一切高尚衝動，這樣的加以破壞，務想把國民全體，從這樣墮落下去的危險之中，救出起見，在講了種種手段而且這些手段也都失敗的今日，對着諸位講演尚剩下的唯一無二的手段，才是這挽回演講的目的。這個講演是在對你們講把我們國民看做是永遠的國民，吾人本身的永遠界的公民，同時并講述將真正全能的祖國愛用教育的力量，深刻而不滅的造成於一切人心之中的方法。什麼教育能這樣做了應用什麼方法去做？大約在以後的各講演內會談及的。

## 第九講 德國人新國民教育的出發點

一二六、前次演講，已經將第一講裏約定過的敘事，充分說明過，並完全加以證明了。所餘的就是救濟德國人自身的最要方法爲什麼的問題。存在德國國民中間的差別，恐被這高尚見解完全消滅了。至於各人所兢兢於特別的部分關係的保存，大約也不會因此而被其妨礙的。吾人只要不將在前講所說過的，國家和國民間的區別忘掉，這兩個事情，決不會陷於矛盾，就是在過去也已經確實的證明過。假令就沒有確實的引證，但是整個德國人的高尚的祖國愛，無論在德國任何地方，一定能成爲最高的權威。德國聯邦的某一邦裏，如有忘掉了這種高尚的祖國愛的情形，其必然的結果，是喪失了一切的高潔與有爲，而不得不速其自身之滅亡。且被此高潔的祖國愛所感勵所增強的人，不僅可以成爲國家的公民，并可成爲善良的公民。關於特別傳統的事件，德國諸邦也有個互相爭執的情形。希望傳統的狀態永久繼續下去的人，只要有悟性，你爲國家的將來打算，無疑的必會希望此事，像這類人，不論用於何人都不希望正義和勝利的。因爲這種關係，爲了正義，德國各聯邦不辭彼此的去爭鬥，而想維持從來的依存關係，而亦維持下去了。不過，某一小國，想將德國國民全體，結合於自己統治之下，并廢掉從來的聯邦組織，代之以專制組織的這種計劃，在過去不是沒有過。現在試假定我所信的那樣一個聯邦的組織，是德意志文化最

大的源泉，是確保其特徵最上的手段。如果在那種場合，假若這種聯合統一，不是聯邦的而是專制的話，一個有權利的人至少在他的一生如果有抑壓德意志本來文化的一小部分的事情，那麼我敢斷言，爲那德意志祖國愛起見，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凡有高潔心術的人，德意志全國的人，都不得不對此反抗的罷。可是，像這樣場合，雖然可悲，但是支配德意志人的，仍然是德國人。所以對於德國人生存的要求和理想，大約會按照他們的本性，加以倡導的。假令德國人的精神，一時被人漠視，但這種精神如果重能覺醒，這種希望，仍然是存在着。如果能有強有力的人一提倡，則普遍全土，會喚起他們有效的反響，使其傾聽這種主張，而有理解該主張之希望的。若此，德國國民依然不失其爲德國國民，自己來支配自己，決不會有降低成爲低級的，外國的一部分的事情。吾人所以如此推測的原因，是我們相信，由於德意志的祖國愛，可以把國家的船權擔任，或至少被他的勢力推動之故。不過，頗像我們以前所假定的一樣，這侯德意志——至於他是一個國，或分割爲數國，是不成問題的，因爲實際上無論如何都是稱爲一個德國，離開德國人自身的支配，而歸於外國之手時，那麼，當那時節，下述各事，運命上便在所難免。我敢斷言，以後的德意志精神，早已失掉決定能力，惟有以外國的精神來決定一切事件的，德國人全體共通的德意志精神，終於被驅逐而離開從前的境況，即離開攬取國家之權的位置。所以要想使這種精神永不全滅，則無論如何，必須去另求新的座位不可。但求統治者的座位已不可能，所僅存的只是被治

者即人民的地位而已。倘若這種德國精神存於國民之內，我們也許不致陷於我們現在所談的那樣境過，亦未可知。所以，人民苟沒有這種精神，吾人從今之後，必須把這種精神導入人民心中，必須使多數的人民教育，也抱着這種精神始可。並且爲使多數人民確實能抱住這種精神起見，必須將此教育普及於各方面不可。惟有這種教育，於能拯救德意志的獨立，此外別無良策。時至今日，世人對於我這演講的真正內容和目的，以及在此演講內應該述說的真正精神，不能理體會的原因，第一是我們疎忽了這個教育罪過。

一二七、對此加以簡畧時解釋，並且爲我的前提維持到底起見，現在用個譬喻來說：現在我們假定有個孩子，他喪失了照管他的父親和親朋，而他的主人却代理這種照管的職責。這個孩子，如果不願當奴隸的話，即只有脫離這樣照管人的手。爲了脫離這種狀態，必須先受成人的教育。德意志祖國愛，已早喪失了他的座位，此後的祖國愛，必須求個較前更深廣的座位，靜悄悄的隱藏在那裏，涵養自己鍛鍊自己，到了適當時期，便拿着生氣勃然的力量而躍出，來恢復國家失去的獨立不可。對於這個獨立的恢復，外國人和國內的短見者流，決不用感到不安。吾人爲使他們安心起見，可以像下面那樣與以證明。就是說：如此的恢復獨立，在他們活着的期間，恐難實現，至於能實現這個時代的人，大概會拿着和他們不同的眼光來歡迎他的。

一二八、方才所證明的每個部分，雖然都精密的關聯着，但這種證明究能感動許多的人，而

催促他們實行與否，是由稱爲德意志的特魯德意志的祖國愛實際存在與否，同時並由是否有維持這種祖國愛旺盛這種愛的努力價值而決定。外國人——不管他在國內或國外——當然是反面來解釋他的，可是，我們不能背逆了外國人，同時這種證明，也決非由概念能夠證明。概念等類，雖能將存在的事物弄得明白，但不能教以事物的存在和價值。所以，吾人於此，只有根據吾人自身經驗來證明他。如果如此，既今有幾百萬人都與以『那不是如此』的否定回答，何只止於他證明他們自身經驗不是如此，並不戒爲全體不是如此的證明。因爲假如甚至有一個人，根據自己經驗而主張是如此的人，他們也不能對他怎樣的。我現在以正在討論此事的本人資格，來做這個問題的解答時，我根據我的經驗，而主張實際知道祖國愛是存在着的。認得祖國愛之無限價值者，既令只是我個一人，但無論何人，也不能顛覆我這個確實信念。現在我們的自由，只在言論上能被人許可，甚至這個自由，也正千方百計被人妨害的時候，我冒了一切的危險；站在這個境上來講這些事情，就是爲這祖國愛所驅使才如此的。心中正感到和我同樣事情的人，大概能確實信此點。反之，雖費盡千言萬語，恐怕也終不能有任何反響。我的證明，只是將持有這種感觸在心的人當做前提而設想。對於沒有這類感觸的人，我的話是馬耳東風，對牛彈琴。

二二九、關於可以稱爲救濟德國國民之手段即教育，吾人在第二講以及第三講內，已經說過。我把這個手段，叫做人類的全盤改造。對於這句話，大概在此有反覆加以整個考察的必要。

一三〇、從前普通以爲感覺世界，是真正的實在世界，這是教育給學生的重要的東西。學生最初先由感覺世界出發，然後導之於思想。而且那種思想，都是關於感覺世界的，爲感覺世界而思想的。新教育必須顛到這種順序。新教育只將思想捉到的世界，認爲是真正的實在世界，希望他先將學生導入這種世界，先從此舉着手。新教育只向這個實在社會，將學生全盤的愛和喜悅結緊起來，並希望學生的生活，只在這種精神世界裏能必然的起來。在從前多數人的心中，只有肉慾、物質、自然。新教育是在一切人中，只使精神活起來，惟想藉此精神而推動學生。新教育所冀求然的，是在一般人中造成我以前呼爲完美國家的唯一基礎的堅貞強固的精神。

一三一、如果根據這種教育，則吾人劈頭所提的目的，講演的出發點的目的，無疑的可以達到。如此做出的精神，能引出高尚的祖國愛，遂至使人明白自己現在的生命，是負擔永遠和祖國的生命以及祖國的永遠性。而且德國人心中形成了這種精神時，則生出德國人對於祖國的愛。他使人直接感到自己是祖國的一個重要要素。這個教育可以達到的目的，並不止此，常用徹底的手段追求大的目的場合，慣例上尚有種種目的可以達到。即人類全體一切方面，均欲完成，內則心中明朗，外則可以得到在一切他的暫時和永遠的目的上，能够充分達到的能力。吾人以國民的資格，祖國之子的資格，成爲健全的國民，同時，吾人既以一個人的資格，也能必然的完全脫離開從前壓迫我們的一切禍患。

一三二、像這類思想，如和必然的世界來比，感覺世界等類毫無價值可言。然而如有果然經過這主張的聲音，或否認這類必然的世界的存在。或認為不能將大多數的大國民誘至這必然的世界的人時，我們不想特地費力來勸說這些人的。吾人已在前講對於這類人等痛與打擊了。對於仍不知有思想世界存在的人，並不是無法教育他們，不過；我們沒有這種時間。告人只想將關於大多數的大國民，應如何的提高於這種思想世界的手段，在此加以說明。

一三三、由於我們本身的熟慮而生出來的這種新教育概念，決不應視做練習心靈的機巧和演說的技術而設的圖形，吾人須立即將其加緊練習而導入生活之中。所以，吾人第一必須先關於可否在實際世界，將已早存在的某個要素為立腳點，來實行這個思想說一說。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如此的：我們應該採用裴斯塔婁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所提倡的，並且在他的監督之下已經逐次發達得有效的教學法做立腳點。我想更深確精詳的一說這種主張的理由。

第一，我看了這個人的著作，曾仔細的想過。而且由此對於他的教學以及教育法，得到相當的理解。不過我對他的著作，並不是拿着文學的新書介紹者關於這本書的批評的批評當做參考的。我為對同一樣想研究這個問題之人，忠告他必須採取和我同樣的研究方法萬勿採用反對方法計特地將他聲明的。同時，我們從前也未想去參觀這個教育法的實施情形。這並不是因為想輕視

他的實施情形，只是因為關於這個教育法的發明者真正計劃，想得到確實概念而然。因為，實施情形有劣於發明者之真正計劃的。所以，觀察實際狀態，有誤會了發明者真正計劃的危險。反之，對此企圖本身得到真正概念之後，則關於他的實際以及其必然成功的概念，當然會自然而生的。如不這樣去做，則對於實施狀態欲得真正的理解和正確的批評，是不可能的。對於裴氏的教育法，雖然有幾位學者，主張在某點上陷於盲目試驗的東摸西索，或陷於空虛的遊戲及兇而嚇人等毛病，但相信這不的發明者的真實企圖。

一三四、我從他的著作內，用忠誠並且另人可愛的直率性所寫的綱領看去，相信就能明瞭他的真意。無論在他或在路德，以及類乎此二人的任何人物之上，我們可以認識德意志情緒的特徵。同時得以證明凡在通行德語的領內，這種情緒，由於那種靈巧的力量，直到現今還支配着。裴氏經過辛苦層出的生涯，一方面和自身生出的一切障礙，如頭腦之不清楚，才能的不充足，學問的不淵博，一切困難搏戰，同時在外面不斷被人誤會，然仍努力去追求一種自己只想像看而尚未十分明白的目的。當此之際，使其不屈不撓始終與以督促鼓勵者，是這種對於不屈不撓而全能的德意志的衝動，對於被人拋棄得可憐的德意志國民的愛。這種愛，恰如路德之用作自己工具一樣，現今裴氏又在此不同時代的今日，藉看更適切的方法來利用他，並且在其生命之中顯為生命。這種愛，裴氏自身也未自覺，但却成為堅固不朽的綱本，安全的把他引過他那暗淡的境遇。像這

種愛，絕不會不得何報酬，便原消失。所以，晚年他得了真正精神發明者的榮銜。這種發明，較比牠以前曾大胆豫料過的發明，做出更多的功績。因為他在當初，只想救助他們國內的一般人民。然而，他的發明如關於大全體言之，則為一般民衆知識之提高，一般民衆與教育階級之區別的剷除，在他預先期待的平民教育之上，結果反而發見了一個國民教育的組織。不僅如此，他的發明，如由其應用於全人類一點觀之，恐怕會有一切民衆和人類全體，從當時那種可憐的沉淪之中，拯救出來的力量。

一三五、他這種真意，在著作內顯示得顯明，並且明確得毫無錯解餘地。今先就形式言之，他不喜歡從前的模倣心和暗中摸索，反之，他所希望的正和我們希望的相同。即由德意志人的徹底性觀之，也不得不希望那樣堅實的有希望的教育法。他曾坦白的聲明過，由於某個法國人攻擊他的教育法為機械的教育法的話裏得到很多的啓示。如就內容言之，將學生的自動精神，更進一步將學生的愛的世界，必須展開於他們心中的思想，如以刺激與援助，乃是我所講述的教育法的第一步。裴氏的著作，對此第一步說得很透徹。吾人如欲描寫他的教育真意，第一必須注意此點。關於此點，他不贊成從前的教授法，而將學生浸於霧和影之中，不能使學生達到實際的真理和實。這點，與吾人看從前的教授法，是能向生活活動做出生活根源是一個意思。裴氏說教這種缺點的手段，唯一是應引導學生去直接觀察，這和我們所提倡刺激學生的精神活動，使自己做

成各種影像，只令藉着這個自由的影像來學他們應學的事情，是一樣意思。因為，倘有根據自由去製作影像，真正的觀察才為可能的原故。裴氏實際是有這種思想，他的所謂觀察，絕不是指那暗中摸索的知覺而言，後面說的實行法，就是這個理由的證明。他說有用教育來刺激學生觀察能力的必要，並附帶說在兒童各種能力開始和進展之間，必須有充分的連絡，這是一般的意義深重的定律。

一三六、然而，裴氏的這個教授法，無論在主義上和方法上，他的缺點，都是由一個原因而來。即由他最初所採取的貧弱而狹偏的目的而來。申言之，他假定一般的大勢為固定的，而起端以在從前非常被人漠視的平民子弟們不可缺的救濟教育，他這個目的很小，因而又和後來生出來的另一個高尚目的手段互相混雜，並且不覺發生矛盾，他的缺點，都是由此而來。所以我們除開最初的要素和由他所生的一切結果不提，只置重於第二要素，並將其正確的實行下去，於是一切錯誤才能避脫，而得一個有系統無矛盾的觀念。不過，由於想將非常窮困的兒童，盡力的早日使其離開學校去覓衣食，並與以後來彌補他們中途求學的某種手段，由於這種願望，裴氏遂起了過於重視讀寫的心理，因而此二者在裴氏幾乎成為平民教育的最高目的，他妄信了讀書習字乃教育學生的最好材料，豈知這是個落伍的見解！他如稍一深加考慮，相信會明白這個寫字讀最，才是把人類包藏在霧和影的中間，而使他們能成為過度聰明的所以然了。和使學直接去觀察的原理

相矛盾的各種實行方法，特別是認爲言語是引導人類由曖昧的觀察進至明瞭的概念的手段，這種大誤特誤的意見，也是由此而生。當我從前講說關於新教育的各人的學說時，決不認爲他們是使一般人民和上流階級完全對立的，而且決未認做一般人民是如此的愚蠢而設想的。像這種不公正的差別，我們早已不許其存在。同時爲德意志國民之發達計，將來也絕不能許其存在，也是顯然的。所以我們曾提過國民教育。苟欲實行國民教育，則儘量使其早日完畢他的教育，而早日使兒童去求衣食。像這種可憐的主張，必須完全使其絕跡，並在該教育的頭一步，必須放棄這個主張不可。據我所想，像這類國民教育，並不要相當款項。大概學校可由自己的收入，便能調濟他大部分的經費。同時也能考究不致防害學生去覓衣食的方法。關於此點，我想在後面來說。假令需要許多款項，於實際生活的勞作上也有害，即令使學生忍耐這些損失，冒着任何的危險，但在該教育尚未完成之前，絕對的非繼續這種教育不可。半途而廢的教育，和無教育一樣，仍然是將子弟停於舊狀態之中。我們如果仍舊不想脫離舊的狀態，則連一半教育也用不着。如果如此，則到不如開始即斷言人類不需要教育爲有勇氣。所以，從這種意義義觀去，只單就國民教育言之，則在教育上仍舊使用着的讀書習字，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因爲，他能誘引學生離開直接觀察，而陷於單純記憶的觀察，更輕視了非在當時馬上將他捉住，後來無論何時終於一無所獲的東西，因而只有使其甘心滿足於呆板的筆記之故。由於等到空閒時節再看筆記的遺留不可靠的期待，恐怕實

總終於一無所得。並且一般的讀書習字，容易引起種種忘念。像這種事情，從前也有實例。到了教育完成之後，然後再教他們來處理教育最終贈品即文字，這才使得。如能如此，相信學生遂至會得到分析他們從前已完全為其所有的言語的力量，發見了文字，並能善為運用。凡經過這樣教育的學生，恐怕對於這類事情，會容易得和遊戲一樣。

一三七、只是國民教育，要這樣做。至於未來的教育學者，則畧有不同。對於學者，不應只將社會通俗事物，使其整個的記在自己心裏便可。他們同時必需由孤獨的冥想，將隱蔽着自己也未曾意識着的心中特別深處，照以言語之光而述說的。所以，他們必須開始便將孤獨冥想工具即文字搬到手裏，並且學會文字的構造始可。不過，學者也無須像從前那樣着急。關於此事，到後段講述國民教育和學者教育區別時，當會明瞭。

一三八、根據這種見解，對於裴氏所創的音聲和言語，為發達精神能力的手段一事，吾人不得不加以訂正和限制。對於每個問題深去加以研究，為本講演的原來目的所不許。關於他的發達一切認識的學說根據，是在他的『母親之書』(Buch Für Mutter)內說過。在此書內，他特別置重於家庭教育。對於這個家庭教育本身，我們本來不想論難他不應該向世界母性期待。不過，我們高尚意義的國民教育，確信勞動階級的家庭也能，學校也能，如不將兒童全由家庭離開，非但不能開始，連繼續他完成他都不可能。日常生活的壓迫和不安，以及之而生的吝嗇心和利己心

，必然的會傳染於兒童而降低他們的心志，並會妨害他們在理想世界之自由翱翔。固際這有幾萬，實係實行吾人計劃完全需要而不可缺的一種重要條件。如果經過一個時代，再經過下個時代，而仍舊實行前代的一切，則他的結果如何？在吾人眼前充分的觀察過。如欲完全改造人類，第一必需先將人類從他本身切開，在他們從前的生活和今後的生活之間，截然的劃一區隔不可。受完新教育的人，當他到了能創造家庭的程度，才能開始研究『國民教育中何處可以安心處於家庭之手？』的問題。

一三九、此事暫不可提。只以裴氏的『母親之書』當做教授法的基礎而加以觀察時，則關於此書的內容，以及關於兒童身體的見解，也都完全是錯誤的。當然，他是從『兒童認識之最初對象』，必需成爲兒童自身的一個完全正確的論題』出發而來。不過，兒童的身體，究竟是兒童本身嗎？如以爲係指人類的身體而言，則對於兒童，其最接近而容易看到眼裏的，不是他的母親嗎？同時如不先學習使用身體，如何能得到關於自己身體的明瞭的認識呢？不如此得來的知識，不是真知識，只不過是由過於重視說話而來的音韻文字的背誦。教學和認識的真正基礎，如借裴氏的著來說，不是『A B C』的抽象文字，當然必須是感覺的『A B C』。兒童是先聽語音，然後開始自己去試驗發音，同此一理，必須將兒童是否自己覺餓？或覺睡？由某某言語表示出來而被他明白了某某感覺，是否看到眼裏？或是否用耳去聽？或只用心來想？關於這些事情，必須充分明瞭

的指導兒童能自覺不可。用特別語言所表現的種種印象，遇到同一的感覺器官，例如各種物體的顏色音聲等，遇到眼裏和耳裏時，各種感覺究竟如何起來？同時各種強弱之感又如何起來？這些事情，必須使兒童明瞭的自己學得。而且一切都必須根據正確的程序使感覺能力發達得井然有序的程序，來指導他始可。如能如此，兒童才能得到一種「我」。自由的驅使他獨立起來成為明瞭的概念，彼此概念所澄潤而自覺起來的生活，同時在此生活之內又賦與了一種精神眼，這種精神眼，以後是決不會再喪失的。當實行今後的觀察時，量和數等類，他們自身雖然是空虛的形式，但每個都會得到各自明瞭認識的實質的。然而，如據裴氏的教授法觀之，則此類實質，只不過由黑暗的衝動和強制而附加於數量上的形式而已。在裴氏的著作內，載有他手下的一位教師關於此點的一種惹人注意的自白。這位教師隨着實行裴氏的教授法，親眼看到學生們終於成為空虛的幾何的形體的事情。用這種教授法學過的學生，如果他們的精神素質，只要不加防範，必都會成為空虛的幾何形體。即在用感官去觀察事物的場合，明瞭此點的，當然也不是文字的力量，而是欲將自己傳於他人的欲望的力量，他能使人類躲開暗蔽和混亂，而得到明瞭卓樞的知識。初次有了自覺的兒童，圍繞他周圍的自然現象，都聚集於他的意識左右，而形成一種混沌狀態，這種混沌狀態和全體體的混亂，是毫無截然區別的。個個的印象如何便從此混沌狀態之中，得以獨立而明瞭了於是兒童遂需要外來的助力。兒童爲得此援助計，除將這種希求和已經發在言語之中的種種類似的

務求加以區別，而即際的發表之外，別無他法。兒童得到這種區別的解釋，他便潛隱於自己心中，並集中心力去觀察他。而且自己被動的將當時實際感覺的一切，和他已經知道即在一瞬之間未曾感覺到的他種印象，加以比較與以區別。惟獨如此，在他心中才分析出來一個明瞭自由的「我」。教育的任務，就是將人類被必要和自然所迫而採取的這類路徑，使其藉着明瞭自由的技術向前進行。

一四〇、客觀的認識之中，如就一切外界的對象言之，由言語得到的知識，是缺乏增進認識的明瞭性和確實性。只在將此認識傳於他人完全不同的方面，持有效果而已。換言之認識的明瞭性，完全係由直接觀察而來。而且吾人能任意的將物的一切部分，按照他的實際一樣，由想像力傳以使其再現，這個時節雖然不懂得表現他的言語，但已經能完全把他認識的。誠然，如據吾人的確信說來，觀察的完成，必須先於言語的知識。這個順序如果顛倒，吾人便陷入影霧之中，只囁嚅調空往前跑。這兩個東西，斐氏當然不是反對，不過凡量力的想早知道言語，如一旦知道了言語，馬上便能增加自己的知識那理想的人，便是住在霧的世界內，只苦心於此霧的世界之擴張罷了。

一四一、如此的將感覺的認識主體的發達為前提，並將這前提當做我們所提倡的國民教育的最重要基礎時，即裴氏所謂之觀察的「ABC」即數量關係之說，遂成了完全適於目的結論。這個觀察，可以結緊感覺世界的任何部分。我們可將這種觀察導之於數學範圍。如此的學生之獨創人類社會秩序，對此秩序所生之愛，換言之，必須導向於他的發達的第二步的預備演習，才被

完成。

一四二、在教育的第一步，還有一個不可放開的事情。這件事常，同樣是裴氏提倡的。即學生肉體能力的發達，必須和精神能力相持並進。裴氏曾主張技術的即肉體的能力之「ABC」。關於此事，他最顯著的言論是如此的：「打，擔，拋，衝，曳，稔，轉等動作，乃係最簡單的練習。由這些練習的初步開始，一直到使其嫻熟的技術——例如打擊，衝鋒，跳傘等應付無數的變化而可能，以及達到手足都能確牢起來的那種神經運動的最高度為止，都有自然的階級」。遵守這個自然階級是必要的。所以，吾人只輸入了毫無根據毫無秩序的任意的練習法，尚不能稱為有了希臘人般的體育。在此意義上，是毫無成績可言。因為裴氏對於學生，他未曾供給過技術的「ABC」。吾人第一必須先將這個「ABC」給學生，而且為此目的計，必須有精通於人體構造和科學機構同時有大哲學知識的人才不可。有了這種人才，然後其根據各方面的知識，去研究人類理想的發達究為如何的問題，並示以這類身體的一步一步發達下去的各個階段，只實行於必然的正確的程序之上，同時更明白的告訴他們，任何的一步便是下一步的準備，還要告訴他們知道，使此發達能够容易，不但無害於身的健康和美觀以及精神能力，反而能使其加強向上，最後更應闡明健全身體應如何使其發達於理想狀態之上。養成人類身心雙方的教育即整個人類的教育，特別對於一度失道獨立性而想對此獨立重新恢復維持的國民必須施行的教育，這種體育之為必

要不可缺的要素，當係不待多言便能明瞭的。

爲使吾人更深澈的決定關於德意志國民教育的概念起見，本來還有許多想說的話，不過，現在把他讓到下次演講再說。

## 第十講 德意志國民教育的更詳細的定義

一四三、訓導學生第一先使其明瞭感覺，然後明瞭知覺，並和此教育同時必須併行有組織的體育。這是新德意志國民教育的第一部，關於知覺的教育法，裴氏曾說過適切的方法。感覺能力的教育，裴氏和他的助手即先為解決此問題而拔選的人們，會容易的配備此般的。應根據如何適當順序來處理體育的方法論，雖尚缺如，但關於解決這個問題何為必要一層，是已經說過了。國民如果冀求這種解決實現，那麼他們的解決，相信可能。教育的這些部分，一切都不過是次要部分，換言之乃公民教育和宗教教育的手段和預備，關於此事應該說的，已經在第二講和第三講內說過，在此也沒有重加說明的必要。關於這種教育的實際技術，與以明瞭指導一事，恰如在關於裴氏的本來的教授法的贊否的批評上，會自然明瞭一樣，也是主張過德意志國民教育的哲學的任務。而且到了教育的第一部充分實行完了，到了要求這類哲學的指導生的時節，則哲學當然馬上會給以指導的。這個教學含有最深的形而上學，同時是由於最懸隔的思索的結果而來，理解這些要素，有時也可以說暫時連學者和空想家也幾乎以為不可能的。雖然如此，一切學生，甚至假令生自最卑賤階級——生來的貴賤與人類素質並無何等影響——都能理解並且是很不費力的理解這些事情內的構造。只能隨着教育的第一步所舉出來的主意做去，像這類事情，會由於經驗，自然

而然的便會了能。所差，我們現在的時代，都掩因於空虛概念之中任何階級都未進到真的現實和知覺世界，因此關於這種最高的精神知覺——特別是他們無視了伶俐——而想要開始這類知覺，只有不可能而已。哲學只有要求拋開從來的世界而創造嶄新的世界。而且這種要求之氣若何效果，起初便是明顯的。不過，吾人所教育的學生，則完全同此異趣，最初便即和知覺世界接近，其他世界，是還未有看到。換言之，學生無需變更自己的世界，只使其提議向上即可，所以他們也自然能創造新世界的。像這類教育，便是我們在前段暗示過的，以哲學為根據的唯一的必然的教育，使哲學成為國民普通所有物的唯一手段。

一四四、由於這種公民以及宗教教育，教育便告終結，吾人乃得將學生放出了學校。換言之，到了這種地步，則吾人所提倡的教育的內容，便充分被所發揮了。

一四五、當刺激學生的認識能力的場合，必須同時使其起來一種對於認識對象的愛不可，如不如此，認識便成死認識。並且當使其惹起愛時，同時必須使認識明瞭不可，否則，愛則不免為盲目的愛了。這是我們所提倡的教育的主要原則之一，對於此點，就是裴其，由他的全體的思想上看去，也是當然必須一致的。却說，刺戟和發達這種愛，由於這種顯着感覺和知覺的連續去走整齊秩序的教授之路，自然可以達到。並且並不需要吾人之任何企劃和援助。兒童持有愛好明瞭和秩序的自然衝動。這種衝動，由於隨踪他的教授路徑，可以得到滿足，兒童心中於是才充滿了

喜悅和快樂。不過，在此喜悅的正常中，被不久便現出來的那樣不明晰的事情，兒童重又受了刺激，但藉着使這種刺激明瞭，復會得到滿足。如斯的，兒童的生命，便充滿起來對於學習之愛和快樂，將各人結合於思想世界，或為感覺世界和心靈世界之紐索者，便是這種愛。由於這種愛，我們的教育纔能確實的，合於預定計劃，無困難的，達到從來只是少數優良學生能偶然達到的高的認識能力，以及科學的分野。

一四六、此外尚有一種不同的愛。這個愛是把人類和人類結合起來，將一切的個人都結合於同一思想的理性之上的團體的愛。前面說過的愛能作認識，但這個愛是作了實行的生活，而且刺激把認識過的東西欲描顯於自己以及他人之前的心。只單改善學者教育，對於我們的真正目的，很少有所裨益，同時我們所計劃的國民教育，其目的並非在養成學者，乃在養成人類之所以成爲人類，所以，第一個愛以外，同時，再使這個第二個愛發達下去，才是我們教育所不缺的義務，這已經是顯明的。

裴氏關於這個問題，曾拿着令人欽佩的感激心述說過他的意見。不過，我們是不得不如下邊那樣說的：即他所說的情形，我們一點不明白，尤其是對於「這個愛是使用技術方法發達他的愛的基礎」一句話，究係何意，則一點不能了解。

一四七、於此，有述說我們自己對此問題的思想的必要，因為人類生來便是利己的，所以在

何兒童生來都有這種利己心，欲向人類植以道德的原動力，只有依賴教育的力量，把這類老生常談的見解，認爲是個很淺薄的觀點，那是大謬特謬的。沒有由「無」生出「有」的。將基本本能多年繼續發淨下來的東西，完全弄成反對的東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無論如何教育，如果兒童沒原初的則在受教育之先，已經沒有「道德心時」，那麼，從外部向他們栽植道德心，又如何的可能呢？不過，實際上一切人類生來便持有道德心，教育的任務，只是在研究這種發現道德心的原初純潔的形式。

一四八、默想和普通的觀察，結果是一致的。換言之，這種原初的純潔的道德形式，是想得着人家尊敬的本能，由於這種本能，道德言論行動，遂被感覺是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唯一之物。即正義，善良，真實，克己等，便被認爲這個本能的對象，在兒童身上，這種本能，最初先成爲想受自己最尊敬的人的敬重的本能而出現。通常這種本能，在自己方面，對於嚴格可惜並且直接不常加以愛撫的父親，比較日常盡量寵愛他的母親，是遂爲強力而顯明的，這便是愛決不是由自己的利己心而生出來的。確切證明兒童想求父親看顧自己，和想求父親贊成自己，而且父親對自己感到了滿足，兒童才自己開始滿足，這是兒童對於父親的自然的爱，兒童之愛父親，並不是以當做自己感覺幸福擁護者，反而把他當做明瞭的照映自己的有價值以及無價值的明鏡而愛的。父親能容易導引兒童這種愛，並使兒童養成充分的順從和一切克己的心情。兒童爲報酬從父親心中

發出的贊許計，也喜歡驅從父親。反之，父親認識了兒童傾向善良的努力，認定了兒童的行為，便感到喜悅，否則，除掉衷心悲傷，希望兒童的行為能常使其感到滿足外，對於兒童的要求只是希望他能愈法成爲良善值得尊敬的兒童。冀求兒童感得這種事情，這種特異求之心也是愛。兒童如果見此；他的愛便愈法旺盛起來，對於他今後一切的努力，遂會得到新的力氣。反之，父親不看重兒童，或不斷惹起了不當的誤解時，則兒童的愛便被抹殺。如果當管理兒童，表示出來利己心情，並且將兒童由於不注意而犯的損害等類，不向其動機如何，而把做看做好像是大道不遺的時節，反而不得不惹起兒童的不滿。兒童到了這種時節，只感到自己只是一個工具，這是有害於自己認爲自身有價值的那樣感情，這種感情雖然漠然不滿，但確是有的。

一四九、現在用實例來證明他。譬如當兒童受了譴責的場合，爲何除了痛苦之外還感到羞恥呢？而且這種羞恥之感是什麼？這分明是輕蔑自己的感情。換言之他不得輕蔑惹起他暨親以及教育者的不滿的自己，所以處罰到了不能引起羞恥感情時，則教育便已經失掉他的效力了。於是便如此的把責罰看做了普通的暴行，兒童只止於輕蔑他罵辱他，而毫不感到羞恥。

一五〇、所以結合人類官能的統一的連續，決不是肉體的愛，乃是互相尊敬的本能。發達這種本能，才是人類教育的重要要素之一。這個本能係由兩個方法做成的。這個本能在兒童方面是由對於大人之絕對尊敬而來，而期待大人之尊敬，並想見了大人對於自己尊重之程度如何，未測

定自己能受到如何程度尊敬的本能。像這樣信賴自己以外的華福，來決定自己的價值，乃係少年人未成年人的特徵。惟獨因為有了這種特徵，對於少年的一切訓練一切的教育，纔為可能的。成年人尊重自己的標準，是在自己本身之內。而且如果認為自己應該尊敬自己時，他馬上便要求他人的尊敬。同時，這種本能，還採取能够尊敬他人，以及想在自己之外做成值得尊敬的形式。假定人類沒有這樣衝動，那麼即是極普通的意思的善人，當發現自己比想像的自己為劣時，便會感到悲哀，不得不輕蔑他人時便感到深切痛苦等類現象，又如何可能呢？如果只有利己心，那麼自己之能以傲然卑視他人的，豈不是反而必能得到快感嗎？像這類成年人的特徵，從事教育的人必須體驗不可。此外未成年人的特徵，學生確實是有的。在此種意義上，教育的目的，便是在選出吾人方才所說的那種意思的成年人的特徵。這個目的如能達到，教育便算真正完成了他的任務。在從前有許多人一輩子都是未成年人。換言之，為滿足自己而必須他人來誇耀他，只要沒有別人誇耀他便不認為自己能做何等偉大事業的人，便是一輩的老小孩。一般人用完全無視他人的批評的那種唯我自尊的人來和這類未成年人們對比，厭惡這類自尊自大的人，雖不尊敬這類未成年的人，但却把他當做很可愛的人。

一五一、一切道德教育的基礎，是在我們知道兒童有這類本能，並以這種本能為確實的前題上面。同時正確去認識現於這種本能上形態的一切，用適當方法來刺戟這種本能，與以材料使其

能足以滿足其本能的材料。如斯慢慢地，無間斷地，使此本能發達下去。只使這種本能進向適於這種本能的對像即道德方面，決不使其在其他材料之中搜求滿足，這是必須遵守的規則。例如學習一事，因為是希望在其學習之中感到興趣和報酬，所以惟有特別的勤勉努力，才能當做克己心的證明而值得贊許罷了。然而，像這類自由的並且超乎要求以上的勤勞，至少在一般國民教育之上，恐怕幾乎沒有表現出來的機會。因此，必須把學生學其應學乃係不言而喻之事，看做是決不值得特別提出不可。頭腦比較清礎的兒童，他比其他兒童學得更快更好，對此只須看做是由於自然現象而來，不能成爲對於兒童自身的賞讚或表彰的原因。尤不成補償其他缺點的理山，此點也不得不顧及到。至於他的活動範圍，必須只限於道德方面，而且道德的根本，是自制心克己心，使自身的本能服從全體。並不是因爲其他任何事情，惟獨因爲如此，學生必須受教育者讚賞的。學生由於教育者的讚賞而得到滿足，這是未成年人的本來特徵，此事同時可由教育養成。已早在第二講說過，使個人的自我從屬於全體之下，要有兩個不同的方法。第一是無論者何必須有的，同時無論何人何事都不可少的服從。換言之，即服從爲全體秩序而有的法律規約的意思。所以，即令不背反此點，也並不值得讚賞，只是不敢引起別的人由不快而已。至於違背此點的，當然要引足他人的不快和攻擊，尤其仍不知改悔的人，甚至不得不受責罰的。第二種的服從並不是當然的要求，只是個人由於自由意志使着自己服從全體的服從。換言之，即犧牲自己來提高和增進全

體的羈絆。要想把鼠鼠服從規則和更高尚的德行的互相關係，從少年時代便充分刻映於他們心中起見，相信最好是在若干時期內，爲獎勵起見，把第一種意思的服從表現得無瑕的生學，允許他去作第二種服從，即做獻身的犧牲行爲，至於第一種服從行爲尙未完全做到的學生，禁止他們去做這個犧牲的行爲。從這類自由意志出來的貢獻對象，他的一般方面前回已經說過，關於詳細的說明，大概會到後篇再談的。對於這種犧牲行爲，應積極的要以承認真正承認他的功績、不過，決不要公然的賞讚他。因爲公然的賞讚，會有損於情緒，引起虛榮心，破壞了獨立精神。所以只應暗中私自令該學生一人知道。像這種讚許，會使學生良心上得到滿足，使他惹起對於他的滿足，確實他自己尊重自己的念頭，並且對於將來，只應獎勵他使他抱着自信力，不可再超出這個範圍。在此所說的各種利益，大概會由於下述那樣的佈置得以推行。普通學校裏，必有若干男教師和女教師，使學生自由隨着自已的信賴心和感情的趣好，注意選擇出一位教師，當做自己的特別友人，指導者，事情商談者。兒童爲做善事而感到困難時，常應和教師去商量，教師也應用懇切言辭援助學生。學生自動相當的犧牲事業，只應使教師一人知道。同時對其事業與以賞讚的也應限於這一位導師。如能如此做去，教育則各由其人之不同而異趣，必會愈能順常的養成了大而強的克己心，犧牲心。如此學生的堅實心和獨立心，才能次第起來。由於造出這兩種心，教育才完成了他的任務。惟有由於自己的行爲，道德界的領域才能顯明的顯示給我們。而且惟有如此認得

的領域，才是真正的道德領域。如此的，我們可以自己看得見保存在這道德領域的一切，已經沒有等到聽了他人的話之后才知道的必要，換言之遂至自己本身能判斷自己的行為，即脫開了去年的領域。

一五二、由於方才所述，我們得以補充了我們從前說明的缺陷，而認為我們提案完全是實行的可能了。今後的教育，必須用對於正義和善的快感來替換從前用慣了的感官的希望以及恐怖。這個快感非使其成爲左右一切將來生活的唯一而實際的原動力不可，這是我們提案的要點。對此第一可能提出來的疑問，就是如何能够造成這類快感？不過，在嚴密意義上，當然是不能造成的。因爲，人類決不會由「無」中生出「有」來。換言之，爲使我們的提案有實行的可能起見，則這種快感是必須原初的與生俱來的存在的不可。非照舊的會於一切人類無缺點的存在不可，一切人類生來便帶來不可。實際也是如此，兒童無例外的都想成爲真正良善的人，決不是像小動物一樣，只是追好肉體的快感。愛是人類根本要素，恰如人類之係實在，愛也是人類實在着的東西，任何一切都附益其內。因爲愛是超越了與日俱增的感覺生活的現象的範圍，而和感覺生活完全獨立的原故。結合感覺生活，和此生活相共發展的，只有認識，認識不過是隨着時間進展逐漸發展起來的。那麼，在生出有正當以及善的概念的秩序的全體，此外又得以和他的動力的快感結合起來以前，他那先天的愛，應如何的經過開展練習這種愚昧的期間呢？我們的聰明的本性，可以不用

我們的任何援助，除掉這種困難。尚泰生在兒童心中的意識，是寄依着成人的世界的批導，而在他們心外，現示得明白的能用眼睛看出來。在兒童心中尚未開展起來獨立批導的能力以前，兒童由於他的自然本能寄依於大人世界，如此的在他良心尚未現出來以前，他會從外界得到一種良心。新教育雖然認識了從來不太被人知道的這種真理，在教育未曾着手以前，已經存在的愛必須導之於正當的途徑。

從前對於未成年者的天真爛漫，和未成年人對於成人世界的天真信仰，普通是用於使他們墮落的用途之上。因為他們的天然和對於成人的自然的信仰，不給兒童以其所真實愛好的善。反之，他們做了。如果知道之後必能避免的不道德行為灌輸於兒童尚未生出區別善惡能力的心中的事情。

一五三、這是我們現代所犯的最大罪惡。人類隨着年齒的增加，愈法失掉了善良的本能；以至不適於善良事業了。天真爛漫同時更想為善的那種正在靜寂動着的少年之心，隨着年月的經過，將會愈為衰弱下去，這是日常我們常見着的現象。不過，這也顯然是由於成人世界的態度而來，因此，人類如不在從前生活和未來生活之間，設以截然的區隔，則次個時代更進一層的墮落下去，而後者又令人類做成更進一層墮落的時代，是明顯的，關於此點，有一位值得尊敬的教師，他用適當的語句為人類說了下列的句：「現今的人類應該使他們向頭上縛住重的石臼，沈到深海之內溺死好了」。不過，說是人類生來便是罪人，宜係對於人類本性的愚蠢的謬謗。如果人類生

來即是罪人，那麼，人類即連罪字這個概念又如何的可以得着呢？罪的概念不只是以當做無罪的概念對象才可能的嗎？不錯，人類是由於自己生活才成爲無罪人的。從前的人類生活，普通好像俱有步向罪惡的階梯似的。

一五四、由於上述，更顯然的知道着手真正教育，是刻不容緩的了。如以少年們完全和成人沒有接觸，不受教育便可長大起來，那麼，暫且傍觀他的自然結果也未始不可，不過，吾人只將少年引到吾人社會時，便自然成立了一種吾人的希望和意志都未參加的教育。他們拿成人當做模範而去教育自己的。他們不等我們要求便頻來模倣我們，並一心希望和我們一樣。然而，我們大多數的行爲，完全是善惡顛倒的。第一種原因，也許由於不知善惡的區別，像小孩一樣拿着天真爛漫的態度，將做錯的事情認爲正當的緣故。或者即令吾人知道善惡的區別，因爲在兒童面前，又無法脫了了多年成爲吾人第二天性的東西，而將吾人最古的思想精神，做成中核來換取新的東西。因此，吾人對於兒童如果尚有一閃之愛時，即使他們離開我們有毒的妖氛之中，給他們做個完全純潔的住所，這當然是必須去做的。吾人必須使兒童進到下級諸種人們的社會裏。這些人們別的地方暫且不提，他們必須至少由於不斷的練習和習慣，能不忘却兒童正在觀察我們始可，而必須只在兒童前面時候有慎己的能力，同時必須有在兒童面前究應採取如何態度和行爲的知識的人們。吾人在兒童完全嫌惡了這種墮落，因而完全不被這些傳染病感染以前，不應將兒童從道

些人們的社會裏拉回來而重回到我們的社會裏。

以上是關於道德教育，認為有在此述說之必要的一般注意事項。

一五五、兒童完全隔離開成人，必須只和教師和高年生共同生活一事，已經屢次被人道及。而且這個教育，對於男女兩性必需用同一方法去施行一事，也是無待特述便自明的。將兩性分置於男女各異的教育機關，是反乎教育的目的，同時恐將若干教育要目，會弄得全然無效。授業科目應男女相同，勤勞、男女所有差別，在混合教授上也最容易加以斟酌。教育兒童成爲人類的小社會，學校生活的社會，和後來他們到了成人必須進去的大社會一樣，是不得不由男女兩性來組織的。兩者第一必的相互密切認識男女共通的人類本性，並且知道相愛不可。而且有了男女和女友，注意於性的區別，在他們成爲夫和妻以前，必須先理解人類本性的。同時男女兩性的關係，即由男方貢獻勇敢的保護，女方貢獻靜的助力，必須將此實現於學校之內，養成于學生之間。

一五六、當實行我們的提案之際，第一件事，是要做一個關於這個學校內部組織的法規。到了我們所講的根本概念相當澈底了的場合，像這類事情是極容易的，所以，我以為沒有特別具體來敘述他的必要。

一五七、這個新國民教育的第一个大要求，便是將學習和勞動結合起來，並使學生以爲學校是由於學生勞動才能支持下去他的經費那樣去想，而且必須使學生持有這類覺悟，爲這個目的能

注其全力去幹。這件事情，世人聽了我們的提案，相信開始由所要求的財政以及節減經費的目的觀之，或從教育的任務觀之，也當然必須如此的。他的理由：第一：只要教育一般國民的人，一切都是持有可進勞動階級的可能，使這些人或爲有爲的勞動者，無疑的是這個教育的任務。第二：人類常能依賴自己的能力過活，爲支持自己起見，作成決不需要他人的慈悲援助，這是於成人類物質的獨立心所不可缺的，並且爲從前人未嘗特別重視過的道德的獨立起見，更進一層屬於必要的緣故。像這類教學法，同時也許能使從來一任之於普通教育的自然趨勢的一方面，也能完成。所謂這個一方面，也可以稱爲經濟教育，這不是一般人往往用膚淺的惡思所說的經濟那樣狹的意思，是必須由更高尚的道德見地去觀察的教育。我們的現代，已到了人類如果想去生活，便不得不甘於獻媚，匍匐，以及濫利用於一切事情的時代，並且常把除此以外便無方法當做不容否認的原則。如果如此，吾人便想給他以如其欲生毋甯聽該欲死的當頭棒喝。不過，此點。即令暫且不提，但最少像持有這種見解的人，只有說他除此以外不知還有生方法的人。對了，他們是了必須先有了人類的品格而後才學習生活之道的。請你詳細想想由於不法的行爲而被世俗所譏笑的人們怎樣，像這類人，便會發見都是不學勞動，或厭惡勞動，並且是不懂得經濟之道的人們！因此，我們在教育方面，使學生養成勤勞習慣，剷除他們日後由於生活困難被誘惑於邪路的靈虞，並必須把「類榮譽的最重要原則」（就是自己的生活不仗着自己的動勞，而想依賴他人的動勞

來支持他的生活等類事情，是一件最可恥的事情），深切的刻印在他們心中始可。

一五八、斐氏曾主張在學習的同時應該施行種種手工。這二者結合，像他們那樣以兒童有手工的能力為條件的時候，也許當然是可能的。不過，像這種提案，不得不做是由於學習目的的貧弱而來。據我想授課是要盡力的使之神聖莊重，並且需要非常的注意和力量的集中，所以在此以外，相信是不會有擔任他種事業的工夫。在兒童不得不開在課室內工作的天氣，當勤勞鉅點課以編織紡績等類工作的場合，為使兒童精神不致弛緩起見，在教師監督之下，把這些工作和一般的精神能力的練習合起來亦無不可。可是在這種場合，工作為主，精神能力的練習已經不應當做是授業，僅不過是餘興罷了。

一五九、一切像這類的低級工作，一般看做是副業，決不可看做是主要的勞作。主要的勞作，是耕種園藝牧畜，此外在稱為學校的一個小國家內必要的勞作的練習。至課於各生的這些勞作的難易以及分量的多寡，應使和年齡體力相均，不足的力量，當然應藉着新設計的機械及工具來補救他。這裏應該注意的，莫妙能使學生根本了解他們所做的事情，同時並使他們將他們職業上必要的知識，植物的培養，家畜的性質以及欲求，機械學的原則等，在學校生活中早已獲得。如是的，這個教育法，便成為學生將來可以經營業務的整齊的教學，也可以成為由於直接觀察法去養成有思慮有理解的農學家，同時他們機械的勞作，也能高尚化起來精神化起來。這種教育，在

爲維持生活而工作之點上，是將學生能做成的自由觀察的正常事業，實際上去證明了的。同時學生雖然一面在和動物土壤爲伍，但乃能停於精神世界之中，而不致陷於官覺世界。

一六〇、這個學校，即這個具體而微的經濟國家的原則是這樣的：即此處可以用在食物被服之上的東西當然不用，同時，應儘力的將一切工具等類，除掉此處所作的以外，不去使用。在此當必要物品有時供給不足而求他處補給的時節，關於一切補充都應用現貨有的東西來補給，這也要選擇和他們平常所使用的完全相類的東西，而且勿使學生以爲他們的所有的好像是自然增加的那樣想，毋甯將此當作一種債務，在一定期內再使其償還。如此的，爲全體的獨立以及自給自足起見，各個學生遂至能盡其全力去工作，並且勿使他對於現狀不滿，而引起了想自己狹估某一體等類的要求。各個學生對於全體感到責任，而且如果可能的話，則享樂和儲蓄他只能由全體的立場去實行。由此，將來學生勢應加入的國家和家庭的圓滿的獨立，以及這團體每個份子對於該團體的關係，便成了活潑潑的觀察狀態而出現，在學生的情緒中伸張了不可拔的根源。

一六一、實行這種機械勤勞的初步的根據，乃在一般國民教育之中，並且正由他支持着的學者教育，是個和前者分離的部分。因此，在此關於這學者教育，有畧爲一言的必要。學者教育的根抵，是在一般國民教育之外。相信今後無論何人，凡充分具有研究能力的人，以及爲着某種理由，自己屬於所謂上流階級的人，是否應該許可他們無論何人，都像從前一樣，走向學者教育的

普通道途？這個問題，在此是不管他。將來這種國民教育普及了碎節，這些多數學者——我不是指由於新教育養成的學者反而指想當學者而失敗了的普通人而言——拿着他們所學得的僅少的知識，究能博得如何運命？相信實際的經驗會告訴我們的。不過，我並非深追這類事情，在此主要的想就根據新方法的學者教育的本身加以述說的。

如果根據新教育的原則的話，將來想成學者的人，也應該經過一般的國民教育。關於這種國民教育第一部即感覺，直觀，以及隨着直觀而來的一切認識，必須充分明瞭的使發達。不過，新國民教育，應該只允許對於特別才能以及概念世界表示特別嗜好的男兒可以加入這學者階級。不錯，凡是俱有這些特長的男兒，不必顧慮生來的尊卑那樣不足掛齒的區別，一切都應給他們這條進路。因為，學者並非由於他自身的方便而存在的。同時一切的人才，乃係國民全體的高貴才實，國民不應使其被人奪去的緣故。

一六二、不成學者的人，有將人類維持於人類所博得的發達的階級之下的任務，至於學者是帶有隨着明瞭的概念，以及拿着有組織的技術，使人類更進於高貴的任務。學者必須拿着自己的概念，常站在人的面前，捕捉未來，然後再把他植於現在之中，而使將來的發展為可能。為此，要有明瞭的去掩觀從前世界的狀態，將純潔而不被現象所圍的思想，得以自由的去支配的能力。而且學者為想傳達自己的思想起見，必須將言語一直到他那生動的創作根抵上，都成為自己的東

西不可。凡是想做這些事情的人，要有不依賴他人指導的獨立精神和孤獨默想。所以從決定將來想成爲學者那一剎那間，便必須練習這種默想，而且並非像不成爲學者那樣常跟着師傅來傳習，必須完全獨立的，依賴自己的能力不可。他還須要以外的人完全沒有必要的種種補助知識。學者的終日工作，便是那個孤獨默想。所以，他在學校裏，必須得到這種默想的初步。因而他得以有省去其他機械的工作。換言之，就是將來的學者，關於人類的教育，也是走着一般國民教育的途徑，在他未成學者以前所受的教育要接續着去出席，只是他生勞動的鐘點，便成爲練習他將來職業上所必要的科目的鐘點。此點是和普通國民教育唯一不同之點。關於農業的其他機械技術和這些要領的一般知識，則單以人類講來，也是當然必需的知識，所以，就是將來的學者，在國民教育第一部，也必須將此學得。如果在第一步未能學得的場合，以後必須再去補學，那是無常瑣說的。然而學者對於其他體育科目，也得同別的學生一樣去學，此點也是無容贅言。至於講述學者教育的特別科目，以及關於此事應該注意的實際教育等等，則不是本講的目的了。

## 第十一講 這個教育方案應由何人去實行

一六三、新德意志國民教育方案，在我預定的範圍內，已經充分的說明了，接着起來的問題，便是誰應做實行這個教育方案的主腦者？吾人應將此事期待何人去？並將此事曾經期望過何人的問題。

我曾說過：這個教育是意志祖國愛的最高同時又是暫時唯一而刻不容緩的企圖。吾人就是打算順着這個祖國愛的線索而先普遍改良以及改造全人類的。可是，那個祖國愛第一先向德意志國家德國人所支配着的一切地方與以感激，決定德意志的一切心時，必須成爲最高的權威或原動力。因此，吾人最初只有將我們期望之目光，投向這個國家的本身之上罷了。

我們這種希望，究竟能下達到？這本具當然的，但我所善眼的是德意志全體，並非着眼德意志諸邦的某一個特別國家，由從前的事績來看，對於這整個德意志可能懷抱的期待，是什麼東西呢？

一六四、近代歐洲的教育，本來是不出自天國的靈的國家之手，乃係出自別種權利之手。像這種權利，各國大概都持該國獨特的東西，換言之，即出自教會的天國家之手。教會他以爲其將自己看做是這個世界團體的一個要素，母甯看做是和這世界完全無關的天國的殖民地，在這個

地上（即異國）以及在地能夠伸展根枝的一切場所，帶有募集天國上的市民的任務。他的教育，只以使人類在靈的世界不受阻怨，能夠受到救贖為目的。由於宗教改革，這個羅馬教的權力，好夢的總算和從來屬次反過目的現世的國家調和起來了。不過，也就是調和，他們從前的見解，却並未放棄。因此，關於舊時教育的見解，依然是被維持下去了。甚至到了最近，對了，直到今日，極階級的教育，以為乃係父母的私人事業，父母可以適宜的去施行。他們兒童普通只是受了有益於他們生活的教育。而且唯一的公家教育，不過是使能達到天國之救贖的教育罷了。他的主要科目，是一些關於基督教的些許的知識和讀書，到了更深一步的教育，此外還加上習字。不過，這也是為基督敎而如此的。而且其他一切人類應有的發達，便一任於兒童所生存的社會的偶然盲目的影響，和實際生活的自身。甚至學者教育的設備，也一任之於僧侶教育了。主要的是僧侶教育。別的教育只單附屬於僧侶教育之上，至其狀態也是由宗教分過來的，勉強支持着而已。

一五六、國家的首腦者不清楚這些學校的真正目的，並且在自己本身為自己以及自己的救贖而苦心設想的時期內，熱心注力於這類學校的經營，同時對此須會真摯的去努力過，這大概是當然的。不過，他們清楚了這些學校的真正目的，知道了國家的領域是存於現世，他便不得不馬上感覺到，頹虛所統轄的人們的救贖等類，這並不是他的責任，是想得救贖的每個人自己責任。從此以後，他們以為在熱心宗教時代所做成的各種學校，任其自然的趨勢，放任下去便可以了。不

管學校之不適於時代的要求，以及學校數目的不足，都以為沒有顧及的必要。例如積極的加以改革，以及廢止老舊不城的學校，而代以新穎適當的學校等類事情，甚至母甯以為是自己職權以外的事務。如果有像這樣貢獻意見的人，他便常說是國家沒有這筆財源，而至於與以千逼一律的答覆。縱然有時有為學校盡力的事，但這只限於高等學校的經營，只想藉此來粉飾他的聲聞，實際上將可以成爲人類基礎的階級教育，補充高等教育的教育，充分使高等教育能有反響的教育，即一般人民的教育，則完全附諸等閑。像種種狀態，自宗教改革的時代起直至今日，仍然是沒有變化的。

一六六、現在，我們為將來計同時又為我們的計劃計，並想對於國家置以更大的希望計；國家必須拋棄他從前所懷抱的教育目的的根本概念，而採取全新的他種概念不可。同時，國家應該知道，最好是將關於從來那樣人民的救贖的關心，認為是自己職權以外的事而加以拒絕。換言之，即曉得這種救贖，是不要若何特別教育便可。此外，必須曉得像羅馬教那樣的大國殖民學校，本來就不能存在，並且是一切善良教育的妨害物。所以，像這類人，是不能把教育交給他的。反之，國家必須覺得。最重要的是對於地上生命的教育。這種教育，如能做得澈底，則為了想進天國而設的教育等類，便不期然而然的達到的了。從前的國家，隨着理智的進展，以為不藉宗教和道德等力量只由強迫便能使國家的目的可以充分達到，這類確信愈強，則對於宗教等類，遂到了

把他認做好像應該任憑人民每個人各自之所好而放任下去了。不過，由於這回的新經驗，國家大約至少會覺悟了只拿著從前那樣的主義，真目的是不能達到，國家之墮落到像今天那樣悲境的原因，主要的也不外由於宗教道德之缺之而來的。

一六七、國家有否担負一種國民教育費用的財源？對於這種憂慮，吾人願將國家確能負擔這種教育的經費，同時其他一切費用，可以經濟的加以整理，對了、國家只要不吝惜這種教育的經費，則除此經費之外，大約幾乎不要何等經費這件事，做為國家的確信。到現在，國家大部分的收入，用在維持常備軍用的費用上。而且沒了這樣大的經費之常備軍的成績如何？關於此點，我們雖都未曾十二分的經驗過，但是事實是勝於雄辯的。至於更深一步來說明這樣軍隊組織，如何的收得了這樣結果則便是吾人演講的以外的事。反之，如果普遍採用了吾人所提倡的國民教育，則成為次代國民的少年，無論何人，都由於這類教育可以為有成為的人，所以國家由此一剎那間，已經不需要特別軍隊了。對了，國民他自身會形成尙未有過前例那樣完善的軍隊的。因此，一切的人為適應一切的場合用途起見，練習得完全的原故。同時由於這種體力，遂至於無論何時都能擔負住一切困難而艱辛的事務。此外，由於不斷的觀察所養成的國家精神，常常是緊張着，在其情緒之中，生存在着自己所屬的全體，即對於國家以及祖國的愛，而抑制一切別顧利己的本能。國家應着必要，無論何時，都能召集這些人民而與以武器，無論敵人如何凶猛，都不能被他們

打敗。國家的配慮，以及支出的其他部分，如果在有思慮的政府之下，即都用於極廣意的，同時又極其多數的部門之國家之經濟改善上面。可是，因為平民階級的無知和不通事理，配慮和大的支出，多有費於無益之處，同時任何處所的進步都是微微。如果採用我所提倡的教育，則勞動階級對於業務的考慮，從少年時代便已經開始練習，並持有發見自己去改善途徑的能力，而且還養成了他的嗜好。況且，國家如果仍然在此以外還想用適當的方法給他們以援助時，則他們大概會舉一偶而以三偶反那樣的了解他的主意，拿會感謝之念來服從國家的指導的。國家財政的一切方面，不用多大勞力便能招來短時間內未曾有的繁榮，假若國家覺悟真正事實根本的價值，或者來數個真正根本的價值時，則國家便會知道他所支出些許費用，實能招來數千倍之利益。從來，國家是不得不為司法和警察拿出許多的支出。然而雖然如此，在這方面，却未曾顯出充分的效果。監獄和拘留所催要龐大的經費。養老院之類，隨着時間的經過也愈法需要大的經費，如從以前的成績觀之，像這種設備，虽有好像只為養成貧民而存在的觀感。但是，國家如將新國民教育普及，則司法以及警察的費用等類，會顯著的減少，扶助貧民的費用等類，大概會完全失其必要的。如在早期加以訓誨時，那麼到了後來徒勞無功的懲戒改善便幾乎喪失了他的必要，同時在教育完善了國民之間，不能自己謀得衣食之類，遂至完全絕跡。

一六八、參與國家以及國家事業的一切人們，要有充分理解現在的事實，覺悟這種確信的必

要。國家之成爲真正國家，除仗者教育次代的國民之外，是不能去做原初的獨立的行動和建立計劃的。我們國家的一切其他活動範圍，現在都被奪淨了。這點要澈底的覺悟。此外即令不想有何計劃，但要知道，只有這個教育事業，還能不受人家的牽肘，得以實行。更要知道，在這個教育方面，無論如何，其結果決不會惹起限制和猜忌與不安。我們已經站在不能去積極反抗的地位，這點，我們先前也曾屢次說過，是極明瞭，並且一切的人，也都自親着。那麼，吾人對於攻擊我們說：『像這樣仍然生存下去是懦弱行爲，是對於生活的一種不光榮的變』，用什麼方法才能辯駁他們呢？

我們除了表明我們並非爲我們自身而生活的決心，並將此決心移諸實行以外，別無他途。我們除了使我們成爲優秀完美的子孫的種子，只是爲此才想永久生活下去這件事，表示出來以外，別無他途。這便是我們的生活的目的。失掉了這個目的，我們究竟還能做什麼？我們的制度法律是經他人決定。我們的欲求以及軍隊的用途，是他人來指示我們。他人爲我們組織法律，即在司法方面，也是人家來替我們裁判。我們已經到了必須以他人所作的來做吾人實行標準的狀態了。對了，有時甚至連實行的權利自身，也許從我們奪去的。我們必須將次代的國民，從這種憂慮中救出，我們雖然百方受人威脅，但教育方面，就是那位威脅者現在還未曾注意過。我們如果想做一番事業，便應該着手這件事業，在這個事業上，我們可以預料到是不受任何妨害的。我持有下

面這樣的希望：——這個希望恐怕是自欺。不過，我是只爲了這希望才想長久生存下去，所以，不得不懷着這種希望。——即我希望我說給二三位德國人聽，使他們能够覺醒，從正在受着的一切災難之中把我們救出來，只有這個教育才能做到。特別我相信困難能你吾人傾向於注意以及真摯的默想。外國，享有他種慰藉和他種的手段。外國既令接了我們講過的這類思想，但大約會反而不與以若干注意。同時大概幾乎不會信這種思想是正常的。外國人，如果有人把這種對於教育期待着這類大的效果的學說說給他聽，我以爲大約不過是把他當做新聞的笑話材料罷了。

一六九、担任國家利國家公務的人們，不要以爲這種教育的效果，不會馬上得來，並且，不要對於這種事業的實行，有寸刻之猶豫的。如果他們在演成我們今天的運命境遇的種種複雜的原因之中，想只將關於爲政者的部分拉開去想時，那末，本來無論如何必須先將將來的事情置於眼中來支配的他們，因爲重大的時局問題，簇集在他們的頭上的緣故，想單解決直接當面的問題，因而把將來的事情，不想由直接和現在來加以限制，乃至只囑望於因果律之例外種偶然的趨勢着，是當然的。不過，這種期望，必定欺騙了我們。一個動力，如果一度將他引入時代之中時，這個動力無論到了何處都繼續着他的活動完成他的軌道。如果由於怠惰一旦將他停止之後，則事後佈置是毫無用處的。第一的場合即單顯虛現在這件事的場合，會直接使我們的命運爲不可能。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現在。吾人只有希望第二場合的吾人以外的人們，即希望爲子孫做出更善良

的將來之外，大約是別無他途。凡知道爲生活起見除了衣食之外尚有可求之物的人，他不能單以生存的義務爲口實而滿足現狀，這是顯而易見的，有改善將來的希望，然後吾人才能繼續生存，不過，爲了將來的發達，而想利用能够適於現代之中的以外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是個空想。我們要知道：正在支配着我們的人們，我們關於他們持有我們彼此相同的期待，更把他當做超乎我們以上的人物而期待的。希望他們，能爭先的站在我們一切都明瞭的自覺的這回事業的前頭，並希望他們能努力看到我們已經在我們的生存中，得以洗雪當前奇恥的實現。

一七〇、國家如有接受這種任務之心，那麼，國家大概會無例外的，將此教育普及於全土之以上以及次代國民全體的，如果只是展開部分的端緒，去做試驗工作，那麼，只用個別優秀的私人力量本來便即足用。但要想把他普及於全體國民，便必須有俟於國家的力量了。却說，父母們放開他們所有的子女，將他們委於多不能了解他的真意的新教育之爭，對此他們是否願意，是個疑問、不錯，如由過去的經驗觀去，我以為有將他們子女在家庭教育的資產的父母，一般對於公家的教育，特別對於這樣嚴重有決心的，長歲月的教育，大既是反對的。對於這種反對，如果要要求研究預防方法時，那麼，國家的答覆，是在說：「爲這種目的是沒有敢做這種強制的權利」，這是從來政治家的常套手段。如此顯然的，等到人們自然對於新育持有好意時，則他們無論何時，都必能不加加以改善而來維持他的舊意識，因爲，欲使一般人對於這種教育抱有好意，只有藉着這個

教育，才能達到。他們凡是想將教育當做一種庸藥品而量刀加以節儉，或者把我們提議的那樣改善人類的計劃，看做是一種奇特的冒險，而冷眼懷疑其成功與否的人，他們即令不喜歡這種教育，也不能責咎他們良心的。對了，母甯應該賞讚他們的。對於賞讚從來的公家教育的狀態，以為從來的公家教育是由自己的指導才能進步到這種程度而喜悅的人，這是一種妄想，教這種妄想解拘絆的人們，要求他們採用完全不知道的新教育，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像這個人和我們的目的不發生關係，而且採用我們的提案與否的決定，如果由這類人手來決定時，的確是件不好辦的事。不過其中也未始沒有可以和我們共同議事的政治家。這個政治家，多半是由於哲學以及科學的深奧的根本研究教育了自己的人。拿着極真摯的心情從事他的職務，對於人類和他的使命持着確實的概念，對於現狀具有理解，同時非得是能夠洞悉現在人類所缺的為什麼？無論如何必須彌補的是什麼？那樣人不可。如果這樣的政治家，他以為由於上述那樣豫想的知識，從在現代不斷起來的野蠻以及頹廢的狀態中，能救出我們的只有這個教育時，同時他們如果想像到由這個教育造出來的新人物的影像時，並且他們如果確信我們所提倡的手段為真實而無謬時，那麼，他們必定會曉得國家為人類事件最高管理者，同時為了未成人的人當做只對於神以及自己的良心持有責任的監護人，使未成人的人為了他們的幸福起見，相信會感到有強制未成人的人的權利的。每個國家對於他的國民，有強制徵兵的義務，不管雙親以及兒子的某一方或雙方樂意與否，有將壯丁由

其雙親的膝下拉去而召集的權利。對此暫時也有懷疑的人。而且，像這種強制，是強制他亘乎長久期間去做反乎自己意思的生活，爲他們被強制的人的遺憾狀態，健康以及生命着想，是極可憂慮的。並且時常會伴起極有害的結果。然而，吾人所倡導的強制，是在教育完成之後，完全反還他個人的自由，並且除掉可喜的結果以外，不使其生出任何事端的。以前，本來徵兵的義務，是一任之於個人的自由意志、不過，比及發見了這樣做去，是不能充分達到軍隊未來的目的時。馬上便由於強制將此補救了。此點，對於我們是件大事，是由於必要所迫才如此強制的。如果世人曉得迫於教育而以及教育方面的必要是件極重要事件時，則教育的強制，大約也會如軍隊一樣，不加任何顧慮而實行的。特別教育的強制是只限於一個時代。受過一次這種教育的人，既令不加強制，也想將其子弟委於這種教育。同時所謂爲教育而強制徵兵的義務，自然是不必要了，因爲受了這種教育的人，大約都能進而爲祖國去擔荷武器。教育的強制，有如上的利益，可是，在開始的時候，我以爲，對於這個強制的反對，會很利害的。所以，緩和他的手段，就是畧爲限制範圍，對於免除強制徵兵義務的階級，再免除教育的強制，也未始不可？這也許不致惹起怎樣的弊病。因爲，這種階級的人們多是理解事理的。所以，即使不去強制，也許能進而將其子弟委於這種教育之手。如果有不這樣做，依舊的爲從來的因襲所囚將其子弟放在自己家內，只便其用於一族內的狹隘目的去教育他時，那末，在別個公衆教育奏效的時候，這些子弟們便成爲回憶舊時代

不完全教育的珍奇的紀念物，僅不過是成爲使着些人愈法能明瞭的認識了新教育的價值，痛感這  
種教育的幸福的個材料罷了。

一七二、却說，爲使這新教育成爲德意志人全體的國民教育，不單是兩三個德意志聯邦，凡  
是說德意志語的一切人類的大多數，都能成爲全新的人類起見，一切的德意志聯邦，有各自獨立  
的一齊的，而且他和人無關係的從事於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這個提案所提倡的語言，同時記載  
這個提案的實行法。並且，恐怕將來也必記載的語言，由此而養成教師的言語，一切貫通這些言  
語之中的表現方法，普通的德國人，都是共通的。我不以爲，這些教育方法以及材料，全部的，  
特別在我所計劃的那樣模範之內無論根據如何手段，以及如何變更，他一移到外國語言內這便成  
了該國本來的的言語，換言之，和由該國的自身生命以及言語中所提出來的言語能夠一樣的。凡  
是德國人，都能免去這種困難。對於德國人的一切準備，是已經預備好了。只許一着手。便可達  
到目的。

一七二、在此，德意志現在被分爲種種的獨立國，反而成了望外之幸。這種事情，有時對我  
們也有不利，不過，關於這個重大的國民教育問題，大概是有益處。因爲，德意志聯邦裏面對於  
這教育事業着得先鞭的國家，由於他從整個德意志得到的敬愛和感謝，凌駕了其他諸邦，而被尊  
爲德意志國民的最高的保護者，本來的創立者之故。這個國家，大概會給其他各聯邦一種勇氣的

石感，示之以教訓的實例，垂之以模範的。他並能把其他諸邦所掣掣的憂慮一帶而光。這四國家出現了教科書和優秀的教師，而供給於其他諸邦，至於收了次於這個國家的成功國家，大概會博得次於這個國家的聲譽。在德意志人中間，常有追求較高的東西的心，這個心，尚未完全消滅的一個可喜的證據，是在於從來各種德意志民族，以及國家互相的想保持着具有較大的文化而競爭之點上。這個競爭的結果，便成彼此不肯相讓的言論的自由，舊思想的打破，學校的整頓，大學的成立，其一國家如以往時的名譽和功績爲榮譽時，則他國也必能各自尋出自己的長處，因此，諸國間的優劣彼此都是難以決定的。不過，只要這次這個問題能解決，則他們的優劣便會明瞭決定。假定一種文化，他沒有使着自已普及，把一切的人類無例外的包攬起來的努力的勇氣的話，便不能成爲生命真正要素，而且如果不是這類文化，這個教育問題便不能確實解決。其他文化只不過是由外面附加而來，爲炫耀外觀的美麗而附加的文化罷了。而且凡是有良心的人，却應該不歡喜這種附加的。當解決這回的問題時，德意志聯邦所互相誇耀的文化，究竟那一國是真正發達了呢？無論在那一國內，這種文化都只是限於普通社會的中等著作家階級嗎？否則，焉論在任何國內；這種文化，更擴充到上流階級的國家要人們的中間了嗎？這些事情，大概是很明白的。

一七三、先實行了這個提案的國家，我曾說過大概會博得最高的名譽。在德意志，像這種國家，恐怕決不能永久獨占得住這種名譽。然疑的，他的後繼者，他的競爭者，必繼續起來的。必

要的就是要做先鋒。如果有某一個小邦一旦開始這工作的話，則名譽心嫉妒心或者是他人所有的我也想想，如果可能時更想得到更好的東西的欲望。雖然是由於這樣不大高尚的動機而來，但任何國家都會相競效尤的。由於這個教育，國家可以受到大的利益，我們早已說過，但是直到現在國家還沒有認識清楚這一點。可是，如果方才所說的那樣狀態一旦實現的話，國家大約才會明瞭的認識這種教育的利益的。

假定現在一切的德意志諸邦，如果能真摯的去着手實行這種計劃的話。那麼二十五年以後，我們所企圖的那樣人類便產出了。在此以前，尚能活着的人，能在自己眼前看見這類的人。

一七四、現在德意志諸邦，沒有一個人能理解上述的一切條件而受其感動，同時站在要路的許多人，至少是連不反對這條件的那樣理解都沒有，這件事也許不能沒有。在這種場合，則解決這個問題的任務，只有委之於有思想有見解的私人之手了。於是，我希望像這種私人，能先開始這種事業。此際我們所期待的是地主。地主在他們的所有地內，為他們手下的子孫也許能建立這樣的學校。德意志學於新歐諸國能夠誇的地方，是在德意志大地主之內，直到現今常有為他領地內的兒童教育以及修養着想，拿着誠懇的見解，費盡自己所能效法的全力的人很多。所以，這次這些地主們也許能理解了我們所提的教育真義，拿着他們從前對於小而不完全的事情能努力去做同樣的熱心，來為更大的徹底的事情努力，也不定就是件無望之了。國家如果廢掉地主和其

領袖人民之間的主從關係，奪去地主們的這種事業之務機的場合，則國家便愈法不能不真摯的來考慮他那不可苟的義務了。而且，從地主和領土人民的密刑關係所生出來的這種善良的計劃心，應該使他不要因為這種關係撤廢而撒廢，國家必須取而他去盡責任，該地方人民的福利不可。尤其關於都會，我們爲了我們的目的起見，希望有思想的市民能奮發的實行慈善的衝動，在我們觀望之所及，雖然遭遇着現世這樣時勢緊迫的時候，但在德意志人心中還沒有消失的。許多現代設備的缺陷，一切都是由於將教育附諸等間的結果。這些慈善事業，幾乎少有補償這種缺陷的，有時反而有助長這種缺陷之感。想做慈善事業，這種心是值得讚賞的，希望這種心能用在成爲使將來一切慈善事業爲不必要的事業上面，換言之，希望他能用在教育事業上面。我們還要求他種的慈善事業，他種的犧牲事業。這不是指捐募金錢而是指寄附勞力而言。青年的學者，在事情可能範圍內，當他們從大學畢業後直到進了公職的期間內，應到學校來實際教學。他們當然可以由此大爲公其貢獻，但是與自己也很有益。他們在大學教育裏所修得的知識，大抵都喪失了生命，但由於來到這樣學校，去作一般的觀察，會得着兩性和生氣，他們遂至於認爲這些知識爲確實，而完成其利用。兒童，是人類本性之天真爛漫赤裸裸的表現，所以他們由於接近兒童，得以獲得可以稱爲真正人類知識的寶貝。他們在大學，普通幾平尋不到的生活以及活動的大技術的總結，能來到此處求得的。

一七五、國家如果放棄了自己應負的教育任務的話，那麼，自動的接收這種任務的私人，會博得頂大的名譽。我們決不是對這件事想提出過度的要求或表示悲觀與懷疑將來的態度。我們曾且所希望的是什麼，已經明瞭的說過了。不過，假若國家以及君主實際上把教育事業委託於私人之手時。那麼，是否所採取的仍舊是上邊用實例來說明過的那樣從來的徑路，永久沒有變更？這是我在此還想附帶聲明的一件事。雖然到了這種場合，但國家至少，自己的責任部分，要自己負起責任去做，而且，到了後來，會認清自己不是部分而是全體，以及認清為此全體盡力，乃是自己義務和權利的人，採取同樣態度的。國家既然認清楚了這點，才能停止了私人的獨立經營，而將其附屬於國家全體共同經營之上。教育事業，如果應該採取這種途徑，則我們所企圖的人類改善，會極緩慢的。而且對於全體既無確切的遠觀，也沒有大體上的豫定而進行的。可是，我們不應該失掉了着手這種畢業的勇氣。這勇氣，如從事情自身的性質觀去，決沒有消滅的。事實上必定得着一次手，並且由於自己的自信力，可以愈法使這勇氣加強的。受過一次這種教育的人，大約會成爲這個教育的證明人和熱心提倡者。而且這些人爲了想對於受過教育與以報酬起見，大概自己會進而去當教師，盡力養成許多學生。這些學生又能成爲教師。像這樣的，這個教育逐次的擴大起來，終於全體的國民大概都無例外的被這種教育所左右的。

一七六、國家如不擔當這種教育重任，則私人所經營的教育，有不能收容財產微薄的人們子

弟的顧慮。如果富裕的人們，不想使他們的子弟參加這種教育的場合，那末，吾人拿着充分的確信，只有對於可憐的孤兒·貧寒而徬徨於路上的少年，成人社會將他放逐不顧的一切人，提出我們這個教育。這本是從前也有過的例子，尤其是在德意志諸國之中，是常敬神的祖先建立了許多學校，施以充分的設備，供給貧民子弟以糧食授之以教育的國家。得不到衣食的貧民，因為學校裏供給他們衣食，所以因為衣食之故，才使他們子弟入這類學校。像這樣吾人也是不得已的顛倒了他的順序，而採取沒有麵包的人先給麵包，使他們在得麵包的同時還受精神教育的方案。我們對於這些個貧窮以及從前的荒蕪狀態是否有礙於我們的教育目的的一層，是不要恐懼的。我們是將他們只在一剎那之間完全從他們從前的狀態中，提拔出來而引至一個完全新穎之世界。他們如果不使經驗想起從前的狀態的話，那麼，他們大概會自己忘了從前的狀態而變成一個完全新穎的人類。他們在這種場合，恰好像新鮮純潔的雕塑材料一樣，吾人對此，只應將「善」鑄進去，此點，由於吾人的教育法，和吾人的經驗法，相信無疑的可以做到。如果我們的時代，是個被人瞧不起的人，反而成了優秀的人的話，那末，這些人可以成為後世警誠的實例，而用他做為惡的對象，便是我們的時代。現代的人們。到了不欲使自己的兒童與之為伍的那樣貧而可憐的少年，受了完善的教育成為我們真正的英雄，賢人，政治家，人類救濟者的鼻祖的場合，那末，現代的人們，還有何面目來對後世呢？

一七七、當着手教育事業時先感覺必要的，爲善良的教師和教育家，這些人在斐氏的學校裏已經在養成着。今後他的組織也是更能愈培養成這些人的。主要應該注意的事情，是這些學校在開始應該建立起來當做教師養成所，在已往養成好了的教師之外，由於學習教學和實地的練習，搜集起自己願意爲善良教師那樣年青的人們纔好。如果這樣做去，即在學校開始的初期，雖有財政上的種種困難，但是關於教師薪俸的開支，會顯著的節省下來的。因爲，大概的年青人，自己也是由於學習的意思而來到此處，所以本着以其當做酬謝教育的意思，將他們的所學在某個期間輸報酬的爲這學校而盡力之故。

像這類學校，此外，還需要保護者，和暫時不可缺的設備，以及相當的土地。不過，以後隨着經營的進展，已經達到相當年齡的少年們中的某個人，他當做學校的差役，只要發給衣食便能甘心勞作，稍長之後，更於衣食之外，到了能够取得相當助金的年齡時，將他的職業再讓給年少的人，那末，還可以節省差役的助金。其他如果用類乎此類的必要的勤勞和巧妙的經濟法做下去這些學校分明可以藉着大部分的自己收入便可以支持下去的。所差，最初在這樣自力生活爲可能的學生尙去養成的期間，爲了開銷這些費用起見當然需要相當多的費用，不過，誰也知道這些支出不是長久的。所以，我以爲這種程度的支出，必能樂而爲之。不過，妨礙真正教育目的的那樣過度的節省，是必須避免的。如非如此，則倒不如開始便不着手這種事業爲佳。

換言之，必要有善良的意志。我相信當着實行這個計劃，恐怕不是拿着好些人共同的努力，  
還克服了那樣困難事業的。

## 第十二講 達到吾人目的應取的手段

一七八、我們關於德意志將來的國民教育所提議的教育爲如何的問題，已經充分的說明了，由于這種教育養成的人類，一旦成功，換言之，產生出來惟有對這個正當以及善良的趣味，才能有所感動的人們，此外任何事物都不能被所感動的人們，在他的立脚地上常具有確實的認識善的能力的人們，自己決心了的事情無論何時都具貫徹他的一切的精神和體力的人們的時候，我們會以大膽的希望所渴求着的一切，大概念自然的從這些人們的存在中生用，從這些人們的存在中自然的發達下去的。像這樣時代，大約是不需要我們的指導，甚至是個連我們自己也得不學的那樣程度的時代。

不過，像這種人們，現在還沒有產出。從今之後，我們必須造出這類人物不可。不過，縱令吾人的計劃，能收到預期以上的成功，但是在能够現出這種時代以前，尙需極多年月，所以，在此便起了問題。我們應如何的把這個期間混過呢？我們打算最底限度要成爲這類改善的基礎這類改善的出發點，——成爲超此以上的東西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來維持我們的生存，那末，究竟如何是好呢？在將來由於我們的教育所養成的人們，完全成爲特別人類，而鎖到我們中間的場合，等到我認出了完全和想像他是正確事物秩序不同的事物秩序正存在于我們的中間，同時他們的

秩序也沒有人了解，既不希望這種秩序也不要來這種秩序，反而把從來的秩序認為是完全自然的必然的秩序的時節，那末，他們自己所懷抱的新世界，能不因此而生出迷糊來嗎？像這樣的新教育，對於真生命的改善也是沒有任何益處便空自消滅，這不是恰如從來的教育那樣空自消滅一樣嗎！防止這種趨勢，又應如何是好？

一七九、如大多數的人依然繼續着從來粗心荒唐以及散漫的狀態時，上述的結果必然會引起來的。不加以任何的注意，任着自己的自然趨勢，隨着周圍事情的推動，而形成的人類，不久對於任何組織都能使他熱的。他的眼睛，在起初看時也許感到不快，但是每天同樣的重覆下去，結果被此所感染，到了後來便以為這是當然的，必須如此的，終於連愛此之心，都生出來了的。為這種人們打算，就是最初的良好狀態，也沒有甚麼益處。因為，他不久就要被人從這善良狀態之中拉出去的緣故。如此的，人類只要他自己官覺生活不受侵害，婢奴狀態也都能看慣，甚至隨着時間的經過還能對他生出愛來。照從狀態中特別可怕的，是麻痺了一切人類的真正榮譽，特別是具有免去這種焦慮和思索的煩惱，愛好懶惰的性質。

一八〇、我們對於這種意外的甘於屈眼的狀態，必須警戒。因為這點，有使我們的子孫失掉將來獨立的希望的危險。我們的外部活動如果被人加上了障礙的枷鎖的話，那末，我們必須更加倍去膽奮振奮起來，鍛鍊自由的思想，振起生活於這種思想的生命，旺盛起只想獲得這種生命的

願望和欲求不可。自由如果暫時被顯出有形世界之外的話，那麼，我們必須在自己思想的深處，做成這個自由的避難所，並且在我們周圍做成這種思想對外於邊境有開力表示的那個全新世界不可。我們雖然今日這般境地，但無疑的依然是個能相信我們的自由的人，換言之，必須用我們的情緒，使我們能成爲將來必須實現的模範者，預言者監證人不可。我們不應使我們的肉體，也和我們的精神同樣的被所屈服，逼迫，拘囚的。

一八一、如何便能將此弄好？對於這個疑問所包括的一切唯一答覆是如此的：吾人馬上必須去做的，就是成爲德意志人，只此而已。我們不應屈服了我們的精神。所以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先給我們一種精神。而且是堅真強固的精神。我們無論做了什麼事，必須真實的去幹。而且不願有只是輕率的馬馬虎虎的繼續生存下去。我們必須儆成可以成爲我們一切思想行爲的確實準繩的，確固堅真的定律不可，生活和思想，對於我們必須使其成爲由同一的一個體而成的一個徹底的堅實全體不可。我們必須使關於這兩點適合於自然和真理，同時必須將由外方附加的人工品完全歸掉不可。一言以蔽之，吾人必須造成品格。因爲有品格和是德國人這兩句話，無疑的係異語同義之故。品格這句話，是外國語。我國對此沒有特別的話。因爲品格是必須毫無思考毫無知識的從我們德國人的存在中，直接產生出來的東西。

一八二、我們必須自己應用自己的思想，先關於現在的大變，對於我們的關係以及由此必須

生出來的一切去加以思考，同時更要確定關於這一切事情的明確意見，對於關於此事可能起來的問題，必須與以明快確固的諾否不可。對於教育問題不管要求多少，都應如此。人類的動物生活，是貫通着一切時代走着同一的法則，無論生在任何時代，是不變更這種趣旨的。各種時代的存在，只是由於悟性。惟有能徹底了解種種時代概念的人，才可以說是生活於這個時代，將這個時代認爲自己的時代。至於他的生活，仍只是動植物的生活而已。不注視起來的一切事物，反而使其空自過去，甚至縱令被這些事情所迫，自己自動的閉着眼睛，塞上耳朵，並且認爲這樣茫然狀態，是最聰明的事業而誇耀的人，他大概和巖石遇着大洋的怒濤所碰碎的浪沫而仍轉臉覺是相彷彿的，好像和不管狂風暴雨怎樣大，而仍無動於中的樹幹一樣。不過，只要稍有思想能力的人，是不相當的。縱令浮動在思想的理想世界。但也不能說把理解自己時代的每個人相同的義務完成了的，雖然一切都是理想的東西，但沒有一個人沒有想在直接現在世界活動的本性。因此，凡是真正住在理想界裏的人，同時也是住在現在的世界裏的人。如果不住在現實世界，那末，這便是個也不住在理想界裏，只不過夢想過談過這種世界的證據。不注意我們眼前所生出來的一切，更把必然要起來的注意特意誘到別的方面，（這件事對於想消滅我們獨立的人，也許是求之不得的。如果我們敵人，確實知道我們對於任何事物都沒有思想的話，那末，他像處理沒有生命的遺具一樣，會敢對於我們爲所欲爲的。惟有內心的呆然自失，才是把人馴熟成爲過着無論何事都能處之

泰然而不爲怪的狀態。反此，明瞭而包總的思想，以及宿在這個思想中的理想之像時常醒着的場合，斷不會有安之若素處之泰然的那種事情的。

一八三、這個講演，現在雖然先招集了諸君，但不久便會招集全體的德國人。因爲，現在我們把他印刷出來，將德意志國民集於他的周圍，來和他們自然的共同去討論，研究，決定。對於下面幾個疑問，能够使從心裏得到意見的一致。

第一、德意志國民的存在，以及這種特有的獨立的本性的存續，現在是不是真正遇着了很大的危險？

第二、爲維持這種德意志國民起見，是否有刻苦去做的價值？

第三、關於維持這種存在，有沒有若何確實而徹底的手段？同時其手段爲何？

一八四、以前德國人的習慣，遇着某種誠懇的言語，由於口頭或印刷品發表出來的場合，每日常的雄辯來歡迎他，並將其化爲可以超越了難堪而無聊的談話的種子。不過，我的周圍，不管這回和去年却並未看出我的講演有被充做這類用途的形跡。在出版界的社交集會席間，換言之，即對文學雜誌以及其他新聞雜誌上所登載的關於這件事的批評，並未有所聽聞。因而，此點究竟是不是真正受人歡迎？或是不是做了人家茶餘酒後的材料，是不得而知的。不管他怎樣，但是至少我的素志，既不是因爲自家取笑，也不是想對於我們時代所特有的那種機智，給與一種新的

刺激。

一八五、德國人的根深蒂固的幾乎成了他們第二天性，決不容許反對此種情形的習慣，就是不管什麼事情，只要看見是新的。就以爲是凡有嘴的人，必須盡力的馬上不管贊成與否便得表示自己的意見而加以批判，等到他的初次評論鬧過一陣以後。對於該事則完全擱置不提，同時更不願一般的議論，好像必須急求更新的話題不可。

像這樣德意志人在社會上的一切廣義的文學的應酬，他好像和舊故事裏面的回聲一樣，既沒有形體，也沒有內容而變化着。又好像在下等社會個人的交際上所常看見的一樣，文學上的應酬，也是只把人類聲音的繼續帶着爲宗旨，每個人如羈能不停滯的聽得聲音，馬上便將傳給他人就認爲滿足了，至於聲音的內容本身，任何人都沒有顧慮過、像這種事情，我們除了稱他爲沒有品格。或反德意志的以外，又有什麼叫法，讚美這類風俗，刺激文壇上的胡言亂語。也決不是我的素志，我也因爲不贊成這種事情，所以。從早便和文化界斷絕了個人的關係，至於社會人士也不會將我看做是文壇的一份子的了。我現在也不是想馬上知道，某人某人對於我的提案抱着甚麼見解，掩言之，也不是想馬上知道，他們從前對於這種問題是否想過。他們最好是自己親身去加以深且熟慮。然後再完全明瞭的去自己指導自己。而且，也可以準備所必要的時間。同時如果他對於某個問題。缺乏必要的預備知識和修養的話，那末，爲了獲得這些知識和修養起見，費上相當時

間也無不可。如此的，他自己便做成自我批判，同時就是把這種批判弄明了的場合，也決不是必須公開的。假若他們的批判和我在這所講的批判能一致的話，那末，就不必再特意發表他了。反之，如果有的批判比我的批判更好的話，那末，無論如何非請他公開發表不可。總而言之，人格這件東西由於他的地位和獨特的方法，才能做出真正生活和真正工作。

一八六、我並不想由我這講演，想給德意志的文學大家們一個練習寫作教訓和論說的機會，藉此來改善他們的文章，同時探聽他們對我抱着怎樣的期待。像這種計劃，是和我素志最遠的。類似這種意義上的教訓和忠告，我從前已經十二分的那些名人們獲得了。如果，今天在我的態度和論說之中，仍然找不出來他們的訓誡和忠告所預期的那樣改善的話，那末，他們已經沒有再反覆徒勞無功的辛勞的必要了。

一八七、錯了，我的第一個計劃，是想將在疑問和研究的漩窩，以及關於這些矛盾的意見的大集團之中，像浮萍那樣，無依無據的掙扎着的有教育的人們救出，盡力的將他們大多數，引導於他們能真固的站着的點上，尤其和我們持有最密切關係的點上，一切我們所共通的問題的一點上。在這唯一的一點上，使他們能達到堅貞確固的意見，他們明確無疑的信念。關於別的點上，他們或者也許懷抱着這種種意見。不過，至少關於這個問題，我最希望能導引出來思想上的一致，像這樣的終於造成了德意志人的確切的特點，更爲了這種特點的計劃和事業，無論何人都能持

有同一意見而重視他。反之，關於這個問題既不想什麼，也不想聽什麼的人，將來當然可以看得是不屬於我們團體的。

一八八、作成這樣確固的意見，同時許多的人關於這個問題能互相一致互和理解。這不但直接能把我們的品格從卑賤浪漫的狀態救出來，同時還成了我們的主要目的的實施新在國民教育的首力的手段。尤其是因為我們不論對於自己和對於他人，決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見和確固的見解，今日好此，明日好彼，我們每個人向着這般混沌的思想界各自任意亂喊，所以，聽得這些事情過於多了的我們政府，因而迷于去就，遂和我們的思想一樣，也徬徨無定了。我們當着今日雖然有點馬務客，但仍想在我們共同的事業之上使其採取堅確的進路之際，應該先由我們自身開始表示堅貞確固的實例。目下妨害這種行為的東西，什麼也沒有存在，我們要先發表許多人一致而不變的意見。要想出來被認為確固而萬人共通的冀來，例如我們所提倡的國民教育的冀求等類。至於我們政府，也必能靜聽此點，如果我們求他援助，大約也必援助我們的。若果政府不援助我們，那末，我們至少有資格來憤慨政府處置的不當。時至今日，政府是各人適應於各人自身的政府，所以責備他也是白費。

一八九、爲了維持德意志國民，有沒有候實徹底的手段？如有則其手段爲何？這是我們在這兒求德意志國民徹底答覆的幾個問題裏面最重要的問題。我自己已經答覆了這個問題並說明了這

種答案的理由。不過，這決不是最後的決議案。因為我一個人下一個最後判斷，老實說是沒有甚麼好處。因為每個人必須參預這個問題，在自己思想做成確信才行。所以，我只想督促每個人的反省和批判。此外一任於每個人的自便。不過，我想大膽警告各位的，就是社會上人不要受了已經看出來的淺薄重浮的思想的騙，而妨害了我們深切的反省，滿足於卑賤的慰藉。

一九〇、例如我們在失掉獨立之前，同時從失了獨立之後，常重覆聽到人家說：「縱令我們政治上失了獨立，但是我們如果不失掉我們的言語和文學，在這方面，依然得以國民的資格而存在的」。所以，一切的損失，是容易安之若素的。沒有政治上的獨立，仍能維持我們的言語，究竟這種希望的根據何在，做這種論調的人，不是他也主張過，他們的安慰，他們的訓誨，直到子子孫孫幾百年之後，有可以使這類言語的維持為可能的不思議的力量嗎？現在的青年以上的人，用慣了用德國話來說來寫來念的人們中間，總而言之，這個言語，也許是能維持下去。可是，緊靠着的下一代，同時以及其次的時代，怎麼樣呢？從此以後，下一代的德國人，不難預想到他們會造來一種向一切光榮的所有者，一切恩惠的附與者的征服者，既令犧牲了自己的言語迴想詭彌之心的。如何把遏止這種現象的要素送到他們心裏呢？吾人大概知道有一種世界第一並且最古的言語，用這個言語仍然能寫出第一流的著作，並且現在還正陸續被使用着的言語，然而就是在這種言語之中，也有諂媚權力者的作品陸續出現。會引用兩種言語，一種是舊的言語，一種是近

代語爲例證，主張使用這一般人這些言語的國民，政治上雖然滅亡了，但仍能把他當做活的言語而繼續使用着。關於這個問題我雖然不想深究，但下面這件事，是了終的。換言之，這兩種言語，是置重於我們言語上沒有的某件東西，由此而得到征服者的恩寵，至於我們的言語，則決不會得到他的恩寵的。唱這種安慰慰調的人，如果他能將廣闊觀察的眼投向周圍的話，那麼。一定會發見完全和我們相同的實例。這即是溫得族（Vandierien）的言語。這種言語，在他的民族失掉了自由，經幾百年之後，仍然沒有消滅。不過，只存在土朽朽的不自由的可憐的茅房裏面，當做了奴隸的人沒有被征服者理解的危險那樣，只充做悲嘆自己運命的的資料而已。不過，我們現在假定我們的言語是有生命的言語，他能充做文學而存在，藉此便能把自己的文學維持下去。那末，政治上不獨立的民族文學，究竟成個什麼東西呢？有理性的著作家，究竟愛好什麼？能夠愛好什麼？他大概想推動一般的公務，做照自己的影像做成公務，並且輪換的去製做公務。他如果不希望這件事，則他的一切文章，便成了不過是掠過無聊的耳朵的空虛的音響罷了。真正的著作家，想從根本上同時從精神的根抵，替下列的人們，即替和我一樣做根本活動的人們，換言之，替有支配能力的人而思想的，因此，他只在支配者所用的言語上，有支配能力的言語上，自己形成着獨立國家的言語上，才能够創作。我們對於社會上種種科學的一切努力，究竟希望什麼呢？這些努力的直接目的，也許有人答稱是將科學傳於以下的各代，維持於世界之中，也未可知。那

末，爲什麼必須維持這個科學呢？無疑他的理由是由於想在適當時期，造成一般的生活和完全適於人性的秩序之故。對了，這才是究竟的目的。一切科學的努力，雖然是間接的並且是從相當後代才開始，但是，要而言之是爲了國而努力。如果科學拋棄了這個目的的話，那末，科學的品級和獨立便會失掉，並且有了這個目的的人無論如何，也是一定要用正握有支配能力的國民的言語來從事著作不可的。

一九一、使用特別言語的地方，必定到處都存在着有用自己力量處理自己的事端，支配自己自身的權利的特別國民。同此一樣，反之，失掉自己的支配權利的國民，便必須拋掉自家言語，而爲征服者同化的義務。這件事，爲使了政治的統一，內部的和平，以及完全忘掉已經早不存在的事務爲可能計，是必要的。引率由征服國民和被征服國民所成的混合體的一知半解的政治家們，一定是要求這類的統一，和平健忘的，而且，雖然在我們的場合，這種要求也可想像到要有的。不過，在這種同化未成立以前，是將官定的教課書，翻譯成野蠻人即被征服了的國民的言語，因爲他們學征服國民的言語，很不中用，而一切的公共的勢力被所滅殺，而不得不終生屈服的。同時關於一切現實的事件，只要不拋掉自己的國語，他們大約是要被人強迫守着沉默，僅不過像撲空的小說那樣，去描寫政治大事而練習文章，或者模倣舊的形態而自慰的。第一個場合的實例，便是前段所說的舊官語（希臘語）第二個場合，前段所說的那個新官語（拉丁語）便是實例

像這種可憐的文學，我們暫時也許維持下去，感到這是無上慰藉的人，請你甘心接受此點好了。不過，違目瞞真理，同時維持有由這種真理可以促其決心和實行的勇氣和力量的人們，也都埋沒在這種無價值的慰藉之中和奪去了我們獨立的敵人所歡喜的懶惰的空想之中，像這件事情，我希望無論如何要量力把他加以防範。

一九二、社會人士都認為這類的德意志文學，到將來他能够存續。爲了詳細批判我們對這文學的希望計，必須先考察考察在今日這種狀態之下，德意志究竟是否還有真正的德意志文學的必要。著作家最高的特權，以及最神聖的職務，是將自己國民引吸到自己的周圍，和他們共同討論他們的最重要的事件。尤其是在從前的德意志，這是著作家的唯一無二的任務，因爲，這個國家分立爲許多小國，幾乎只有賴着這個著作者的利器，即言語和文章，才能保持全體的統一之故。而且到了結合德意志人的最後的外的連鎖，即國法的線索被切斷了的今日，著作者的這種任務，更來得緊急切要了。我在這並不是告述各位我所知道的或我所受慮的一切，只是講述吾人必須預爲決心的緊要關頭。所以，萬一德意志諸邦的屈辱當局者們，由於過於固於征服者的不安受慮以及恐怖，將警告假定尚存有着的德意志國民的這個講演，先用禁止發行的手段來防害這種印刷品之頒布的話，那末，這才是最德意志已早沒有了獨立文化的實證，將來德意志文化界之存續的遠視，於此也完全斷絕了。

一九三、這些當局們所恐懼的究竟是什麼呢？他們就是因為不願意聽這種警告的聲音嗎？如果如此，那末，不得不說他們是帶着不能適合現今時勢的脆弱神經生出來的，至少，他們記對於現在情勢應向若何方向去加以屬到的注意的選擇弄錯了。他們當局者中，既令有說祖國的壞話，貶視祖國而徒自賞讚外國的人，然而不是沒有方法防止他們嗎？那麼，對於在這個期間，僅僅響着的一線的祖國言論，請不要過於嚴格的來加以取締罷。當然，一切的人不能都傾聽同一言論，這是無須證明的，不過，暫時我們沒有顧慮此點的工夫。吾人被迫於當面的火急的必要，令我們所說的，或們是不能不原聲托出來說。我們，為我們的生存而正在奮鬥。他們當局者，恐怕我們緊湊的步驟捲起來塵沙沾污了他們的大禮服，而想限制我們的步調的。我們，現在正溺於洪水之中。他是因為我們的求救的喊聲，有惹起持有細弱神經的附近居民的驚懼的危險，而來禁止的嗎？

一九四、不樂意聽我們的話是誰？究竟由於什麼理由不樂意聽。引起恐怖的，只是混雜的力量。不管他如何恐怖的幻影，如果我們確實將此搬到眼中，他必馬上消失、我們直到現在，曾將我這講演裏的一切問題，真摯而率的解剖分析過，同這狀態一樣，我們不是拿着這種狀態向這恐怖的幻影中突進嗎？現在我們來假定正在處理現在世界事件的大部分人物，却是有真正偉大情緒的人。第三個場合便不能。先就第一個場合來說：畢竟人類的偉大，是在那個人物的獨立性和原初性以外的任何點上？那個人物，除掉他不是時代的人工的產物，反之是由於永遠的原初的精

神界生出的瀾來的人物，他造出全新而特有的宇宙觀，其所以實現這個宇宙觀的偉大的意志和鐵一般的力氣以外，他們的人類的偉大，是在任何點上？可是像這種人不能說他是不尊敬自己以外之人的，換言之，然論關於民族也罷，個人也罷，凡在這些之中，使自己能偉大者，即切生命的獨立和確切以及尊嚴。沒有不尊敬的。像這種人物，只要自覺自己的偉大而自己自信的對於一語，他對於專門去支配可憐的奴隸根性的人，站在侏儒之中自認身高的人，一定認為不屑的。當着支配人的時候，必須先將這個人認為沒有人類價值，像這樣事情，在他心中一定是認為不屑的。像這類人，當他看到自己周圍之墮落的便感到一種壓迫，不能尊敬人類，便感到一種悲哀。對於能他的同胞能夠長進，崇高，照耀於更偉大的光輝等事，他自身的高尚精神只在便能感到快感，而成為他的最高享機。像這種人物決不會看見利用這個時代所掀起來的大波。想將德意志國民那樣因終最古的國民滅絕了而喜悅的。德意志國民是近代歐洲大部分民族的母體民族，一切民族的形成者。欲使這類國民從他們的甯睡中醒起，採取從他的墮落境遇再將其救出的確切的手段，並由這個手段防止將來的墮落，同時更把其他一切民族喚醒，為此而有想利用今日那樣大事件的，那末，像這種大人物，為什麼不喜歡這個呢，像這種計劃，決不是煽動妨礙和平的暴動，反之他是警誡暴動。他認為暴動是確實招引滅亡的原因，而警告的。在一個國民中，能建設起最高至純的道德心，並能確保到以下的各代，更進而普及於世界其他民族，提出來像這樣確實

的基礎的，才是這個計劃者的願望。他在講使塵世的官能的人類成爲純潔高尚之精神的人類，即所謂改造人類的道德。看了這種偉大的計劃，自己以爲是純潔高尚偉大的人物，或者至少以此當做理想的人物，我相信絕對沒有傷了感情的。反之抱着以前所講的那樣恐怖，由於實行而把他證明了的他們當局者們，怎樣的來解釋這大人物呢，同時會宣言過如何的解釋了這大物呢，他們以爲合乎人道的小而卑賤的主義的人正支配着我們。而且像這類人們，一看見多少有點獨立的力量發動時，他便感到不安，聽到提高道德，完教，情緒之說教時，便抱起憂慮，只將人弄成下賤的實面，同時想利用人類疎心和罪惡而維持自己。他們的這種信仰，能引起我們被這類人支配着的靈魂的恥辱之感。由此。本來就很大的吾人的災難，便愈爲利害了，我們如何能沒有確實的證明，便附議於這種信仰，更根據這順信仰而行動呢。

現在我們假定一個最極端的場合，以爲當局們的自信是正確的，反之，我們藉着實行逐次表露着的另外一種相反的信仰是誤認的。在這樣場合，爲了這類征服者，同時爲了恐懼這類征服者內道類當局，我們就只顧該閉着嘴一言不發而聽任自己品格的喪失，而必須自己甘心沈淪在墮落的深淵的嗎？我們本着此聲來警告他們，有人不許可我這樣做嗎？假令他們當局的所信，非但是正確，同時我們必須告訴現代後世說是他們是正當的，更不得不甘心承受自己的所想是錯了的諷刺的話，那末，我們換言之他看做好像蛇蝎那樣的警告者所應受的極度的迫害，最慘的處罰，又

怎麼樣？他們究竟知道死以上還有什麼東西？而且由我看來，死是早晚任何人都免不了的。從人類開始已經有過高潔的人，甚至爲了比我們的事件更小的事件——何處尚有比現今的事件還大的呢——賤冒生死的計劃，誰有妨害他的權利？

一九五、在我們當局之中，大概沒有這樣道理不清楚的人物。不過，萬一如有這樣當局的話，那末，他們既不受人之託，也不受人之謝，恐怕一面在被人撥斥看，而仍宗自己的脖子伸到聲與之傍，置於精神的羈絆奴隸下的。他們因爲不瞭解真正偉大人物的真意，以自己之心來忖度他人之心，信以爲能够極巧妙的猜透征服者的心，極力的壓迫本國的文化界，因爲眼前沒有傍種新奇東西獻給征服者，所以，他才先犧牲了本國的文學而供之於征服者的祭壇的。反之，我們如果藉着實行所表示的我們的信仰和勇氣讚美他們權利者的偉大的話，那麼比單用言語來讚美他們是更高一等的。凡德國語通行着的一切領域，在我們的聲音能自由的並且不被人妨害而替着的他方，這種聲音，由於未被禁止而這樣響起來的事實本身，能向一切的德國人，作如次的呼籲：『沒有人希望你們的壓迫，及你們的奴隸根性和奴隸的服從，反之你們的獨立，你踏的真正自由，你們的長進高潔，才是所希望的。你看！我們公然的將這件事告訴你們，同時將那正當手段示與你們，不是決未被敵人妨害過嗎？』如果這個聲音進入德意志人的耳裏，博得預定的成功時。那末，會將權力者的必事和對此的吾人的信仰的偉大的紀念碑，殘留於永遠未來的。這個紀念碑，大約

無論任何時代都不能被人破壞，反而每一時代必一更新，而伸得愈高，擲得愈廣的。對於想建設這樣紀念碑的計劃，誰敢反竊，此，對於想當做吾人失掉了的獨立的安愚起見而來講我們文學將來的隆盛，同時更由於這種慰藉，想對研究可以恢復我們失掉了的獨立的手段如以過止的人，是不能與之為伍的，我們毋甯想而擲有監督現在文學之責的德意志人即我們的當局者們請教。他們對於他們以外自己念的德國人，是否想允許真正意義的德意志文學？同是，他們是否保證這種文學，現在德國仍舊的允許着？但是，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真意義如何，只聽了他們的言語，當然不能決定。

一九六、由此觀之，在德意志民族的根本改善完成以前，關於維持我們自身存在的義務，是造成我們自身的堅貞強固的品格，以及實證這種品格。如欲如此做去，那必須對自己下一番反省工夫，藉此來決定關於我們自身的真正位置和境遇的確固意見，並講究改善這個地位境遇的確實手段不可。講論我們言語和文學的存續而以其當做慰藉，前面已經說過，是沒有價值的。不過，此外還有我在這次講演上未曾講過的虛偽幻影，這點，對於確立上述那樣意見時即成了我們的障礙。我們對此，也有研究的必要，此事讓到下次再講。

## 第十三講 前講之續

一九七、我們國內流行着種種關於民族事件的輕浮思想和欺騙言論，因此遂使德意志人對於他們現在所處的地位境遇，不能做出適應於他們特性的見解，關於此點，我在前講的末尾曾詳述過了。這個虛偽的幻影，尤其是現在，非常熱烈的噴傳為一般崇拜的目標，同時其他許多思想也發生了動搖，因而有的只可充做思想界的虛位的狀態，所以，將這些虛偽的幻影，這回（平常本不需這樣去做）有特別用力加以吟味推敲的必要。

一九八、最初並且較比任何都該重視的，即國和國的最初原初的真實而自然的疆界，無疑的是他的內的疆界。凡是說德語的人，在加一切人工以前，已經由多數眼睛看不見的粗圍，自然結縛起來的。他們持有互相理解以及愈法明瞭的相互理解的能力，他們彼此是聲氣相通，自然的成為一體，同時又是一個不可分的全體。別的血統以及別的言語的民族，想將這樣全體拿到自己之中而和自己混為一體，是決不許可的。如果有敢硬去做這種事的時節，第一先混亂了自己，自己文化之均齊的進步，便不得不蒙受其害了，這種內部由於人類自然的精神所做出來的疆界成為基本，結果才生出住處那樣外的疆限。而且如據事物的自然見解觀之，住在彼山此川之間的人，不是因為住所相同而成為德意志人，可以說他們開始便由於較比住所等類更高尚的自然法則，成為

同一的國民。不過偶然的住所相同而圍在同一山川之間罷了。

一九九、所以，德意志國民，由於共同的言語以及共同的思想傾向，曾十二分的互相結合着，和他民族截然劃成區別，當做對於歐洲中部其他無緣的民族的隔壁而住在該處。對於外國的襲擊，他們持有十足多數其力和勇敢來保守國境，信賴自己的力量，在自己思想的傾向上沒有想探悉附近民族的動靜之心，同時一面在避免着不要由於干涉別的民族的事件使其不安而刺戟了他的敵意。他們經過了好幾代的幸運，他們傲偉的未直接和其他各大陸的掠奪發生關係。這些各種大陸的侵畧事件，規定了近代史的主要方向，各民族命運及概念和思想的最大部分。是由於這些事件做成的。自這個侵畧的事件發生以來，以前雖然是缺乏了明瞭的意識，但仍成爲一團而共同維持的基督教的世界，也弄得分裂爲幾多部分了。自此事件以來，才形成一種共通的犧牲品，每個國家都想取爲已有。因爲利用這個獵物，任何國家都是有利，如果看見他落到別國之手時，任何國都不忍羨慕之故，如此的才生出一切國家對於一切國家，私挾敵意，私備戰爭的原因。從此以後每個民族的感到或由於侵畧或由於同盟，將別種言語血統的各民族和自己合併起來，如此來增加自己能力的必要。對於自然忠實的民族，由於自己膨脹的結果或到居住狹隘的場合，也有侵畧鄰國，擴張自己的領土，將被侵畧了的住民趕開他們鄉土的事情。此外有的民族想要將弱小的邦土來和氣候溫暖而肥沃的地方交換，因此也許有驅逐原有的土地所有者的事情。其次，道德

頹廢了的民族，並不是單為掠奪和併吞土地人民而企圖戰爭，也許有過只為橫佔他的一般所有物品而使其土地歸於荒廢的事情。最後也許更有將佔領土地的住民，當的普通的物品那樣各自的奴隸，而分配過的事情。不過，將異種民族原盤的加在自己要素之內，是毫無利益可言，所以，既令將來恐怕任何民族也沒有做這種嘗試的。不過，當着和自己同樣優勢的或者較自己更為優勢的競爭者，來爭一個完美的勝利品，一個領土的報合，便與此情形不可同日而語了。縱令自己征服的民族，在其他點上有不適於自己的處所，但是，為戰勝自己的競爭起見，至少殺征服民族的體力，却有利用的必要。所以，無論何人都歡迎他當做增加自己戰鬥力的同盟者的。無論怎樣希望和平靜肅的哲人，但他，眼前看了這種實狀，還能在何處期待和平？用自然方法限制人類的所為，過剩的東西便沒有必要，根據這原則和平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刺戟一切民族之所有欲的優美禮物儼然存在於被處之故。任何人都不能進而對於這種欲望加以限制的。因為，站在力量的總攝集一切東西的民族之間，只是自己一人去限制欲望，必難免於破滅顛覆的。任何民族沒有樂意把自己所有的東西分給別人。甚至在可能範圍內，連他人所有的，也想像為己有。某一民族如有束手待斃之事，那只有他自覺得沒有開始戰爭的能力才如此的。如果他有了戰爭上必要的強力的話，他馬上便不能不開始戰爭的。因此，維持和平的唯一手段，是使無論任何國家決不令其得着足以危害和平的勢力，令任何國家都知道他固有相當於自己的攻擊力和防禦力，換言之，做成

列國間的均勢和平衡。因為別的手段都用盡了，所以，惟有用這個均勢，才會維持各國自己的現狀，而保持世界各國之和平的。以這兩件事為前提，換言之，以無論何人都同樣的沒有，而且無論何人都同樣渴着的一個獵物，以及不斷的活動的實際之一般的掠奪欲為前提，以前那樣歐洲列國均勢的見解，遂因之起來了。當然，像在這樣前提之下，列國均勢也許是維持和平的階一手段。而且做成這種均勢不單是個空想，如果發見了成為事實的那樣第二步手段時，也許實際上我們能保持住和平。

二〇〇、不過，上面的前提，究竟是否無何例外的能走得通呢？在歐洲的中心，德意志國民是個非常優秀的國民，他們是毫不吝惜這種禮物，也不敢染指這類的掠奪欲，甚自遠幾乎這種掠奪欲的素質都沒有。進個德意志國民，如果像以前一樣仍舊結合在共通意志和共同力量之下的話，那麼其他歐洲國民，一切在海洋之中，島嶼之間，沿岸之上，縱令干戈相交，但是在歐陸巴的中央，由於德意志人的堅固的障礙大概會阻止了他們的互攻的。此處也許有和平的存在。而且，德意志人對於自己以及和自己以外的其他歐洲民族的一部，也許能使他們得到安宿幸福的。

二〇一、可是，德意志的這種狀態，對於只看目前不顧將來的外國的自私計劃，是不方便的。外國人利用德意志的勇敢來實行他們的戰爭，利用德意志人的手段為他們競爭者的手內奪取犧牲品，以為是得計的。他們為了達成這種目的，遂為考慮一種手段的必要所迫。不過，他們的狡

滑很能不費心力的便將德國人的真勢而誠實之心欺騙了的。最初科用宗教鬥爭起於德意志人彼此間的意見衝突的，實是他們外國人。他們想利用這鬥爭，企圖將緊密膠和起來的統一體的總體的基督教的小歐羅巴用人工方法使其分爲幾個部分。而且這個劃分，由於一般的掠奪的爭鬥，後來自然的被實現了。德意志人，在過去是個外國之外沒有敵人，除協力來防止外國的誘惑以及奸計那樣共同事業以外，並沒有任何事業的統一的國民。然而，這個德意志，現在却分裂爲這樣若干小邦了。外靈巧妙的操縱着各個德意志小邦，使他們彼此認爲是本來的敵人，彼此懷着意互相戒備，並使他們感到自己是他們的盟軍，對於由他們的內部來的威脅的危險，自備好像是自外部救助他們的盟邦那樣不得不與其相共存亡的盟邦了。而且對於他們的各種計劃，已經使他不得不用全力來援助了。由於這種人工的技巧，歐羅巴或新大陸，不論起了對於任何間斷的各國間的爭鬥，其形態不久便成爲德意志諸邦彼此間的爭鬥。而且不管其戰爭是由於什么原因而起，均陷於在德意志土地內，流德意志人血的戰爭，並且到了在外國間的均勢的一切變動，必須和其事件本來無關係的德意志國民，去犧牲自己生命，來整頓他的境地了。德意志諸邦之分爲這樣許多的小國，是反乎自然和理性的，所以此點遂被外國所利用，而被人認爲平均歐洲列國均勢的天秤的砝碼。既無意志也無考慮的一任於外國的隨便，將其載在右邊盤子裏或左邊盤子裏了。外國指其國民中有好意於外國的，區別之某爲某國黨。不過，對於自己最表示好意的，普通是不加以

特別名稱。然而我們德意志人，已經從大早以前，都屬於某個某國黨的，要想馬上找個可以稱爲德意志黨員的人，換言之，找個以爲自己的國家必須和自己結合起來不可的那樣想的德意志人，幾乎是不可能。

二〇二、人工造成的所謂歐洲列國均勢那種威威嚇嚇的主義的起原和意義，實際是如此的。他對德國以及世界所得到的成績，同時也實是如此。基督教的歐羅巴，他如果把本來必須如此而且過去實是如此的這樣的統一不加以破壞的話，那末，列國均勢等類的思想，恐怕沒有起來的機會。統一如能保持下去，那末，這個統一的全體，是休止在自己之上，由自己來擔負自己，恐怕決無分成相爭的勢力而特要求均勢的必要。惟是因爲歐洲分得不合乎道理，所以，列國均勢的那樣思想，才弄得有意義了。對於這種分難得不合乎道理的歐洲，只有德意志未參加過。假若只有德意志一國保有統一的語。那末，德意志恰如世界中心的太陽，站在歐洲的中心，而保持了和平，也不可。德意志大概能先使本國安甯，然後由此再保護四隣的安甯，不去重新玩弄任何人工的手段，只任着自然而然的存在，把列國均勢給與一切國家的。但是外國的詭謀，誘惑德意志投入他們的罪惡以及他們的爭鬥的渦中，食之以利，欺騙德意志，普爲了使其欺騙能長久維持下去起見，遂把講說他即極狡猾的概念做最有力的手段了。他們的這種目的，現在已經十分達到，他們所企圖的成功，厚殼的楫在我們眼前。吾人既今認爲這種結果無法動搖，但是，把這種結果

的原因，從我們心中除掉，又如何不好呢？現在我們不是一切都被人奪去，可以左右我們自由的，只留下我們一顆心了嗎？我們本來已經由於現實的艱難，從迷夢中覺醒了，為何必須將古代虛偽的幻影，放在我們眼前？為何我們現在去看真理，去正視可以救拔我的唯一手段，是不好呢？縱令我們今日的努力，在我們子孫的時代好容易的能結果實，但是，不要憂慮其遲。我們現在所正苦惱的，不是我們祖父們所曾夢着過的餘孽嗎？人工維持列國的均勢那樣思想，當做減輕壓迫他們的罪惡和災難的慰藉夢，對於列國也許有用，不過，假這種思想，全是外國的產物，德國人的心中，並沒有根抵存在。同時，德意志人也決不應使這類思想，陷於在自己心中具有根抵的那樣狀態。我們至少要看破這種思想的本性，我們全體的幸福，不應依賴這類思想去求，必須只由我們自身的統一去求，對於這件事情，要有充分的理解。

二〇三、現今屢次提倡着的所謂海上自由，也與德意志無關。此點不論他在真正海上自由的意義上，或在想獨站海權的意義上，都與我們沒有關係。幾百年來一切他種國民競爭角逐之中，德意志人從未會表示過積極的想參與這種事情的欲望。既令將來，也恐怕是同樣的沒有，實際，德意志了不需要海上自由。德意志豐饒的耕地，以及德意志人的勤勉，將凡文明國民生活上必要的一切，都供給了德意志人。當時爲此目的而利用這個國土的能力與技術，在德意志人，也是沒有缺點。此外，如果想將世界貿易所招來的真正利益，世界以及該任民的科學知識的擴張變成吾

人自己的所有的場合，拿着我自身的科學精神去做他們的交易材料，相信不會不足的。唉！最特莫強只伊德意志人，使他那幸福的運命能免掉直接參與其他大陸的戰勝品的分贖一樣，間接的參加也想像其免去才好。我們不要有想做外國一樣的優美貴族的生活那樣欲望和輕率的信仰認同時對於其他大陸所獻出的奢侈品不要感到爲我們所不可缺的必需品，關於真正不可缺的物品，如其想利用海的彼岸由奴隸之血汗所做出來的東西，到不如給與真正自由的國民以相當的利益，使他們去做爲愈。如能如此，我們至少可以免去自做自受的譏諷，而不至當了外國的主顧消費財產，成了外貨的市場，而自招滅亡的。大約在十年以前，誰也未曾預料到我們今日所受的這種命運。『宜和世界貿易斷絕關係，宣放下成爲商業國的念頭』的這種忠告，我們曾聽到了。這個忠告，因爲悖乎德意志人從來的習慣，特別不適於貨幣的偶像崇拜的心理。所以碰着了熱狂的反對，而全盤埋沒下去了。即當時我們會以自由以及真誠的心而主張爲必要不可缺的外國貨物，現在呢？不是到不得不被外國所壓迫，雖不願意也必須去使用他的種狀態了嗎？現在，是不容我們有享樂的。利用這個機會，我希望要永久的不利用外國貨才好。世界貿易，以及所謂爲世界而存在的製造工業，是件好像極有道理的說法，不過，這也許與外國有益。同時也許是他們滅亡我們的一種武器。可是對我們自己毫無用處。增進德意志人幸福，同時由此可以增進歐羅巴人幸福的第一個手段，是計劃我們自己的統一，計劃我們自身的獨立，第二個手段，是獲得商業上的獨立。

此點，我們必須充分了解不可。

二〇四、最後，我們必須一掃世界王國的妄想，而將其可惡以及反理性之點看破不可。列國均勢的思想，因為近來愈法失掉了信用，所以，世界王國的思想，逐代之成爲一種崇拜的標的而開始誘惑起人心。不過，人類惟有拿着極多種的色調才能在個人以及多數的個性中，換言之，即在民族的形式上發見他的精神性的。惟有在這樣民族信賴自己，隨着自己的個性，同時自己民族中的每個人，再於自己民族的共通性，以及自己的特性來展開和形成自己的地方，神性的顯現，才表映在未來的鏡子上的。不想自然法則和神的秩序的人，或只要不敢明目張膽與此法則秩序爲敵的人，對於這個靈界最高法則，是不能用以阻害之暴舉的。惟有在不應該看，而且我們眼內看不見的國民的特性，以及將國民結繫於其原初生命的泉源的特性中，才有他們國民的現在以及將來的品格道德和功績的保證。倘如這種特質有被混亂和糜爛所消滅的情形，則精神性便脫離開這個滯澀狀態，由此一切的國民，便膠合起來而陷於一樣相關着的墮落之內。著作家們過去所提出來的：「不久我們就有可以成爲將來必能崛起的世界王國的臣民的希望」來安慰我們今日的逆境，但他所說的言語，是可以憑信的嗎？換言之，將人類所有的人性一切的萌芽，完全摧毀淨盡，然後把他捏合起來，做成一個新型，這件事是可以相信的嗎？在我們的時代內，對於人類竟敢施以這樣可怕的暴行和迫害，是能相信嗎？既令大膽的信了這樣極不可信的事情，但是，這種計劃

怎樣能實行呢？在現在這種文化狀態之上，爲建設所謂世界王國起見而去侵略全世界的民族，這種民族究竟是種什麼民族？好幾百年來歐洲的各種民族，已經都不喜歡成爲野蠻人，同時就是爲了自己也不喜歡做這種破壞專業的。一切民族，既在戰爭的場合，也是爲在追求和平而戰爭的。他們在劇務之後希望休息，混亂之後希望秩序。他們希望將他們的世路，來用家庭閒靜的生活裝飾着。雖然看去分明是國民的利益，但他能使國民對於戰爭引起感激心情，也不過是一時的。戰爭的要求如果常用同一方法來反覆他的話，那麼幻像便會消滅，並且這幻像所生出來的熱度也冷却起來。馬上又得到對於平和的秩序的憧憬，更引起了我們爲何而戰，爲何我們忍受這種痛苦的疑問？因此，凡企圖侵略世界統一世界的人，必須先將人類這樣感情破壞淨盡，同時在自然的趨勢上已經沒有野蠻國民的現代。用某種特別技術改進一種野蠻國民不可。眼看出少年時代完美耕作得的土地，慣於安甯和秩序的生活的人，親眼看見這種狀態早已成爲心中真實無偽的希望，所以，既今在戰爭進行之中但當心中畧微生出餘裕的場合，對於親自動手親自加以破壞，不得不感到非常的痛苦。世界侵略者，看見了深植於社會人類心中的這類好意，以及被戰爭所荒廢的土地的不幸而悲傷的人情，對之一定要講究牽掣這些人情的手段的。他們唯一的手段就是養成掠奪的欲望。掠奪欲成了支配他人的原動力，他們當帶毀譽沃土之際如果只想這種掠奪的話，那麼，這種掠奪便由於惹起一般的不幸而有利於自己，於是在他們心中才沒有惹起同情心與憐憫心之虞。

。因而，世界侵略者，不單養成了他們部下軍人的野蠻殘暴，同時又必須養成冷酷殘忍的組織的掠奪欲不可。換言之，不但不對辦掠奪的行爲，反而必須獎勵這種行爲。同時必須將視掠奪爲恥辱的從前的思想，一掃無遺，並將掠奪看做即是有高尚的悟性的證據，數爲一種偉大之業，認做擄得名譽和品位的途徑。不過近代歐洲國民之中，究竟有否像這樣沒有廉恥的國民，設令是有的話，但是世界侵略者由他的手段自身反而不得不招來計劃上的失敗的。因爲他們爲自己目的而養成的野蠻國民，恐怕認定人類土地以及財寶貨物之掠奪是致富的要訣，而愈想去致富之故。他們任意的去掠奪，至於掠奪了的東西陷於如何運命，則未曾顧及。好像是想得其果而伐其樹一樣，使用這種手段的人，是不能用誘惑，美言，詐欺的手段。他們只在遠方，才能欺騙他人。如從哥盧看去，他那獸性以及其鮮廉寡恥的掠奪欲，不管如何愚蠢的人也都能映眼廉裏把他吞破。所以，其結果勢必引起全人類的反對與唾棄而而不止的。如果實行這種手段，也許能掠奪世界而使之荒蕪，化爲一種混沌境地。但是，將這荒蕪混亂境地整理起來使其成爲一個世界王國，那是不可能。

二〇五、畢竟這些思想以及類乎這類的思想，仍係思想的遊戲以及受了妄想的支配所生出的產物。如由德意志的周密心和嚴肅性觀之，連一顧的價值都沒有的。當然，像這種虛偽之幻的某一個，例如列國均勢等類，以其當做整理複雜現象的一種補助手段，也許有些便利。不過，以爲

這些東西是實在，或認定他的實現而努力，恰如爲便利起見而想像出來的子午線回歸線極等，在地球上以爲實際是彫刻着或描寫着那樣的人是一類的愚蠢可笑。我願我們國民能停止去單爲遊戲而思想，以及當做遊戲的思想基礎更妄想他的結果等事。同時希望將於實際生活上不得不真的真能適用的思想加以思索，而以其當做習性爲要。如能如斯，則對於本來是外國產物而不是壓迫我們德意志人材料的這種政策的幻像，恐怕沒有特地發出警告的必要了。

像這樣德意志的思慮周密和嚴肅以及忍耐，只要我們具有，則大概也必能顯現於我們生活之中。我們是彼征服者。我們應否至於再被人輕蔑（而且當然是被人輕蔑），和一切其餘的損失一同連我們的自尊心也都失掉？今後只在我們心理如何而定。武器的戰爭，已經失敗了。我們今後如屬可能，相信是走入主義風俗以及品格之新的戰爭的。

二〇六、我們對於我們新來之客，不好對他表示以對於祖國和友人的忠實的親愛心，不屈不撓的正義心和義務心，一切公民的以及家庭的德行的模範嗎？他們將來都是回到故鄉的。所以，當做他們的土產，不將將這德性送給他們嗎？我必須避免惹起他們的輕視。我們極度的向他們取謔或者操掉自己的特權，確實能惹起他們的輕視。當然，我們必須避免個人去挑撥他而傷其感情那樣不法的行爲。我們可以採用最確實的方法，是恰如我們自己一人走我們自己的道途一樣，除了必然而不得已的場合外，不和他們發生關係。達成此目的最確實的手段，是我們每個人，滿足

於從前祖國所給我們的一切，互相盡力去擔負共同責任，並認爲由外國所得到的一切寵遇，是不必要的恥辱。可是，我們所認爲歐洲一般不好的習慣，同時也是德意志的不好的風習。即我們當着對於屈服和崇拜二者必須擇一的場合，多是喜好採取前一個的。而且稱爲善良的風俗等全國的傾向，差不多都是由這個同一原則而出，我們德國人，現在如其反抗其他離得相遠的事情，不如第一先反抗日常的習慣爲愈。「反抗」二字也許有點不妥當，不過，我們爲維持我們的本性，同時在可能範圍內更使此本性加強而徹底起見，應該大膽的去實行。德意志人，一般缺少迅速性和靈快性，無論對於何事都過於認真，過於重笨，且不善於通融，像這種非難，是決不值得我們羞恥。我們應該努力使此種非難認做是最適當，更使這特性益爲增大。不管我們如何自己受苦而逢迎他們的主意，但是，迄我們完全喪盡吾人特徵爲止，換言之，迄完全拋棄了我們之存在爲止，如果確信是不能買得他們的滿足的話，那末，我們爲了擁護我們自己起見，這種決心大約不會動搖的。在許多民族之中，有要求維持自己對於自己之特徵表示相當的敬意，同時對於其他民族的特徵也與承認，並許可他們的承認，而使其發揮的人。德意志，無猶的便是這種民族。因爲在德意志人的現在以及過去的國際生活中根深蒂固得非常的深，所以，德意志人常有甚至犧牲了自己，也承認古代和外國之特徵的人。反此，有由於自己所結晶的心，而缺乏冷靜去觀察他人特徵的流動的自由的民族。像這類民族，必定以爲文明人的存在方法只有一個，並以爲這個方法便不外最

在那個時代他們偶然所採用的方法，同時更以為世界一切的人類持有需要他們去做的天命。如果他們根據他們的流儀去教育這些人時，便終於認為這些人必須對他表示重大感謝的。在第一類民族中，雖會實行對於人類一般的發達有益的修養以及教育的交換，而使各自徹底下去，但是，由於彼他的好意，任何衝突也未曾發生過。第二種民族，是做不出什麼來的。因為他們在從前的生存中，無論對於何物都不能真實了解之故。他們只想將其他民族已經有的一切加以破壞，到處遺成曠地，而在該隙地之中只將自己的姿態以複製。最初看去，他們雖然好像似學習其他民族之風俗習慣，但是，這不外好像教師因為少年，對於將來有希望的學生所有的多少的毛病加以寬恕，不久便和學生一樣共演其醜癩那樣的態度。他們甚至對於前世界的姿態，以為如不將其包在自己衣服之內，認為不能滿意。如果可能的話，他們也許將前世界的人，從坟墓中叫醒，使其遵照自己的流儀加以改變施以教育，也未可知。我們，決不是說現代各國民一切無例外的都陷於這種偏狹之境，而大膽的來論題那樣的不知自愛。我們毋甯想像在我們所不認識的民族中，也有善良民族。不過，顯現於我們眼前的各民族的特性，如由他們的言行加以判斷的話，看去好像都屬於第二類。這樣的去結論，好像要一種證據。所以，我對於在持有這民族精神的現代歐洲所表現於吾人眼前的一切，縱然不用特地聲明，但是下面一件實際情形，願一介紹於諸位。就是我們會彼此相互人打過仗，而且我們敗了，外國勝了，這是事實，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這樣辦，無疑外國

會得到滿足。不過，倘若我們裏面的某個人，有認為「我們這方面曾有正當的道理，和必能獲得當然勝利的理由，然而勝利反而歸於敵人之手，這是很可惜的。」如果這種見解不變更，那末，這是件很不好的現象，很有礙於外國人——他們大概還信着他們是正義的——的情感。不對，不是這樣的。然而，我們最好是不要去勉強想這樣事。我們最好應去愛好和外國所愛好不同的地方，以及抵抗他們是不正當那樣想。我們毋甯應認定我們的敗北對於我們自身是件極有益的事體，而讚美外國人是我們最大的恩人才好。我們只有如此。外國也一定預期着我們能有這般的理解力。——啊，我無意中說了些用不着的話。何則？因為這種情在二千年前已經有人說過了。例如塔齊斯（H. B. T. S.）的歷史書上便明瞭的載着此事。他們以為反抗羅馬人和反對神以及人類法理是一理。羅馬人的武器，只能給諸民族以福祉。羅馬人的璉瑣，除掉名譽之外，任何也不能賦與。外國人今日對於我們也正抱着這宗見解，拿着寬大的態度要求我們有同樣見解，並在我們心中預期着這個見解的。我不以為這個話是傲慢的嘲笑。我以為如用大的自尊心和偏狹觀念觀之，則認真的去這樣想，同時使他人也能正直的懷着同樣的信仰，是可以大膽的做去。並且現在的羅馬人，的確是這樣。吾人之中既令有的不歡喜信賴這類事情的人，他是那個人究竟是否能貢獻出來代替這種信仰的信仰？我毋甯以為是靠不住的。

二〇七、德意志之所以招外國人的侮蔑，是由於在他們眼前，德意志民族種種階級以及種種

人物，彼此共同嘆傷共通的命運，彼此瘋狂的信口慢罵之故。原來，像這種惡訴，是不合理理的，非但不正當同時也無根據。德意志招了這次慘敗命運的原因爲何？我們已經說過了，此點，幾百年來，曾無例外的纏繞於一切德意志種族之上，至於這次的趨勢等類，決不是由於個個的種屬以及各個政府某種特別的失敗而來，這個當然命運從早就已充分的準備了。如果只靠着我們內部的那樣理由，此外再沒有牽掣這種運命的能力的話，那末，我們的命運在老早以前便不得不受其襲侵的了。由此觀之，罪以吧，論難也吧，都是德意志人全體的共同責任，是不能將此按照分比例那樣分担的。遇着了最後事件的時候，更暴露了德意志各聯邦連自己和自身的力量以及其真正位置都不知道的。那末，個人如何能把自己除開，闕如他人的論難以決定和批判呢？像這類事情如果缺了根本知識一定是不能的。

二〇八、綜合德意志祖國一切的種族，如以爲某種階級特別值得非難攻擊，這也許不是不能說的。換言之，那個階級，並不是因爲和其他階級一樣沒有見着將來途徑而論難他，乃是因爲他裝着看見了將來目標那樣的自己一人去管政治，其他階級不使其參與之點受人論難的。像這種攻擊，雖然有道理，但是，不用特別提出的。特別到了今日反而大聲高聲來表白他議論他的必要，究在何處？可是，著作家們正做了這些勾當。他們如果以前，當他那個階級尚持有一切的權力和聲望，受着他種階級之絕對多數的擁護的場合，倘若像這樣來攻擊他們的話，他們想藉着他們的

言語來告訴確切證明過的東西起見，像這樣滔滔陳詞又誰能拒絕他們呢？換言之，某位著作家，指出當時站在要路的兩三個人的姓名將他們領至國民裁判之前，舉發他們的無能，他們的懶惰，他們的惡意，由於這種原因必然的弄成了今日那模的結果等事，想加以指摘的。這些著作家們如果當他們視為被告者的人尚握有實權之際，洞察得由這些實權者的行為所必來的禍患，即他們今日所能了悟的事情在當時已經徹悟了，對此能像今日那樣的狂呼絕叫，和現在同樣的將實權者拉到國民裁判之前，為從他們手中將祖國救起見用盡凡有的手段，而他們這些努力都歸於無效的歸，那末，他們這樣侃侃陳詞來慨歎當時不聽他們忠告，也許不無道理。然而如果他們是看見了事情的結果才得到今日的覺悟，那末，和其他人民是毫無差異的。到了今日，誰也都能明白。那末，為什麼他們還有特別提出誰都知道的事情來說的必要呢？否則，他們因為恐怕當時被利慾所誘，而取諂於他們的階級，同時因為恐懼而守沈默，但到了今日這些人的權力已經喪失，所以遂至極力來攻擊他們了的嗎？倘若如此，則我們國民之災禍的原因中，除開貴族和無能的大臣以及將軍外，還必須將無遠見之明的政治評論家也加進去不可的。事情過了之後才逐漸的知道了事情的真像，此點與愚民毫無所異，取諂於有權力的人，他見這人權利已失便惡意漫罵那樣的政治評論家，也不得不數在這個敗亡原因之中的。

否則，他們也許由於攻擊過去的過失，而使將來不致再有這種過失，但是，無論他們如何的

發起亂叫，想由他們的攻讦來防止將來之過慮於未然等事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們是根據這種希望來罵過去的嗎？他們既無廉節又無禮義的敢這樣的大膽發言，是由只想根本改良國民境遇的熱心而然的嗎？如果如此，這種善良用意是值得贊許的。不過，在這方面來眩耀所謂善良的意志，究竟是否爲有識者所應取之路？這點我們要有周密的觀察。我們禍患招來的原因，不是由於極要位置的幾個人物而來。是由於全體的結合以及全體的混亂而來。換言之，即由於這些時代的一切的精神錯亂，愚昧，膚淺，懦弱，以及和這些必然的會相伴而來的不確實的步伐，時代的一切風俗而來。因此，這回的大禍，如其說於人的罪過，毋甯說是環境的罪過。就是現在任口漫罵當局的人們，但是倘若自己在那種地位時，也許被境遇所迫，恐怕仍然不得不陷於同樣情形的。若說政府當局有惡意和反逆的自覺，那是絕不可那樣的。愚昧而麻木，只這兩件事便能將從來事變的原因說得十分徹底。而且關於這兩件事，無論是誰如果少一思索，恐怕自己不得不感到責任之重的。尤其國民全體在非常麻木仁狀態之中，所以，每個人處在這種環境而想挽救大勢起見，最需要非常大的活動力。這件事情，必須想到。因此，既令空自將個個的當局者的缺點暴露出來，但是災禍的本源，也決不能因此就明瞭了。並且縱令將來避免這些缺點，但還不能說是災患的原因便被除掉，如不將人類心中的原因除掉，人類仍然不得不反復這種失敗。縱令能避免了過去同樣的失敗，但是他們必會將無限的失敗中的某一個，重演出來。如不全都改造精神，使其生焉

一個全新精神，是不能建設救亡方策的。如果他們著作家們和我們協力來講究這種發展方策，那末，我們不單嘉獎他們有善良的意志，同時還要承認他們正確而有益的理解。

一〇九、本來是一個國民而在自家之內交相攻擊和罵詈，方才已經說過，不但不正當而且無益處。同時是極不聰明的事，只有導來外國人愈法容易看破了我們，愈法輕視我們的結果。我們如果將我們一切的狀態的如何的混亂之極，如何的慌亂絕倫，同時又如何的受着悲慘暴虐的支離，向外國人不停的訴說時，必然的他們對於吾們，以為採取任何態度都無關係，同時無論做了什麼事都比我們高尚而善良的。他們無論做了何事，對我們都不用慚愧那樣想替而無疑的，他們一定相信我們既令反省自己的過於愚蠢和拙劣，大約也不會說出不平。換言之，他們必定相信用他們的政策，以及行政立法方面的豐富的技術，他們給與我社以及將來想給我們的一切，我們大約能拿着一切的感謝心情而接受的。我們不是拿他們的利益為主，而不得不進而請求正輕護着我們的他們的保護嗎？在德意志各國內將來沒有祖國的，要新興一個祖國，德意志各國內決定人民須奴隸般的服從當局的指示的情形已加劇除了，像這樣外國人的主張，聽去雖然是訕笑嘲弄之言，其實，他們不過把我們自身所成的話照舊的與以反覆。我們自己的謠言的整個的反響而已。其他歐洲民族，也有和我們同樣的經驗過被征服者之命運。不過，當征服者的權力一旦支配我們的時節，馬上便對於征服者極力想表好意，同時對於以前曾在獻媚過的本國的當局者，加以凡有的護

的詭譎，而演出惡罵其本國一切事物的那種醜態者，只有我們德意志人是獨一份。

二一〇、德意志人中，也有不幹這蠢事的人。這些純潔的人，要想這種恥辱能從自己的頭上去掉，同時使有罪的人孤立無鄰的方法爲何？在這有一個手段。即罵祖國那樣的印刷品如果沒人買，大概他便不能發行了。看見用懶惰空虛的好奇心和胡言亂語，或以前自己非常尊敬過的人們，受人攻擊反而喜悅的那樣不懂人情的心，彼此心所誘惑的讀者，如果絕跡，那麼像他那樣侮罵誹謗等文字的作者和發行者，都會另想一想的罷！對於這樣侮罵誹謗的書籍，我們更加以當然的輕視與排擊，假令只有自己一人做這種事情，但是我們也要斷然繼續這種態度，後來？終於凡有見識的人都認這樣做是平常事，雖不用禁止發售的強制手段。在最近將來，大約會將這樣詭譎文學一掃而光的。

二一一、外國人最視輕我們的原因。是我們想向外國人取諂。我們國民內的某些人，已經在以前每當一有機會，本國的有力者便拱手於露骨之諂媚的香煙，一有能說阿媚之言的機會，便大膽的來做，不顧理性、禮儀、善良風俗以及興趣之卑賤可笑的欲嘔的行爲，而盡其醜態之極致了。這種習慣，近來已經取消，這個阿諛賞讚之言，而變爲一部攻擊的話了。不過，恐怕膨脹香煙的技術或有退步，他便至於將此香煙吹送於全新的方向即新來的權利者的方向了。對於最初可厭的阿諛，只要有誠懇見解的人，已經是不能不感到痛苦的。可是，這仍然是自家同夥的事情。

然而現在我們連在外國人之前都暴露了這種可憎的惡習慣，加之由於他的方法過於拙劣，不但顯露了我人陋劣的心事，又想將我們的愚劣行為供為外國人的笑話材料嗎？德意志人縱令有人去做阿諛之言，但是，像外國人那樣巧妙者不使人注意的方法，是不知道的。恐懼自己言語的萬一沒有效果而終，便極露骨的去誇張開始將對方像神一般的去跪拜，把他舉得高空之上。況且，弄得這樣讚辭的動機，我們可以看透完全是由於恐怖心而起。而且把自己實際可怕的人反而稱讚他是優美瀟灑，為避免他的吞併而向其諂媚，沒有像這種卑態怯度，再可笑的了。

二二三，再不然，像這些讚辭，並非阿諛之辭，反之乃係對於負有指導人類使命的大天才家當然必須表示的崇拜嘆賞之心而來的真實無偽的論調，也未可知。倘若如此，他們知道真正大人物的人格的人，何其少呢？大人物無論在何時代任何國民之中持有不被虛榮心所拘囚的共通特徵。反之，顯示虛榮心的人，開始便的確是個小的人物。具有自信力的大人物，認為同時代人所獻給紀念像和大人物的名字以及民衆的喧嚷的喝采賞讚為不屑，這些事情反以當然的輕蔑心而將其全部與以駁斥，至於暫時，只是傾耳於自己心中之審判官的無言的判決，同時信賴後世之史的批判，此外像這些大人物的共通特徵，是敬懼昏昏不可解的災禍，不忘運命車輪之永轉不止，在蓋棺以前不承認自己的幸運或偉大的。世人如以為自己所崇拜的人是真正偉大時，那末，他必須先想到那個人物是超越他們的喝采和賞讚的。而且應該恭敬的沉默的表示衷心的敬慕始可然而

他們如果把提獻讚辭認做每日的功課的話，他們好像似說那個人物實際是小而卑，而且由於愛好他們的賞讚之辭而不向他們加禍，或想給與與干寵愛那樣虛榮之人。

他的熱烈的吶喊：『何等崇高的天才！何等深遠的智慮！何等廣大的計劃！』凡是這些話如將其一加思索，究竟是怎麼個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說他的天才，其程度我們也能充分的理解，他的智慮，其深遠我們也能看破，他的計劃，其範圍我們都能全部追究的意思。仲言之，受得那個讚辭的人物，和送那個讚辭的人物是同樣大的意思。錯了，並非只此而已，送讚辭的人能完全理解以及看透受讚辭人，所以還比他畧優，倘若用盡力氣去幹的話，也能做出受讚詞那個人以上的事情，這樣意思也可以想到的。換言之，相信對人看做這類諂媚的勇氣的場合，也自己是必須自信自己是相當大的！同時被稱讚的人如果能愉快的接受這類讚辭的話，便必須自己覺自己是很小的人物不可。

二二三、錯了，康直賤蕭堅貞的德意志男兒以及一切德國人，關於人類精神的這種趣味，以及只為表現真理做成我們言語的遺種污濁，斷然必須避免不可的。每一接到新的現象便歎異歡呼等類，我們可將其一任之於外國人。每一十年便另做標準製造新的偶像等類，我們也一任之於外國人。為了讚美人而來穢神等類，也要一任之於國人的。我們的標準要一定不變！如用我們的標準來說，應該只以對各民族與以誰應當做理想，由此理想只將有感激能力的人認為偉大。至如決

定人物大小之類，可一任之於後世之批導的。

## 第十四講 結論

二一四、今日終結的這個演講，其有聲的響音所達到的，暫時只是在座的諸位，然而，這個講演是將全德意志國民放在眼中的。換言之，在這種意義上，我想像凡是德意志語能達到的地方，凡可以理解這種演講的一切人類，都集於這個講演周圍，即諸位在正集會着的這個講演周圍的。如果我在此向在我面前某個人正鼓動着的胸中擲進一道火光，這個火光在該處繼續發起火苗，以撥得生命的話，那末，我希望這位胸中不要只獨善自身，我希望綜合我全國凡有同一意氣和決心的人都集合起來使他們和此結合，如此的希望這點成爲中心向着祖國的全體，以致偏僻各地，都擴充起祖國的意志之不固定而唯一的團結火焰，來向接近這個火焰的一切火點。這個心火，不是當做麻木不仁的人的耳目的消遣材料而點火的。反之，這回我才想知道在我以外究竟有否和我同樣見解的人。凡有同感的人大概都和我樣的來知道此點。同時自信爲一個國民的一份子，以爲這個國意是個最高尚的國民而以希望繫之的這個國民，爲此國民而賭上自己的生命，來忍耐和費說的德的志人，無論是誰。這回無論如何，是必須從這不確實的信仰中將他們救出來不可。他必須明瞭的曉得自己是否有正當的道理，或自己不過是個愚人以及瘋狂者始可。此點，從此以後，必須決定是否拿着更切確而可喜的覺來繼續他的道程或用強刀的決心放棄了現世的祖國而只求天

上的祖國的慰藉不可。這個講演，並不是向住在被限制於日常生活中的個人的諸位，反此，乃是向有國民代表資格的諸位，更進一步經着諸君的隱覺器官向着全國民衆，要像下邊那樣呼籲的：

二一五、諸君像今日這大多數的，開于這樣的大，這樣緊要切迫的，這樣共通的事件，這樣絕對的以國民的資格同時以德意志人的資格，聚集在一堂的事情，是幾百年來好久沒有過的事情。並且恐怕將來也不會再有第二回的。諸君如果此際不緊張注意而徒自茫然自失，諸君對此講演也只常常做一種空虛的東風，或當做奇矯的言調而空自聽過時，那末，大概無論誰已早不能再信賴你們了。我希望無論如何，這回要請諸君仔細一聽的！這回無論如何，要熟加考慮的！無論如何這回不攔住一種堅強的決心，請不要離開這個座位！而且凡過這種演說的一切人，要在自己心裏只是自己一人，好像只是自己一人站在此處，只是必須自己一人獨自去實行不可那樣的，將這種決心攔住始可！極多數的人，如能如此去想，恐怕不久便會成一個大的全體，這個全體會統一起來而成爲唯一的堅強結合力。反此，各人都將自己除開，徒自期待他人讓賢他人時，恐怕連一個接受這種決心的人也沒有，一切的人集合起來仍然不能脫開舊態的。所以，諸位要不躊躇的把他捉住，攔住這種決心！不要說：「暫時令我休息休息，暫時令我睡一覺做一夢，改善不久便會自然來到的」。改善決沒有自然來的。到了比較順適的昨日空自馬馬虎虎的混過去，直到今日仍然連決斷的氣都不能表示出來那種程度的人時，那末，就是到了明天也是一無所成的。即由

從我們思慮的外界形勢來說，比今天這樣更緊不容緩的局面是不能再有的。眼看了現在的狀態而不感奮興起，的確是沒有感覺的人。諸位便是爲了開始善後的堅強的決心和決議，而招集到此處的。決不是爲對於他人的一種命令，一種委任，一種要求，乃是完全爲對於諸君自身的一種要求而招集來的。所以，諸君各自必須只是由於自己本身，拿着自己本身的人格，來握住實行的必須一種決心不可。讓諸實行於他日的儉儉計劃，麻木的意欲，想等候袖手自然的改善那樣虛的期待，是不濟於今日之用的，錯了，我現在向諸君所要求的，是直接成爲生命，直接成爲心的作用的一種決心，是在其目的未達到以前。必須無動搖冷卻的可以持續支配於心中一種決心。

二一六、諸君胸中可以左右這樣生命的發生的唯一根幹，恐怕完全無痕跡的被人拔去了嗎？你們的全體本質真成爲稀薄的，瀰漫起來成爲無液汁的無血液的無動力的宮影以及幻影了嗎？幻像雖然做得很多，好像匆忙的錯亂活動着，但是，身體會如死了那樣的硬化了嗎？現今的時代，就是這種時代。這在從前已經露骨的談過了。並且世人也是大概這樣想着一層，也會在隱約之間反覆說過。不過，像這種語言，只在用於評論家彼此之間的交換罵詈之具，由此對於世道人心波及何等變化，得到多少改善的形跡，是絲毫未曾看出來的。聽了這種言語諸君有感覺憤慨的能力嗎？如果有時，請用諸君的實行，來將這樣蔑視諸君誣誣諸君的首飾的錯誤，與以證明才好。請將諸君的活潑潑的生氣，事實上表示於世人之前才好。如能如此，在世人眼前，評論家所談

的錯誤才能實際證明出來。或者他們希望藉着諸君舉出反證，換言之，他們因為刺激諸位的一切手段都失敗了，所以故意的來對諸位做此等苛酷之言，也未可知，如果如此，他們較比那些徒自取譏於諸君，而想將諸君陷於麻木而安靜以及無論何事都是無顧慮的果然狀態的人們，對於諸君實是懷有非常好意的。

即令諸君柔弱而無力。但是，現在的這個時代，對於諸君的明瞭的熱慮省察是個最便利的時代。本來，我們的陷于冥頑不靈之境地，茫然自失的狀態，盲目的隨風波蕩之態度者，是因為對於吾人本身以及吾人本身生活的廉價的自滿心而然。如問從前曾實行了何事？並且正行着何事時？他的得意答覆就是：『吾人對於督促吾人去省察的人，不另採取論破的方法，只表示吾人的存在是不煩任何的吾人的省察即實行着』。還是因為我們尚未遇着嘗試的緣故。然而，今後一切的嘗試吾人都嘗盡了。迷惑過吾人一切的一切欺瞞，虛偽的安慰等，自此以後，一定是完全消滅匿跡了的。無邊無涯像自然的霧一般蓬張在我們的頭上，將一切都包在這個薄暗之中的這種生來偏見，確是消滅無跡了！他那個冥然狀態，早已經不遮我們的眼睛了。因此，同時已早不能成爲吾人失敗的口實了。現今，我們擺脫了一切的外的皮膜，毫無夾雜之物而純潔的成爲赤裸裸之狀態的。現在，這個自己，是仍什麼東西，不得不現出來的。

二一七、你的裏面，或者也許有進到講壇前面向我發問的人，也未可知：『你拿得意志男兒

以及唯一無二的評論家的資格來招集我們，向我發出的特別委任，使命以及特權究竟是誰給你的呢？數千的德意志辯論家們不是都和你一樣的有做這要求的權利嗎？然而他們一個人也不做這要求，爲何偏獨你自己一排除萬難而走出來呢？」對於這個發問，我想答覆一下：「當然，無論何人都和我持有的樣的權利。然而，因爲他們的任何人都未曾先來做此事，所以我才敢作此事的。倘若某個人先我而做此事時，我也許會保守沈默，也未可知。做這件事，是達到澈底的改善的目的的第一步，是每個人必須做的。我是活潑激的感到此點的最初的一個人。因此才成了這事的先驅者。在我之後也許有應該做某事件的第二手段。而且現在的做這件事無論何人都持有同一權利的。然而實際做此事的仍然是我們的人。所以，這種對於任何事件必須先先看顧不可。而且做此事的人，便可以着得先鞭」。

二一八、像這類事情，是不足計較的。從此以後願諸位要將眼睛先暫往我已經提示過的觀察上一送。換言之，倘若德意志國民利用他自然幸福的位置，而且知道認識他的利益時，那末，德意志現在不是到了如何值得羨慕的狀態了嗎？這點要求諸位想想看。諸君更要將眼來觀察德意志和世界現在到了一種什麼狀態，藉此來充分的品嘗苟有高潔心事的人無論何人不得不感到痛苦和憤慨。最後要轉過眼來觀察觀察諸君自身時代使着諸君脫却了前代的妄想，倘若諸君認爲對的話，那麼，從諸君眼中是想要將那個雲霧打掃掉下去的。諸君嘗試與着諸君以前任何人都未曾許可

過的可能性，諸君曾賦與着將一旦生出來的事情在未生出以前把他拉回，將此不名譽的一時的權事從德意志歷史完全消去的可能性。

諸君要將不得不加選擇的種種狀態，使其劣斃於諸君眼前。倘若諸君不改除從來那樣茫然自失的態狀以及麻木不仁，那末，暫時可以降到諸君頭上的，是奴隸應該受一切的不幸，即奴隸之痛苦和屈辱，征服者的嘲罵和優越自大。諸君在野蠻要受人蹂躪步割牢的。這因為諸君到處不誇于征服者的心，而且成障礙之故。這種迫害，迄諸君完全將諸君的國民性和言語供做犧牲品而僅僅購得一個從屬的地位，如此的終于使諸君的民族陷于自滅止，大約是不會停止的。於是則德意志民族便從此消滅。反之，倘若諸君振起勇氣立起決心時，那末，諸君暫時可以購得相當有名譽的存在，同時在諸君的生存中可以親眼看到，已經在諸君周圍必能成爲諸君以及一般德意志人最著名譽的紀念的優美的青年國民之起來的。諸君大約可以期待着。德意志這個名稱由于這種新國民遂漸成爲一切民族中最有光榮的名字。諸君大概也能期待得，這種國民成爲世界的復活者世界的復興者的。

二一九、下述二事，一在於諸君之自由選擇。即諸君想成一個不最值尊敬，並且後世確切的在當然以上必被輕蔑的民族的最終尾民族，或想做該民族的後陣呢？看了這樣民族歷史後世子孫們（他們子孫同着這種民族的滅亡便接近於野蠻狀態，終于成了完全野蠻的嗎？而且如果仍然能將

歷史握在手中時）會慶這個民族的滅亡。並祝福導此滅亡之爲當然的罷。否則，諸君想形成一個新的，而且形成了凌駕諸君一切想像的變美的時代的起端，成爲他的出發點，而希望後世子孫以其當做計算我們幸福時代的起點呢？諸君！諸君便是這後一個，諸君手中握有可以導引這偉大改革的權力。諸君尚持有聽得德意志人被稱爲一個國民的經驗。諸君曾看見過或聽見過這個統一的有形證據，即國家以及聯邦。現在諸君之中，有時也能聽到這種高度的祖國愛的感激聲響。然而，在諸君之從而來的人，恐怕被和此不同觀念所馴熟，恐怕把採取別的國家的形式以及一個不同組織和生活方式。那末，目視德意志人，或耳聽德意志事件的人，恐怕不遠的將來，已無一人了。

二二〇、向諸君要求的條件不多，諸君只能暫時集中自己的精神，關於直接明瞭的橫在諸君眼前的一切努力，去與一思索便可。如此的形成一個確固意見，忠實的來保守着他，向着諸君周圍的人來述說他，傳給他便可。這樣想的結果，諸君的任何人都採取同一的形態，諸君如果真去思想而且絲毫不陷于從來那樣的麻木不仁，則諸君必須得到一致的思想，同時若是你們來黨精勵能力，不只固定於植物的生活時，則精神的一致和調和必會不求而得，這是我的前提和確信。而且一旦到了這個境界，則我們所求的其他一切，也會不期然而得到的。

不過，常開始這種思想時，諸君要將凡明瞭的存在於自己眼前可以成爲思想材料一切取到裏面，將此思想由着自己人格去實行始可。諸君有應該去做這件事的時間。不應空被現狀所癱瘓或

驚懼的。同諸君共同所商討的計劃，現正展諸君的眼前。迄諸君自己達到一致的意見上，不應將此從諸君手中放開的。諸君決不可由于信賴他人或諸君以外的某個人，而將自己弄弛懈了的。這是決不應該的。同時不應被人類的時代是人類並未會加過何等的工夫或由於不可思議的神力所造成那樣愚昧見解所左右，而使自己有所鬆懈的。決不應該如此。我所孜孜不倦的向諸君來屢次道及者，就是諸君如不依賴自己的力量決不能被人救出的一事。而且現今我雖到此最後一瞬之間，但是仍然感有再反覆他的必要。當然，雨澤以及年景的豐歉，也許由於一種不可解的不存在於吾人勢力圈內的力量而成。然而，人類每個的特別時代，以及人類的境遇，只有人類，才能做得決不是由于人類以外的力量。只有在人類整個都一樣的愚昧盲目的場合，人類才被這個不可思議的力量所變侵的。然而，人類本來決不應成爲盲目的愚昧的。當然，我們災難的大小，有時也許由於一部其他不可解力量，不過，他的大部分是由於支配人的悟性以及意志之力量而來。況且吾人想更進一步達到幸福之域，那完全是只由我們的力量才能達到。爲了將來我們再幸福着想，除了我們自己去丟頭導外，別無他途。尤其吾人各自都是各自一人，將來人類的幸福只繫在我們自己一個人的雙肩上。那這想着而努力以外，別無他途。

二二一 這纔是諸君必須做的事。本講演要求諸君不躊躇的馬上去實行。

諸位青年！此次講演是向諸位要求的，我自己早已不成爲諸君的一份子了。不過，我確信諸

君是超出人地富於懷有脫俗思想的能力，同時對於一切善事以及偉業容易感奮的人，而且在這個講演上也會經說過的了。蓋諸君是像嬰兒一樣比較接近天真爛漫的時代以及自然之故。然而多數年長者對於諸君這個特徵，完全用不同眼鏡來看。他們責備諸君說是用風阻，看了諸君的判斷便批難爲突然無謀不量己力，好與人爭徒求新奇。他們雖然如此的一面在論難，但是外面却裝着寬大默認諸君之所謂缺點而笑的。他們想：以爲這只是由於缺乏世上知識而來，然而，他們所稱的世上，是指一般人的墮落世界而言，因爲，他們沒有眼睛看取較此以上之故。他們以爲：現在諸君富於獲得同志，並且因爲諸君不知道世人對於所謂善良計劃能如何猛烈頑固的與以反抗，所以你們才有這樣蠻勇。同時並以爲：等到諸君的年壯力強的那種想像力的火消滅淨盡，諸君至子只感到世間普通的利己和懶惰以及偷閒時，諸君嘗到了只循着從前的執迷而前進的那種責任滋味時，到了那個時候，則相較比別人更好更聰明那樣心情，諸君已經是沒有的了。然而他們期待這種變化，也決非沒有根據。他們將此曾在自己身上實際證明過。他們也不能自認，在他們愚昧的少年時代，也是和現在的諸君同樣在做着改善世界之夢的。然而，隨着年齡的增是便成爲像諸君看着的那樣穩健靜肅的人了。他們是這樣說的，我相信他們的話是對的。我本身雖然不是由於很長的經驗，但是知道在最初抱着很好希望的青年，到了後來終於成爲像年長者現在所說過那樣預想完全相和的人的。不過諸位青年！今後是不應該這樣。何則？因爲如果如此，則人類改善究從何

時開始呢？諸君如注意於衣食生活時，那末，青年的鼓鑿質大概會從諸君中剝落下去，想像力的火燭會消滅下去的。不過，諸位要保守着這個火燭，用明瞭的思想來將此旺盛起來，同時要體得道類思想之術始可。倘若如此，諸君同時也許能得着人類最美的寶物即品格的。由於這種明瞭的思想，諸君身體雖然至于衰老諸君膝骨雖然至於抖索，然而諸君的精神當能再生而保持於新鮮狀態，諸君的品格會確立而無變化的。現在呢？諸君要不躊躇的馬上將貢獻于諸君的這個機會提起來！關於爲諸君之熱慮細考着想而貢獻出來的問題，要明瞭的去思想他！倘若關於一點生出明瞭認識，那末，他便會陸續的普及於其他一切之點下去了。

二二二、諸位老年人！本講演是向諸位要求的。方才已經說過，世人對於諸位是如此想着，而且在諸位面前還不客氣的說着。如據本講演者自己的經驗來加以誠實的說明，除了稀有的因而稍值爲尊敬的例外的人物之外，如就大多數的諸位言之，世人所說的事情，是有道理的。請試察最近二三十年的歷史！不單諸位以外的一切人，甚至連諸位本身也和此一致。凡在和自己直接接利害關係方面，任何人都一致於下述的意見；詳言之，即除掉前述的例外人物只就多數而言，無論在那一方面，或在學問上以及實際生活上，比較的無能而自矜心反強的，是你們諸位老年人。這是一切同時代的人們所直接經驗着的事情。即無論何人凡想來做更善以及更整齊的事情的人，不單必須和對於自己本身的不明，以及對於周圍種種事情來掉戰不可。同時，還必須和諸位來鬥

爭不可。諸位會頑固的決心着只要不是自己的事情以及不是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如論何事必不使掉發生在此社會內的。諸位將一切新思想的發動，都看做是對於諸位理解力的一種罵詈。諸位爲其制這樣更善的狀態起見，曾用過凡有的力量。而且大概諸位是不悖於自己的希望而博得勝利了。如此的，諸君遂成爲阻止了深慈厚惠的自然由其常久活潑的懷裏供給我們他改善的那種勢力。諸君死後還歸元土，諸位下輩子的人們在他們和諸位戰疲了而成爲和諸位一樣的人，來繼承諸位從前的主義方針以前，是這樣支持過的，諸位這回也像從前一樣，還想阻止一切的改善提案，未也可知。諸位這回，也許仍然以爲將天地間諸位無一不知的事情那樣虛榮心的滿足，看得比全體國民的福祉還重，也未可知。如果如此，那末，諸位以這回做個轉變點，今後恐怕沒有實行何等改善，相繼而起的，恐怕只有改惡，因而，大概諸位還可以嘗試種種滿足的。

不要以爲我單因爲諸君是老人，而輕視老人和貶視老人的。在只由着自由原初的生活和其進展的源泉參入實際生活中的場合，於此生出明瞭的認識，因而生出力量，其認識，其力量，是一輩子繼續着的。像這種生活，隨着永遠往上生長，愈發改善，愈能剝離世俗的殘渣，終於長進起來而合於永遠生命，向着永遠的生路來開花的。持有這樣永遠生命老人的經驗，不單不和惡事相和，反而愈能使用以美滿的征服惡事的手段明瞭，使其技術愈爲精巧的。人愈動手愈趨於惡者，只是我們時代的罪過。而且社會過於墮落的場合，無論何處都不生出同樣結果。我們之所以

墮落，並非自然使然。自然的我們，是純潔無垢的。使我們墮落的，乃是社會。一旦加眼於社會勢力的人，受着這個影響愈長，愈應趨於惡劣，這是當然的。在這種意義上，來研究其他過於墮落的時代歷史，例如調查像在羅馬大元帥冷下那樣起初就不好的人，隨着年數的增加他是否愈為惡劣等事，的確恐怕不是無益而徒勞的罷！

老人，因而是有經驗的老人，而且和普通老人不同的諸位老人，這個講演先向諸位要求。關於這個事件，你們要給年青的人們以保證，力量，和援助的！他們是拿着長敬的眼光來仰視諸位。然而普通的諸位老人！對於諸位本講演也是要求的。諸位也不要給以何等的援助，只希望這回不要加以防害便可。諸位不要像從前一樣，拿着諸位的博識和提着無數的懸慮來堵塞改善之路便可。這回的事情，和世界上一切的理性事件一樣，並非數千層的極複雜之物，乃是單層即完全簡單明瞭之物，乃係諸君所不知道的數千事物中的一層。倘若用諸君的知識能救得時，那末，已經應該早就救出來了的。何則？因為從前常勸告我們的人，即是諸位之故。現在呢？諸位過去的罪過和一切其他的罪過都被赦免了。而且，今後恐怕沒有再來責備諸位的事情了。只希望諸位此次要充分的認識自己的真價保守沉默便可。

二二三、事業家諸位！此次講演對於諸君求下列諸事；除了少數的例外，諸君對於從來和事務遠隔着的思想，以及和事務無關只想追逐他本身的目的的一切學問，雖然只裝着超然而輕蔑

那樣的態度，但是其實，心中是敵視過的。諸君曾量力來和從事默想以及學問的人以及該人的貢獻意見疏遠的。而且對於思想家和學者們，普通由於諸君能預期得者，不過是發狂的謗語和忿狂狂癡院的動意罷了。至於學者和思想家方面，因為他們的衣食是由諸君所供給，雖然未曾想像諸君那樣把露骨的批評加在諸君身上，但是心中的真意，除了少數的例外之外，都指着諸君呼為淺薄的噁舌家，大言壯語家，只形式上經過了學校的生物道，正在舊規道上的摸索者，潛行者，除此以外是不希望任何事物或不能做任何事物的人的。諸君要把他們這種批評的錯誤，用事實來與以證明，而且要捉住現在正為此目的而供給的機會！要將對於根本的思想和學問的侮辱觀念加以改變！諸君不知道的東西，要求着去問，尋機會去聽，同時去學！如果不如此去辦，則謗語諸君之言，都是至當的了。

二二四、凡被稱為思想家，學者，著作家的諸位！本講演對於諸君也有要求。事業家對於諸君所發出的論難，在某個意義上，並不是不當。諸君曾不顧慮實際世界，和實際世界的關係，而屢次不客氣的只深入於單純的思想範圍。諸君曾過於專開描寫自己的世界，同時處於輕蔑實際的世界，而將其貶視拋棄了的。本來，所謂實際生活的一切組織以及形成，乃是應由高尚的有組織的概念出發而來，比喻像繼續遵循普通規道那件事情，是件和此高尙的概念沒有關係的事情。這一個永遠的真理，將不知這這個而想大膽擔當事業的人，用神的名字來露骨的輕視着的。雖然

如此的說，然而，概念和將此概念導入於每個特別生活之中的事情之間，是橫着一個大溝，填平這这个大溝，是事業家的任務，同時又是諸君的任務。事業家當然必須預先做出能充分理解諸君那樣姿養不可。然而，諸君也不要跑到思想生活而忘了實際生活的。在此，你們彼此是兩者一致，諸君應停止站在溝的兩面互相睨視互相輕蔑，每當雙方應該各自來填平這個大溝而努力去開始聯合之路為要。同時要理料這次才是諸君和事業家的相關的關係，譬如像頭之與腦，是應該必然的去相輔相輔而行的。

被呼為一切思想家，學者，作家的諸位！這個演講，同時在別的意義上也向諸君要求的。對於一般世人的膚淺，缺乏思慮，態度曖昧等諸位的歎息，對於他們的自大和嘵嘵不休的諸位的歎息，也許是當然的，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教育這些人的，究竟是那個階級的人呢？

使他們將一切學問上的事情化做一種遊戲，將他們從幼小時節便教成爲像他那樣自大巧言者，是那一階級的人呢？對於畢業出了學校的人，仍然直到將他担有教育之任者，是任何階級呢？現在人們的朦朧最顯著的原因，是由於他們讀了你們所作的朦朧之書的緣故。雖然如此，爲何你們仍然不絕的努力於向這些麻木不仁的人們授以讀物呢？

諸位不是知道他們任何事都不能學任何事都的想學了的嗎？爲何你們稱他爲讀者，認他們爲自己的價值批評者而取諸之，對於出衆者煽動他們，面想使這個盲目而無秩序的羣衆，用種種手

段將其引到自已戰線之內呢？爲何諸君的批評機關以及日報上，逐次授與他們以可以使其滿足其乎其來的批評癆的材料和實例呢？諸君在這些機關，不是拿着就是最下級的你們也能做出那樣程度的支離滅裂來信筆從事於無責任的批評，並且大抵都顯示着下層趣味的嗎？倘若諸君的一切，決不是這樣的想，在諸位之間仍然還有好思想的人時，那末，爲何這些好思想的人們，不想聯合起來將這種惡習去掉呢？尤其是那些事業們家，且受過你們的教育的人，諸君自己是如此說的，爲何你們不利用他們這個教育，至少使他們吹進去對於學問的若干暗默的敬意，尤其是將上流社會的青年的自大心在適當時機內將其挫損，而告示他們階級以及身分在思想方面是毫不足取的呢？大概你們恐怕的，最早以前便與他們阿諛而將他們煽成得不當了的罷！那末，諸君自招的弱，現在不得不自己擔負了的。本講演認爲諸君未曾認清自己職務的重大而想赦免諸君的罪過。本講演要求諸君從今天起，要熟悉這種重要的事情，再不要將其專看做是衣食問題的。你們須能自重起來而用自已行爲表示出來實在時，那末，社會上馬上便會敬尊你們。你們究竟能否做好的第一回的老試，是在諸君加盟於我們這個動議對於社會上能波及如何影響之上。同時，由於諸君這回採取如何態度，其陞降才能被所決定的。

二二五、本講演向德意志諸邦的王侯有所要求。對於你們王侯表示任何事都不能說或沒有任何可說的事那樣態度的，是個可卑的阿諛之輩。他們反而是你們王侯的讒謗者，務要和他們離開

的。其實說來，你們雖然是王侯但是和我們每個人一樣，生來都是愚昧的。爲了脫却這與生俱來的愚昧起見，是必須和我們同樣的來求教來學習不可。關於講來了王侯也和他的國民一樣受人侵襲的運命的責任一層，本講演是下以最釋當，而且據我所信，是與以唯一正當的解釋的。王侯們如果不想只聽阿諛者之言反而想去聽取真理時，那末，對於本講演大概不能說出不平的罷！像我們希望將我們一切的罪過都忘了樣，王侯的這個罪過也是希望將他忘了的。現在呢？和我們每個人那一樣，每個王侯也正開始了一種新的生命。我願意本講演的聲音，推開從來常擁護王侯的左右近臣，而直接達到王侯的耳裏。這個聲音，是以有矜度的自覺來膽向王侯說：要用任何時代，任何國民的君主都未曾嘗試過那樣忠愛的，圓滑的，同時足以迎得幸福那樣的。來支解他的國民始可。國民有理解自由以及博得自由的能力。然而，國民對於他們所認定的自由的人，曾大膽的血戰過。這是因爲王侯喜歡此點所以國民才隨從他們的意志而然。王侯中的某一個到了後來把他的意志改轉了。而且國民認爲是拔掉了德意志的不羈獨立的最後一隻根源的那樣戰爭，也曾忠實的跟隨着王侯之後而幹下去了。這也是王侯喜歡這個的緣故。從此國民便擔起並且忍受了和王侯共運不幸的重任了。而且，國民曾忠實於王侯，並且從心來服從王侯，將王侯當作神祇奉的指導者而敬愛不止了的。倘若王侯能依照過去觀察國民的話，倘若王侯離開對於自己不是永久表示人類最好方面的左右人類的擁護，下行至市民的家中，走入農民的小屋內，來迫導在上階級

已不多見的忠實和正直；好像似尋求他們的避難所那樣這些階級的隱遁生活而加以觀察的，的確，自然是的確必定引起來對於如何便能救了他們的問題愈為真勢的丟着想的決心的。這個講演對於王侯曾提議了一個救濟手段。這個手段，我以為是真實的，徹底的，絕對的。王侯的顧問官們，要想想他們是否有時也有和此相同的意見，或者他們是否知道更善良的，當然和我相同的決定的手段？對於這些事情要詳細加以評論為要。然而，無論何事必須去開始不可。馬上便開始不可。必須開始一件徹底的決定的事情不可。用姑息手段或購敵手段的時期，早已成為過去了的那種確信，他們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對於王侯的廉潔忠直心置一最大的信賴，使王侯本身的心內起來這種確信才好。

二二六、諸位一切的德意志人，不論在任何場所，以及站在任何社會，諸君之中凡是能思想的人，這個講演，要求你們第一先對於此處所提議的問題加以考察，同時各人把他當做和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問題來盡力始可。

二二七、和本講演合起聲來的諸君的祖先，也向諸君要求的。諸君應該想到在我的聲音裏面，有遠昔諸位祖先的聲音加在裏面的。拿着自己的生命來和滔滔不絕和湧而來的羅馬的世界的一支支流抵抗，將現在到了諸君時代已經成為外國人勝利品佔這個山谷，這個平原，這種河流的獨立，用自己的血肩得來的諸君的遠昔的祖先，他們現在向諸君唱成着：「諸君要成為我們的代表

者，將我們的紀念碑你們要接受過來！恰如你們認爲當做我們的後裔而自矜一樣，將此紀念碑放在充滿名譽毫無污點的狀態上，將此傳與後世爲要！迄今日止，吾人對於羅馬人所試行過的反抗，曾被看做是崇高的，偉大的，賢明的。倘若以你們爲最後的國民吾們民族便即滅亡時，那末，吾人從前的名譽便變成恥辱，吾人的賢明便變成愚鈍。因爲，如果德意志民族的殞命舉動仍歸於羅馬人之手時，如其歸到新羅馬人之手到不如歸到舊羅馬人之手爲愈。我們曾抵抗過古代羅馬人而將他征服了。他們是被新羅馬人蹂躪了的。既然到了這種地方，你們手持有形的武器來和他們抵抗，恐怕是早已不可能了的罷！更進一步，應使你們的精神遙爲長進，高高的逕直的將其保持住不可。你們要好好的建起精神和理性的國家。你們如和隱瞞打倒的一切肉體暴力支配着的世界的運命即我們的命運一比，更能得到更尙運命的。你們倘能將此做好，那末，你們將稱他爲我們的後裔。

二二八，在這聲音裏面，還有爲宗教以及信仰自由聖戰而捐軀的你們較近祖先在天之靈參加着。他們向你們喊着：『宜挽救我們的名譽！我們從來明瞭的理解爲何而戰事的，吾人對於良心之所命，除掉不希望被他種權力所左右的一種正決心之外，雖會被另一種高尚的精神所感動過，不過，這種精神，終於直到最後吾人也沒有完全明瞭的被人理解過，種這精神，你們如果持有對於世界的視力時，你們是能被顯示出來的，而且睜着鮮明的眼睛看着你們。對於官能的動機以及

精神的動機的混合物，早已不應該與以支配世界的齊格了。只有純潔而蠲脫了官能的動機的精神，必須來執行人類社會的政權不可。對這種精神要給以自由，希望這精神發達起來成爲一個獨立的實在，因爲這希望我們才灑了我們之血。現在能使這種精神得着他本來應該歸依的支配世界的實權，使我們所犧牲的一切成爲有意義的犧牲，而與以承認者便是你們的任務。從前當做我們國與文化的最後目的而努力下來的這種事業，假定不能完成，那末，我們的戰爭便化爲空被忘掉的空虛之言而終。倘若精神或者良心早已不在人世，那麼，我們贏得的精神以及良心的自由，將成了一個空言而終了。

二二九、尙未生出來的你們的子孫，也向你們要求。他們向你們呼籲：「你們曾以你們的祖堯爲榮，不寒氣的把你們自身也加入這個尊貴的隊列了。你們要小心這列一的連鎖不要從你們的時代弄斷！你們要使我們也以你們爲榮，使我們由藉着這個光榮隊列的正當的一環的你們的努力，也能參加在這個列內始可！不要使我們有由於爲下等野蠻而奴隸的你們的子孫而自愧的事情，不要使我們來隱秘是我們的子孫，不要使我們不得不冒充外國人名以及外國血統而想像逃兒人家的排斥和墜落那樣事項爲要！」由於你們以後馬上必來的後繼者的如何，你們的史的批判才能決。如定果他們證明了你們的名譽，那末，你們在歷史上便站得名譽地位。倘若使們沒有獨立的子孫，由你們的征服者來記述你們的歷史的話，那麼，諸君的被人貶視一定是超過實際的。征服者

想正當的來批評被征服者的意志或知識的事情，從前未曾有過。因為，愈貶降征服者，自己的立場愈能有所辯護。全世界各民族的如何偉大事業，如何優秀制度，如何高尚風俗，只因爲他們的子孫失了獨立，遂被後世所遺忘。征服者爲使於自己有利起見，關於被征服者會如何的造成任意的報告一事，實在是超乎想像之上的。

二三〇、就是外國人裏面至少他還能理解自己同時持有觀察自己真正利益之眼睛的人，也向諸君要求着。對了，在一切民族之中，把對於人類可以導來的正義理性以及真實的一個國家的大使命，還有不惜他是無形空虛的幻像，因而他相信這樣的悲慘時代，凡是導向比這更好狀態再過渡期而想的人。

這些人們和存於他們裏面的一切新的人道心，對於諸君是抱着期待的。像這些大部分的人們，曾從我國得到了宗教和一切文化。前者是爲了祖國，同時他們又爲了殘留在我們地上的他們的精靈起見，而由我們要求的。後者是爲了他們當做奉祀的擔保而得來的文化起見，向我們要求的。前者都希望我們有時也爲他們打算或至完全爲他們打算，能像從前樣的維持下去，同時還希望即在新生出來的時代裏面，在這個時代非常重把的民族，不致由列國之間消滅下去的。當向着將來人世的真正目的，需要我們的援助，我們的範圍，我們的協力的場合，他們希望能免去此不傳的痛苦。

三三一、一切時代以及從前曾在人世呼吸過的一切賢人，君子，他們的一切思想及理解的閃光，都在其內迫近於諸君之旁，而向你們伸出哀願之手的。神和想新做人類的神的世界計劃，甚至遺根殘留於人類才能思想。由於人類才能實現而存在的神的世界的計劃，為拯救他們的名譽以及存在起見，說他出來向諸君要求，也未始不可以的。人類必須一代比一代進步，以及思想人類的秩序和品格，這不是空虛在影夢，乃是將來的現實的預言和擔保，像這樣信着的人是正確呢？否則或委續在動植物的生活之中，對於想向理想世界飛躍的計劃加以罵詈的人，是正確呢？二者之取舍，均在我們自己。對於這想向以最後裁例的，就是你們的任務，具有壯麗偉大以及缺點的舊世界，由於自己之無價值以及諸君父親的宏勢力而滅亡了。倘若未講演所講的是真理。那末，在一切民族之中，則瞭擁抱着人類完成的萌芽，被委有發展這萌芽的先驅之任的人，實是諸位。你們如果抱着這種本質而空自滅亡的話，那麼人類全體想從慘禍深淵救出的一切希望，也同時會滅亡的。舊文化滅亡之後，在其廢跡之上，一個新文化會由一個半野蠻的民族中生也，當這過去也曾有過一度如此相同的那樣空想，對於這樣空想，諸君不無相信而自安的。古代其作了這願他帶上必要的一切條件的國民即德意志國民，實際上是在存在過，文化國民即羅馬人也曾充分的滿發的點，他們也曾存在在內。因此，這新文化國民，如果他們能預料到自己的滅亡，大抵能發見了那最少些國民所具有的那與手段的。

今天的我們也和當時的羅馬人一樣，是知道世界一切의 國家和生靈在該處的一切民族的。然而，和新世界的純正民族的我們相類似的民族，可以得到和當時我們所看到的同樣的期待的民族。究竟我們是知道嗎？我想，凡不只熱狂的總樣去思考和希望真正從根本上去檢討去思想的人，恐怕任何人對於這個疑問都不能不答以「否」字的。所以，以外是沒有救亡之路。總言之，你們如果滅亡了的話，則人類全體也失掉了將來復興的希望而相率滅亡的。

諸位聽衆，我以國民代表者的資格，來向諸位同時更懇着諸位向全國國民，在此講演の終尾尚欲切言，而必須切言者，只此而已！

## 菲希德講演全集終

No. 01088

*[Handwritten signature]*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初版

經世社  
叢書之十  
菲希德講演全集一冊

每部現時售價國幣十四元

譯者 臧 勳 鯨

發行人 華 間 渠

印刷所 文 通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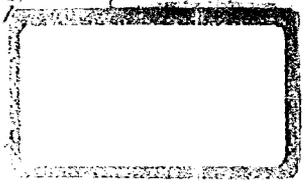
貴陽四郊華家山七號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中環路五二二號



本會為在貴州印刷一切材料均由省外運來所費頗巨其報刊費附生活又復高騰成本因以增刊現刊價目包括郵費在內  
貴州內本埠售價不加成外埠函購郵局所寄費實數均收



1221